

續紅樓夢

下冊

言情長篇部

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再版

新式標點續紅樓夢

標點者 王文英

校閱者 劉魄生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大洋四角

新式續紅樓夢 卷下

第十六回 史太君示夢大觀園 賈存老遇見鐵檻寺

話說寶玉實釵黛玉三人看罷林公的書啓，並抄錄大士真人的奏稿，俱各歡喜不盡。寶釵道：「金釧兒快拿筆硯過來待我抄錄一張帶回家去，也教太太聽着歡喜歡喜。」金釧兒聽了，忙將筆硯送了過來。寶釵道：「林妹妹，你替我抄姑老爺的書子，我自己抄奏稿。」寶玉聽了，便挽起袖子來，替他們研墨。釵黛二人各取花箋一張，就在燈下一揮而就。寶釵遂又看了一遍，疊了一疊，掖在袖挽兒裏。這裏晴雯便送進臉水來，大家梳洗穿衣。剛洗完畢，只見鴛鴦走來問道：「姑娘們起來了沒有？」晴雯忙道：「早就起來了。」鴛鴦道：「太太早就梳洗完了，聽見寶姑娘來了，要過來看看呢。」寶釵忙道：「我們就要過去請姑太太的安去呢。」因為姑老爺的書子來了，所以就攔了一會子。」正然說着，早見鳳姐攙着賈母，司棋攙了賈夫人，走了進來。寶釵見了，忙迎了上去，與賈夫人行禮。賈夫人忙拉了起來，賈母道：「姑奶奶，你看你這個女孩兒，可好不好呢？」和他妹妹真是天地生就的一對兒。」賈夫人聽了，也將寶釵仔細一看，忙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個模樣兒，到底怎麼長來，真像畫兒上畫的人了，我聽見老太太說你，就狠疼你，妹妹，到了一塊兒，我也是放心的了。從今以後，不許你叫我姑媽，你也把我叫媽媽就是了。」賈母道：「好，這纔是呢。當日薛姨太太也教林丫頭把他叫媽媽來着，這如今寶丫頭也把你叫媽媽，當極了。昨兒我還聽見說得了曾孫兒了，姑奶奶，你知道不知道？」賈夫人聽了，忙道：「

恭喜是幾時生的小哥哥？」寶釵正欲回答，只聽寶玉道：「你們也讓老太太姑媽坐的書子，念與兩位老人家聽聽，馮書辦還等回信呢。」寶夫人聽了，忙問道：「你姑爹有書？」

「有的，差了馮書辦五更天來的。」寶夫人道：「既是如此，二侄兒就念與老太太聽聽。」

鳳姐寶釵黛玉各挨次序坐下，寶玉便取出書子並奏稿來，從頭至尾，高聲朗誦的念了一

歡喜，惟有林黛玉坐在椅上，思前想後，又流下淚來。鳳姐道：「林妹妹，你也太愛哭了，人家聽見

人都見歡喜的，偏你又傷起心來了！想是你捨不得你這個絳珠宮。」黛玉道：「你好糊塗，你仔細想想，我們

太虛幻境的人，普令回生。老太太和姑爹姑媽又不能回生，這可不是又要離別麼？我怎麼不該哭呢？」鳳姐

道：「我不糊塗，你纔是糊塗了呢。你纔沒聽見姑老爺書子上，明明白白寫着說：『不忍教骨肉再離，所以纔

補了古老爺京師裏都城隍了。』這句話，你想是沒聽見麼？」黛玉道：「雖然如此，到底有陰陽之隔，豈能常

常見面呢？」寶夫人忙道：「我的兒，你不用傷心，橫豎我們得了豐都城隍，老太太也隨了我們任上去，娘兒

們要見面，也沒有什麼難處。比不得當日在地府了，你也想想你父親和我，也都是半百過外的人了，就讓如

今也放我們回生，又能在人世過多少日子呢？老太太是更不用說的了。況且你父親當日在揚州做鹽運

，又不要商人們的錢，尚且每日提心弔膽的，那裏有做城隍逍遙自在呢？」正然說到這裏，只見迎春走了進

來，先與寶釵相見，彼此敘了一會子寒溫，便向寶玉道：「寶兄弟，你到外邊坐坐去罷，菱姑娘小蓉奶奶都

要進來瞧瞧寶妹妹呢。」寶玉聽了，便立起身來，向寶夫人道：「我就去見見馮書辦，給姑老爺寫個回字兒

去罷。」寶夫人道：「你就去寫上，說書子上的話，我們都知道了，以後再有什麼信兒，即速再差人來就是了。

」寶玉聽畢，各自去了。只見香菱秦氏也走了進來，與寶釵相見，各道別後情事，大家坐定，寶夫人向寶釵笑

媽史大妹妹都坐下，等我慢慢兒的告訴你們。」薛姨媽聽了，便和王夫人史湘雲一齊坐在炕上，鶯兒忙盪了鋪蓋，端了臉水來，寶釵一面梳洗，一面將晴雯昨夜來家點起「尋夢香」，將他帶到太虛幻境，與賈母賈夫人寶玉黛玉等諸人相見，並林公帶了書子來，抄了僧道奏稿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又將抄下的書子奏稿，取了出來，遞與湘雲。湘雲接來，瞧了一瞧，便朗朗的念了一遍。王夫人薛姨媽聽了，俱各大喜過望。寶釵又將賈母要親率託夢，以及僧道差松鶴童子送寶玉柳湘蓮的肉身到鐵檻寺的話，說了一遍。王夫人聽了，更加歡喜，忙命人傳知林之孝，教他一飛行到鐵檻寺，告訴住持們一聲兒，一有什麼信兒，飛去稟報。正在吩咐間，只見王善保家的笑嘻嘻的走了進來，先與王夫人薛姨媽請了安，又與湘雲寶釵問了好，道：「那邊太太聽見說找璉二爺，請王太醫給寶姑娘看病，太太說：『昨兒還是好好的，過了滿月，今兒怎麼忽然又病了？』」太太狠不放心，打發我過來打聽打聽。王夫人笑道：「沒有什麼大病，你且坐下，等我告訴你緣故。」王善保家的聽了，纔要謝坐，忽然嚥了一聲，兩支眼睛直勾勾的瞪了起來，大嚷道：「晴姑娘，饒了我罷！我也不敢在太太跟前給你墊舌根了。」說着，但見他如瘋魔了一般，把自己渾身之衣服，解開，連褲兒也掀開了，兩支手只是在腿檔裏亂採亂撈，嚇得王夫人薛姨媽一齊問道：「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湘雲在炕上瞧見這般光景，早已笑的動不得了。寶釵一見，就知道晴雯作祟，忙命鶯兒快教柳家的拿幾張黃表紙錢來，在院子裏焚化，口裏暗暗的祝讚了幾句。只見王善保家的，這纔不鬧了，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口裏直叫「妹子，漾了出來，手裏還攥着一撮子黑毛，招的人又是害怕，又是要笑，一時轟動了家下，只見李執平兒惜春巧姐紫鵲麝月一齊都來了，柳家的和鶯兒麝月紫鵲四人一齊動手，將王善保家的抬到下房裏去，灌了些湯水，這纔甦醒過來，滿面羞慚，無言可說，惟有暗恨晴雯而已。將息了半晌，王夫人便

差柳家的將他送過那邊去，並接邢夫人和東府尤氏，晌午過來，大家說說話兒。這裏薛姨媽王夫人等就在怡紅院大家喫了早飯，王夫人便又差人接了探春來，不多一時，邢夫人尤氏也都來了。王夫人遂將寶釵做夢的話告訴了衆人一遍，彼此又盤問了一會子太虛幻境的光景，寶釵又備細的述了一遍。大家聽了，無不歡悅。邢夫人笑道：「我倒不知晴雯這個小蹄子，利害多着呢，纔剛兒王善保家的回到家裏，他又附下來了，嘴裏只叫喚，叫他姑舅哥哥吳貴教把他的靈柩快尋了出來，預備着好回生，鬧的我沒了法兒，只得央告他說：『好孩子，你只管放心，我一會兒過去告訴你太太，找你的尸首就是了。』」措勒了我到這地步兒，他纔走了呢。」尤氏聽了，笑道：「若是這麼說起來，鳳丫頭和我們媳婦，我們的兩個妹子，也都要搬回他們的靈柩來纔是呢。」王夫人道：「這個自然的，等明兒我和你叔叔商量了，便舊打發蓉兒到蘇州，搬你林妹妹的靈柩去呢，就帶着把你們媳婦和鳳丫頭的靈柩也搬了來，你兩個妹子都在這裏城外埋着罷，那是容易的了。」尤氏道：「我想林妹妹和鳳丫頭，是去年死的，我們二姨兒三姨兒，是前年死的，年代還不多兒，也還罷了，只怕二個媳婦死的年代太多了，想來尸首也未必能勾圓圓罷。」寶釵道：「昨兒我夢中在太虛幻境聽見你兄弟說：『他師父臨時自有妙用。』想來他師父既是神仙，臨期自然有個什麼妙法兒，也不可知。據我想來，別人的靈柩，無論年代的遠近，倒底還有個埋葬的地方兒，都還容易，惟有妙師父可教人在那裏尋找他的尸首去呢？」衆人聽了，齊聲太息道：「這可真難了。」正在彼此談論，只見玉釧兒走來稟道：「老爺回來了，請太太過去說話呢。」王夫人聽了，便起身領了玉釧兒出了怡紅院，一直回到自己的上房，只見賈政正和賈璉半着說話，一見王夫人進來，賈璉忙站了起來，道：「太太纔剛兒教我請王太醫回來的人說，今兒是他在小醫院的正班兒，恐怕內廷一時傳喚，不敢擅離，他說明兒早起來罷。」王夫人尚未及回，賈政

忙問道：「誰又病了？」王夫人笑道：「說來又是好笑的事，老爺又該不信的了，二媳婦昨兒纔過了滿月，今兒早起睡的總不能醒來，把我嚇的只當他又得了什麼怪病了。所以纔教連兒差人請王太醫去了，後來誰知道纔不是病，却是夢見時要，把他引到太虛幻境去了。」剛說到這裏，只聽賈政笑道：「這真奇怪了！早起我今兒在衙門裏，也聽了個笑話兒，外頭的人都嚷着說：『這兩天夜裏，城隍廟有人聽見人喊馬嘶的說，舊城隍現在辦理交代，新城隍眼下就要到任呢。』又有人說：『新城隍就是當日在揚州作鹽運司的林老爺。』你說這個話，荒唐不荒唐呢？」王夫人聽了，笑道：「依老爺這樣說起來，這件事竟是千真萬真了，昨兒寶丫頭夢中到了太虛幻境，連老太太太太都看見了，還抄了林姑老爺的壽子，並大士真人的奏稿來了，老爺看一看，也就知道了。」玉釧兒去和你二奶奶，把那個稿兒要來。」玉釧兒聽了，如飛而去，不多一時，將兩個稿兒拿來，遞與賈政。賈政接來看了一遍，望着賈璉笑道：「我不信天地間，竟有這等的奇事，我想林姑老爺素日爲人骨鯁方正，或者死後爲神，也是有的。」寶玉到了太虛幻境，或者他修道的心誠，得了他仙師的什麼指引，這也在情理之中，從來沒聽見死人回生之說，這一節倒底教我不能無疑，你瞧瞧這個稿兒。」賈璉接來看了一遍，忙站起來笑道：「侄兒讀的書不多，也不能深究其奧，然而常聽見俗語說的，『聖天子百神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侄兒想如今聖天子在位，恩德加行四海，神靈感應，也是該當的，至於老爺居官清正，爲國爲民，上天加護，降之福祥，這也是有的。依侄兒的愚見，實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們如今只把應該預備的事，早早兒的預備下就是了。」賈政聽了，沉吟了多會道：「我想這件事，雖說似屬可信，終是渺渺茫茫的，萬一吵嚷出來，外頭都知道了，不但教親戚朋友們笑話，上頭要是知道了，只怕還要問不是呢！」王夫人道：「纔剛兒二媳婦還說老太太惟恐怕你不信這些荒誕之事，老人家還要親自來家，給你託夢來呢。」

賈政聽了不覺淒然歎道：「自從老太太去世之後，我也夢見過幾次，總是模模糊糊的，既是老人家要來家託夢，今兒可將老太太的上房，打掃潔淨，預備下一桌子好的供獻，等我晚上祭奠了，就在老太太房裏睡覺，且看有什麼動靜兒？僧們再作道理，明兒是南安太妃的壽誕，我請你過來，僧們商量，如今別的禮物都有了，只少一支如意，只怕老太太樓上還有，你去找一找，把我的飯，送到書房裏，我就和璉兒一塊兒喫罷。」說畢，便和賈璉起身，向書房而去。這裏王夫人便將琥珀叫來，教他先開了賈母的房門，王夫人遂到裏邊看了一遍，但見屏幃依然，人亡物在，不勝淒惋，悲傷了多會，吩咐老婆子們收拾打掃，重新鋪設了一番，一面上樓取了一支三鑲的如意，令人送與賈政，一切完畢，這纔過來，又與邢夫人尤氏探春湘雲諸人計議了一會子，搬取衆人靈柩的話，又不知誰是同生的？誰是不同生的？紛紛講說，俱各猜疑不定，鬧了一天，到了晚上始各散去。這一晚，賈政便齋戒沐浴，就在賈母房中燒了供獻，懸起賈母的影像來，奠了酒，叩祝了一番，便獨自一人在賈母平日住的暖閣內安寢。王夫人一來爲賈政年邁，一人又在空的房內獨睡，不甚放心，二來也要悄悄的窺聽，倒底有什麼影響？乃悄悄的命人將自己的臥具搬來，就在板壁後琥珀睡的房內，帶着琥珀玉釧兒同宿，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不時的伏枕靜聽，似乎板壁那邊微有聲息，並不聽見賈政言語，瞧了瞧殘燈明滅，玉釧兒琥珀二人，靜然沉睡，將至五更時分，忽聽玉釧兒在夢中驚醒，嚷道：「姐姐站一站兒，我還有話要問你，你怎麼就走了呢？」王夫人聽了，罵道：「小蹄子，你怎麼撒起癡怔來了？」只見玉釧兒揉了揉眼睛，爬了起來道：「太太，我姐姐跟了老太太來了，我們纔說了幾句話兒，老太太在那邊就叫他，他就趕着過去了呢。」王夫人聽了，不勝驚異，正要往下聲問，忽聽賈政在板壁那邊噤了一聲，似有悲咽之狀，王夫人聽了，喫了一驚，隔着板壁，先咳嗽了一聲，然後問道：「老爺睡醒了麼？」只聽賈政哽咽道：「快點燈來。」

王夫人聽了，連忙起來，穿好了衣服，叫起琥珀玉釧兒來，點了一支蠟燭，三人一同走了過來，猛見了賈母的影像，與平日大不相同，真如活人一般，眉目俱動，嚇了一哆嗦，只見賈政披着衣服，坐在榻上，面帶淚痕，一見王夫人進來，忙道：「真奇怪極了！我只覺剛然睡着，就瞧見老太太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金釧兒走了進來，聲音笑貌，宛若生前，和我足足的坐着，說了有兩個時辰的話，老人家告訴我：『林姑老爺降了京都的城隍，也是七月十五到任，老太太和珠兒、鶯鶯等俱准隨侍，享受人間的香火，又與我商量，要將鶯鶯與珠兒作妾。』我就答應說：『諸事任憑老太太尊裁，其餘的話，都和二媳婦醒後所說的相同。』我就問老人家說：『太虛幻境冊上註名的，究係何人？』老太太明示，以便好搬取他們的靈柩。老太太便說：『金陵十二釵，你難道不知道麼？』這句話，把我說怔了，我只得答應說：『實在不知。』求老太太明示，老太太又說：『我告訴你，你可要記清白些兒。』元妃、賈迎春、林黛玉、王熙鳳、秦可卿、甄香菱、尤二姐、尤三姐、晴雯、金釧兒、瑞珠兒和尼姑妙玉，共是十二個人，如今除過妙玉他自行陳請，情愿陪侍警幻，不願回生外，其餘的十一個人，都是該回生的。這已是死的十二釵了，如今現在的薛寶釵、史湘雲、李紈、平兒、探春、惜春、巧姐、薛寶琴、邢岫煙、鶯兒、紫鵲、花襲人，這又是現在活着的十二釵了。目下有人若將寶玉的肉身送來，你可要好生將息他，不可難爲他一點兒，時光兒有限，我也要回去了。」我聽見他老人家要去，我就拉住哭着，問如今的家運，並子孫後來之事。老太太站起來，只說了個「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便叫一金釧兒偕們回去罷。」剛見金釧兒走了過來，老太太就將拐杖在地下一擡，就像打了個悶雷一般，把我就嚇醒了。」王夫人聽了，也由不得一陣心酸，悲咽了半晌道：「既是老太太有靈有神的來家託夢，這件事可就千真萬真，老爺也不用再疑惑了，我想別人的靈柩，雖然路途遙遠，不過多化幾兩腳費，早些兒差人趕着搬去，也還好辦，惟有元妃的鳳柩，非要奏明請了旨，如何敢

私自動得呢？莫若老爺上朝去回了宰相大人們，求着替我們奏一奏纔好。」賈政聽了，搖頭道：「不妥不妥，此等荒誕不經之事，誰有多大的膽子，敢在萬歲爺跟前亂奏呢？」王夫人道：「不然，這可怎麼處呢？」賈政沉思了一會，忽然道：「我記得昨兒我看過媳婦從夢中抄來的奏稿，後面有上帝的御批，我好像記得有一朕已示夢於人間帝主的。」這一句話，如果真有示夢之事，不過再候幾天，外頭也就知道信兒了，即或並無託夢之事，且等臨期，別人如果真都回了牛，那時再求大人們代奏，也還不遲，倒是外甥女兒和連兒媳婦，女兒媳婦的靈柩，我明兒和大老爺珍大侄兒商量，仍舊打發蓉兒回南搬取，教他趕緊些兒，總趕七月初十日到京纔好，再者說有人送寶玉的肉身到鐵檻寺之事，我想我今兒下了衙門，親自到鐵檻寺拈香，吩咐住持們打掃了經堂，先替老太太念三天經，吩咐住持們留心打聽着，也就是了。」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道：「老爺想的狠是。」老夫婦一面說話，一面服侍賈政穿衣梳洗畢，重新到賈母的影像前，泣拜了一番，便命琥珀玉釧兒收了影，撒了供獻，喝了茶，喫了點心，這纔上衙門去了。這裏王夫人督率着琥珀打掃干淨，仍然關好了門，遂帶着玉釧兒仍到怡紅院來，便將賈母昨夜果真來家託夢的話，告訴了薛姨媽。史湘雲探春寶釵，一遍，合家無不歡悅。薛姨媽便命人叫了薛蟠薛蝌弟兄兩個來，告訴他們教薛蝌差人回南搬取香菱的靈柩，又教薛蟠打聽着有人將柳湘蓮的肉身送到鐵檻寺時，可擡到家中，打掃一間避風的密室，用心將養，以報朋友拯救之德。薛蟠薛蝌二人聽了，都一一的答應了，自去料理不提。再說賈政下了衙門，喫了早飯，坐了車，帶了賈璉、賴大、李貴、林之孝焙茗出城，一直來到鐵檻寺。本寺的住持，聞知大檀越親來拈香，早傳齊了合寺的僧人，出來迎候。賈政下車，先進禪堂更衣。這裏賈璉便吩咐林之孝、催人搭蓋經棚，勸戒大家，並不費事，吹口之力，搭起棚來，登時懸燈結彩，法鼓金鐺，請賈政出來拈香禮懺。賈政素性剛直，本不信神鬼渺冥之事，

只因賈母託夢，所以來此念經，也無非是尊敬神明，思念父母的意思，拈香已畢，就在寺裏喫了些素齋，約有未末申初時分，纔要進城，素府忽然間大風陡起，拔木揚塵，將棚內的燈火俱皆吹滅，塵沙迷目，對面看不見人，忽聞空中有鶴唳之聲，衆人俱各驚疑，歛神屏息，不敢少動。只聽嘎然一聲，墜落在棚內，須臾大風頓息，衆人看時，只見一隻仙鶴，兀裳縞衣，翅如車輪，背上駝着兩個人，俱各閉目歛息，如癡似醉。仔細看時，正是寶玉和柳湘蓮。賈政、賈璉見了，又悲又喜，忙命李貴、焙茗、林之孝、賴大等一齊動手，將他二人抬了下來。但覺身體笨重，灘軟如綿，不能站立。賈璉忙拉了寶玉的手，叫道：「寶兄弟，老爺在這裏呢。」但見寶玉目垂息歛，並不答應。再看湘蓮，也是如此。賈政見了這般光景，也覺淒慘落淚。正在傷感之際，忽見那隻仙鶴收了雙翅，就地一滾，化做清俊的一個道童，向賈政稽首道：「恭喜老大人！小道奉仙師之命，特送公子來此。」賈政見了，不勝驚異，知是仙童，不敢怠慢，忙答禮道：「有勞仙童下降，下官何以克當？但不知小兒渾身灘軟，口不能言，是何緣故？」列公，你道這隻仙鶴是誰？原來就是松鶴童子所化。見賈政問他，忙笑道：「他二人既真魂，現在太虛幻境，未曾入壳，是以如此。且請大人將他二人抬到府中，安置在靜室，用心將養。俟七月十五日，家師到來，親自施展法力，令他二人真魂入壳，自然耳目聰明，手足靈動了。」賈政聽了，這纔放了心，忙命焙茗、飛馬進城報信，並着抬兩頂軟轎來，一面命人將湘蓮、寶玉二人擡進禪堂，一面命住持讓松鶴仙童到客房待茶。只見那仙童就地一滾，依舊化作仙鶴，嘎然一聲，騰空而去。賈政這纔知道僧道二人果是真仙，不勝感激，連忙向空拜謝，進了禪堂，又將寶玉、湘蓮仔細一看，寶玉是僧家打扮，湘蓮是道家裝束，直挺挺的睡在榻上，就和死人一般，摸了摸手臉，却是溫暖的，鼻中亦似有出入微息。每人腰裏拴着一個包袱，解下來打開觀看，原來是他二人當日出家時穿了去的衣服。賈政見了，點頭歎息了多會，只見焙茗、飛馬跑來，並命人擡了兩乘軟轎，

薛蟠得了信兒，也飛馬而來。賈政使命賈璉坐一乘軟轎，攬了寶玉、李貴、焙茗、幫着薛蟠坐一乘軟轎，攬了湘蓮、賴大林的孝幫着，自己仍坐了車，一齊進城，約有掌燈時分，早到了榮國府，剛到了宅門，就聽見王夫人兒啊肉啊的從裏面哭了出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天上人間雙頌恩詔 癡男怨女大返魂

話說賈政從鐵檻寺將寶玉、湘蓮二人用軟轎擡了進城，走至榮府街口，薛蟠便吩咐轎夫岔道，將柳湘蓮擡了家去，這裏賈璉在轎內攬了寶玉，剛到了宅門，就有小廝上前接住了轎杆，喝退了轎夫，一直的擡到榮禧堂的院內，這纔落下轎來。早見王夫人從裏面哭了出來，賈璉在轎內忙道：「此乃大喜之事，太太不必悲傷，快教老婆子們擡了藤篋子來。」此時李執平兒等都在上房門首站立，聽了，忙命老婆子們抬了個藤篋子過來，只見賈璉從轎內攬着寶玉的腰，焙茗擡了寶玉的腿，輕輕的擡出轎來，放在藤篋子上，就將包袱做了枕頭，老婆子們擡了，便向大觀園而來。王夫人見了，便哭着跟了進來。再說寶釵一聞焙茗報信，早命紫鵲將瀟湘館收拾打掃妥當，安設了床帳，一見老婆子們擡了寶玉進來，瞧見他那個樣兒，就像那年捱了打，擡進來的一般，又像擡進一個小和尚子來了，也由不得一陣心酸，撲簌簌流下淚來。正欲上前來看，只見賈政、賈璉都跟在後面，他便暫且迴避了。王夫人一面哭着，一面吩咐老婆子們將寶玉安放在床帳之內，仍將藤篋子擡了出去，便坐在床沿兒上，拉了寶玉的手，就如哭亡人的一般，數數落落的哭將起來。賈政也坐在椅子歎氣，賈璉忙勸道：「太太不必儘自傷心了，雖說他這個樣兒，教人瞧着，心裏難過，究竟並不相干的，不過再過幾天，他師父就來救他來了，若太太儘是自哭，只怕他的魂靈兒在太虛幻境也是不安的。」勸了多會，

王夫人這纔止了淚，賈政見王夫人不哭了，乃向寶釵道：「我們到外邊坐去罷，這裏也讓他們姊妹們過來看看。」說畢，便同賈璉各自去了。寶釵見賈政、賈璉去了，這纔走到寶玉的床前，仔細看了一看，用手在他額上摸了一摸，乃向王夫人道：「太太放心，不用儘自哭了，這是他魂未歸壳，所以如此。他師父既然差人送了來，想來再也不至另有他虞的。」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道：「我的兒，我想怪熱的天氣，你把他這和尚的衣服都替他脫下來，蓋上夾被，把牕戶上的竹簾子都放下來，雖不可受暑，亦不可受寒。」寶釵聽了，便挨上床去，將寶玉扶了起來，攬在懷內，只覺他身軟如綿。王夫人忙替他解鈕脫衣，拉去了鞋襪，便蓋上了夾被。王夫人又伸手在被內替他褪了小衣，只留下貼身穿的兜肚兒，便命寶釵輕輕將他放倒，側身而臥，取過了包袱，換上綉枕，仔細一看，宛如睡覺一般，臉兒上仍舊紅是紅，白是白的。王夫人看了，這纔喜歡起來了。剛然安置妥當，只見薛姨媽、史湘雲、探春、惜春、李紈、平兒、巧姐等都來了，大家齊到床頭，仔細看了一看，也有歡喜的，也有傷心的。滿屋裏紛紛談講，十分熱鬧。這一晚寶釵安置了桂哥兒，便帶了鴛兒、紫鵲、麝月、秋紋等，就在瀟湘館守宿。到了次日，賈政剛下了衙門，就有賈赦、賈珍、賈環、賈蓉、賈蘭、賈芸、賈芹、賈薈等一齊過來看視寶玉。正在熱鬧之際，忽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來稟道：「太監夏老爺背着旨意來了，請老爺快出去接旨。」賈赦、賈政聽了，俱各喫一大驚，連忙換了朝服，趨出門外跪接。只見夏太監騎着馬，背了旨意，直至大堂滴水簷前下馬，將旨供在香案。賈赦、賈政等俱行三跪九叩禮畢，俯伏聽候。讀畢，夏太監打開聖旨，讀曰：

朕前於幾暇批閱古今史鑑，偶覺神倦，隱几假寐，夢見一僧一道，衣冠太古，相貌奇古，將朕引入天宮，蒙上帝降階延入，升瑤碧之宮，登丹霄之殿，筵開王母之桃，樂奏鈞天之曲，酬答良久，酬酢甚歡。座間出示大士真人所奏賈寶玉、林黛玉因果一本，讀之殊堪憫惻。蒙批示：定期七月十五日，命大士真人降世。

宏施法力，將所有太虛境註冊之人，概令回生，以昭盛世昇平之瑞。朕敬聆之下，深爲感悅！又蒙議及「已故原任揚州鹽運司林海，生前忠正，宜補京都城隍之職」等語，既而酒闌筵出，卽見林海伏謁道旁，叩謝。朕復與彼溫諭片時，始覺遽然而寤。朕以夢境迷離，不背遽信。不意昨日早朝，竟有一僧一道，在午門求覲。朕卽宣入，觀其形貌，果與夢中所見相同。聽其奏對，亦與夢中所聞無異。是以暫將二人安置皇覺寺古剎，除將賢淑貴妃梓宮另降諭旨，令內廷自行敬謹辦理外，其自林黛玉以下諸人之柩，照僧道所請，在鐵檻寺先期聚齊，俟屆孟蘭會日，聽候僧道作法，以觀成效。再已故運司林海，着都城隍賞發帑銀三千兩，增修廟宇，並賜祭田百畝，以供香火之費。查工部侍郎賈政，乃賈寶玉係林海妻兄，着賈政卽遵諭行。欽此。

賈赦賈政等跪聽宣讀畢，又行了三跪九叩禮謝恩。將聖旨供在中庭，這纔與夏太監見禮，便向裏讓夏太監笑道：「恭喜老爺們！此乃千古未聞之奇事，今竟出自貴府，可敬可賀！我今日事忙，另日再來喝老爺們的喜酒罷！」說畢，便命拉過馬來，仍在滴水簷前上馬，徑自去了。這裏賈赦賈政接了這道聖旨，真是喜從天降，將從前滿腹疑猜，一時盡解，便向賈珍賈璉等商量，仍命賈蓉帶了林之孝回南，搬取黛玉鳳姐秦氏的靈柩。賈赦差王善保搬取迎春的靈柩，賈珍差賴厰搬取尤二姐尤三姐的靈柩，賈璉又差來旺兒訪尋晴雯金釧兒瑞珠兒的靈柩，俱限七月初十日，在鐵檻寺聚齊。這個信兒早傳到內裏，王夫人薛姨媽暨合家人等無不歡悅。薛姨媽便命老婆子叫了焙茗進來，教他速到家中，告訴薛蟠，立刻打點路費，命薛蝌星夜回南，搬取香菱的靈柩，焙茗答應而去。再說薛蟠於昨晚將柳湘蓮擡到家內，安置在書房小套間內，派了兩個小廝，在內看守，自己仍回到寶蟾的房裏睡覺。寶蟾見薛蟠進來，他便輕聲浪氣的問道：「大爺，你想是瘋了，怎麼把個

死人擡到家裏來了呢？」薛蟠道：「胡說！那是我的盟弟柳老二，是他師父從大荒山，差人送到鐵檻寺，太太吩咐教我把他擡到家裏來，等到七月十五，纔還魂呢。」寶蟾聽了，把眉頭一攢，嘴兒一撇，笑道：「太太也老背霉了，非親非故的，把個死人弄了來，也不害個臊氣！」薛蟠道：「這更胡說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在江南回來，路上遇着了歹人，不虧人家救僧們的命嗎？」寶蟾聽了，又從鼻子裏笑道：「罷喇！我倒不知你的命，是人家救下的，我只知道你教人家楞了個扁飽，還向在葦塘裏，喝了一口臭水呢。」薛蟠被寶蟾說的滿臉通紅，言無可對，不去理他，各自睡了。到了次日飯後，這纔走到書房來看湘蓮，天氣炎熱，只見湘蓮枕着包袱，合衣仰臥，推之不動，問之不答，那臉兒上有紅似白的，嫩的真要掐出水來。薛蟠見了，不覺想起昨夜寶蟾之言，觸起前情，不覺淫心頓熾，暗喚道：「我把你這個小東西兒，那會子哥哥和你頑一頑兒，你就那樣的利害打了我，還不算，還教我喝那葦塘裏的臭水，這會子我可看你往那裏跑，這可該由着我了罷。」說着，便將兩手攢了出去，將湘蓮輕輕的抱了起來，先替他脫了上身的衣服，仍舊放倒，又替他脫了鞋襪，但見他膚如冰雪一般，愈覺淫興勃然，連忙替他解開衣帶，只覺有人在他背後，啪的一聲，重重的打了一棍，打的薛蟠頭暈眼花，金星兒亂冒，正在昏迷之際，只聽焙茗自外走來，叫道：「薛大爺，姨太太差我說話來了。」薛蟠正在神魂昏亂之際，一見焙茗進來，也不暇思前想後，便批臉打了他一巴掌，罵道：「小雜種，你怎麼打起我來了？」焙茗正然的興興頭頭的，被薛蟠批臉一掌，打的摸不着頭腦兒，便撒潑哭道：「姨太太差我來說話來了，你好好的爲什麼打我？我又沒喫着你們薛家的飯，你打我還早呢。」一頭撞在薛蟠的懷裏，嚷道：「今兒你就把我打死在你們家裏有錢的財主爺罷呀，還罷勾給人家償命嗎？」一氣的薛蟠扎煞着兩手，嚷道：「好個野雜種，反了天了！反了天了！」焙茗那裏肯服，愈加肆鬧，早驚動了裏面的薛蝌和邢

岫烟聽見書房一片吵嚷，薛蝌連忙就往外跑。岫烟也走出房門，在院內側耳細聽，只見寶蟾從他房裏跑了出來，向岫烟笑道：「二奶奶，你不去看看熱鬧兒？」岫烟笑道：「你這個人，想是瘋了，你知道大爺在書房裏和誰吵鬧，偕們如何出去看得呢？」寶蟾把頭一扭道：「你不去了罷，我等各人看去。說着，他便跑了出來。到了書房小套間內，就瞧見薛蝌在北邊站着，和焙茗兩個人說話。薛蝌一個人也在東邊椅子上撒着嘴，坐着生氣，只自南邊床帳內躺着個年輕赤身的後生，只穿條白紬單褲兒，肌膚如玉一般，不覺喫了一驚，暗想道：「世上竟有這樣的美男子，這個模樣兒，又在我們二爺的上一層了，想的出了神，恨不能一口涼水，將湘蓮嚥在肚裏，只恨人多，不能走到跟前，摸他一摸。」正想到慾火上攻之際，忽覺有人在他額顛上，「噙」的一聲，狠狠的彈了個腦彈兒，疼的寶蟾立刻抱着腦袋，「嗷」起來。薛蝌擡頭往套間裏一看，這纔恍然大悟，方纔的脖子拐，不是焙茗打的，正要噴罵寶蟾，說他不該出來，忽聽「嗷」一聲，一隻白鶴從牕戶裏飛了出去。衆人都喫了一驚。焙茗道：「二爺，這隻仙鶴就是送柳二爺寶二爺來的童子，他還會變人形說話呢。」薛蝌聽了，這纔明白方纔打的脖子拐，腦彈兒，其來有自。這纔死心塌地的，把湘蓮當作自己的親兄弟，不敢再萌他念了。一面喝退了寶蟾，一面令人進去，取了一床夾被，一個綉枕來，自己不敢上前，命薛蝌將湘蓮安置着，睡的妥妥當當的，仍命兩個小廝看守。又向焙茗跟前，認了個不是。弟兄二人都隨了焙茗到榮府來見薛姨媽。誰知焙茗見了薛姨媽，便將方纔的緣故一五一十的都告訴出來。薛姨媽聽了大怒，便將薛蝌痛痛的數罵了一頓。這纔命薛蝌到當舖裏，暫挪三百兩銀子，即日起身回南，撇取香菱的靈柩去了。諸事已畢，薛姨媽也回家住了幾天，終覺湘蓮在家不妥，不但不放心薛蝌，抑且不放心寶蟾，便將這些緣故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告訴了賈璉，賈璉便和賈珍商議，仍將那年爲娶尤二姐買的新房子，收拾出來，接了尤老娘來居住，將湘蓮

挪了過來，等到七月十五日還魂之後，就與尤三姐在此合登，賈珍聽了，自是歡喜樂從，話休煩絮，書要剪，光陰荏苒，不覺到了七月初間，陸陸續續的，就有王善保將迎春的靈柩搬來，賴陞將尤氏姊妹的靈柩搬來，來旺兒將晴雯金釧兒瑞珠兒的靈柩搬來，果然到了初十一兩日，賈蓉薛蝌二人也將黛玉鳳姐秦氏香菱的靈柩搬到了，賈政便差賴大先在鐵檻寺搭蓋棚廠，懸掛燈彩，收拾得十分華麗，將十副靈柩各按名分年齒的次序兒，都停放在棚內，就命本寺的衆僧人先念了三日的真經，轟動了滿城的軍民百姓，每日扶老攜幼，挈男抱女，就如看出會的一般。到了十五日黎明，賈政剛要上朝請旨，就有太監夏乘忠飛馬而來，傳諭口旨，說：「昨夜三更時分，僧道二人在皇覺寺設壇作法，又進了一粒仙丹，用甘露調化，命宮娥灌入娘娘的口，口中少頃，就覺娘娘鼻中微有出入的聲息，又命灌了些人乳，即覺眉目活動。」伊等又奏說：「到了午時三刻，真魂附體，自然回生。」萬歲龍顏甚喜，賞了僧道每人八轎一乘，一品執事全副，五品龍禁尉四員，跟隨令其速赴鐵檻寺作法，並着我來傳諭老爺們，速爲遵照辦理，我的差事甚忙，恕我不下馬了。」說畢，仍飛馬而去。賈政聽了夏太監之言，便請了賈赦過來商量，榮甯兩府外邊只留下賈赦，內裏只留下寶釵李紈惜春巧姐，賈蓉之妻胡氏，每人只留下貼身服侍的丫頭，其餘主僕男婦，都到鐵檻寺去，於是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一齊出了府門，將一條街擁擠滿，更有跟着看熱鬧的閒人，就如千佛頭一般，不知不覺的便到了鐵檻寺。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尤氏平兒，率領着丫頭老婆子們，都到寺內禪院裏去了，賈政賈珍賈璉等都在棚內列坐。不多一時，只見那僧道坐着八人大轎，全副執事前呼後擁而來，賈政率領子弟連忙迎。僧道二人下了轎，彼此見過了禮，分賓主坐定，賈政將那僧道仔細一看，那裏像從前癩頭跛足的形容，都是豐頤隆準，美目修髯，飄飄然神仙之概，心下暗暗稱奇，不敢怠慢，忙躬身笑道：「小兒蒙二位仙師大德，收錄門牆，成全了。」

他們的死生因果，下官感激難名，惟有朝夕焚香，以酬高德！僧道二人笑答道：『貧僧等出家人，原該悲爲本，些小微勞，何勞大人齒及？』賈政又道：『下官敬遵法諭，將太虛幻境諸人靈柩，俱已伺備停妥，不知二位仙師，作何施爲？尚祈賜教！』僧道二人笑道：『我二人是奉上帝勅旨而來，係用混元一無真法，回生起死，並非世上僧道上法台，登講座，法鼓金鐃，誦經禮懺者可比。大人只用預備下健僕數十人，先將棺蓋打開，預備下老練婦女十數人，以便灌藥，其餘一概不用。』賈政聽了，便吩咐賈璉派撥健僕，又差人告知王夫人，派撥老練婦女，諸事完畢，只見僧道二人喫完了茶，立起身來，披上了袈裟，手執了七星寶劍，走到他十人的柩前，口裏不知念的是些什麼，每至一柩，繞柩三匝，便喝聲：『卽速開棺！』就有林之孝、賴大、李貴、焙茗、來旺兒、興兒、周瑞、吳新、登金、文翔等，一齊答應上前，七手八腳，斧鑿並施，不多一時，將十副棺材的蓋兒，一齊揭了下來，只見僧道又取出一個磁瓶，一枝楊柳，來用柳枝蘸了瓶中甘露，向各棺中灑了一遍，取出了個葫蘆，倒出十粒仙丹，又命取十個小茶杯來，將瓶中甘露，各傾了半杯，命賈璉端了進去，令婦女將金丹用甘露調化，灌入死者口中。賈璉聽了，忙取了個大茶盤來，連仙丹放在盤內，合盤兒托了進去，就有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柳家的、旺兒媳婦、金文翔媳婦、並葉媽、田媽、祝媽、宋媽，一齊上前，接來大着胆子，走到這十副棺前，揭去蓋單，但見他十八顏色如生，面龐依舊，便將仙丹用甘露調化，灌入他們的口中，約有頓飯之時，賈璉便走到鳳姐的棺前一看，只見他鼻有微息，眉目流動，不勝驚喜，忙點手兒，招呼賈蓉、賈蓉兒也走來看了一看，急忙跑到秦氏的棺前一看，但見他丹唇忽啓，星眼微開，大有生意，不禁驚喜欲狂，忙走來稟知了賈政。只聽僧道二人道：『諸公不須驚怪，須要鴉靜些兒，如今可命婦女們，將他們擡出棺來，用軟轎擡到府中，灌些人乳，以培生氣，等到午正三刻，真魂歸壳，自然起矣。大事完畢，貧僧等告辭去了。』賈政極力挽留，吩

咐伺備齋供，僧道二人唉道：『貧僧等不食人間烟火者，千有餘年，大人不必費心，只求奏聞聖上，替貧僧等討一封號，建一祠堂，其願足矣！』回頭又向隨來的四員龍禁尉謝道：『有勞衆位大人，請將轎馬執事領回，繳旨轉代貧僧等叩謝聖慈。』說畢，二人一摔袍袖，忽然不見。此時邢王二位夫人，聽見說僧道二人去了，大家一齊出來，在十副棺前挨次兒看了一遍，俱各大喜。忙命周瑞家的諸人一齊動手，將他們擡出棺來，賈璉見了，忙命人擡過軟轎一溜兒擺了十頂。王夫人坐了一頂，擡了黛玉，邢夫人坐了一頂，擡了迎春，薛姨媽坐了一頂，擡了香菱，尤氏坐了一頂，擡了秦可卿，平兒坐了一頂，擡了鳳姐，尤老娘坐了一頂，擡了尤二姐，旺兒媳婦坐了一頂，擡了尤三姐，柳家的坐了一頂，擡了晴雯，白老婆子坐了一頂，擡了金釧兒，賴陸家的坐了一頂，擡了瑞珠兒，其餘的主僕男婦，仍是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一齊進城到府。且說王夫人在轎內擡着黛玉，只覺他身軟如綿，因搬過他的臉來，仔細一看，真是芙蓉出水，光豔異常，用手摸了一摸，竟是溫熱的，又拉過他的手來看，看了一眼，仍是葱枝兒一般稀軟的，只覺一股香氣從袖中發出，溫膩非常，心下暗暗驚異道：『怪不得寶玉小子死裏活裏的捨不得，果然別的姑娘們比不過他。』不言王夫人在轎內暗想，再說寶釵李紈等在家送了邢王二位夫人去後，李紈便照應着巧姐，將鳳姐尤二姐的臥房打掃收拾出來，安設了床帳，被褥，又到紫菱洲，將迎春的住房也打掃收拾出來，安設了床帳，被褥，寶釵也同鶯兒紫鵲在瀟湘館寶玉的床帳對面，替黛玉安設了床帳，被褥，又在當日紫鵲住的房內，替晴雯金釧兒安設下床帳，被褥，不多一時，王夫人邢夫人都到了榮禧堂，落下轎來，喝退轎夫，這裏老婆子們早預備下藤屨兒，將他六個人挨着次兒都擡到各人的房內，寶釵和紫鵲見擡了黛玉進來，又悲又喜，親自動手，將黛玉從藤屨兒從轎抱下來，放在床帳之內，替他脫去了裝殮衣裳，蓋上夾被，又取了一套新衣，放在旁邊，以備還魂後好穿，諸事妥協，只見玉釧

兒走來道：「二位太太教告訴二奶奶，房裏不許閒雜人進來看視，太太們也不過來了，等過了午時三刻還魂後，再許別人進來，如今太太打發人在外頭尋人乳去了，過會子拿來時，教二奶奶給二爺林姑娘都灌些兒。」說畢，各自看他姐姐去了。這裏寶釵忙命紫鵲將門上的竹簾兒放下來，笑道：「太太教人在外頭尋人乳去了，我想外頭尋來的也未必好，我這會子覺得奶漲漲的，桂哥兒又睡着了，你去取個茶杯來，等我擠出半杯來，給你姑娘灌灌，豈不比外頭尋來的強呢？」紫鵲聽了，笑道：「擠到茶杯裏，不但冷了，而且也難灌，依我說，不如二奶奶拍在林姑娘身上，就和奶小哥兒一般，替他擠在嘴裏，豈不省便呢？」寶釵聽了，笑了一笑，果真扣在黛玉的身邊，解開衣鈕，將乳頭兒送在他嘴裏，輕輕的擠出乳來，只覺黛玉嚙的嚙嚙有聲，紫鵲在旁大喜道：「二奶奶這個法兒果然好，何不也給二爺擠上些兒？」寶釵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你這個丫頭，又信嘴兒胡說來了，你去罷，看看外頭尋的人乳拿來了沒有？」紫鵲聽了，忙走出來，在院子裏一張，只見鶯兒笑嘻嘻的端了半杯人乳走來，紫鵲忙接過來，往裏便走，剛一跨門檻兒，就聽見寶釵面朝裏，在寶玉身上拍着擠奶，紫鵲本是聰明人，就知道寶釵將他支出來，原是怕他們看見笑，臉上不好意思的，忙回頭和鶯兒笑着，搖了搖手兒，輕輕的退了出來，悄向鶯兒笑道：「這裏不用人乳了，你纔瞧見了沒有？」鶯兒笑道：「我怎麼沒瞧見呢？俺們不進去的好，這半杯人乳，這裏既然不用了，咱們何不拿去灌灌晴雯和金釧兒呢？」紫鵲笑道：「狠好，」便拉了鶯兒一同去了。書要剪絕，至鳳姐迎春香菱尤三姐等，擡到家中，都有自己的親人，如法料理，無庸瑣述。再說林黛玉諸人的靈魂，在太虛幻境，自從送了寶釵回家，賈母託夢之後，一同回至絳珠宮，大家彼此又宴會往還了好些日子，十分熱鬧，光陰迅速，不覺到了七月十四日，這一日早飯後，賈玉正從湘蓮處閒話回來，忽見正南上有人飛馬而來，漸至臨近看時，却是賈珠、寶玉忙迎了上去，賈珠、馬

與寶玉相見，彼此請安問好畢，一同進了絳珠宮，見了賈母。賈夫人稟道：「姑老爺少刻就到了，奉上帝的詔，着將太虛幻境應放回生之人，俱限明日午時二刻還陽，又派新陞授的散爵大仙甄士隱親來作法送魂，俟將公事辦完，姑老爺他就隨後攜眷上任。」賈母、賈夫人聽了，俱各大喜，忙叫了迎春、黛玉出來，也見了見賈珠，又問了一會子林公朝見上帝的話。賈珠便到赤霞宮叩見元妃去了。這裏賈母便催着迎春、黛玉教他們收拾預備停當，省得臨時忙迫。迎春嘆道：「我們也沒有什麼可收拾的，難道這裏的東西還能勾帶到家用麼？」我們早就和林妹妹說來，將我們的這些東西都交給警幻仙姑收下，等姑媽到了任，缺少什麼就差司棋他們來取就是了。」賈夫人聽了，笑道：「這都是些小事，我想你們姊妹們到此，將近一年，也虧了警幻仙姑照應，你們姊妹們何不今兒都會在一塊兒，也到警幻仙姑處謝一謝去，再求指教指教，豈不好呢？」迎春、黛玉聽了，便知會了鳳姐、香菱、晴雯、金釧兒，又差金釧兒知會了秦氏和尤氏姊妹，大家一齊到警幻仙姑的宮裏來。警幻聽見衆人到了，忙迎了出來，笑道：「衆位姊妹恭喜，你們的功行也圓滿了。」黛玉等道：「弟子等蒙仙姑大德，照應了將近一年，明日就要拜別，特來奉謝。」說畢，一齊跪了下去。警幻忙命仙女們拉了起來，讓到宮裏，各按次序坐定。妙玉也出來與他們道喜。鳳姐道：「妙師父，你爲什麼求着不回去呢？偕們在一塊兒混慣了，丟下你在這裏，我們怪捨不得的。」妙玉笑道：「二奶奶，我原比不得你們，今若一染紅塵，豈不被人恥笑？」說着，便命仙女捧上茶來。茶罷，鳳姐向警幻笑道：「我們今日此來，一則叩謝仙姑的大德，二則還要求仙姑的指教。」警幻笑道：「賢妹，你的爲人兒，沒有什麼可指教的，只是從今以後，把那紅塵中之事，看淡着些兒就是了。我們襲卿賢妹，更無可指教處，只是聰明太過，須要放渾厚着些，迎賢妹情性過於太懦，須放剛直些，其餘姊妹們的性情都有一偏，我也說不了許多，我有祕製的一中和丸，你們每人喫

「一丸各因其病而藥之。」說畢，便從葫蘆內倒出十九藥來，命人取了些甘露來，每人喫了一丸。黛玉便將警幻當日給的葫蘆帶來，仍舊交與警幻。警幻接來，又命人取出個小匣兒來，遞與黛玉，命他貼身帶着，便可帶到八世。黛玉接來一看，但見匣上寫着八個蠅頭小字道：「有求必應，無感不靈。」知是神家之物，連忙拜謝，貼身收起。警幻又向香菱道：「尊翁給你的那個香匣兒，你也可以帶了回去，還有用處。」香菱聽了，正欲回答，只聽鳳姐道：「仙姑你怎麼也不給我個什麼呢？」警幻笑道：「賢妹你這一回去，夫妻妻貴，福壽雙全，還缺少什麼呢？」晴雯笑道：「仙姑你只把你那個點石成金的法兒，教給我們二奶奶，省得他老人家回家去，又該放賬了。」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笑道：「小蹄子，纔喫了『中和丸』，可就嘴尖舌快的來了。」說的衆人又笑了。正在說笑之間，就有仙女們來報說：「城隍林大老爺和甄仙人都到了。」警幻忙命人打掃出前殿來，預備與林公和甄士隱下榻。衆姊妹聽了，連忙都告辭了警幻，大家回去。早有寶玉、湘蓮、秦鍾都接了出來，不多一時，林公已到，先到絳珠宮見了賈母。黛玉便與林公相見，父女痛哭了一場。香菱也與士隱在前殿敘過別情。當晚賈母又命人在薄命司將鳳姐空閒的宮，打掃出來，將鴛鴦與賈珠做妾，成了合卺之禮。林公和甄士隱就在前殿暫住一宵。到了次日，便是七月十五日。林公、賈珠、並秦鍾等在牌坊南邊，擺了香案，等候宣讀上帝的勅旨。甄士隱便作起法來，只見就地生出金蓮花十三朵，大如車輪，以備送魂之用。警幻、妙玉二人在牌坊北邊，擺了祖餞，不多一時，只見寶玉、湘蓮三人先到了，隨後就是元妃、黛玉等十一人，款款而來。再後便是賈母、賈夫人、鴛鴦等諸人來送，到了牌坊北邊，警幻、妙玉每人斟過了別酒，又到牌坊南邊，跪聽宣讀了勅旨。其中的言語，亦與僧道所奏，不過大同小異。宣讀已畢，警幻、妙玉親自攙了元妃，坐在第一朵金蓮花上。甄士隱口中念念有詞，喝聲起去，只見那朵蓮花離地丈餘，悠悠蕩蕩，飄然而去。衆人見了，不勝驚異。甄士

又作起法來，其後乃是尤三姐和柳湘蓮坐了兩朵蓮花，也冉冉而去。其次便是迎春、香菱、鳳姐、尤二姐、秦氏、瑞珠兒六個人，坐了六朵蓮花，也就騰空而去。最後纔是寶玉、黛玉、晴雯、金釧兒四人，坐了四朵蓮花，也就飄飄蕩蕩的去了。甄士隱作法已畢，也就縱起雲頭，趕來相送，以便指示門戶。這裏林公、賈母、賈夫人都看得呆了，早見秦鍾來稟說：『馮淵將轎馬人夫，俱各辦齊，在境外伺候着呢。』賈母、賈夫人又與警幻妙玉道謝告辭，率領着鴛鴦、司棋、智能兒、張金哥、夏金桂、鮑二家的一齊坐轎，林公率領着賈珠、秦鍾、潘又安、崔文瑞、馮淵，大都騎了馬，上任而去。這裏警幻妙玉二人太息了良久，率領衆仙女各自回宮暫且不表。且說甄士隱脚駕雲光，趕上了這十三朵蓮花，直向長安大道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賈寶玉初登翰林院 林如海再授都城隍

話說甄士隱脚駕雲光，趕上那十三朵蓮花，漸漸來至京師，便將手中塵尾，按照各家門戶路徑，四處指揮。只見那十三朵蓮花，忽然散開，各照所指處，悠悠蕩蕩而去。且說寶玉、黛玉、晴雯、金釧兒坐的這四朵金蓮，飄至大觀園、瀟湘館的院前，唰的一聲，落下地來。四個靈魂，都喫了一驚。四朵金蓮，倏然不見。寶玉的陽魂定了，定神往四下裏一望，果然就是瀟湘館。回頭看了看黛玉、晴雯、金釧兒的陰魂，都在那裏喘息，正欲向黛玉的陰魂說話，忽聽竹簾動響，紫鵲從房內走出，在院子裏張望，又見鶯兒從一邊端了個茶杯兒來。寶玉的陽魂見了，不勝歡喜，忙叫道：『紫鵲、鶯兒姐姐，你看我們都回家來了。』只見紫鵲、鶯兒兩個人，就像一無所見，一無所聞似的，並不理會他，各自去了。寶玉的陽魂，向黛玉的陰魂道：『妹妹，你看紫鵲、鶯兒這兩個丫頭，怎麼也不理僧們了呢？』黛玉的陰魂道：『是了，想來僧們這如今還都是些鬼魂，他們自然是看不見，聽不聞的。』

且別管他，僧們且進去，看看僧們的肉身，倒底在這裏呢沒有？」又向晴雯金釧兒的陰魂道：「你們也各自找一找你們的肉身去罷。」說畢，便同寶玉的陽魂進了瀟湘館，仔細看時，只見對面放着兩副床帳，東邊睡的是寶玉的肉身，西邊睡的是黛玉的肉身，又見寶釵在黛玉的身上拍着，擠奶喂他，寶玉的陽魂笑道：「林妹妹，你看寶姐姐疼你不疼你？」黛玉的陰魂見了，也十分感繳，正在傷感，只見寶釵立起身來，將他蓋的夾被兒向他肩頭上掖了一掖，便走過來望四下裏瞧了一瞧，自己笑着，上了寶玉的床帳，解開衣鈕，睡在旁邊，照樣兒擠奶喂他，黛玉的陰魂見了，忙笑着，把寶玉的陽魂向床上一推，早已歸了本壳，却說寶釵正與寶玉擠奶，起初尚覺擠着費力，後來便覺寶玉自己噙了乳頭，會啞起來，心下正然驚異，忽聽那邊床上黛玉嚶嚶了一聲，嚇了寶釵一跳，連忙爬了起來，回頭一看，只見黛玉在床上睜開了眼睛，手足都能動轉了，不勝歡喜，忙了過來，歪在他床邊，輕輕的問道：「妹妹，你的真魂從太虛幻境回來了麼？」只見黛玉點了點頭兒，寶釵正欲再問，又聽寶玉在那邊牀上叫道：「寶姐姐，人家纔吃着甜頭兒，你怎麼又走了呢？」寶釵聽見寶玉說出話來，就知道他的魂也歸了壳了，忙回過頭來道：「你悄默聲兒的養着罷，等我安頓了林妹妹，就過來了，纔剛兒是你師父說，教給你們每人灌些人乳，培培元氣，太太就教人在外頭尋去了，我怕外頭尋來的不

大干淨，所以我纔悄悄的給你們倆人嘴裏，都擠着喂了些兒，這也不過是一時之權宜，你一會兒嚷嚷的，人家都知道了，可是個什麼意思呢？」正然說到這裏，只見紫鵲鶯兒一齊走來，叫道：「二奶奶，這個人乳，果然妙的狠，我們剛給晴雯金釧兒倆人灌了半杯，誰知道立刻就都活過來了，這會子也都會說話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了進來，仔細看時，只見寶釵歪在這邊牀上，向黛玉說話，那邊牀上寶玉已經披衣擁被，坐了起來，紫鵲見了，不勝驚喜，道：「二爺和林姑娘也都活過來了，鶯兒妹妹，你快告訴太太們去罷。」鶯兒聽了，

便如飛的跑了。這裏紫鵲也至在黛玉的旁邊，問道：「姑娘，你這會子，可覺得心裏明白些兒了麼？」黛玉又點點頭兒道：「紫鵲姐姐，我的衣裳，是誰給我脫的？」紫鵲道：「沒有別人，就是我和二奶奶。」黛玉聽了，向紫鵲道：「姐姐，你上床來，把我摟着，坐了起來，紫鵲姐姐，把我貼身的衣裳，替我穿上，拿枕頭把我靠的坐着罷，就是這個樣兒，過會子太太們來了，瞧着不雅觀。」寶釵道：「妹妹，我想你是纔還了魂的人，身子還是弱的，恐怕坐起來，心慌氣短，不如躺着，倒底爽快些兒，橫豎蓋着被窩，又怕什麼呢？」黛玉道：「姐姐放心，不相干的，我心裏並不發慌，氣也不知，倒覺氣爽神清，不過覺着渾身一絲勁兒也沒有的。」寶釵聽了，忙上床來，將黛玉扶了起來，攬在懷內，順手取了件葱綠夾紗小襖兒，替他披在身上，紫鵲便替他伸袖扣鈕，又取了件桃紅夾紗小衣，將手伸在被裏，替他輕輕的穿好，又取過兩個靠背來，將他倚着坐好，又命紫鵲坐在旁邊，拿蠅拂子給他趕蒼蠅，安置妥協，寶釵這纔下來，剛要去瞧寶玉，只聽黛玉又叫道：「姐姐！」寶釵聽了，忙轉過身來，黛玉道：「姐姐，你怎麼把他和我安置在一塊兒了呢？過會子，太太們來了，瞧着我臉上怪不好意思的。」寶釵聽了，笑道：「前兒老太太來家託夢，都明明白白的告訴了老爺了，說你們在太虛幻境，老太太和姑太太作了主兒，將你們已經成過了婚，日後回了生，也就不需要另舉動了，所以今兒是太太吩咐的，教把你們倆人安置在一塊兒，我一個人也好照應，你怎麼倒又發起虛來了呢？」黛玉聽了，又道：「既是太太吩咐的，也就罷了，姐姐，你過去告訴他，千萬莫教他當着人和我說話。」寶釵聽了，笑道：「罷了，你太囉嗦了，前兒在太虛幻境的那一晚上，你怎麼沒有這些囉嗦，樣樣兒也都依了人家了呢？」黛玉聽了，笑着，啐了他一口，道：「你去罷，看仔細我當着紫鵲，說出你那晚上的那個樣兒來。」寶釵聽了，笑着，也啐了他一口，剛一轉身，只見寶玉早穿了白紡絲單褲兒，玉色紗衫兒，撒拉着褲兒，走了過來，向寶釵深深的作了一揖，道：「姐姐

的賢德，姐姐的好處，我也一言難盡了！」寶釵聽了，也覺傷心，忙道：「你也躺着，養養神兒罷，怎麼纔還了魂，可就穿上衣裳，下了地了呢？」寶玉纔要答言，只聽鶯兒在院子裏嚷道：「太太來了！」又聽王夫人在院子裏走着說道：「三四下裏都來告訴，把我的腿都走疼了！」寶玉聽了，忙迎到門口，一見王夫人進來，便跪了下去請安。王夫人一見，嘆了一大驚道：「這還了得！怎麼纔還了魂，可就下地來走了？」說着，便拉了寶玉的手，流淚道：「我的兒，快到你床上躺着去罷，看仔細着了風，等我瞧瞧你妹妹，偕們再說話兒。」寶玉道：「太太放心，不相干的，我原比不得林妹妹，他們乃是死後還魂，必要小心將養，我原是在大荒山睡覺，這會子只算一覺睡醒了，身子原是無病無災的，又不發軟，可怕什麼呢？過會子穿了衣裳，還要到書房裏見老爺去呢。」王夫人忙道：「你今兒暫且將養一天，明兒早起，再去見你老爺，也還不遲。」我的兒，你聽我的話，我就歡喜了！」說着，拉了寶玉到他的床邊，硬掖着教也躺下。這纔過黛玉這邊來，一見了黛玉，也就傷起心來，流淚道：「我的兒，你這會子心裏不覺怎麼發慌麼？怎麼纔還了魂，可就坐起來了呢？」黛玉拉了王夫人的手，哭道：「爲我一個人，教老太太受了多少的委屈，耽了多少驚怕，外甥女兒真是世上的一個罪人了！」王夫人聽了，拭淚道：「我的兒，你快別說這樣話了，你纔還了魂的人，身子是弱的，那裏禁得住哭呢？」又向寶釵道：「姑娘，你和紫鵲把你妹妹扶着躺下，靜養一會子纔好。」說畢，自己便坐在寶玉的身旁，又細細的盤問當日如何出了場，跟了僧道出家，以及毗陵駙馬見賈政，又到了太虛幻境地府的一些緣故。寶玉就在床上躺着，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一遍。王夫人聽了，這纔歡喜起來了，乃向寶釵道：「姑娘，你也沒有張羅着，給他們預備下些兒喫的麼？我想他們纔還了魂的人，少進些飲食，倒底又精神些兒！」寶釵道：「早起我就告訴過柳家的了，教他熬下些兒鴨子燕窩粥預備着，不知這會子得了沒有？」鶯兒你去瞧瞧去，若是得了，你就教柳嫂

子端了來罷。」鶯兒答應，纔一轉身，只聽寶玉叫道：「鶯兒姐姐，你問柳嫂子的，有什麼燒煮的大肉給我片一盤子來，我肚裏只覺餓的要緊，只怕稀粥未必中用。」王夫人聽了，傷心道：「我的兒，你從來不要喫這些油膩東西，可憐見兒的，這都是在大荒山餓的饑透了，鶯兒你去告訴柳家的，把預備老爺晚上吃的燒鹿尾、燒鴨子鍋、燒羊肉片一盤子來，我的兒，你可要酌量着吃，可莫要一頓吃多了，那可不是頑的。」又向寶釵道：「我纔剛兒是從鳳丫頭那裏來的，我見平兒和巧姐都只張羅了鳳丫頭，把個尤二姐撩的怪可憐見兒的，我纔教你三妹妹和你史大妹妹，在他屋裏，照照着些兒，迎丫頭那裏，也只有大太太和你大嫂子兩個人，我到那裏也瞧瞧去，等鶯兒拿粥來，你就照應着他們倆人吃罷，瞧着寶玉，莫由着他的性兒，吃的多了罷。」說畢，便自往紫菱洲去了。寶釵送了王夫人去後，仍回到黛玉床前，只見黛玉靠着靠背，閉目養神。寶釵便坐在旁邊，正要和紫鵲悄悄的說話，只見寶玉在那邊床上面，朝裏躺着，嘆道：「餓死人了！這個飯怎麼這樣難呢？」寶釵聽了，笑着，纔要去，紫鵲去催，只見黛玉睜開眼睛，笑道：「姐姐你怎麼把個人餓的嚷起來了呢？」寶釵笑道：「你想想他這有多少日子沒吃飯了，怎麼怪得他餓呢？」黛玉聽了，點頭道：「姐姐說的，倒也是，我這會子也覺心裏空起來了。」紫鵲聽了，也不等寶釵吩咐，便走出去催飯。剛到了院子裏，就見鶯兒和柳家的，端了兩個捧盒來了。紫鵲見了，忙進來，在寶玉、黛玉的面前，各人放了一張小炕桌兒。鶯兒、柳家的，打開捧盒，在黛玉的面前，放了四碟精巧的南小菜，一鼓子燕窩鴨湯粥。寶玉的面前，放了一盤燒鹿尾、燒羊肉、燒鴨子、三攪一碗燕窩雞皮湯，兩中碗大米飯。寶玉一見忙坐了起來，拿起筷子，也不挑揀，大口家的亂吃起來。頃刻吃完了兩碗飯，還在那裏夾肉吃。寶釵見了，笑道：「勾了罷，看仔細吃多了，你倒喝半碗粥罷。」寶玉聽了，這纔放下筷子，摩着肚子，笑道：「這纔舒服了，我也不喝粥了。」林妹妹吃的是什麼？」寶釵道：「林妹妹喝了。」

一碗燕窩粥，吃了兩片筍干兒。」寶玉又道：「姐姐，你怎麼不吃飯？」寶釵道：「我纔陪着林妹妹喝了些兒粥，已經飽了。」寶玉聽了，便跳下床來，拿筷子夾了一塊燒鹿尾，走過這邊，送到黛玉的房邊，笑道：「妹妹，你喫一塊兒這個罷！」黛玉見了，搖頭皺眉道：「我是纔回生的人，臟腑虛弱，那裏喫得這個東西呢？」寶玉道：「這是鹿尾吧，喫了是暖下元的，和鹿茸的功用差不多兒，喫不得的東西，我也肯給你麼？」寶釵也笑道：「妹妹，這原是好東西，比不得別的什麼肉，你就喫這一塊兒，也不相干的。」說的黛玉無奈，只得張開嘴接去喫了。」寶玉笑着，過來又夾了一大筍子，又到寶釵的嘴邊去喂，寶釵見了，忙笑着躲道：「我纔和林妹妹一塊兒喫的飽飽兒的了，又喫這個，作什麼呢？」寶玉笑道：「這是我的一點敬心兒，難道姐姐的下元，是不該暖的？」招的衆人都笑了。寶釵笑道：「你們瞧瞧，這又不是涎臉來了麼？」柳家的在旁笑道：「二奶奶，你老人家喫了罷，別燥了二爺的手，人家世上的夫妻們，和和氣氣，原該是這樣的。」寶玉聽了，向鶯兒紫鵲笑道：「你們倆人聽聽，可見你們兩位姑娘，連柳嫂子也不如了。」說的衆人又笑了。寶釵教寶玉鬧的沒了法兒，只得也張開嘴，接着喫了，柳家的這纔收拾，撤去了杯盤，只見鶯兒端了漱盂來，向紫鵲道：「紫鵲姐姐，你們也張羅着，給晴雯金釧兒姐姐，送點兒喫的去呢。」寶玉聽了，忙道：「柳嫂子，你就把我們纔喫的這個，連盒兒送給他們倆人去罷。」柳家的聽了，笑着，取了捧盒，各自去了。寶釵向鶯兒紫鵲道：「你們倆人照料着他們四個吃了，你們也就偷着空兒，吃飯罷，過會子，只怕大奶奶和姑奶奶們，都要來的，那會子可又不得閒了，況且我過會子，也得到他們各處看看去。」鶯兒二人答應，也就去了。這裏寶玉見房中無人，便也坐在黛玉的床上，一手拉了寶釵的手，一手拉了黛玉的手，放在自己鼻子上，聞聞這個，又聞聞那個，二人笑着，一齊把手奪了回去。寶釵道：「我看這個屋裏，總也離不得人了，但自沒了人，就該你涎得臉了！」黛玉道：「你安

安靜靜兒的坐着，趁這會子沒有人，我教你們瞧一個東西。」說着，便從被窩裏摸出一個小匣兒來，遞與寶釵道：「這是昨兒警幻仙姑給的，我只說帶不來呢，誰知道纔剛兒我一伸腿，倒教他把我墊了一下子，這也就奇怪極了。」寶釵接來一看，只見匣蓋兒上寫着「有求必應，無感不靈」的八個字，揭去蓋兒，大家仔細一看，只見裝着許多黃表紙條兒，上面畫着硃砂篆字，形如蝌蚪，大家細細的辨認，似乎像是四句話語，乃是「萬應神符，各宜佩帶，陰陽相逢，兩無阻礙。」寶釵看了不解，乃向黛玉道：「你看這符上的咒語，令人不解，到底要他作何使用呢？」黛玉接來仔細看了一遍，忽然猛省道：「是了，據我想來，必是我父親做了京都的城隍，別來大塚相見，必然要用這個符的。」寶釵聽了，笑道：「可也是呢，你說的果然不錯。」又向寶玉道：「你明兒見了老爺，也打聽打聽，姑老爺到了任了沒有？」昨兒我聽見太太說：「奉了皇上的旨意，領出國帑，給姑老爺修廟。」也不知如今動了工了沒有？」寶釵道：「這事不勞你們費心，我明兒自然要打聽的，你們瞧那匣兒裏，還有一副小小的冊頁，何不也拿出來看看？」寶釵聽了，伸手取了出來，果是一副冊頁，打開看時，也都是些蝌蚪篆文，仔細辨認，却都一個字兒也辨別不出，知是仙機，不敢深究，忽聽牕外有人走的腳步響，連忙合上，並靈符一總仍舊收在匣內，只見紫鵲走了進來，笑道：「晴雯金釧兒倆人也都喝了些兒燕窩粥，這會子都睡着了，纔剛兒太太差人來教告訴二奶奶，說：『老爺吩咐的，說他們都是纔還了魂的人，身子是虛弱的，不許衆人來往的瞧看，等到明兒早起，纔教奶奶姑娘們過來呢。』」太太說：「教二奶奶好生照應着二爺和林姑娘，也不必到別處去了。」寶釵聽了，忙將匣兒遞與紫鵲道：「這是你姑娘要緊的東西，你拿去替他收在好處，小心着些兒。」紫鵲接來看了一看，知是慎重之物，便收藏去了。這裏黛玉向寶釵笑道：「姐姐聽起紫鵲說來，這會子也未必有人來了，你何不着人把小哥兒叫來，我看一看？」寶釵笑了，道：「早

見寶玉站了起來，就往外跑。寶釵連忙上前一把拉住，問道：「你往那裏去？」寶玉道：「林妹妹要看小哥哥，等我叫個人來，好抱去。」寶釵道：「你這又是胡鬧來了！那裏要你親自去叫人呢？快給我好好的坐下，看仔細。太太知道了，又該說得了。」正說時，只見鶯兒點了燈來，放在桌上。寶釵便命鶯兒往怡紅院，教奶媽子把桂哥兒抱來。鶯兒答應去不多時，只見麝月打着個明角燈兒，奶媽子抱着桂哥兒，用錦綢包裹，鶯兒在後相隨。一齊走了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接過來，抱在懷內，仔細瞧了一瞧，但見眉目面龐，彷彿與自己差不多兒，不由得心中大喜，忙放在黛玉的懷內，向寶釵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笑道：「有勞有勞，多謝多謝！」寶釵紅了臉，使性子道：「你看，你有點樣兒嗎？這是怎麼說呢？也不怕奶媽子們瞧着笑話，倒底也拿出那個做爺的體統來嗎？」寶玉聽了，回頭一看，果見奶媽子和鶯兒、麝月都在那裏抿着嘴兒笑，也覺不好意思，乃向鶯兒、麝月道：「你們倆人把這位嫂子，讓到外間喝茶去，過會子等我叫你們，你們再來。」奶媽子和鶯兒、麝月聽了，只得笑着都向外間去了。這裏寶玉便拍在床沿上，看黛玉引桂哥兒耍，果見桂哥兒眉目流動，似有知識一般，喜的寶玉忙來，黛玉的衣鈕，笑道：「妹妹你給他奶喫，看他肯喫不肯喫？」黛玉着了一急，兩手攬着桂哥兒，又不能動彈，早被寶玉解開衣鈕，將一個新剝的雞頭肉，露了出來，急的黛玉叫道：「寶姐姐，你看他這個鬧法，你也不管一管兒，仔細嚇着小哥哥，怎麼總是這樣涎臉呢？」一說的寶釵也笑了，忙將寶玉推過道：「林妹妹是纔回了生的人，那裏禁得小孩兒儘自揉搓呢？等我給他喫喫奶，仍舊教奶媽子抱了睡去罷。」於是從黛玉的懷裏將桂哥兒抱了過來，喫一會子奶，這纔叫過奶媽子、麝月來，仍舊抱了回去。此時紫鵲也來了，寶釵便命鶯兒、紫鵲鋪陳了臥具，大家安寢。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黎明，寶玉便起來梳洗已畢，先到賈王夫人處來請安。此時賈政要上朝，早已起來了，寶玉走到房中，見了他的父母，連忙跪倒伏地大哭，招的王

夫人又哭起來。賈政見了，便也傷心流淚，忙拉了寶玉起來道：「我的兒，你這如今仰賴上天的福佑，仙師的慈悲，諸事遂心如意了，從今以後，你可要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奮志潛修，力圖上進，也不枉了你父母生你一場。」寶玉哭着，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政拭淚，纔要命寶玉坐在旁邊，只見賈璉、賈環、蘭哥兒、叔父三人，聽見寶玉來見賈政，也都一齊過來相見，彼此請安慰問，又大家傷感了，一家子，這纔各按次序，列坐兩旁椅上，只聽賈璉躬身稟道：「侄兒今早起來，聽見旺兒進來說，宮裏有信出來，說：『娘娘昨日回了生，身體康健如常，萬歲爺甚喜，御駕親臨慰問，貴妃之上，又加封了皇字。』不知老爺太太幾時進宮請安去呢？」賈政聽了，沉吟了一會，道：「這件事並未奉旨，未可造次，等我到朝裏討討宰相大人們的訓示，或求他們代為口奏，此事方可舉行，倒是與林姑老爺修廟一事，我倒要和你商量商量。昨兒戶部裏已經發下帑銀來了，我昨兒也到城隍廟相度了形勢，無非添新補舊，無庸另事更張，派了工部司官一員，董理其事，過會子你也帶了林之孝到那裏照料照料。」賈璉聽了，忙答應了一個「是」。只見寶玉站起來稟道：「前兒我們在太虛幻境，老太太當面吩咐，教『告訴老爺在姑老爺廟旁，替另建蓋一所房子，以備老太太和我大哥哥居住廟內，四疇角兒上，再蓋四院小房，給馮淵、秦鍾、潘又安、崔文瑞四人安置家眷。』前兒姑老爺也說十五日到了任，辦完了公事，就到僧們家來拜會老爺來呢。」賈政聽了，詫異道：「陰陽路隔，如何能勾相見呢？」寶玉道：「昨兒我們來的時候，警幻仙姑給了有百餘張靈符佩在身邊，就可以陰陽相見了。」賈政聽了，半信半疑，只得說道：「既是如此，你過會子將靈符取來，分給家下諸人同候着就是了。」正然說到這裏，只見丫頭們端了蓮子桂圓湯來，每人面前放了一碗。賈政、王夫人與賈璉、寶玉、賈環、賈蘭，每人喝了一碗蓮子湯。賈政這纔穿了公服，上朝去了。不提這裏寶玉又和賈璉、環哥、蘭哥兒敘了一會，又和王夫人撒了一會的嬌兒，這纔大家散

去。寶玉回到瀟湘館，剛一進門，早見史湘雲、探春、惜春、李紈四人，都圍在黛玉的旁邊列坐，彼此都哭的紅眼。媽兒似的一見寶玉進來，大家都站起來，彼此慰問。又淌了一會子眼淚。寶玉道：「史大妹妹，我只說你們昨兒必要過來看我們的，我們昨兒就等了你一天。」湘雲道：「你還說呢，昨兒我們心裏也急的什麼似的，二孀娘又教我們照應照應尤二姐姐，直鬧到下晚兒，後來二孀娘又吩咐說：『索性明兒再往別處看他們去罷，今兒讓他們好生將養將養。』所以我和三姐姐晚上到秋爽齋去的時候，還從你們門前過去的，問了問，老婆子們說：『你們已經都睡了。』我們倆人倒在晴窗金釧兒屋裏坐了好一會，纔回去的。」寶釵聽了，忙道：「怎麼你們倆人昨兒就在尤二姐姐房裏，整鬧了一天麼？」探春笑道：「可不是呢，說來還是個大笑話。兒尤二姐姐昨兒午時還魂之後，我們只問了他兩三句話的工夫，他就跳牙裂嘴的，肚裏疼嚷起來了，就要往後去蹲一蹲，我想他是纔還了魂的人，如何下得地呢？教丫頭們拿過尿盆子來，墊了灰，大家扶着他，蹲在上頭，開了足有兩個時辰，掙的膀子臉通紅，總撒不下來。史大妹妹就說：『想是凝滯住了，給他熬上些大黃芒硝湯來喝了，行動行動。』我說：『他是纔還了魂的身子，虛弱極了，那裏用得狼虎藥呢？』我們倆人正較量，忽聽他猛然放了個山響的大屁，打的尿盆子噹的響了一聲，招的雲兒就笑的不得活了，他纔說：『覺得肚裏鬆快了些，』拿出盆子來看時，連一點兒糞也沒有，竟是黃澄澄的一塊金子。我們不都詫異，他纔告訴我們說他當日原是喫了金子死的。」衆人聽畢，都笑起來。李紈笑道：「這都是應了頭的過失，你們倆人昨兒看見鳳丫頭來沒有？」探春道：「我們昨兒原也想瞧他去呢，因為大太太人告訴說，教他們靜靜的將養一天，不必彼此來往吵吵鬧鬧的，所以我們昨兒也都不曾過去瞧他。」寶釵忙道：「既是如此，過會子我也和你們一塊兒看看他們去。」湘雲道：「既是寶姐姐也要去，偕們大家也就去罷，先到紫菱洲看看二姐姐。」

再過那邊瞧鳳姐姐去，這裏也讓林姐姐靜靜的，養養神兒。」衆人聽了，一齊起身告辭，寶釵也隨了衆人，都往紫菱洲去了。這裏寶玉送了衆人去後，向黛玉笑道：「妹妹，你昨兒從太虛幻境，帶來的小匣兒呢？纔剛兒我告訴了老爺說，恐怕姑老爺晚上來拜，早些兒拿出靈符來，分給家下的衆人佩戴上，免得臨時周章。」黛玉道：「你也沒打聽打聽修廟的事，動了工了沒有？」我父親倒底到了任了沒有？」寶玉道：「修廟的事，我纔也照着老太太的吩咐，也都告訴老爺了，如今已經差了連二哥哥照料去了，至於上任的事，陰一相隔，如何能勾知道呢？只看晚上姑老爺來不來，可就知道了。」黛玉聽了，忙向紫鵲道：「你去把昨兒寶姑娘交給你的那個小匣兒取了來，紫鵲答應自去取匣不提。且說寶玉見紫鵲去了，房內無人，便拉了黛玉的手，低聲笑道：「妹妹我昨兒夜裏，給寶姐姐請罪，你聽見了沒有？」黛玉聽了，用指頭在他臉上劃着，悄悄的笑道：「虧你也不害個燥，還敢腆臉着告訴人來了，我怎麼沒有聽見呢？」寶玉又笑道：「我們後來事情，你可聽見了沒有？」黛玉又低聲說道：「有人樣的事，我怎麼沒聽見，等我過會子沒人的時候，我還要問問寶了頭呢？看他還敢說嘴不？」寶玉笑道：「罷喇！你何必又惹的他揭挑你呢？依我說，你只好好的將養你的身子，等養的壯浪了，僧們也要請個罪。」黛玉聽了，忙笑着啐了他一口，只見紫鵲拿了匣兒進來，遞與黛玉。黛玉接來，揭開匣蓋，取出靈符來，遞與寶玉，數了一數，共是一百八十四張，算了算榮甯兩府主僕男婦親戚人等，恰符其數。寶玉歡大喜地的，拿下靈符，重新到王夫人上房裏，和王夫人按着兩府主僕上下各房的人數兒，都分妥當了，命了頭按頭分送，剛然完畢，只見焙茗跑的喘吁吁的，在院子裏叫道：「姑娘們快請二爺去，老爺在朝房裏差人來說，萬歲爺在御書房立等召見二爺呢。」寶玉聽了，跑出來問道：「什麼事？我在太太這裏呢？」焙茗道：「二爺快穿衣裳去罷，萬歲爺立等召見呢，馬已經都備停當了，老爺在朝房立等着呢。」寶

王聽了，忙進去告知了王夫人。王夫人忙命丫頭們，如飛的到稻香村，將蘭哥兒舉人的公服，取了兩件，扶持寶玉穿了，走出大堂，早見李貴把馬伺候妥當了，寶玉飛身上馬，出了府門，攬轡加鞭，不多一時，到了朝門，步行而入，只見北靜王和他父親，在朝房裏坐着說話，別位官員都散朝回去了。寶玉見了北靜王，連忙跪下，叩頭請安。北靜王忙拉了起來，笑道：「昨兒貴妃娘娘還魂後，萬歲爺御駕幸臨看視，娘娘面奏了你們在太虛幻境之事，所以今早辦完了國政，萬歲爺下了御書房，立刻召見。此時你來的正好！整理整理衣冠，跟了我進去罷。」說着，便立起身來，拉了寶玉的手，從龍禁門角門進去了。這裏賈政一人在朝房獨坐，心下躊躇不安，正不知召見有何旨意，約有兩個時辰，只見北靜王唉吟吟的，帶了寶玉出來，向賈政笑道：「政爺恭喜！恭喜！令郎奏對詳明，萬歲龍心甚喜！又下旨命他講了幾章四書，也講的深合上意，即傳口旨，將令郎補授了翰林院侍講，並賜金蓮玉燭，着與令甥女完姻，候在翰林上行走有功，另加恩賚！」賈政聽了，連忙向上叩謝了聖慈，又謝北靜王推引之恩。這纔一同散朝回府。一到府門，就見有許多報喜的人，在門外吵着討賞。賈政下了車，便吩咐從重賞了報子，進了書房，早見賈赦、賈珍、賈璉、賈環、賈蓉、賈蘭、喜氣盈盈的，都在那裏等候。寶玉見了賈赦、賈珍，連忙跪下請安。賈赦、賈珍忙拉了起來，賈蓉也過來與寶玉請安。大家歡喜交集，敘了會子別後的情事。賈政又帶了寶玉到宗祠裏祭拜了一番，便吩咐廚下伺候家宴。父子叔姪兄弟，就在榮禧堂喫起喜酒來，共敘天倫之樂。坐間賈赦、賈政又勉勵了寶玉一番，忠君報國的道理，直喫到紅輪西墜，明月東生，方纔撤了殘席，點起燈來。大家都在院內喫茶乘涼，忽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稟道：「纔剛兒外面來了一個人，手持名帖，說新任城隍大老爺，俟人靜之後，親來拜會，剛把名帖兒遞到奴才手裏，那個人就不見了。」賈赦聽了，忙接過名帖來，在燈下一看，只見上寫：「愚妹丈林海頓首拜，不勝驚喜！忙遞與賈政，賈政接來。」

看了，忙命寶玉進去告知了王夫人，並着合家男婦先行佩上神符。重新將榮禧堂打掃收拾，裏裏外外，懸燈結彩，鋪設的煥然一新。約有二更時分，街上人烟寂靜，鴉雀無聲，忽聽遠遠的鳴鑼響道，就知是林公來了。賈赦賈政率領子姪，都換了公服，不多一時，果見林公來了。到了榮禧堂下轎，賈赦賈政忙迎了上去，抱腰拉手，彼此傷悲了多會，纔攜手攬腕，往裏相讓。重門洞開，直見賈母的上房裏面點的燈燭輝煌，果然衆人佩了神符，細視林公，果與生人無異。就在賈母的正中榻上，分賓主坐定。賈珍又領着寶玉、賈璉、賈環、賈蓉、賈蘭等，一齊過來，與林公請安拜見。林公一一的答禮，敘了一會子寒溫。邢夫人、王夫人也過來相見，喜悲交集，各按次序就坐。丫頭獻上茶來，茶罷，林公便將自那年揚州捐館，以及地府作城隍，認了賈珠、賈母之事，逐一的告訴了賈赦、賈政。二人聽了，忙問：「賈母現在何處？」林公笑道：「老太太現在隨任來了，因你們蓋的新宅子，尙未落成，暫且與令妹同住。候房子蓋完了，再搬過去。」賈赦、賈政聽了，忙吩咐套車備馬伺候。過會子同姑老爺一塊兒到廟裏去，叩見老太太。丫頭們聽了，忙去傳說。這裏邢夫人、王夫人又問賈母、賈夫人在地府的光景。林公正要回答，只見焙茗飛也似的跑了進來，稟道：「太太、大爺回來了！」寶玉、賈蘭二人聽了，連忙迎了出去。王夫人便也立起身來，走到房門口等候，只見賈珠一手拉着寶玉，一手拉着賈蘭，在榮禧堂的屏風外，眼淚汪汪的轉了進來，未知母子相會如何，且聽下分解。

第十九回

榮國府張燈開鬼宴

城隍廟月夜會新郎

話說王夫人聽見焙茗來稟說：「大爺回來了。」心中一痛，也就顧不得林公在座，連忙走到房門口，站着等候。只見賈珠一手拉着寶玉，一手拉着賈蘭，眼淚汪汪的走了進來。王夫人一見，便放聲大哭起來。賈珠見

了，忙搶行了幾步，跪在王夫人面前，伏地大哭。這裏賈赦賈政賈珍賈璉寶玉賈環賈蓉賈蘭並邢夫人等，一齊大哭起來。林公在旁解勸了良久，大家這纔止了淚，重新各按尊卑長幼，彼此行過了禮。大家又坐着，敘了一會子別後的事情。王夫人乃向林公流淚道：「姑老爺，我們家如今托賴上天的福佑，多少人都回了生了，姑老爺何不可憐我們娘兒們，也教你大姪兒回生呢？」林公聽了，答道：「凡天下事，都有個一定之數的，大姪兒一來，他的陽祿已盡，不能再享人世之福。二來他去世的年久，肉身已壞，豈能再履人世呢？如今他跟着我們受享清福，這也是人生難得之事。舅太太只管放心，我們現作這裏的城隍，總保你們母子們長長見面，也就和回了生是一樣的了。」王夫人聽了，眼中又流下淚來。賈珠又婉言遂安慰了一番。王夫人這纔不傷心了。只纔林公站起身來，要到瀟湘館去看看黛玉。賈政忙命寶玉在前引路，又命賈蘭引了賈珠往稻香村，與李執相會。賈赦也命賈環引着往紫菱洲去看迎兒。這些節目，可想而知，無庸瑣述。這裏賈珍等不便相陪，都到榮禧堂和邢王二夫人商議。榮府留下寶玉賈璉賈蘭小叔姪三人看家，甯府留下賈蓉看家。賈赦賈政賈珍賈璉邢夫人王夫人六個人，都將車馬備停當，等候隨了林公到城隍廟去見賈母。約有一個時辰，只見寶玉賈環賈蘭引了林公賈珠賈赦，從大觀園走了出來。衆人尙欲挽留，林公道：「天也不早了，二位兄嫂，既然要到廟裏去見老太太，這也狠是時候了。」賈赦賈政聽了，不再再留，遂讓林公坐轎先行。大家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帶了幾名得力的家人，走不多時，早到了城隍廟門前。但見鬼卒數輩，相貌猙獰，伺候打點開門。一直到了丹墀，早有女僕數人，將邢王二夫人攙下車來。賈政等一齊下了馬，早見林公在堂上拱候。先讓邢王二夫人前行，衆人隨後進了宅門。早望見賈母和賈夫人在臥房廊簷下站立等候。邢王二夫人見了，忙緊行了幾步，拉了賈母痛哭起來。賈赦賈政賈珍賈璉也都跪下，伏地大哭。賈夫人也哭的似醉如癡。

的林公忙將他叔姪四人拉了起來，賈母擦淚道：「你們都不用哭了，我活了八十多歲，也把世上的福都享盡了，這會子又跟着姑老爺來受享清福，你們聽見該喜歡該快樂纔是呢，怎麼反倒哭起來了？都進來罷，你們娘兒們坐下，好說說話兒。」邢王二夫人並賈赦賈政等聽了，一齊止了淚，都到房中，重新各按尊卑次序，行過了禮，賈夫人便拉了邢王二夫人，並賈母都到南邊炕上坐下，林公便讓赦政二公坐在北邊羅漢榻上，珍璉兄弟坐在旁邊椅子上，自己主位相陪，司棋鮑二家的端上茶來，鮑二家的眼尖，瞧見賈璉臉上覺得訕訕的，忙將司棋支到北邊送茶，他自己踱到南邊炕上，送茶來了，衆人也都不大理會。茶罷，賈母向邢王二夫人道：「寶玉和林丫頭鳳丫頭，他們都還了魂沒有？」王夫人忙答道：「昨兒午時，已經都還了魂了，別人是死後還魂的，身子還弱，還得將養將養，惟有寶玉剛還了魂，就嚷肚裏餓，吵喫吵喝的，今兒早上已蒙皇上召見了，因元妃還了魂，面奏了他們的事，所以又加恩賞了翰林侍講的職銜，又欽賜金蓮玉燭，與外甥女兒成婚，老太太聽了，更該喜歡了！」賈母聽了，果然歡喜，笑道：「前兒我們在太虛幻境，和你妹妹商量着，已經給他們成過親了，這如今儘可以不必多此一事，也罷了，既是萬歲爺施恩，賜金蓮玉燭，少不得也要舉動舉動，驚動驚動親友們，纔像一件事呢！」賈政聽了，忙站起來道：「老太太想的狠是，早上寶玉說：『老太太要在廟旁另蓋一所房子居住，依兒子的愚見，仍要請老太太到家裏來住，以便朝夕焚香供奉。』等外甥女兒身子養的壯浪了，請請親友們，也熱鬧幾天。」賈母道：「罷了，你不用請我到家裏去了，一來我還是奉旨隨了姑老爺來的，二來我這如今也是清淨慣了的，沒的到家裏去，人鬼混雜，倒覺鬧的慌，外孫女兒昨兒姑老爺聽見甄士隱說：『七日之後，精氣復元，百無禁忌。』那時我的房子也蓋起來了，你們到第八天上，把親戚們都下帖請下，到了夜裏，我和姑老爺姑奶奶都到家裏去，看看他們拜拜堂，也就是了。」賈赦聽了，向林公

道：『依老太太這樣說起來，莫若把外甥女兒送到姑老爺這裏來，我們另用鼓樂彩轎來迎娶，豈不更覺體面呢？』林公笑道：『大兄之言，雖合情理，但只是你我人鬼殊途，若在這裏迎娶，這些無知的百姓們，倡揚起來，未免妖言惑衆，招惹是非，況且外甥女兒，原是從小兒在府上長大的，可以不必多此一事罷！』賈夫人也道：『女婿女兒，都是在太虛幻境，成過緣的了，這不過爲受了萬歲爺的賞賜，請了親友們來拜拜堂，應應典義的意思，二位哥哥嫂子你們也不用太過於費事了，再者我們也喫不得你們人世的酒席，等到那一天，我們這裏辦幾席，抬了去也就是了。』正然說到這裏，只見賈珠從外面走了進來，林公問道：『大姪兒，你們一塊兒出來的，你怎麼客在頭了呢？』賈珠道：『寶玉和蘭哥兒不放姪兒回來，又和他們小叔姪倆說了好一會的話兒，纔來的。』賈政王夫人等聽了，又都傷起心來。賈母道：『你們不用傷心了，壽夭各有定數，你們只管把珠兒交給我，我們娘兒們，還沒那麼逍遙自在呢。前兒我已經把鴛鴦丫頭給他做了妾了，鮑二家的呢？去把你鴛鴦姑娘請出來，給你兩位老爺兩位太太磕頭。』鮑二家的答應去不多時，領了鴛鴦進來，賈母吩咐給老爺太太們挨着次兒磕了頭，在一旁侍立，衆人看時，只見他烟鬟霧鬢，環珞珊珊，開了臉上了頭，比當日在家中作女孩，更覺丰韻。賈赦見了，又是愛，又是恨，賈璉見了，鮑二家的心裏也覺七上八下的，父子兩個正在心癢難撓之際，忽聽賈母道：『天不早了，差不多兒雞要鳴了，你們也都早些兒回去罷，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囑咐你們的，我們太太是個老實頭兒，從今以後，你也把那個迎丫頭疼着些兒，璉兒和鳳丫頭，他們雖不是你養的，將來倒底是給你們接續香烟的人，也別靠着那邊兒，我們大老爺也老了，須要保養身子爲重。再別左一個右一個的買小老婆了。我們二老爺太太，是沒有什麼別的說的，但只是「兒孫自有兒孫福」，也別慮的後事太寬了，也別把寶玉拘的太緊了，家裏過日子，也不過是勤儉的兩個字，也』

就是了。珍哥兒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去年又和你叔叔同在軍台上，受過苦的，也狠該知道點好歹了。以後須當務點正事，給你兄弟們姪兒們，作個表率，別成日家弄些賬人在家裏，要錢喫酒，無所不至的了。連兒呢！這如今鳳丫頭和尤二姐都還了魂了，連平兒算上，你們屋裏就是花朵兒似的，三個美人兒了，以後總要幹些正經事業，再不許和下作，愛人家的老婆了，你也想想，如今你老子和你叔叔也都老了，兄弟姪兒們都還小家裏再靠誰呢？」說的他叔姪四個，面面相覷，無言可對，只得說：「謝老太太的教訓。」招的賈夫人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林公笑道：「二位兄嫂，二位舅姪，都請回去罷，天也不早了，若晨光一現，你們就瞧不見我們了。」賈赦賈政等聽了，只得同邢王二夫人起身，含淚告辭。林公仍送至大堂，瞧着他們坐車上馬而去，按下城隍廟不提。且說賈赦賈政回到家中，早已東方微明，晨光熹現，各自回房盹睡了片時，便早紅日東升，起來梳洗已畢，賈政自去上衙門去了。王夫人正和賈璉寶玉商量過了七日，請親戚接賈母賈夫人之事，只見李執也進來問安。王夫人見他眼睛哭的腫腫的，覺傷心流淚起來。寶玉見了，忙勸道：「太太和大嫂子都不用儘自傷心了，我哥哥雖沒有回生，現在爲神，享受香烟，僧們又能時常見面，也就和回了生是一樣的。大嫂子你不用哭了，等到今兒晚上，你坐上車，我同蘭哥兒騎上馬，都到廟裏，見見老太太姑媽大哥哥和鴛鴦姐姐，你若捨不得大哥哥，就住在那裏，也使得的。」王夫人聽了，忙道：「又信嘴兒亂說來了，你老子先沒吩咐過，不許你們在嫂子們跟前，沒大沒小的混說頑話，你可就記不得了。」說的寶玉伸了伸舌兒，賈璉聽了，笑道：「寶兄弟說的雖是頑話，論理我大嫂子他們也該到廟裏見見老太太姑媽去纔是呢，我想晚上教平兒也隨了大嫂子去走走兒。」李執道：「他二婦娘是纔還了魂的人，跟前如何離得他平姨娘呢？」賈璉笑道：「不相干的，早就精神的什麼似的了，昨兒喫了一天的燕窩粥，可就喝着嫌稀了，今兒一早醒來，

就吵着說，想喫蓮葉羹了。」王夫人聽了，忙問寶玉道：「你林妹妹的光景兒如何？」寶玉笑道：「瞧那個光景兒，也道像是要喫似的。」王夫人聽了，笑道：「既是這樣，就吩咐柳家的，今兒就作蓮葉羹就是了。」又向李紈道：「既是他們都精神些兒了，今兒晚上，索性教寶丫頭也隨了你們一塊兒去，見見老太太姑媽去。」李紈道：「我想也打發人知會我珍大嫂子一聲兒。」王夫人道：「我和大太太說來，我們過會子，還到那邊去看看蓉哥兒媳婦去呢，我替你問他一聲兒就是了。」正然說，這裏只見焙茗進來稟道：「薛大爺薛二爺帶着柳二爺來拜來了。」賈璉寶玉聽了，剛迎到院子裏，就見薛蟠薛蝌柳湘蓮走了進來，李紈忙自迴避去了。他三人到了上房，與王夫人請安叩喜，王夫人又與湘蓮道喜，謝他在大荒山照應寶玉，又問了一會子，尤三姐香菱回生後的光景，將賈母所言七日後請戚們來拜堂的話，告訴了他三人一遍，並言臨期再下帖去請湘蓮等去了。王夫人又差了賈璉寶玉，看望香菱和尤三姐，又約會了邢夫人同過寧府去看望秦氏，那尤氏也過這邊來，看視黛玉，諸人彼此往來，熱鬧了一天，到了晚上，賈政回來告訴說：「本日蒙皇上召見，面奉口旨，准其親屬人等進宮，與娘娘請安。」王夫人聽了，不勝之喜，晚上忙亂着，將一切預備停妥。次日黎明，賈赦賈政並邢王二夫人一齊進宮，與元妃請安，不免又是一番傷感。王夫人也將賈母所言七日後請親戚拜堂的話，奏知了元妃，元妃甚喜，又賞賜了許多禮物，回到家中，賈政便差了賈璉到城隍廟督工，定限七日內完竣。到了晚上，寶玉賈環賈蘭三人，送尤氏李紈平兒寶釵都到城隍廟，與賈母請安相會，這些節目，也不須多贅。果然到了第七日，黛玉迎春鳳姐尤二姐晴雯金釧兒六個人，精神復舊，都下地來到王夫人上房來，叩見，把個王夫人喜的眉開眼笑，忙請了賈政進來，受禮已畢，便商量差人與各親戚家下帖。到了次日早飯後，就有史侯的夫人，王子騰的夫人，邢大舅的奶奶，薛姨媽帶了香菱岫烟寶琴甄應嘉的夫人，李嬌娘

的老娘，帶了尤三姐，又有周統制的夫人，巧姐的婆婆周安人，並劉老老諸人都到了，但見賓主一堂，花攢錦簇，珠圍翠繞，屏開翡翠，帳設芙蓉，十分熱鬧。到了晚上，黃昏人靜之時，寶玉親自騎了馬，到城隍廟迎請林公，並賈母、賈夫人來家，不多一時，都坐了大轎，一路旂鑼傘扇，前呼後擁的，直至榮禧堂下轎。賈赦、賈政率領子子的人，司棋、鮑二家的，攙了賈母、賈夫人走了進來，大家相見，也有見了傷心流淚的，也有見了喜歡含笑的，一一的敘過了寒溫，大家一同都到賈母舊日住的上房裏，各按賓主長幼的次序兒就坐。賈母、賈夫人便和這些太太們先敘了一會子別後的情事。茶罷，王夫人便命丫頭們將御賜的金蓮玉燭，供在正中几上，點了起來，但見香烟繚繞，燭焰輝煌，地下鋪下洋毯，引了寶玉、黛玉二人出來，先向上叩謝了聖恩，然後按着親戚主人尊卑長幼的次序兒，逐一的磕起頭來。衆人見他兩人打扮的天仙一般，真是玉琢成粉捏就的一對兒，大家齊聲讚不絕口。喜的個賈母眉開眼笑的，向衆人道：「大家太太們，這可是我的一件老不歇心的事兒，這如今仰賴上天的福佑，生生死死的都成全了，你們大家瞧瞧我這個外孫女兒，和我這個小孫子兒，可都好，好不好呢？」衆夫人們聽了，齊聲讚道：「這都是老太太素日積功累仁的，感格了上天，所以纔有這樣亘古未聞的奇事，我們瞧着這一對小夫妻，真就和天上的金童玉女一般，誰家能有這樣的大福呢？」說的賈母愈加歡悅起來。少頃拜畢，賈母問王夫人道：「這個房裏擺席，坐不開這些人麼？」王夫人答道：「這裏坐不開，已經把酒席都擺在大觀園省親的正殿上了，那裏預備的有戲地方，還寬展些兒。」賈母道：「既是這樣，你們就把周親家太太，小周親家母，甄李尤三位親家太太，邢王二位舅太太，和我們家的小侯太太，都讓到大觀園上席聽戲去罷。天也不早了，我和林姑奶奶又都不喫你們人世的東西，這裏另有抬來的呢，我們把

戲也聽俗了，而且也嫌鼓聒的慌，可就不陪過去了。這裏再擺四席，留下薛姨太太劉老老兩人，帶着他們小輩子的，這些姑娘們擠着些兒坐罷。我們就近好說說話兒，你們老妯娌兩個和珍哥兒媳婦，都到那邊陪客照應去罷。我們這裏有鳳丫頭寶丫頭，也就狠勾照應了。」邢王二夫人聽了，便將衆夫人們都讓到大棚園去坐席。賈母送至房門口，笑道：「衆位親家太太們，論理我該陪過去纔是呢，但只是如今偕們人鬼殊途，有多少不便當處，你們可要恕我的罪罷！」衆人聽了，一齊謝道：「老太太如今是神人了，我們那裏禁當得起呢？」說畢，便都往大棚園去了。這裏賈母拉了薛姨媽的手，笑道：「姨太太，偕們都是至親，爲我們寶玉的這件事情，教你們娘兒倆倒操了多少的心，受了多少的委屈，我心裏狠過意不去的。」薛姨媽笑道：「老太太說那裏話？偕們自己親戚，還是外人嗎？自從前兒林姑娘給他姐姐托夢之後，我們就知道老太太到了姑太太家了，後來又聽見有個回生的信兒，我們那一天又不盼望呢？這如今好容易盼的娘兒們見了面，怎麼老太太到說起生分話來了呢？這不是富着姑太太說嘴，我素日待林姑娘，就和我們寶丫頭是一樣的，從沒有一點外心兒。」賈夫人聽了，笑道：「親家太太，我早就聽見說你狠疼你外甥女兒，纔剛兒我們老太太說的，也是實在心裏過不去的話，並不是生分外道，論起理來，做妹子的，狠該給老姐姐磕個頭，謝一謝纔是呢！」薛姨媽道：「噯，喲，喲，姑太太你的言太重了，我那裏當得起！偕們這會子，只要他們夫妻和美，姊妹投緣，這就是你我的一件大歡心處，偕們老姊妹們，還有什麼說的呢？」正然說到這裏，只見司棋琥珀鮑二家的，走來稟道：「兩邊酒席都齊備了。」賈母聽了，點點頭兒，便叫過鳳姐寶釵來吩咐道：「東邊把你們的兩席擺上兩桌，首席中間讓姨太太坐，迎丫頭鳳丫頭林丫頭，你們三人是纔回了生的人，就陪首一席，恐怕姨太太要和你們說說話兒。二席中間讓劉老老坐，菱姑娘，尤三姑娘，尤二姑娘，他們三人也是纔回了

生的人，陪第二席，教他們把太虛幻境的光景告訴劉老老，教他聽了，好到鄉裏去說說古經兒。西邊把我們擡來的兩席擺上，也把你們喫的菓菜，擺幾樣兒。首一席中間，讓你姑媽坐，寶丫頭你就帶你兄弟媳婦，和你四妹妹平兒作陪，你姑媽也要和你們說說話兒呢。第二席中間，我就坐了，教你琴妹妹雲妹妹探妹妹，和你姪女巧姐兒都跟着我坐，我也要和他們說說話兒呢。你們倆人就照着我說的這麼擺罷，不用再論什麼別的親疎長幼了。我同你姨媽姑媽劉老老，暫且到碧紗櫺裏坐坐去，也看看我當日的那些古玩東西，不知你老爺太太還是給我照舊擺着，還是給我送到當舖裏去了呢！說的衆人都笑了。劉老老笑道：「阿彌陀佛！老太太慮的也太寬了，僧們這樣人家若要富起當來，我們這些鄉下人可都怎麼過日子呢？」賈母聽了，笑道：「老老你快別說這個話，俗語說的好，『蛇大窟窿大』。有時兒，措住了，也不能不當的。我只恐怕他們自己不肯當他們自己屋裏的東西，自然都睜視住我這個死鬼了。」說的衆人又笑了。於是賈母拉了劉老老都到碧紗櫺裏看時，但見鋪排陳設的，儼如賈母生時景像，自是心中歡喜，便指點床帳，向賈夫人道：「姑奶奶，你看這副有架子的床帳，就是我當日睡的，這個榻子裏邊，就是黛玉的睡處，這個榻子外邊就是寶玉的睡處，他們倆人從小兒就都跟着我睡的。」賈夫人笑道：「老太太當日疼他們，也疼的太過餘了！」正然說到這裏，只見鳳姐寶釵進來稟道：「酒席都擺停當了，當姑太太姨太太都上席罷。」賈母聽了，仍拉了劉老老和賈夫人走了出來，坐席是賈母在先說定的，衆人不敢違拗，也不必再行謙讓，俱都照着賈母指定的地方，大家一齊就坐。鳳姐寶釵遞過了酒，便命琥珀瑪瑙二人，伺候東邊兩席斟酒上菜，司棋鮑二家的，伺候西邊兩席斟酒上菜，話休煩絮，酒席筵前，無非說些別後的情事，也有說到賞心處歡喜的，也有說到傷心處流涕的，紛紛不一，直喫到天交五鼓，忽聽外面鳴鑼響道：「就知是林公散席回廟去了。」這裏薛姨媽劉老老

賈母賈夫人遂也起了席，散坐坐喫茶。賈夫人便點手兒叫了寶釵黛玉二人，到碧紗櫺裏間。娘兒們說私話去了。這裏賈母和薛姨媽劉老老湘雲探春等又說了一會子地府以及太虛幻境的話，只見周瑞家的進來稟道：「那邊大觀園的席也散了，衆位親家太太們都各自找地方打盹兒去了。」賈母聽了看時，只見薛姨媽劉老老都困的打起哈息來了，忙笑道：「姑奶奶，僧們也回去罷，天不早了。」只見賈夫人一手拉了寶釵，一手拉了黛玉，走了出來。薛姨媽見黛玉又哭的眼圈兒紅紅的，便拉了她的手，笑道：「我的兒，你這又是爲什麼哭呢？你們如今都回了生，姑老爺太太又做了本處的城隍，老太太也隨任來了，你狠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儘自只是哭呢？你甥兒總跟着你寶姐如學，諸事總把心放的開闊的，你的身子就不能再弱了。」賈夫人道：「他們姐兒倆，要留我和老太太住在這裏呢，我說：『我們如今並非生人，住了諸事不便。』他就又哭起來了呢？」賈母道：「我的兒，你不用哭，我們過兩日，再來瞧你們來，我們的房子，昨兒纔蓋完了，裏頭的諸事，這都不齊備，且等你到了九天上，你媽媽自然要接你回門，那時我們也請些親友，在廟裏熱鬧一天，橫豎娘兒們常見面，那裏在乎住不住呢？」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的老太太，別說姑娘們捨不得老太太和姑太太回去，就是我也捨不得你老祖宗回去喇！我們鄉下人，成年家那裏有閒工夫進城上廟呢？只好等到明年四月八做會的時候，我再到廟裏給老祖宗燒香去罷。」說的衆人都笑了。正笑時，只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執婆媳四個，走了進來。王夫人道：「怎麼老太太和姑太太都要回廟去麼？」賈夫人道：「我們這裏住着，不大方便，過兩日再來看你們來罷。我們廟裏諸事，尚未齊全，等到了九天上，我接你外甥女兒回門，那時再請二位舅太太和奶奶們姑娘們，都到我們廟裏逛逛去，舅太太我還有句話，外甥女兒是從小兒舅舅舅母疼大了的，未免養的太嬌了，凡有不到的地方，還望舅舅舅母就待他些纔好。」王夫人笑道：「噯，噯，噯。」

「喇！姑太太怎麼說起客套來了？這是幾時學下的這個話？」賈母笑道：「這算什麼客套呢？你沒見前兒晚上和姑老爺吵着教辦一副狠體面的嫁裝，再做四季的幾套衣裳，姑老爺說：『如今女兒是回生的人了，比不得原先在太虛幻境，同是鬼魂了，我們所用的東西，人世如何用得呢？』姑奶奶就說：『你為什麼不辦人世所用的東西呢？』姑老爺說：『你好糊塗，如今僭們所用的銀錢，都是世人焚化來的，拿去買人世的東西，誰家肯要呢？』姑奶奶聽了，就埋怨起來了，說：『我一輩子就只養了這一個女孩兒，別的沒有罷了，難道連一副嫁裝，也不能賠送嗎？』當日活着在揚州作鹽院，不和商人們要錢，作了一輩子的窮官，這會子死後，盼的降了都城隍，誰知道又是一個窮城隍呢？」鬧的姑老爺沒有法兒了，笑道：『你不用着急，等我想個法兒辦就是了。』你們想想外孫女兒到了僭們家，難道還能勾缺少了他使用的東西麼？又要什麼嫁裝呢？」薛姨媽聽了，向賈夫人笑道：「親家太太，你也不用多操這一番心，如今他寶姐姐的東西也不少，暫且姊妹倆大夥兒將就用着，等我們當鋪裏，明兒算清了賬，我教他蟠兒哥哥也給他照樣兒辦一副送來就是了。」賈母道：「姨太太，你也不必費這個心，纔剛兒我只當我的東西，都教你姐夫姐姐他們鼓蕩淨了呢，誰知還是照舊都擺的好好的，明兒教林丫頭搬到他屋裏去，也狠勾用了。」賈夫人笑道：「罷！老太太，僭們也走罷，差不多兒雞要叫了，再不用提這一條兒了，我不過是為我們的臉面，教親友們瞧着好看些兒，那裏是為僭們家沒有女孩兒使用的東西呢？」賈母聽了，向賈夫人笑道：「我聽見那邊親戚都睡了，我們可也不驚動他們了，你們吩咐教外頭伺候，認真的，天也不早了。」邢王二夫人知不可留，只得吩咐外面伺候，鮑二家的攙了賈母，司棋攙了賈夫人，衆人一齊送至榮禧堂，看着賈母賈夫人上轎而去，衆人仍至上房，看着丫頭老婆子們收拾了傢具，吹息了燈火，這纔大家散去，各自歸房，不過略睡了片時，東方大亮，衆親戚們起來梳洗畢，

又留吞喫了點心，這纔各自回家去了。連日無話，到了寶黛成緣的第七天上，這一日，賈政下朝，喫畢了早飯，正然喚了寶玉來吩咐，教他晚上到廟裏去，給賈母、賈夫人請請安，只見賈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稟道：「有一件稀罕的事兒，回老爺知道。」賈政道：「什麼事，你這樣喜歡？你坐下說罷。」賈璉便順跨兒坐在椅子上，笑道：「纔剛兒刑部堂官趙全，親自到門上，投手本求見老爺，林之孝知道他的行爲不端，老爺素日不待見他，況且他又不是本部的官兒，不敢來回老爺，先告訴了姪兒，姪兒出去見了他，問了問他的來歷，他說的倒狠有個趣兒，他說：『他有一個女孩兒，今年十八歲了，生的也很像個人兒，半年前頭被一個什麼鬼魂纏住了，百般的醫治，總不見效，看看待死了，他心疼女兒，急的沒了法兒了，親自到城隍廟燒香許願，說但要保佑着他的女孩兒病好了，他情願出三千兩銀子的佈施，修蓋廟宇，晚上就夢見老爺差了一個姓馮的相公，在他女兒房裏，拿住了一個青臉紅髮的惡鬼，救下他女兒的命了，那個姓馮的就吩咐他，說你的女兒好了，並不要你出佈施修廟，儘你許下的這三千兩銀子，辦一副上好的嫁裝，送到工部侍郎賈大人府上，收了，就算你還了願了。』如今他女兒的病果然好了，他不敢違背神語，現在辦了一副上好嫁裝，都抬到門上來了，惟恐老爺不肯賞臉，所以他親自求見面稟緣故的，老爺聽這件事，真真有趣兒極了！」賈政聽了，心中甚是詫異，只聽王夫人笑道：「老爺只管收下他的，這是老太太前兒說來，姑太太爲沒有賠送，叨叨了一會子，鬧的姑老爺沒了法兒，說：『等我想着法兒辦就是了。』這如今姑老爺救了他女兒的命，他親自送上門來，又爲什麼不收呢？」賈政笑道：「雖是如此，也該差寶玉到廟裏問問姑老爺去，纔是呢！」賈璉笑道：「老爺太過於謹慎了，事情若不是真的，趙堂官那個業障，可是刀子扎得出血來的人，他不想別人的便宜就勾了，他肯自己化了銀子，還登門來求賞臉麼？」賈政聽了，沉吟了一會道：「也罷，你就這樣回答他說：『我家叔

不管這些閒事，「看他怎麼樣？他如若不依，你就自己做主兒，收了他的就是了，賞賞抬的人，也不用給他領謝的名帖兒。」璉兒聽了，忙出來到書房，向趙堂官笑道：「適纔將尊駕的來意稟知了家叔，家叔因偶染微寒，不能出陪，說尊駕既是還愿的東西，他不敢管這個閒事。」趙堂官笑道：「小弟深知令叔大人的秉性，但我此舉，乃是我自己還愿，並不是給令叔大人送情，二爺你只管吩咐着人抬進去就是了。」賈璉見說，便吩咐林之孝派人往裏搬送，賞了抬的人五兩銀子。趙堂官喫了茶，親自站在儀門上，看看一件一件的卸搬完了，這纔和賈璉作別，上馬而去。賈璉仍舊進來，回明了賈政，賈政便命寶玉晚上到廟裏給賈母請安去，帶着問問送嫁裝的緣故？起更之後，寶玉帶了焙茗，騎馬而去，約有兩個時辰，寶玉焙茗依舊回來，稟賈政王夫人道：「老太太這兩日狠好，問了問送嫁裝的事，誰知道姑老爺纔不知道，叫了馮淵來問，纔知道送嫁裝的事，都是馮淵鬧的詭事，已作成，難以挽回。姑老爺只得笑道：『這個趙堂官原是個沒才料兒的東西，況且又救了他的女兒，教他化幾個錢兒也罷了。』」賈政聽了，正要往下再問，只見焙茗手裏拿着個拜匣兒，往桌子上「放」，王夫人便問道：「這又是什麼？」焙茗稟道：「姑太太那裏下來的請帖，因為後日是新二奶奶回門的日子，教奴才替轉請一請呢。姑老爺太太說：『一來廟裏地方窄小，擺不開多的酒席，老輩子老爺們太太們和珍大爺珍大奶奶，另日再請罷。』」這如今請的男客，是從璉二爺起，都是小輩子的爺們，女客是從珠大奶奶起，都是小輩子的奶奶姑娘們，並教多帶些丫頭老婆子們，伺候斟酒上菜呢。」王夫人聽了，笑了一笑，便命寶玉打開拜匣，取出請帖來，念着聽聽，看後日請的些小輩子，都是誰？寶玉取出請帖，念了一遍，男客乃是賈璉寶玉賈環賈蘭賈蓉柳湘蓮薛蟠薛蝌八個人，女客乃是李執鳳如平兒尤二姐薛寶釵林黛玉秦可卿胡氏迎春探春惜春巧姐史湘雲甄香菱邢岫烟薛寶琴尤三姐共十七人。賈政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仍命

連匣兒交與焙茗，明兒一早就照帖兒去請。老夫婦又和寶玉說了一會子閒話兒，這纔各自歸房就寢。話休煩絮，到了第三日，寶玉差人約會這些應請的人，無論男女，都於午後到榮府會齊。喫了點心，候至定更時分，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燈籠火把，一路輝煌，都到城隍廟的前殿，剛下了車馬，早有林公賈珠二人迎了出來，將他弟兄叔姪八人，迎到書房去了。這裏賈夫人鴛鴦也迎了出來，將李紈鳳姐等十七人，引到賈母新蓋的房子裏，只見賈母手拄拐杖，倚門而待。一見他姊妹們進來，拍手笑道：「噯，我的兒們，你看一個賽如一個的，花攢錦簇的都來了。前兒我到家的時候，只顧和你婆婆們說話，也沒工夫和你們談談。今兒是你林妹妹回門的日子，所以也沒請你太太們，只接了你們姊妹們來，也讓你姊妹們風光風光！」未知李紈等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賈迎春擺佈薄情郎

史湘雲搜求短命鬼

話說李紈鳳姐平兒尤二姐寶釵黛玉秦可卿胡氏迎春探春惜春巧姐史湘雲甄香菱薛寶琴邢岫烟尤三姐十七個人，隨了邢夫人鴛鴦進了西邊的偏院，只見賈母倚門而待。衆人見了，忙緊行了幾步，到了跟前，一齊請安問好。賈母笑道：「姑娘們都進來罷，你們瞧瞧，這是給我蓋下的新房子，都是照着家裏的樣兒蓋的，也是一邊兒是大萬字炕，一邊兒是碧紗櫥，屋裏的陳設，也是我自己親自佈置着擺的，你們看看好不好？」李紈等衆人看了，齊聲道：「老太太是全福全壽的人，眼見耳聞的多了，不拘調度個什麼兒，總比別人異樣些兒！」賈母笑道：「你們姊妹們都上萬字炕去坐，偕們今兒也要鬧個新樣兒，每人面前放個小炕桌兒，桌兒上擺一個攢盒兒，一把自斟壺，一雙筷子，一個酒杯兒，上菜的時候兒，都用小碟子小碗兒，各人喫各人

的，尤三姑娘，薛二姑娘，邢大姑娘，史大姑娘，菱姑娘，你們五個人是客，就先上去順着領兒先坐罷，其次就是我們家的老小四位姑娘坐，再其次就該我們家的老小八位奶奶了，我們就把炕桌兒也都放上罷，時光兒有限，我們喝着酒說話兒也是一樣的。」邢夫人笑說：「你們都聽聽，老太太事情想的又週到，話兒說的又捷脆，次序兒分的又清楚，你們再趕不上老人家的，姑娘們也再也不用謙讓了，就都照着老太太說的次序兒上去坐罷。」尤三姐史湘雲等衆人聽了，也就不必再讓，大家一齊上炕，各按次序兒坐下，這衆鴛鴦走來，要給李執轡頭，李執轡見了，忙又站了起來，拉了鴛鴦的手，那個眼淚，就像珍珠一般的滾下來，賈母道：「我的兒啊，你不用儘自傷心了！過會子喫了飯，教鴛鴦把你領到他們房裏，你們夫妻兩個，也只管親熱親熱去，這難道還怕誰笑話嗎？」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衆丫頭們七手八腳的挨着次兒，放了二十張小炕桌兒，每一桌上放了一個攢盒兒，一把自斟壺，一副杯筷，賈母邢夫人鴛鴦也都坐下，斟起酒來，賈母擎杯笑道：「虧了我囑着教打了個萬字炕，若是個順山炕，還不勾你們這些人坐呢，你們都看看花攢錦簇的坐了一大炕，教我瞧着，怎麼不喜歡呢！我的兒，你們也喝一鍾兒酒，也喫幾個菓子兒，這都是你們自己擡來的東西。」衆人聽了，齊道：「我們好容易又見了老太太姑太太的金面，今兒這個酒菜，都是儘量兒的喫喝，沒人敢作慢的。」賈母又向黛玉道：「昨兒有人給你送嫁粧去了，你瞧那些東西，可也還好不好？總共也值得幾個錢兒？」黛玉聽了，正欲回答，只聽寶釵道：「好極了，樣樣兒都做的精巧，比我的嫁粧強多了，裏面綾羅紗緞，簪環首飾，都是全的，也值個兩三千銀子，瀟湘館地方兒窄小，那裏擺得開這些東西呢？我和林妹妹商量着，我們姊妹倆住在一塊兒，怡紅院那裏又寬闊，又敞亮，所以昨兒把那些東西，都擺在怡紅院了。」賈母聽了，歡喜道：「狠好！這纔是呢，你們姊妹倆住在一塊兒，諸般都便當多了，也省得寶玉小子，今兒要在這個屋裏來，明兒又

要往那個屋裏去教人家外人瞧着，怪厭氣的，你們姊妹倆，可都是讀過書的人，把寶玉交給你們兩個人，我也是放心的，可別跟着鳳丫頭學的醋罐子兒似的，成日家，雞鳴鵝鬩的。」鳳姐笑道：「噯，噯，噯！這個老太太，說誰自說誰，又拉扯到人家身上來了，這不是他們倆人都在這裏，老太太儘管問，自從回生之後，這些日子，我總是攆着二爺到尤二姐房裏去，平兒現在懷着身孕，眼看要佔房的人了，也該避諱着些兒，所以他如今倒是跟着我睡呢。」賈夫人聽了，笑道：「姑娘你這個嘴，真要不得了，老太太不過說的是句頑話，你怎麼算起清賬來了？也不怕巧姑娘笑話？」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怪道平兒進來的時候，我看他走路累累墜墜的，原來我又要得重孫兒了。」秦氏笑道：「老太太不但要得重孫兒，還要得累孫兒呢，我們胡氏妹子，也有六七個月的身孕了。」賈母聽了，愈加歡喜道：「這更好了，我這可當真的是個老祖宗了，我也忘了，問問你們姊妹倆，和氣不和氣，喫醋不喫醋呢？」秦氏聽了，用手帕子握着嘴，嘻嘻的笑道：「老太太問的這個話，真教我們也答不上言兒來了，我們這個胡氏妹子，也是一個怪老實的人，我們姊妹倆，也是一個屋子，兩副床帳，我們並沒有什麼爭論的，不過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也就是了。」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賈母笑着，向席上望了一望，乃向菱道：「姑娘，你那個小孩兒，如今只怕也狠出息了，只怕見了你，倒要認生呢罷？」菱笑道：「可不是呢，出息倒狠出息了，總和家裏的人生，只認得他奶媽子一個人兒，連我太太都不要抱，我但招呼招呼他，他倒哭了。」賈母笑道：「這麼說起來，姑娘，你可別計較，真是蟠兒的種子了。」說的衆人又笑了。賈夫人笑道：「據我看來，菱姑娘倒是個有福的，我聽見他們這個主兒，當日活着的時候，就狠作踐他，他這如今倒夫妻兒女團團圓圓的，他們這個主兒，嫁了我們馮書辦，教男人制的伏伏在地的，如今見了馮書辦，就像避貓鼠兒似的。」寶釵聽了，忙道：「沒臉的東西！過會子求姑太太把他叫出來，等我數落着罵他。」

一頓，出一出我的氣！」賈夫人笑道：「罷喇！姑娘，他如今已經不是你們家的人了，你又罵他做什麼呢？」黛玉也勸道：「姐姐，你何必見他呢？我想他平日雖不顧臉，這會子要叫他出來見僧們，他斷然也是不肯出來的。」寶釵聽了，這纔不言語了。只見賈母又覷着眼睛，向各席上望了一望，看到尤三姐的跟前，乃笑問道：「三姑娘怪熱的天氣，你脖子上纏上一條兒絲線，做什麼呢？」尤三姐聽了，紅了臉，笑道：「這個老太太怎麼只是和我們取笑兒呢？這那是絲線兒，是個痕跡兒。」賈母聽了，點頭笑道：「哦！這就是了，這也就難為他們二位仙師的法力，竟能把割斷了的肉，聯了起來。」又向賈夫人道：「當日我們小的時候，只知道跟着父母過日子，及至長大了，父母要給到誰家，就是誰家，那裏知道自己挑小女婿子呢？你看這位三姑娘眼睛裏真是有水兒，挑了個柳相公，真是世上數一數二的人才，倒底生生死死的鬧成了，你說這不是世上的一個姑娘精了麼？」說的尤三姐紅了臉，低了頭，不敢哼一聲兒。賈母又向寶琴、岫烟二人笑道：「你們二位姑娘，可也都出了嫁了？薛二相公，我是見過的，不用說是個才貌雙全的人兒，不知梅翰林公子人品學問何如？」岫烟笑道：「我們二姑爺，長的也怪清秀的，去年也拔了貢了。」賈母聽了，歡喜道：「你們倆人是我素日最心疼的，如今都得了好女婿，我聽見心裏就喜歡極了。」說畢，又往下首一看，坐的乃是史湘雲，由不得歎了一口氣，道：「噯！我的雲丫頭，倒怪可憐見兒的！我從小兒瞧他，我只說他是一個有福的，長的模樣兒純純厚厚的，說個話兒，豁豁綽綽的，那知道他的命，倒比別人不及呢？」說的史湘雲眼圈兒一紅，早流下淚來。賈夫人見了，忙用別話打岔。賈母也會過意來，乃向探春笑道：「你女婿人兒怎麼樣？今年多大年紀了？」探春笑道：「今年二十一歲了，書也讀了好些，字兒寫的也好，只是打心裏不愛念書，愛的是拉弓跑馬的這些事。」賈母聽了，笑道：「是呀！武將家的公子，多一半兒都不愛念書，老鸛窩裏原沒有鳳凰的，只要認得幾個字兒，

不是個白眼窩，也就罷了，四丫頭又打扮成個道姑了，我聽見說你一心兒的要出家，小人兒家真是胡鬧極了！你寶玉哥哥出家，原爲的是你黛玉姐姐，你出家，可又是爲那一條兒呢？」惜春紅了臉，笑道：「這個老太太人家，又說起背晦話來了，各人有各人的志願，難道說世上出家的，都是有爲頭兒的嗎？」賈夫人聽了，笑道：「我的兒，你不用着急，老太太是心疼你這個年輕的人兒，入了空門，就怪可惜的了！只要你悟道的心堅，只怕將來也定有一個好處的。」賈母又道：「我昨兒聽見劉老老說：『巧姐也有了婆婆家了，說是個鄉下的財主家，女婿也長的怪好的，也愛念書。』」昨兒我見那個小親家母，也是怪伶俐的個人兒，倒沒有什麼可挑飭處，只是我們這樣人家的女兒，給到鄉裏，倒底聽着怪不好的。鳳姐聽了，笑道：「老祖宗還不知道呢？要不是給到鄉裏，這會子早給人家當了小老婆了。」賈母聽了，大驚道：「你這個話從那裏說起呢？」鳳姐道：「自從老太太歸天之後，老爺扶柩回南去了，我又死了二爺，又是大老爺帶了書子，來叫到軍臺上去了，寶兄弟又瘋着呢，家裏一個正經人兒也沒有，環兒這個東西，成日家招了那些個無賴的人，到家裏來要錢，這裏頭也有我哥哥王仁，那個不得好死的兩個人，輸的沒馬兒賣了，就都想到侄女外甥女兒身上來了，哄着老太太，把巧姐賣給一個什麼藩王家作妾，虧了還沒有兌銀子，後來平兒知道了，和太太商量着，把巧姐帶到劉老老家，躲了些日子，這纔脫過這一場是非了，所以太太說不如早些兒給個人家，免得他們又安壞心，劉老老這纔做的媒，給了周家了。」賈母聽了，大怒道：「這還了得了！我們太太真是個死木頭，你們打發人到書房裏，把這個環兒壞種子，給我叫來，等我問問他，他娘在陰司裏受罪，他還敢作孽麼？」賈夫人說道：「罷，老太太事情已經是早過去了，況且三侄兒，今兒是我們請來的，老太太給他留點分兒罷。」賈母歎道：「養下這樣的下流種子，這就是家門不幸，且放着他就是了，如若他再不改過，等我把他活捉了。」

來，送到地獄裏去。」說的衆人又都笑了。賈母又向迎春道：「二姑娘，你自從回生之後，孫家倒底也差了一個兒來沒有？」迎春聽了，流淚道：「可教誰來呢？我前兒在太虛幻境，早就說了，我情愿和妙玉都跟着警幻仙姑，他們大家又都不依，硬把我攛掇着回生來了。這會子我也想來，也再沒有別的路兒了，只好將來給四妹妹做個徒弟罷！」賈夫人聽了，歎道：「這件事，可怎麼處呢？纔剛兒我瞧見史大姑娘，我心裏就很不好，然而姑爺的命短，這也是件沒法兒的事了。這個孫家二姑爺，可又是現在活着的，我們也沒打聽打聽，他如今倒底續了絃了沒有？」平兒答道：「這個話，我們也問過的，二爺說他『還想續絃，誰家有姑娘肯往火炕裏送了？』」以此看來，這會子沒有續絃罷！」賈夫人聽了，沉吟不語，默默如有所思。忽見寶玉從外面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道：「勾了我的了，剛剛兒盼了個救命的人來了！」賈母忙問道：「怎麼你們外頭的酒席，可就散了？」寶玉笑道：「早呢早呢，纔上完了小碟子，還沒上點心呢！」賈夫人笑道：「怎麼你可就下了席了？」寶玉笑道：「剛只一安了席，姑老爺就盤問我四書五經史記綱鑑，以及古文詩詞，考過這樣，又問那樣，講過了。又問那條，盼着他老人家也和別人說說話兒，攛總沒有，剛剛兒的甄老伯來拜會來了，我這纔脫了身了。」賈母聽了，笑道：「好！這纔合了我的心了，家裏有個催着念書的老子，外頭又有個催着念書的丈人，看你明兒念書，可用心不用心？」說的衆人又笑了！只見寶玉一面側耳聽着賈母說話，一面將賈夫人面前放的一杯酒，伸手端了起來，一口喝了。賈夫人笑道：「我看你這個樣兒，必是在外頭，你姑爹沒有讓你喝酒。」寶玉笑道：「姑爹倒讓來，只是我這個嘴，書還講不過來，那裏有喝酒的工夫呢？」賈夫人笑道：「既是這樣，你就坐在我這裏罷，司棋另取個杯子，給你二爺斟酒來。」寶玉聽了，便坐在賈夫人的旁邊，司棋斟上酒來，又給他面前抓了些松齏杏仁兒。賈夫人道：「我的兒，我有件事和你商量，我想你二姐姐，回了生好些日

子了，你二姐夫那個猴兒，鬚子竟裝沒事人兒，這也不成個事體，你到外頭和你姑爹商量，怎麼想個法兒，把你二姐夫嚇唬嚇唬，只怕也就回了心了。」寶玉聽了，笑道：「這件事，倒也容易辦，趁着甄老伯在這裏，我就出去商量商量，只怕甄老伯有個什麼法兒，也不可不知。」說着，便立起身來，往外就走。香菱忙叫道：「寶二爺，你替我問候我父親，教他明兒到我們家去，我還有話說呢。」寶玉聽了，笑道：「姐姐，我這顧說別的話，竟忘了給你道喜，纔剛兒甄老伯說他已經把甄老伯母送到這裏來了，現在城外公館裏居住，教薛大哥明兒一早套了轎車子接去呢。薛大哥已經答應下了。」說畢，徑自去了。香菱聽了，大喜過望，這裏衆人又一齊都與香菱道喜。大家又歡笑了一會，賈夫人擎杯讓道：「姑娘們倒底也都喫一杯酒，怎麼儘自說話，連筷兒都不動了？」衆人齊聲道：「姑太太，我們的酒都勾了，菜也喫的不少了，早些兒賜飯罷。」喫了，大家下炕散一散，也到各處看看去。」賈母道：「也罷了，想來他們也沒有粧假的人。」賈夫人聽了，便吩咐上飯，於是了頭們端了飯來，大家用畢，盪漱了，下炕，散坐喫茶，只見鴛鴦請李執到他們房裏去坐。李執乃向鳳姐諸人道：「你們大家都不逛逛麼？」鳳姐笑道：「纔剛兒老太太原是教你去和大哥哥親熱親熱，你這會子又混約我們作什麼呢？」李執笑道：「你悄默聲的罷，看仔細，我撕你的嘴。」賈母聽了，便向司棋道：「告訴你男人，教他到書房裏給我請大爺，就說我請他說話呢。」李執聽了，笑道：「這個老太太，外頭陪客呢，我如今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兒子也中了舉人了，老祖宗總還把我也當成他們小姊妹們看待呢，這不成了一個笑話兒了麼？」賈母聽了，笑道：「我的兒，你不用說嘴了，俗語說的好，『鋪稻草，蓋稻草，倒底有個老頭兒好。』別說你如今三十多歲了，我如今倒八十多歲了呢，只是你老太爺沒在這裏，要在這裏的時候，我們老兩口子也要親熱親熱呢。」說的衆人都鬨堂的大笑起來。林黛玉笑着，把李執推了一把道：「大嫂子，怪不得老太太說

你，你本來住的是稻香村，可不是舖的蓋的，都是稻草，是什麼呢？」李紈笑道：「噯，你也和我動起嘴兒來了，當着姑太太，我也不好說你別的話，我只問你，『寶玉你好！』四個字，可是我親耳聽見的，不是瞎說的。」黛玉紅了臉，吓的啐了他一口，正然說笑時，只見賈珠在房門口問道：「老太太叫我吩咐話呢麼？」衆人見了賈珠，又都瞧着李紈笑起來，只聽賈母向賈珠道：「你先到你屋裏等着去，我們隨後就來了。」賈珠不知其所以，只得答應了一聲，徑自回房去了。賈母向鴛鴦努了個嘴兒，鴛鴦笑着，拉了李紈的手，徑自去了。賈夫人向衆人笑道：「老太太真是高興，老人家不拘說個什麼話兒，行個什麼事兒，總教人瞧着有趣兒！」探春笑道：「可不是呢，我們看來，家裏這一點福氣，也還是老太太一個人積下的，自從老人家去世之後，不但家裏過的沒個什麼趣兒，那怕就是來個親戚呢，也總覺得冰井似的，沒一點熱鬧氣兒。」正然說到這裏，只見寶玉喜的手舞足蹈的，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你們都不出去看看熱鬧去麼？」賈夫人道：「這早晚兒可有什麼熱鬧可看呢？」寶玉道：「纔剛兒我出去，把二姐夫的那些壞處都告訴了，姑老爺聽了，也狠生氣，後來甄伯說這事容易辦，他就從直袋內取出一支香來，就在燈上點着，約有一盞茶的工夫，竟把我二位仙師請了來了，這會子現在二堂上，陳設了公案，發了一張牌票，差了一個青臉紅髮的惡鬼，竟把我二姐夫捉了來了，如今現在二堂丹墀下跪着呢！也不知是怎樣發落他，我見二堂背後牆樞子上，嵌的都是玻璃，你們若要看熱鬧兒，大家都到二堂背後，隔着玻璃，可就都看見了。」衆人聽了，都不勝驚異，只見迎春嚇得粉臉焦黃，眼中流下淚來，鳳姐笑道：「二妹妹，你這可是怎麼了呢？他把你折磨到這步田地，今兒剛剛兒的有人替你出氣，你怎麼又心疼起他來了？你想是又不願意給四妹妹當徒弟了？」迎春笑道：「我膽子小，聽見這些事，我怪害怕的！」寶玉笑道：「二姐姐放心，不相干的，這不過是警戒警戒他，斷然不肯傷他的。」

命的。『賈母笑道：『你們都不用害怕，拿我的拐杖來，等我把你們帶到二堂背後去，倒底看看他們怎麼收拾，這個沒人心心的小雜種子呢？』於是賈母挪了拐杖前行，賈夫人領了衆人隨後，探春湘雲二人攙了迎春，一齊來至二堂背後，隔着玻璃一望，但見堂上點的燈燭輝煌，看的十分真切，上面設着四個公案，正中坐的，一僧一道，東邊坐的是甄士隱，西邊坐的是林公，下邊一溜椅子坐的是賈連薛蟠柳湘蓮薛蝌賈環賈蓉賈蘭七個人，丹墀下站着兩個相貌猙獰的惡鬼，手提鐵鎖，鎖着一個垂頭喪氣的人，跪在丹墀，仔細一認，不是孫紹祖是誰？衆人正在驚異，忽聽上面坐的僧道，向林公笑道：『這個人生的外秀，而內濁，其病在臟腑，非灸藥餌所能療，非剖挖腹心，不能治也。』林公道：『願求仙師的法力。』僧道聽了，點點頭兒，忽然把驚堂木一拍，大喝道：『鬼卒們，把這個狗才的衣服，給我剝了。』只聽下面伺候的鬼卒，大吼了一聲，將孫紹祖揪了起來，一齊動手，早把上身衣服脫剝淨了，嚇得二堂背後的衆人，面面相覷，不知何事。又聽僧道二人喝道：『鬼卒們，快把這狗才的心肝五臟，挖了出來。』只見上來了一個豬嘴獠牙的惡鬼，手持一柄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走至孫紹祖的面前，幌了一幌，嚇得孫紹祖忙哀告道：『二位仙師，我再不敢任性了。』只見那惡鬼不容分說，哧的一刀，將孫紹祖的肚子劃開，伸進手去，將一副血淋淋的五臟，掏了出來，嚇得二堂背後的衆人，面目失色，也有渾身打戰的，也有說不出話來的，也有叫爹爹媽媽的，也有說嚇死我了，正在忙亂，又聽僧道在座上喝道：『快取一大盆清水來，把他這副黑心亂肝，拿去給我淘洗干淨，將我這種藥末兒，撒他心孔之內，仍舊整理妥當，裝在他脖子裏。』說着，便扔下一包藥末兒來。一鬼卒上前連忙拾起，端過一盆清水來，將那心肝腸肚，一齊放在水裏，用力翻覆搓洗，一連洗了三盆黑水，這纔干淨，拔開心竅，撒上了藥末，整理了一番，仍舊裝在他脖子裏，忙用兩手，將刀口合上，又撒了些藥末兒，揉了一會子，忽聽孫紹祖啞啞了一聲。

道：『我好苦啊！』二堂背後看的衆人，這纔都放了心，迎春臉上的氣色，這纔轉過紅來，忽聽僧道二人向林公笑道：『大功成了，明日自有奇驗，如今放他回去罷！』只見林公欠身致謝，那僧便取了個油紙捻兒點了，立起身來，往孫紹祖臉上擲了去，但見金光一閃，就如打了一個閃電一般，孫紹祖忽然不見了。只聽林公向僧道二人笑道：『二位仙長的法力，果然深奧，濟世救人，其功不小，小弟求仙師把我們這幾位後輩，也端詳端詳，倘其中也有性情倚於一偏的，尙求施仁，造就造就。』僧道二人聽了，便覷着眼，從賈璉看起，挨着次兒，看到賈蘭爲止，看畢，乃向林公笑道：『聖人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纔剛兒孫令侄，即所謂『下愚』是也，非剖腹煎腸，不能療治。』乃指着湘蓮薛蝌賈蘭三人道：『老先生，請看他們這三位，雖非上智，然而秉受的清氣爲多，無庸療治。』又指着賈璉薛蟠賈環賈蓉四人道：『即如他們這四位，雖非下愚，然而秉受的濁氣爲多，四人之中，我們甄公，他令壻和賈蘭的三公子，殆有甚焉，若不卽早匡救，將來也就到了下愚不移的地步了。』甄士隱林公聽了，便求仙師的方略，嚇得薛蟠賈璉賈環賈蓉一個人，面如土色，不知又是怎樣的治法，面面相覷，不敢作聲。二堂背後的鳳姐平兒尤二姐香菱秦可卿胡氏聽了，也都嚇得改變朱顏，心頭突突的亂跳起來。林黛玉忙回過頭去，往四邊一望，只見寶玉站在寶釵的身後，伸舌兒，他便從人空裏擠了過去，將寶釵的衣襟一拉，附耳低聲道：『姐姐，你就近悄悄的告訴他一聲兒，教他躲着些兒，再別冒冒失失的出去了。』寶釵聽了，也回頭看了寶玉，便向黛玉笑着搖了搖手兒，以示寶玉必不致於如此，教他不必害怕之意。二人正然搗鬼，只聽僧道二人向林公道：『他們四人雖然秉受的濁氣爲多，不過其心爲物欲所蔽，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這也無庸以刀鋸治之，我有一種『孔聖枕中丹』，乃宣聖在大成宮祕製的，向非人世龜板鹿膠之類，只須一丸喫了下去，清升濁降，定志生慧，雖不能明善復初，亦斷不致再流入

下愚。」說畢，從樓間解下個葫蘆來，取了丹藥四丸，每人給了一丸，令其到家臨睡時，用無根水服之。賈璉薛蟠、賈環、賈蓉四人，這纔放了心，一齊上來拜謝。二堂背後鳳姐、香菱、秦氏諸人，也都放下心來。寶玉見辦完了公事，便也走了出來，只見僧道甄士隱三人起身告辭。林公不敢強留，致謝了一番，率領賈璉、寶玉等送出廟門，飄然而去。這裏賈母聽得遠遠有鷄犬之聲，忙吩咐外面套車伺候，只見鴛鴦領了李執也來了，同鳳姐諸人一齊拜謝告辭。賈母夫人送至大堂，只見林公正在丹墀上，讓賈璉、寶玉等騎馬。賈璉、寶玉等再三不肯，都把馬拉到儀門外，這纔上馬而去。李執、鳳姐等又拜謝了。林公、林公也站着說了幾句客套，看着他們上車去了。這纔和賈母、賈夫人回後去了不提。且說榮、甯兩府的男女，並親戚諸人，出了城隍廟，一路車馬磷磷，燈籠火把，及至各自到家，已有丑末寅初的時候。賈璉、賈環、賈蓉、薛蟠四人到家後，各將「孔聖枕中丹」如法服訖，因夜間勞苦，一覺直睡到巳牌時分醒來，只覺心境光明，神清氣爽，迴思一往所行所爲，殊甚愧恨，真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矣。再說寶釵、黛玉同住怡紅院，也因昨夜勞倦，一覺睡醒，早已日上三竿。二人連忙梳洗纔完，正欲到王夫人處請安，只見鴛鴦慌慌張張的走來稟道：「二位姑娘，快梳洗罷，纔剛兒侍書從這裏過，說：『史大姑娘自從廟裏回來，剛然睡下，就發起燒來，這會子病的人事兒不省了。』」三姑娘害了怕，打發侍書告訴太太去了。黛玉二人聽了，都喫了一驚，正欲追問情由，只聽寶玉在帳子裏問道：「怎麼的史大妹妹病了麼？」寶姐、姐妹妹，你們倆人先到秋爽齋看看他去，我穿了衣裳隨後就來。」黛玉二人聽了，便留下紫鵲服侍寶玉穿衣，帶了鴛鴦，剛走出怡紅院的月門，就瞧見侍書金釧兒攙了王夫人，從那邊來了。黛玉二人見了，便止步等候着。王夫人到了跟前，一齊問安。王夫人笑道：「你史大妹妹平日生的本就壯實，從來輕易沒聽見他害個病兒災兒的，昨兒從廟裏回來，還是好好的，怎麼一會兒的工夫，

就病的人事兒不省了呢？」寶釵道：「我們也是纔聽見，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了？正要瞧他去呢。」黛玉道：「太太該把王太醫傳來給他診診脈，就知道他是什麼病了。」王夫人道：「我已經差人告訴你璉二哥哥去了，偕們先過去瞧瞧他。」說着，婆媳三人一齊來到秋爽齋，只見湘雲睡在帳子裏，臉上燒的就和胭脂瓣兒一般，口不能言，惟有兩眼直瞪而已。探春坐在旁邊流淚，王夫人見了，也覺傷心，用手在他額上摸了一摸，燒的火炭兒似的，忙問道：「大姑娘，你倒底覺着是怎麼了？」探春道：「我問了他一早起，連一聲兒也答應不出來，已經不能說話了。」寶釵道：「三妹妹，你問他昨兒回來，倒底知道他是什麼病呢？」探春道：「昨兒我們回來，還坐着喝了會子茶，纔睡的我見他無精打彩的那個樣兒，我就問他說：『你怎麼了？』他就淌眼抹淚的，總不肯說，後來見我問的緊了，越發哭起來了，我也不敢儘自再問，只得勸着大家睡了，今兒早起，我已經起來梳完了頭了，還不見他起來，我教翠縷叫了他一遍，誰知道那個糊塗蟲，竟沒看出他姑娘的病，倒說姑娘昨兒熬了眼了，讓他今兒多睡一會子罷，後來還是不放心，一自揭開他的帳子看時，已經病的就是這個樣兒了。」王夫人聽了，纔要說話，只見侍書進來稟道：「寶二爺帶了王太醫來了。」探春寶釵黛玉三人忙自迴避去了，王夫人命人放下帳簾，將湘雲的兩手，用枕頭托在帳外，吩咐請王老爺進來。寶玉聽了，忙拉了王太醫一同進來，先給王夫人請了安，王夫人答禮畢，便請王太醫坐在杌子上診脈。王太醫不敢正視，偷眼將湘雲的玉腕端詳了一回，就知是着己的內眷，輕輕的診了兩手的脈，便起身趨出，到了書房，悄問寶玉道：「大凡醫家看病，望聞問切，缺一不可，今病者在帳內，自必是要緊的內眷了，望聞二字，是無庸議的了，若再不問，則是獨憑切字治病了，請問病者究係何人？尚望明示，以便開方立藥。」寶玉笑道：「這就是史侯爺的姪女，我們老太太娘家的孫女兒。」王太醫道：「這位姑奶奶，不是去年孀居了的麼？」寶玉道：「正

是。」王太醫點點頭兒道：「據我所診的脈上看起來，並非風寒外感，乃是情欲內傷，心有鬱結，急火上升，以致痰迷了關竅，所以身不能動，口不能言，治宜以開鬱順氣爲要。」說畢，提筆立了一方，遞與寶玉道：「喫了這劑藥，能勾說出話來，那就無礙了，說畢告辭而去。寶玉送了回來，拿了藥方，仍到秋爽齋來，剛一進門，早見有探春家差了一個老婆子來說：「因家中有事，要接探春回去。」王夫人因湘雲病勢沉重，晚上無人照料，正在躊躇，見寶玉進來，忙問道：「你史大妹妹的病，王大夫說什麼來？可有妨礙沒有？」寶玉道：「他說並非感冒，乃是心有鬱結，他開了個開鬱順氣的方子，說喫了這服藥，說出話來就好了。」說着，便將藥方兒遞與王夫人看了。王夫人便命寶玉速差人去取藥。寶玉接了方子，揭起帳子來，把湘雲又看了一眼，這纔去了。王夫人歎道：「這個孩子，素日豁豁達達的，怎麼心裏又有了鬱結了呢？這會子偏偏兒三姑娘家又差人接他來了，又不能不教他回去，今兒晚上，可教誰在這裏照應他呢？若說連史大姑娘也送回家去，你們看看，病成這個樣子，可怎麼往人家裏送呢？況且他們家也沒他的個着己的人兒，怎麼都是這些撓頭的事兒呢？」寶釵道：「太太不必焦心，晚上我搬過來就是了。」黛玉道：「寶姐姐你有小哥哥兒夜裏喫奶，不大方便，不如我搬過來，省便些兒。」王夫人笑道：「不拘你們倆人誰過來一個，我就放心了。」說着，只見探春穿了衣服走來，又把湘雲看了一眼，向王夫人道：「雲妹妹喫了藥，若好些兒，太太可差人給我個信兒，我好放心。既是家裏有事來接我，我也早些兒回去纔是呢！」於是王夫人送探春到大堂外，看他坐車而去。王夫人回到上房，剛喫了早飯，又要過來看視湘雲，只見寶玉從外面笑嘻嘻的跑了進來，稟道：「太太，那邊大娘帶了我二姐夫來了，一來負荆請罪，二來親自坐了車，接我二姐姐來了。」王夫人聽了，不勝詫異。寶玉遂將昨夜僧道作法，將孫紹祖剖腹洗腸之事，說了一遍。王夫人聽了，不勝之喜，連忙迎了出來，只見邢夫人領了孫紹祖進

來，彼此請安問好畢，讓進上房歸坐。邢夫人不等孫紹祖開口，先替他將昨晚夢中被城隍捉到廟裏，被一僧兩道剖腹挖心，更換了腸肚，如今負荆請罪，接迎春回去的話，說了一遍。王夫人聽了，不勝歡喜，更復婉言解慰了一番。於是邢王二夫人同寶玉引了孫紹祖到紫菱洲來見迎春，真也奇怪！孫紹祖一見了迎春，那一番和藹纏綿的光景，就如寶玉見了黛玉一般，倒弄的個迎春反覺害起燥來。寶玉和邢王二夫人都暗暗稱奇，便命寶玉陪着他喫了飯，命綉橘服侍迎春，換了新衣，送他夫婦兩個雙雙的回家去了。再說林黛玉在秋爽齋送了探春回後，便催着紫鵲翠縷二人把藥煎好，命翠縷抱了湘雲起來，攬在懷內，摸了摸牙關，尚未甚緊，忙命紫鵲用手帕子，接着湘雲的嘴，自己用匙子，將藥慢慢的替他灌了下去，仍舊輕輕的放倒，蓋好了被兒，約有申末酉初的時分，只見湘雲臉上的顏色，轉過來了，燒氣也減了些兒，正欲差人告知王夫人，只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道：「妹妹，太太教我來瞧史大妹妹來了，不知這會子好些兒了沒有？」黛玉道：「燒氣退了些兒了，臉上的顏色，也好，好看些兒了。」寶玉聽了，便走到跟前，將湘雲的面色，細細的端詳了一回，因看的忘了情，便順手來揭湘雲的被窩，黛玉見了，忙一把將寶玉的手推開，低聲道：「你怎麼越發學的沒道理了！你還當這是小時候兒麼？虧了翠縷沒在這裏，倘若明兒雲兒好了，知道了，不說你沒道理，還要說我沒人樣呢！」寶玉笑道：「這是我偶然看的忘了情，只當做你和寶姐姐，那裏是有心呢？纔剛兒寶姐姐原也要來的，因為桂哥兒撒了潑，所以不能來了。」黛玉道：「你回去告訴寶姐姐，這裏有我呢，教他不用來了，這會子也不用給我送鋪蓋，這裏有三姑娘的呢，只教紫鵲把我的絳色小泥兒的領衣帶來，怕晚上涼，你就早些兒過去告訴太太去罷，也就不用再來了。」寶玉聽了，把眉頭子一皺道：「早起正經人家寶姐姐要來，你偏要搶着來，當着太太，可教人家怎麼說呢？」黛玉聽了，低聲啐道：「你這是個什麼話呢？寶姐姐現有桂哥兒，

我來也是一樣罷了，難道你就一天兒也離不得嗎？」說的寶玉無言可對，暗噤着嘴，坐了會子，也就訕訕的回去了。晚上紫鵲拿了領衣來，黛玉使命將探春所用的被褥，就鋪在湘雲的身旁，以備夜間便於照料。又命紫鵲翠樓二人，就在下邊榻上睡，便呼喚。當下無事，也就大家關門睡了。約有二更時分，史湘雲忽然醒轉過來，覺得身旁睡着一人，只當還是探春，暖嗽了一聲，叫道：「三姐姐！」黛玉方在朦朧之際，耳內忽聽湘雲叫了一聲三姐姐，不覺驚喜，就知道是他把自己誤認做探春了，也就故意的含糊問道：「妹妹，你這會子心裏明白些兒了麼？你素日是個最曠達的人，怎麼就得了這樣一個怪病兒呢？」湘雲聽了，流淚道：「三姐姐，你那裏知道我心裏的苦楚呢！昨兒惜們在林姑老爺廟裏，你看寶哥哥和林姐姐他們倆人，生生死死的鬧了一場，倒底成就了良緣，託賴着他們的福氣，回生了多少人，這如今也都是成雙作對的。連珠大嫂子，守了這些年的寡，昨兒老太太還教他和大哥哥的魂靈兒親熱親熱，想來他們都是前世裏燒了高頭香的，難道我就燒了幾十輩子的頭香不成？如今落到這個下場的結果，你教我心裏怎麼不難過呢？昨兒晚上回來，我越想越活的沒個趣兒了，不知怎麼心裏一糊塗，就再連人事兒也不省了。偕們姊妹們一塊兒住了這些日子，我也知道你的爲人，我總肯把告訴不得人的話，對你說了，你可明兒千萬莫要告訴別人。寶姐姐呢，還老實穩重，那個顰兒和鳳丫頭，都是嘴尖舌快的人，沒的教他們聽見了，又該當個笑話兒，打趣得我了！」黛玉聽了，忍不住的大笑起來道：「雲兒，你看我是誰？這可不是我嘴尖舌快的打趣你，可是你嘴尖舌快的自己供出來了？」未知湘雲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六禮告成巧姐出閨 十月滿足平兒生子

話說史湘雲在病中，錯將黛玉認作探春，說了好一會子私話，今聽黛玉連說帶頑的笑了出來，這纔心中省悟，自己錯認了人，把話說冒失了，已經說出口來，悔又悔不得，只得扯縴子伸過手來，把黛玉的脖子抱住，笑道：「三姐姐那裏去了？怎麼把新二嫂子的駕，勞動過來了？寶哥哥裏麼捨得放你出來？不知他這會子怎樣恨我呢？」黛玉見湘雲摟了他的脖子，也便順手兒搬過湘雲的臉來，臉偎着臉兒，笑道：「三姐姐家去了，我好意來服侍你，給你做伴兒，你倒說出這樣話來了，寶哥哥心裏難過，還有個寶姐姐替他解呢，妹妹心裏的難過，這可教人就沒了法兒了！」湘雲笑着，啐了一口道：「罷喇！你不用打趣兒了！老鴉也別笑話豬黑，你爲什麼因婚姻不遂，作踐了自己的身子？」寶玉你好「的」四個字，鬧的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了這會子還教笑話人來了，你也想想，僧們姊妹倆，從小兒耳鬢廝磨的這些年，如今我的命不好，落到這個下場頭，你就應該可憐我，替我分點憂兒纔是，怎麼你到打趣我起來了？這可還怪得我有句私話兒，不肯對你說麼？」黛玉聽了，摸着湘雲的臉，笑道：「雲兒又急了，你放心罷，你這件事，姐姐替你出點力兒就是了，等我明兒親自到廟裏去，見見我父親，求他轉求二位仙師，發個慈悲，得教妹夫回了生，你願意不願意？」湘雲聽了，笑道：「你這個話，是當真的麼？還是哄我頑呢？你若果把我這件事，替我辦成了，我情愿答報你一輩子的恩！」黛玉笑道：「別的事哄你頑罷了，這個事是如何哄得人的呢？只是妹夫隱瞞姓名，將來找魂只怕費點力兒！」湘雲道：「我想這也沒什麼難處，姓名雖隱，容貌可認，況且你妹夫靈柩，尚未安葬，只用請了仙師，打開棺木，看看模樣兒，也就容易找魂了，倘或怕死後容顏難辨，他還有遺下的一個影像圖兒呢。」黛玉笑道：「你這個話說的倒也近理，我明兒就照着你的這個話說就是了，只是你纔剛兒說要報我一輩子的恩，姐姐也當不起你這一句話，如今僧們現在一張床兒上睡着，你就把我暫且當做妹夫，把你平日侍奉妹夫的那個樣兒，

全個兒拿出來侍奉侍奉我，也就算你答報了我一輩子，好不好？」湘雲聽了，笑着啐道：「呸！放狗屁的話！我不該是寶哥哥，你不該把你那個樣兒拿出來。」二人嘻嘻哈哈的笑起來。下邊楊上，早驚醒了紫鵲。紫鵲二
人聽見嘻笑之聲，就知道湘雲的病好些兒了。二人忙披了衣裳，走至床邊。紫鵲問道：「史大姑娘，你好些兒
了麼？」你們半夜三更的笑什麼呢？」湘雲笑道：「我這會子好些兒了，你看你們姑娘睡的糊裏糊塗的，竟把
我當成你們寶二爺了，你說該笑不該笑？」紫鵲聽了，笑着搖頭不信。翠縷聽了，笑道：「這也怪不得林姑娘，
把姑娘認成寶二爺，本來姑娘的長身段兒，眉眼兒和寶二爺差不彷彿兒，就只是少。」湘雲聽了，不等說完，
忙喝道：「小蹄子又混侵你娘的來了。少什麼你說。」招的紫鵲早已笑倒在床上了。黛玉翻身坐了起來，用
手帕子握着嘴，笑向翠縷道：「糊塗東西，你坐下，我告訴你罷。纔剛兒你姑娘教我，替他求求姑老爺，請了二
位仙師來，救一救你姑爺，我就和你姑娘嗽着頑兒說，教他把我暫且當成你姑爺侍奉侍奉，我們就是爲這
個話笑的，你就不問青紅皂白，信着嘴兒混說來了。」翠縷聽了，向湘雲道：「姑娘，你也太古板了，人家林姑
娘替僭們成全這一件天大的喜事，姑娘就把林姑娘當成僭們姑爺，也沒有什麼難爲着你的地方兒，難道
林姑娘長的還不俊麼？」湘雲聽了，笑罵道：「你們都聽聽這個小蹄子，越發說上樣兒來了，不是你快給我
夾着睡去罷。」翠縷聽了，又向黛玉笑道：「姑娘，我和你商量，你明兒只管求姑老爺去，我們姑娘，他既不肯，
我當日也是侍奉過我們姑爺的人，我就替我們姑娘侍奉你老人家，也是一樣罷了。」黛玉聽了，笑着啐道：
「睡覺去罷，小蹄子，你倒愿意，我可不一呢。」招的衆人又都大笑起來。紫鵲是個心細的人，知道湘雲一天沒
進飲食，忙去擲着風帽，沖了兩碗藕粉桂圓兒湯來。湘雲黛玉每人喝了半碗，分給紫鵲翠縷每人半碗，大家
喝畢，重新歸寢。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湘雲原無大病，不過一時不能遂心，急火上攻所致。此時起來，依舊精神

照常了，黛玉見了，不勝歡喜，忙差紫鵲告訴王夫人去。湘雲囑咐道：「紫鵲姐姐，昨兒晚上，我和你們姑娘說的話，衆人面前，露不得一個字兒，衆人知道了，我可不能依你。」黛玉笑說：「你只管放心，我們紫鵲的嘴，是最穩的，倒是你們翠姑娘，你倒要囑咐他一聲兒。」湘雲道：「那個小蹄子，他敢說出一個字兒來，你看我拔他的舌頭不拔？」翠樓笑道：「罷了，人家就連這樣一點好歹兒，也不知道，舌頭就教你輕容易拔了去的人，家還要留下伺候姑爺呢！」招的衆人又都笑起來。嘔的紫鵲推了他一把，自去告訴王夫人去了。黛玉笑的攙住腰道：「這個翠姑娘，真有趣極了！」湘雲笑道：「教他把我嘔的也沒了法兒了，儘他混侵去罷，我也沒那個閒嘴罵他了！」黛玉道：「妹妹你說妹夫當日有個行樂圖兒，還是在家裏收着呢？還是帶了來了呢？」湘雲道：「帶了來了。」黛玉道：「既是你帶了來了，喚着這會子沒人，你就取來交給我，省得過會子他們來了，又該問得了。」湘雲聽了，便從衣箱裏取出一個軸子來，遞與黛玉。黛玉接來，展開一看，只見上面畫着一個少年，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就是瘦弱些兒。黛玉見了，不覺點頭太息，招的湘雲哭的抽抽噎噎的，正在傷感之際，忽聽紫鵲在院子裏說道：「太太奶奶姑娘們都來了！」湘黛二人聽了，忙將行樂圖兒捲起，暫且放在一邊，只見王夫人、李執鳳姐、寶釵、惜春五個人，一齊走了進來。王夫人問道：「大姑娘，你倒底是怎樣了？昨兒沒把我們的魂都嚇弔了！今兒我想再把王大夫請來，多喫幾帖藥，調理調理。」湘雲道：「我大概是前兒在林姑老爺廟裏，受了點子風寒，昨兒夜裏喫了藥之後，已經出了汗了，今兒覺得精神還是平常，不用請王大夫了，我素日也最怕喫那個苦水兒的。」黛玉道：「雲妹妹依我說，昨兒這劑藥，喫的就狠見效，你今兒倒是再照原方子喫一服，另改了方子，只怕未必像這個方子靈應了。」湘雲笑着，點點頭兒，便讓王夫人、李執等五人一齊坐下。紫鵲翠樓送上茶來，大家喫茶畢，李執鳳姐、惜春三人告訴湘雲，昨兒孫紹祖來的那個樣兒，

黛玉便趁着空兒，悄悄的拉了王夫人寶釵到一邊，將湘雲的心事，並自己要晚上親身到廟裏替湘雲求仙的話，說了一遍。王夫人寶釵聽了，都十分歡喜。正在談講之間，只見姨媽家差了一個老婆子，手裏拿着個拜匣兒進來，先與王夫人請了安，又向李紈等問了好。稟道：「我們太太差了我來，請這裏太太奶奶姑娘們來了，昨兒我們那個神仙親家老爺，把我們親家太太送到我們家來了，我們太太和我們大奶奶都喜歡的什麼的，商量着請請親戚們，家裏熱鬧熱鬧，因為請下老太太和姑太太，白日裏又不便當，所以改成夜酒了。」王夫人聽了，不勝歡喜，向李紈笑道：「你們看這個菱姑娘，他倒是個有福的人兒，從小兒被人拐了去，賣到姨太太家作婢女，因為模樣兒長的好，後來大了，蟠兒就收在房裏，受了多少的委屈，倒底熬的扶了正，養了兒子，月子裏得了病，又死了，死了又活了，這會子索性連爹爹媽媽都認着了，真是千奇百怪的事兒，世上都有的，你打開拜匣看看，請的都是些誰？」寶釵聽了，忙打開拜匣，取出請帖來，看了一看，道：「僧們家的是滿有的，還有東府的大嫂子和兩個小大奶奶，親戚家就是雲妹妹和二姐姐三妹妹。」湘雲聽了，笑道：「我不去罷，昨兒病成那個樣兒，鬧大夫的藥的，今兒可就又去赴席，教人家瞧着是個什麼樣兒呢？」王夫人笑道：「我的兒，你快別這樣，昨兒你得了病的話，外頭人並不知道，只管逛逛去！」湘雲聽了，只得應允。鳳姐道：「太太，我想平兒已是臨月的人了，大肚累墜的，他可以不必去罷，巧姐呢，昨兒劉老老打發人來，告訴我說：『他這兩三天兒裏頭，就要進城來呢。』」大概周家要擇日子娶巧姐過門，因為昨兒史大妹妹病了，太太心裏嘆嘈，所以我也沒敢告訴，我想巧姐既是人家眼看要娶，我也得在家裏替他料理料理。今兒姨太太那裏請我們屋裏，只教他尤家二姨兒去罷。」王夫人聽了，道：「也使得罷了，我想這會子差人問問你二姐姐三妹妹去，看他們能來不能來？我的意思，僧們今兒晌午就去，也和你姨媽新親家母，先多說說話，留下你林妹妹。」

和寶玉，晚上先到廟裏見見老太太和你姑媽，會到一塊兒再去，你們說好不好？」湘雲寶釵黛玉會了意，齊聲道：「好！」於是大家又坐着說了一會子閒話，這纔散去。到了晌午，迎春探春兩家都差人來告訴說：「家中有事，姑娘們俱不能來。」於是邢夫人王夫人帶了湘雲惜春李紈尤二姐寶釵，會上東府的尤氏秦可卿二人，胡氏也是將近臨月的人了，也就不肯出門。當下大家坐了六七輛轎車子，一齊來到薛姨媽家來，剛進了大門，早見薛姨媽封氏奶奶，率領着香菱寶蟾岫煙一齊迎了出來，大家相見，歡喜非常。敘過了寒溫，便往裏讓進了宅門，又見寶琴尤三姐劉老老三人在院子裏迎接，彼此問好畢，王夫人向劉老老道：「老老，你是幾時進城來的？」劉老老笑道：「我是今兒一早進城來的，本是要到姑太太那裏來的，誰知道走到半路上，這裏的姑太太又拿車接我去了，所以我纔先到這裏的。」說着，便同走上房。邢王二夫人先與封氏奶奶見過了禮，又與薛姨媽香菱道了喜。李紈寶釵等挨次兒都行過了禮，大家依序就坐，丫鬟捧上茶來，茶罷，邢王二夫人先將黛玉到廟，以及平兒等不能來的緣故，告訴了薛姨媽，便對封氏奶奶彼此敘了一會子以往的事情。香菱又抱上小孩兒來，大家輪流抱了，鬧着頑笑了一會子。薛姨媽便吩咐先擺幾樣菓子，燙了酒來，喝着，一面將八角鼓兒的女檔子，並說書的女先兒都叫上來，請安已畢，安排桌椅，鋪了紅毡，使琵琶絃索笛管笙簫的熱鬧起來，直唱到定更時分方罷。大家散坐喫茶，只聽有人進來稟道：「賈老太太林姑太太來了！」這裏大家聽了，一齊起身迎了出來，早見鮑二家的攙了賈母，司棋攙了賈夫人下轎，走了進來，後面乃是寶玉攙着黛玉，二人緊緊相隨，一見衆人迎了出來，黛玉忙向寶玉丟了個眼色。寶玉會了意，忙鬆了手，低聲道：「你好好生走，看仔細絆倒了，我到書房裏去罷。」說畢，遂向書房去了。這裏賈母見了薛姨媽，笑道：「我道喜來遲了，那一位是我們的神仙新親家母？」只見封氏奶奶走了過來，笑道：「老太太可好？你老人家纔是

真正的老神仙呢，我那裏敢當你老人家這樣稱呼？於是拉了賈母的手，同進了上房。大家彼此要對行禮，謙讓了一會子，只見上面炕上的酒席，早已擺停當了，正中的炕上，是首席，便讓賈母賈夫人坐，東邊一席，便讓邢王二夫人坐，西邊一席，便讓封氏奶奶和劉老老坐，薛姨媽下邊相陪，橫炕上也擺了三席，首席是惜春和尤氏，尤三姐坐，陪的是寶琴，二席是李執尤二姐，秦卿坐，陪的是香菱，三席是湘雲寶釵黛玉，陪的是岫煙。丫鬟們先送上茶來，然後斟上酒來，賈母擎杯向封氏奶奶道：「親家太太，你這些年在那裏住着？來，怎麼認着我們親家公了？」封氏奶奶笑道：「我的老太太說起來，教你老人家笑話，我們當日原是在蘇州閶門內仁清巷居住着，來，女兒五歲上，因上元看燈，被人拐去，後來隔壁葫蘆廟失火，延燒了我們的家產，我們夫婦無奈，只得投奔到常州我娘家，住了幾年，後來因為過不來日子，我們當家的，就跟着和尚道士出家去了，今年我父親又死了，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似的，又沒一個大錢的過活兒，弄的我沒了法兒，罷了，尋了死罷，把心一橫，纔要上吊呢！我們當家的，就是來了，告訴我，說：『他如今已修的成了仙了，女孩兒也到了好處了，我把你送到女兒家去罷！』說着，就把葫蘆鋪在院子裏，我們兩口子坐在上頭，他教我把眼睛閉下，我只覺得耳內呼呼的風響，不過有一頓飯的工夫，就到了這裏城外公館裏了，第二日，女婿就拿車把我接進來了，如今雖然見了女孩兒，只是我在這裏打攪，我們親家太太，我心裏覺着怪不安的。」賈母道：「親家太太，快別說這樣外道話，自己女孩兒家，比得別處嗎？我們薛姨太太，也是最愛親戚的，你昨兒見了你女孩兒，你還認得他的模樣兒麼？」封氏奶奶笑道：「五歲上就丟了的，模樣兒那裏還記得呢？這兩天，我留心看他說話行事的光景兒，還有點子像他小時候的那個樣兒。」賈母笑道：「這會子他竟是滿腹的文章了，詩也做的很好，都是我那外孫女兒教的。」封氏奶奶笑道：「我昨兒就聽見我女兒說這位大姑娘，是當代第一個才女，

我聽見說他們這一段死生因果，真是千古風流佳話！纔剛兒我只顧和老太太姑太太說話，竟把這位大姑娘沒得細細的瞻仰瞻仰。」賈母聽了，指着橫炕上道：「那第三席上第二位，不是他麼？」薛姨媽說：「我也疏忽了，林姑娘是跟了老太太來的，怎麼也沒給他擺點心呢？忙回頭過去問道：「姑娘，你是後來的，只怕也餓了。」誰知湘雲寶釵黛玉三人，正把臉湊在一處，低言悄語的告訴林公已經應了，轉求僧道，替湘雲成全好事的話。薛姨媽一連問了三遍，黛玉只顧和湘雲說話，並未聽見。薛姨媽笑道：「噯，你們姊妹們，成日家耳鬢廝磨的在一塊兒，難道總沒把話說勾？這會子倒底交頭接耳唧咕的，都是些什麼？」賈母見了，笑道：「哦，是我把這件事也忘了。你把他們那一席挪了過來，放在我們的這一席前頭，不但說話兒就近，而且也教甄親家太太，瞧瞧他姊妹們。」薛姨媽聽了，忙命丫頭們過去告訴了寶釵，即刻把這一席連桌子擡了過來，放在正中首席的前頭。湘雲黛玉寶釵岫煙四人，分兩面坐下。賈母用手指着，向封氏道：「親家太太，你瞧瞧他們姊妹們，這一個是我娘家的孫女兒，這一個是我的外孫女兒，這一個是我們薛姨太太的女兒，也是我的孫子媳婦兒，這一位你自然是認得的了。」封氏奶奶觀着眼睛，將他四人仔細一看，笑道：「老太太怎麼姑娘們就長的一個賽如一個的？這位林大姑娘和我們親家太太的大姑娘，都是給了寶二爺的了？我聽見這位寶二爺，也就是個千中選一的，一個人兒，月下老兒，真也再沒有錯配了的，不知這位史大姑娘，給了誰家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他的事情呢，他女婿也是個才貌雙全的人兒，剛只娶了他半年，女婿就死了，纔剛兒他林姐姐到廟裏，爲他這件事，和林姑老爺商量，也是天緣湊巧，甄親家老爺也來了，林姑老爺就將這件事，和他商量，我們這位神仙親家老爺，就一力就承了，因爲隱了姓名，難以找魂，虧了還有個行樂圖兒，林姑老爺就教掛在二堂上，把馮淵秦鍾崔文瑞潘又安都教進，又教他們看了模樣兒，到地府裏

要找魂誰又知道更巧極了！他們四個人看了都說：「這個人不但知道而且認也是同崔守備的兒子在一塊兒住過的，因為他隱瞞姓名，閻王那裏無案可稽，沒法兒收留他，只得把他算作遊魂，只怕這日子還在關帝廟，弄了幾個學生教書呢。」姑老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極了，一面告訴寶玉，教他明兒把史大姑爺的靈柩先搬到廟裏去，一面差了秦鍾崔文瑞到地府去找了魂來，二位仙師一來，就有了指望了。『衆了聽了賈母之言，無不歡喜。』封氏奶奶便與湘雲道喜。湘雲道：「這都是姑老爺甄伯的大德，我該給姑娘太太甄老伯磕頭纔是呢！」王夫人道：「我的兒，你不用忙，且等姑爺回了生，我把你帶到各廟裏燒香磕頭去。」衆人也都替湘雲道喜。王忙歡笑之際，薛姨媽故意的鬧笑兒，同賈夫人封氏奶奶笑道：「二位親家太太，我們親家老爺一位是城隍，一位是神仙，竟有本事把死人會弄活了，你們兩人倒底也可憐可憐你親家母麼？怎麼想個法兒，把我們寶丫頭他爹也替我找了回來呢？」招的衆人鬨堂的去笑起來，急的寶釵紅了臉，埋怨道：「這個媽媽，你老人家喝上兩鍾兒，把什麼話都說出來了。」賈夫人笑道：「我的兒，你不用着急，你媽媽看見你門姊妹們都是成雙做對的了，他的老興自然也要發作了，甄親家太太這件事，僧們姊妹倆倒要出點勁兒纔是呢。」說的衆人又都大笑起來，只聽劉老老笑道：「姑太太，我也要請教一件事，死了四十多年的人，也能勾回生不能？」賈夫人笑道：「這件事我們回去也還要求教於人的，自己那裏能勾知道呢？你且說說這個死了四十多年的倒底是個誰呢？」劉老老笑道：「噯，這個姑太太，怎麼追根究底的問起來了？除了找老頭子，我還盼誰回生呢？」封氏奶奶道：「老老，你也不必打聽能不能，你只打聽我們親家太太的事辦成了，你的事也就成了。」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賈母道：「老老，你前兒說你是個鄉下人兒，輕容易不能進城，今兒又是那一陣風兒把你刮進城來了！」劉老老笑道：「我原是不能進城的，因為你們周親家奶

奶，煩我進城，到府上見見姑太太，說他們九月裏就要娶巧姑娘過門呢。誰知道走到半路兒上，這裏的姑太太又差人拿車接我去了。」賈母聽了，忙問王夫人道：「巧姐今年十幾歲了？」夫人答道：「今年十五歲了，論起歲數來，給人家作媳婦還嫌小呢。」賈母道：「我們既給了人，就該由着人家纔是呢。終久總是要教人家娶的，偕們能勾留一輩子嗎？十五歲也不算狠小了。我當日就是十五歲上到偕們家來的，但不知針線活計嫁粧都有了沒有？」王夫人道：「我們平兒真是個好的，自從巧姐給了周家之後，他就成日家鬧針鬧線的，如今樣樣兒都弄全了，其餘的木器東西，只要有錢，也沒有什麼難辦處。昨兒因為劉老老差人送了個信兒，所以今兒鳳丫頭和巧姐都沒來呢。」劉老老聽了，忙道：「既是老太太金口玉言的許了，想來姑老爺姑太太也再沒有什麼說的了。我明兒也就不必再到府上去了，趁早兒趕回去，他們家還等回信兒呢。」賈母道：「我們兩位太太是沒什麼說的了，只不知璉兒和鳳丫頭願意不願意？」邢夫人道：「老太太既然應許了他們，還有什麼說的呢？」賈母聽了道：「偕們家如今的事業，原不能像先了，有起正經事來，總得在外頭拉扯借貸，知道璉兒如今的把式打得開打不開呢？這一副嫁粧，也不是一兩個錢辦得來的。」黛玉道：「老太太不用操這一番心，我和寶姐姐的木器銅器，器錫器，用也用不了的，每人拿出一半兒來也狠勾了。」賈母道：「狠好！既是這樣，他們要娶，就教他們娶罷，不用聽人家的回信了。我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們商量，這個晴雯、金釧兒兩個丫頭，在太虛幻境服侍了林丫頭一場，如今既然也都是跟着回了生，想來這也是一定的道理，早些兒給寶玉放在房裏，也算完了他們的心事了。」王夫人道：「我們也久有此心，只是家裏又有一個紫鵲，他原是舊日服侍林姑娘的人，況且又是一個忠心實意的好丫頭，寶丫頭跟前也有個鶯兒，又不好厚一個薄一個的，若說把這四個丫頭都給了寶玉，又怕老爺說房裏放的人太多了，於寶玉無益，所以有

這點子難處。」賈母道：「這又怕什麼呢？誰家沒個二妻四妾的，難道都無益了麼？只把這件事，交給寶丫頭林丫頭兩個人，但要於寶玉無益了，惟他們兩人是問，就是了。」說的寶釵黛玉不敢答言，相視而笑。賈母又道：「纔剛兒寶玉不是同我們一塊兒來的麼？怎麼這半天沒見他呢？」薛姨媽忙問道：「外甥來了麼？怎麼我總沒瞧見他呢？」賈夫人道：「只怕在書房裏和他哥哥們在一塊兒呢罷。」薛姨媽聽了，忙命丫頭們到書房裏去看看。丫頭們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寶二爺柳二爺大爺二爺，都在書房裏喫了飯，這會子四個人都到報恩寺，張羅着抬史大姑爺的靈柩，到廟裏去了。」賈母聽了道：「姨太太時候不早了，我們喫飯罷，酒也勾了。」封氏劉老老邢王二夫人都道：「實在酒也喫的不少了，也都醉了。」薛姨媽聽了，又每人敬了一大杯，這纔端上飯來，大家喫畢盥漱，散坐喫茶，又說了一會的閒話。賈母賈夫人隨吩咐伺候起身告辭，衆人送至二門外，看着上轎而去。尤三姐劉老老邢王二夫人領着李紈尤氏及一千的姊妹人等，都與薛姨媽道謝上車，各自回家。且說邢王二夫人到家後，各自歸房安寢。寶釵黛玉回到怡紅院，早有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四個人迎了出來，問了問寶玉，尙未回來。釵黛二人脫了新衣，便將纔剛兒賈母所說之言，告訴了他們四人一遍。他四人聽了，都蹦在心坎兒上來了，都不好意思喜歡出來，却都故意的臉上放的淡淡的，服侍釵黛二人脫衣就寢。不過盹睡了片時，東方大亮起來，剛正梳洗，只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急問道：「史大妹妹呢？」黛玉道：「到秋爽齋睡覺去了。」寶玉道：「你怎麼又不給他做伴兒去呢？」黛玉道：「他說他的病已經好了，不要我去了。」寶玉道：「你們這麼的蜴蜴蟄蟄的想見史大妹夫有了回生的信兒了麼？」寶玉道：「昨兒晚上，我和柳二哥薛大哥薛二哥，一同喫了飯出去，就僱了幾個閒漢，到報恩寺把靈柩抬到姑老爺廟裏，我師父和甄老伯早已在那裏等着呢，即命打開棺木，只見我師父披髮仗劍，口誦真言，繞柩三匝，即

取出金丹一粒，用甘露調化，納入口中，不過頓飯之時，果見眉目流動，大有生機，事也湊巧極了，恰恰的秦鍾崔文瑞把他的真魂也找了回來了，剛把他的肉身從棺內抬了出來，放在軟榻上，他就嚶呀出來了，所以就飛馬跑了回來，告訴了太太，快把史大妹妹，拿車送回去罷，過會子抬了回來，也有人好照應了。」釵黛二人聽了，俱各大喜，忙忙的梳洗了，都一齊到秋爽齋來，只見湘雲早已洗梳完畢，靠着靠背，拿着一支長杆子烟袋，在那裏呆呆的出神。寶釵叫道：「雲妹妹，我們給你道喜來了，你怎麼出了神了呢？」湘雲聽了，立起身來，只見釵黛寶三人一齊進來，惟恐他們又來耍笑他，忙道：「你們大清早起的，這又不是大夥兒來鬧我來了嗎？」寶玉聽了，忙將昨晚抬棺到廟，僧道作法的話，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一遍。湘雲這纔喜動顏色，連忙換了衣服，帶了翠縷，同釵黛寶三人一齊到王夫人上房，此時王夫人早已吩咐套了轎車子，又派了周瑞家的，吳新登家的，兩個有年紀懂事的婦人，送了湘雲到家，就在那裏照應，分派已定，一見湘雲進來告辭，忙迎了出來，與他道喜，大家送到榮禧堂外，看着他上了車，仍命寶玉騎馬跟隨，送了回來。午後賈政退朝，王夫人便將史湘雲的女婿回生，以及周家擇日要娶巧姐，並老太太吩咐將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都給寶玉收到房裏的話，告訴了一遍。賈政初聽了湘雲之夫回生之事，不勝之喜，及聞周家要娶巧姐，便覺躊躇，惟恐家內空虛，辦理賠送不易，後於聽到將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四個人，都給寶玉放到房裏，便皺眉道：「小人兒家已經有了兩個媳婦，且等過了四十歲之後，再立妾也還不遲，即或不然，再放一兩個人，也就是了，怎麼四個人放了起來，大非養身之道。」王夫人道：「這是老太太當面吩咐的，老爺倒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話，纔是呢。」賈政聽了，沉吟了一會道：「既是老太太願意，我們就遵着辦就是了，我想兩個媳婦，都是讀過書的人，你只告訴他們，把寶玉管着些兒就是了。」說的王夫人也笑了。晚上寶玉回來，將湘雲之夫回生之後，擡到家

中灌了些飲食如今精神健旺起來，也能說話了，告知了賈政王夫人，老夫婦不勝歡喜！到了次日上朝，賈政便將此事稟知了北靜王，北靜王聽了，便於辦公奏事之暇，而奏了聖上，聖心大悅！因降旨查其隱姓之由，北靜王又奏，原係勳舊子弟，因其祖父在先帝時得罪，不敢直說姓名，聖心深爲憫惻，因念林海之嗣，卽降旨與林海承嗣，賜姓林，名成玉，俟調理壯健時，該都帶領引見，量才擢用。聖旨一下，早開動了滿朝文武及軍民士庶，凡屬與榮寧兩府，並史侯家有瓜葛者，俱各紛紛賀喜！一連熱鬧了幾日，就有劉老老一來爲道喜，二來爲巧姐之事，來見王夫人，言周家擇定九月初二日娶巧姐過門。賈政王夫人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也沒有什麼不肯的，也只躊躇嫁粧難辦。王夫人又將釵黛二人，情願各將嫁裝拿出一半兒來的話說了，賈政賈璉聽了，不勝歡喜！這纔應許下了。鳳姐又留下劉老老，多住些日子，以備平兒分娩，先打發旺兒媳婦到周家通知了他們。王夫人又向賈政商量，給晴雯金釧兒紫鵲鴛兒上頭圓房，也湊在巧姐出嫁這一日，以省糜費。賈政也依了。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交了九月，賈政預於初一日五鼓，到城隍廟拈香，請賈母賈夫人來家，賈母便吩咐將舊日住的上房騰出來，把所有人並一切穢污之物，打掃干淨，焚香起來。到了初一日晚上，賈夫人先差了幾個丫鬟僕婦，前來伺候飲饌，然後同賈母帶了鴛鴦司棋鮑二家的一齊坐轎而來。這裏邢王二夫人率領着衆姊妹們，先迎到上房，喫了茶，歇息了片刻，便用竹椅子抬了賈母前行，賈邢王姑嫂三人領了衆姊妹們，隨後衆星捧月，都到大觀園來，先從瀟湘館怡紅院秋爽齋暖香塢紫菱洲蘅蕪院稻香村，挨着次兒，逛了一遍，然後到鳳姐這邊來。剛一進月門，只聽鳳姐在屋裏嚷道：「二姨兒，你倒底也動一動兒嗎？累死我了！這不是白日裏過嫁裝？我一時兒想不到，就忘下了好些的東西，這會子那一個又覺撒了要養孩子呢，動轉不得了，把我一個人兒，累的蹄兒爪兒亂動彈，和打十不全兒的似的，你倒在旁邊沒事人兒似的，會有袋

烟兒坐着起來了，這倒底也幫我一幫嗎？怎麼就見死兒不救呢？」又聽尤二姐道：「他賠送姑娘的東西都在你箱子裏，我可知道都是些什麼，可教我做那一條兒呢？做的是了不是了，你又該叨叨得了？」又聽鳳姐道：「你這裏做不來，你去照應照應那個養孩子的人去呢？」尤二姐道：「你這越發說的沒了道理了，我又沒養過孩子，我可懂得個什麼兒呢？」又聽鳳姐道：「噯，嚇死我了，你去告訴他說瓜熟蒂落，到了時候兒，自然要養的，不用哼唧唧唧的，看仔細人家笑話，難道這個話，你也說不來嗎？」賈母聽了，笑道：「鳳丫頭，你不用着急，我們都替你幫忙來了。」鳳姐聽了，忙迎了出來，笑道：「我早就聽見老祖宗來了，心裏急的什麼似的，一個總騰不開身子，教人有什麼法兒呢？姑太太和二位太太衆位姊妹們都來了，你們看看我們屋裏董的，可有個下脚的地方兒嗎？」賈母領了衆人一齊進來，望了一望，只見箱子匣子，搬了一地，翻的亂騰騰的，巧姐在炕上坐着，哭的抽抽噎噎的，劉老老在旁邊坐着相勸，賈母便坐在炕沿兒上，拉了巧姐的手，勸道：「我的兒，你不必哭了，世上都是這樣的，大凡作女孩兒的，原沒有在娘家過一輩子的理，我的乖乖，你就記不得俗們那年，聽那個八角鼓兒上唱的曲兒說彩轎兒到門前，喜的那跳鑼鑼，你怎麼儘自哭起來了？」說的衆人都笑起來。賈夫人纔要說話，只見尤二姐從套間內走了出來，叫道：「老老快來罷！」劉老老聽了，就往裏跑，只聽裏面呱呱喇喇的小孩兒哭起來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推己及人都成佳耦 以真爲假錯認檀郎

話說賈母賈夫人正然勸慰巧姐，只見尤二姐從套間內走了出來，叫道：「老老快來罷！」劉老老聽了，就往裏跑，又聽裏面小孩兒呱呱喇喇的啼哭，就知是平兒已經分娩了，忙向尤二姐道：「姑娘你進去瞧瞧，是

大喜呀，是小喜？」尤二姐聽了，連忙轉身進去。不多一時，走了出來，笑道：「老太太大喜是個小子兒。」賈母聽了，歡喜道：「今兒真是三喜臨門！姑娘出嫁，平兒養兒子，鳳丫頭又生日，再算上寶玉房裏放人，這就是四喜了。」賈夫人笑道：「今兒是鳳姑娘的生日麼？我也不知道，也沒備了上壽的禮物來。」鳳姐兒道：「噯，老太太再別折受我了，這兩日沒忙成個浪鴨子，那裏還記得什麼生日呢？要不是老祖宗提起來，連我自己也忘了。」王夫人笑道：「真真的老太太的好記性，我們那裏記得這個沒要緊兒的事情呢？」賈母笑道：「我那裏是什麼記性？好我也也是瞧見鮑二家的，纔想起來的。」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劉老老從套間內走了出來，笑道：「老太太太太們大喜，養了個又白又胖的小哥兒。」賈母笑道：「老老有勞你了，你難道不喜嗎？產母上了炕了沒有？」劉老老道：「諸事俱停妥了，不瞞老太太說，我是幹這一行兒的老把勢，這會子老太太太太們只管進去看看去罷。」賈母道：「既是這樣，我和姑奶奶兩個太太進去瞧瞧去，他們姊妹們過了三天，再進去罷。」於是賈母並三位夫人，自到套間去看平兒不提。這裏鳳姐向寶釵、黛玉道：「二位嬌娘，你們也行點好兒罷，把我這滿地的東西，也替我拾掇拾掇呢，也讓我叫個人來，給月子裏的人熬點粥兒嗎？」寶釵道：「我們昨日送過來的箱子匣子裏頭，這些東西，都是有的，況且嫁裝已是過去了，你這會子好好兒的，可又翻騰什麼呢？」黛玉又道：「你要不怕我們看了你的老包兒去，我們就替你幫個忙兒。」鳳姐笑道：「噯，我還有什麼老包兒呢？這要不是平兒霸攬的緊，這點子東西，早被你連二哥哥鼓盪淨了！」李紈也笑道：「寶妹妹、林妹妹，偕們替他幫一幫罷，論起理來，我是個老嫂子人家，不該替你做事，但只是今兒又是狗咬尾巴肥兒的日子，又累成個浪鴨子的樣兒，我又瞧着怪心疼的。」說着，便同寶釵、黛玉一齊動手，替他拾掇完了。鳳姐叫道：「小紅，給奶奶們沖了好茶來，今兒可都累着了。」話未說完，只聽門外鼓樂喧

天娶親的到了，賈母和三位夫人，聽見鼓樂之音，也都從套間內走了出來，只見賈璉走了進來，稟道：「老太太和太太們都在這裏呢麼？新親們都來了，太太上房裏一個人兒也沒有，虧了這個常兒上，姨媽帶了他兩個嬌娘，和三妹妹史大妹妹多來了，我纔教姨媽，他們把新親們都讓到太太上房裏去了。周家原是個鄉下的人，也請不起什麼高官顯宦，娶親的來了，四個男客，都是些舉人秀才，四個女客，都是鄉間的閨秀模樣兒，却都長的怪得人意兒的。」賈母冷笑道：「偏是你的眼睛兒尖，怎麼可就偷着瞧見人家的模樣兒了呢？」說的賈璉笑着伸了伸舌兒，賈母又道：「既是新親們來了，我們的兩個太太和珠兒媳婦鳳丫頭，你們快過去照應新親們來罷。」四丫頭寶丫頭林丫頭在這裏照應着巧姐穿衣梳頭，我想他們那裏娶親來的，既然沒有什麼官員，我們這裏送親去的，也不必請人家部院裏的老爺們，就教姨太太家的甥兒，他也是個監生，和我們寶玉蓉哥兒蘭哥兒，他們也都是有頂戴的，送親的女眷，也就教我們三姑娘史大姑娘，姪姑娘，邢大姑娘，四個人去，我和姑奶奶劉老老都在平兒屋裏坐着，躲會子就是了，你們說好不好？」邢王二夫人聽了，笑道：「老太太想的很週到，我們就照着老太太吩咐的辦就是了。」說畢，便領了李紈鳳姐，都過那邊上房去了。這裏賈母賈夫人仍舊到套間，和劉老老說閒話兒，寶釵黛玉惜春三人服侍巧姐穿好了衣服，大家坐在炕上，又陪着巧姐淌了會子眼淚，只見王夫人領了娶親的四位女眷前行，後面跟着送親的史湘雲香菱邢岫烟探春一個個花枝招展的，走了進來，惜春寶釵黛玉一齊迎了出來，大家相見，各道寒暄，彼此心中互相讚美，王夫人便讓娶親來的四位女眷上坐，其餘的姊妹各按次序列坐，兩邊自己主位相陪，釵黛二人一旁侍坐，三道茶畢，娶親來的女眷中一人向王夫人笑道：「親家太太，我們纔在那邊喜酒也喫過了，時候兒也不早了，我們早些兒給新人上頭罷。」王夫人聽了，即命人取了粧奩盒兒來，女眷們一齊動手，與巧姐上頭，

開臉，諸事已畢，便起身告辭，大家送了出來。鳳姐賈璉領了寶玉蘭哥兒進來，又將巧姐安慰開導了一番，遂命寶玉蘭哥兒用紅毡，抱到榮禧堂，蒙上蓋頭，安坐在彩轎內。但見燈籠火把，鼓樂喧天，娶親送親的女眷坐轎，男客騎馬，十分熱鬧，出了榮國府。差林之孝討了鎖鑰，出城而去。此時已有丑末寅初時分，賈母賈夫人仍舊回到自己的上房，囑咐王夫人將前邊的屏風門封鎖了，不許家中上下男婦人等，白晝往來行走。俟寶玉送親回來，即與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開臉上頭，先就給你們磕頭。等到黃昏人靜之時，再開門來見王夫人。都一一的答應了，不言賈母賈夫人在上房日晝養神，且說邢王二夫人出來，親自看着封好了屏風門。邢夫人向王夫人道：『偕們大家也散一散兒罷，熬了一夜，倒底也要躺一會子，養養神兒。』王夫人道：『可不是呢，我也撐不住了。』大太太回去，差人問問二姑娘，今兒能來不能來？我好拿車接他去。鳳丫頭回去告訴璉兒，把王大夫請來，也給平兒他們娘兒倆看一看，也喫個調養的藥兒。寶丫頭和你林妹妹回去，躺一會子起來，就張羅着給他們四個人上頭開了臉，也打扮起來。等寶玉送親回來，老爺下了衙門，把大老爺大太太珍大老爺珍大奶奶都請過來，教他們都磕了頭。到了晚上，再見老太太，豈不又省點事兒麼？』衆人聽了，一齊答應了。這纔大家散去。且說寶釵黛玉二人，只因熬了一夜，身體乏倦，一路緩步而行。寶釵向黛玉笑道：『妹妹你看明兒把他們四個人，都放在房裏，偕們兩人連一個伺候服侍的人兒也沒有了。昨晚晚上，那麼熱鬧，我教跟一個兒過來，四個人一個兒也不肯，你說嘔人不嘔人？』黛玉笑道：『這也難怪他們，大明大白的知道今兒給他們上頭，他們怎麼好意思面光光的前來見人呢？再者你知道大嫂子鳳姐姐的脾氣，又愛和人噉着頑兒，他們越發不敢來了。』寶釵笑道：『可不是呢，我想你的雪雁已經太太給了四姑娘，換回紫鵲來的。這一會子也不好意思再和四妹妹要。秋紋麝月兩個人，桂哥兒那裏又離不得，這却怎麼好呢？』黛玉道：

「那個雪雁，我也不甚待見他，索性教他伺候四妹妹去罷。我記得當日還有個柳五兒來看，怎麼如今不見這個人了？」寶釵道：「說起來話長，自從你寶哥哥出家之後，」剛說到這裏，黛玉笑着，將寶釵的肩，捏了一把道：「姐姐，你信着嘴兒把什麼都說出來了！」寶釵也笑道：「這有什麼呢？難道是你沒叫過的嗎？」黛玉笑道：「我偏要教你說寶兄弟。」寶釵笑道：「就是了，自從寶兄弟出家之後，老爺嫌家裏人多了，就要打發他的，後來有趙姨娘的個什麼親戚，名字叫個錢槐，他老子在偕們銀庫上管過賬，當日就給他兒子說柳五兒，柳嫂子執意不肯，後來錢槐打聽出老爺要打發他，他就攔掇他老子，硬求了老爺，把五兒娶到他家去了，誰知道五兒到了他家，晚上總不脫衣裳，和錢槐鬧死鬧活的，鬧的他們沒了法兒，仍舊送到柳嫂子家來了，這會子再給婆家，人家聽見這個信兒，都不敢來說，把這個丫頭，竟自耽擱了。」黛玉道：「這麼說起來，這丫頭竟是個有志氣的人兒，等你寶兄弟回來，偕們商量，仍舊把他要進來罷。」寶釵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偏要教你叫寶哥哥，我纔依呢！」黛玉笑道：「你也太認真了，讓妹妹這一句兒罷。」二人說說笑笑，已到了怡紅院的月門，早見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秋紋麝月奶媽子，抱着桂哥兒迎了出來，晴雯笑道：「二位奶奶，今兒可乏透了！我們預備了些兒蓮子桂圓湯喝了，早些兒躺一會兒罷，天也不早了，雞也叫了好一會了。」寶釵道：「桂哥兒怎麼今兒醒的這麼早呢？」奶媽子道：「纔剛兒鑼鼓喧天，吵的那裏能勾睡呢？我纔抱着滿地裏走了會子。」寶釵道：「這會子安靜了，你再哄着他睡會子去。」秋紋麝月你們兩人，也歇歇去罷，你們也乏了。」奶媽子聽了，便抱了桂哥兒回房而去。秋紋麝月在後相隨，剛一轉臉兒，只聽秋紋罵道：「沒臉的浪蹄子，你等到明兒，再叫奶奶，我也不生氣。」麝月道：「你也不用生氣，過會子等我問他，記得那年二爺給我篋了一篋頭，他在那邊頑錢，一掀簾子進來看見了，就說還沒開臉，就上起頭來了，這個話說的，氣人不氣。」

人？等我過會子問問他，看今兒是那個浪蹄子，小養漢精兒上頭呢？」晴雯聽了，氣的臉兒刷白，向寶釵黛玉道：「奶奶們聽見了沒有？」寶釵道：「你們不用理他，僭們都進來罷。」金釧兒道：「奶奶們還不知道昨兒晚上，他們兩人就是這樣指桑說槐的，罵了我們一夜，我們都不敢哼一聲兒，後來鶯兒姐姐氣不過，問了他們兩句，他們就說你提防着寶二爺，今兒晚上，把你怎長怎短，說的對不上牙兒。」黛玉笑道：「罷喇！你們不用理他們就是了，都進來睡覺罷。」金釧兒聽了，便不敢再言語了，於是大家回到房中，鶯兒紫鵲端了桂圓湯來，每人喝了半碗，這纔服侍他二人安寢之後，四人也各去睡了。約有一個更次，黛玉一覺睡醒，早見紅日東升，滿牕弄影，瞧了瞧寶釵，尚在熟睡，忙推道：「姐姐快醒醒兒罷！日頭都出來了！」寶釵驚醒，在牕上望了一望，笑道：「你莫要驚怪，昨兒是寅正纔睡的，這會子只怕合家的人，還都沒睡醒呢！昨兒一天一夜，鬧的人腰酸腿疼的，且躺着舒服一會兒，再起來也不遲。」黛玉道：「可不是呢，倒底睡了這一會子，又覺着好些兒，纔剛兒僭們商量要批柳五兒仍舊叫了進來，也還只是一個人兒，僭們兩人也不勾用的，我前兒聽見他們說芳官藕官，他們現在饅頭菴出家，我想把他們這幾個也叫了回來，就怕老爺太太未必肯依。」寶釵道：「你想的這些個，全不合我的意思，當日五兒在家時，僭們那個小爺，因為你去世之後，纔沒夢見你，定要在外間，等你的魂，晚上服侍的，就是五兒，我在裏間，聽着他們就有點子鬼鬼祟祟的，這如今若要把他仍舊叫進來，只怕服侍不成，僭們倒又給小爺弄下掛心的了，至於芳官，他們雖說是俐伶好，倒底是唱過戲的女孩子，那裏能夠像紫鵲鶯兒服侍僭們貼心呢？我想四妹妹那裏，還有入書翠墨兩個丫頭呢？雪雁雖說不好意思和他要，我們若和他開個口，他也斷然沒有不肯給的哩，我的意思，莫若明兒依舊把雪雁要了過來，服侍你，我明兒把我媽媽的丫頭，要一個過來，服侍我也就是了，至於他們四個人，不過說是跟上僭們，還像

個丫頭似的，似乎不通埋些，僭們回到房裏，他們該服侍僭們的地方兒，也還要照舊服侍纔是。難道收在房裏，就算陞了大了嗎？」黛玉聽了，笑道：「我的意思，却不在芳官他們身上，我想柳五兒，他和錢家鬧死鬧活的，不肯失身，倒底是爲誰呢？萬一這個丫頭，一輩子說不出婆家來，我心裏覺得怪不忍的。」寶釵聽了，沉吟了半晌道：「你說的也狠是，原該推已及人，存心忠厚，纔是你我的爲人，也不枉僭們讀書一場，只是如今切不可告訴寶玉，目下將他們四個人，收在房裏，老爺就不喜歡的什麼似的，不過是不敢駁老太太的回兒，那裏還敢再提柳五兒的話呢？且等收了他們四個人之後，寶玉如果狠好，不致教老爺太太操心生氣，那時再想法兒辦就是了。」黛玉聽了，笑道：「姐姐說的狠是，就這麼着罷，今兒給他們四個人上了頭，晚上圓房，可把他們都安置在那裏好呢？」寶釵笑道：「我的意思，把這西邊的兩個小套間打通，把他們四個人，都安置在一處，你說好不好？」黛玉笑道：「噯，噯，噯！僭們兩人，在一塊兒，晚上遇見寶玉，涎起臉來，我就覺着臉上怪不好的，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一塊兒，越發沒個意思了。」寶釵聽了，把身子向黛玉跟前湊了一湊，笑道：「你那裏知道這裏頭的道理呢？我且問你，你我二人，自從與寶玉成婚以來，也都一個人兒和他單住過的，你如今仔細想去，僭們一個人和他住着，他是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如今僭們兩人同在一塊兒，他又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彼此比較起來，那個與他有益，那個與他無益，你可就知道了。」黛玉聽了，握着嘴笑道：「可是呢？我瞧着，自從僭們搬在一塊兒，他雖然也是照舊的涎臉，可就像比僭們一個人兒的時候，安詳多了。」寶釵笑道：「何如？你想如今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四處，不但寶玉恣情縱慾，無所不至的鬧起來，他們四個人，勢必也要各出所長，討寶玉的喜歡，將來鬧的虧損了身子，僭們兩人，可拿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不說是他們鬧的來，倒像是僭們兩人，也不知好歹似的。」黛玉聽了，笑道：「姐姐，你說的狠是，妹妹的愚見，不

過說他們四個人，在一塊兒面光光的沒個意思。『寶釵笑道：『這有什麼呢？譬如你們姐妹倆，從小兒一塊兒長大的，情同骨肉，如今又同嫁了一個人，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普天率土，莫不皆然，有什麼沒意思？』

他們如此，他們自然是一樣的了，若說不論尊卑貴賤，我們也和他們都攪在一塊兒，你說麼？』黛玉聽了，不覺歡喜道：『這件事真是姐姐明見萬里，獨出心裁，妹妹們才不出理，不但與寶玉的身子有益，抑且與他們也好。凡寶玉之一舉一動，皆四人所共見共聞，免得喫醋拈酸，雞鳴鵝鬩的。』寶釵聽了，笑道：『顰兒你真是透極了的個人兒，告諸往而知來者。』二人俱各大笑起來，正說笑，忽然聽外面有人扣的月門上的銅環兒，錚錚的亂響，二人聽了，連忙起來，穿好了衣裳，跳下炕來，只聽顰兒在院子裏問道：『誰叫門呢？』只聽門外答道：『是我回來了，怎麼這早晚兒還不起來麼？』顰兒聽了，聽像是寶玉的聲音，因為眼看著就要上頭，自己不好意思出來開門，忙走進來，向晴雯道：『姐姐，二爺回來了，你快開門去罷。』晴雯笑道：『你們都聽這個人瘋了，不是你的手教猪咬了，怎麼巴巴兒的，從院子裏進來，教我出去開門呢？』顰兒紅了臉道：『倒底你和二爺，比我們又熟些兒。』晴雯笑道：『自己姊妹們裏頭，又撒的是什麼清呢？若論和二爺熟，金釧兒是在太虛幻境，陪着二爺睡過的。』金釧兒聽了，發氣道：『你不用混嚼舌根了，我那天晚上問過二爺來，二爺說，你那年夏天，撕扇子的時候兒，已經和二爺那個話兒了，這會子又充正經人兒來了。』晴雯聽了，紅了臉道：『小蹄子，你等我開了門回來，再撕你的嘴就是了。』說着，便走了出去，嘩唧一聲，把門開了，寶玉在外站了良久，正要發氣，忽又轉念想道：『記得那年叫門開遲了，誤踢了襲人一脚，至今後悔。』正在思想，忽聽嘩哪的開了門，擡頭一看，見是晴雯，不覺喜形於色，虧了不會造次，忙拉了他的手，笑道：『今兒晚上，我可再放不過你去了。』晴雯忙打了個手勢兒，不許他亂說，怕人聽見的意思。寶玉笑。

着，拉了晴雯便往裏走，問道：「二位奶奶，起來了沒有？」晴雯道：「我們也是纔起來梳完了頭，還沒上去呢，也不知奶奶們起來了沒有。」寶玉笑道：「好一對兒，懶人等我進去，揭他們的被窩就是了。」於是躡手躡腳的走進內室來，只見寶釵黛玉二人對面兒在炕上坐着梳頭，紫鵲在地下取臉盆肥皂盒兒，一見寶玉進來，寶釵忙問道：「回來的好快啊！新親家也沒留你們喫酒麼？」寶玉道：「酒也喫了，新親家的酒，無非是個意思兒，那裏有久坐的理呢？」黛玉道：「史大妹妹三妹妹，他們也都回來了麼？」寶玉道：「他們坐的是轎子，那裏趕得上馬呢？我是大顛着馬回來的，連薛老二蓉哥兒，蘭哥兒還都在後頭呢。」寶釵笑道：「你這又是牽掛着，給他們上頭，所以飛馬跑回來了，也不怕侄兒們笑話。」寶玉笑道：「他們都不會騎馬，蓉哥兒還好些，薛老二蘭哥兒，那裏能跑馬呢？所以他們纔落了後了。」黛玉聽了，笑道：「這麼說起來，總沒你的不是，別人是『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你竟是非敢前也』，馬大顛也。」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道：「罷喇！你們不用一遞一句兒，打趣我了，全當我是爲這件事，跑了回來了，也沒有什麼怕人笑話的。」寶釵笑道：「俗們說『正經話罷』，太太這會子起來了沒有？」寶玉道：「我到家時，上頭還關着門呢，是我把太太纔請起來了，只怕這會子纔梳頭呢。」寶釵黛玉二人此時已梳完了頭，聽見寶玉說王夫人也起來了，連忙跳下地來，紫鵲鶯兒端了臉水來，忙忙的洗了臉，他二人本是大生的麗質，敷粉施朱，無非點綴而已。梳洗完了，自然沒意思，還用這邊來請安，忽見王夫人差了玉釧兒來說：「太太說，奶奶們梳洗完了，先不用。」寶釵聽了，笑道：「你來的狠巧。」

你媽和柳嫂子叫來，教他們幫一幫兒。」玉釧兒答應，去不多時，只見白老婆子柳家的都來了手，捧盒兒，打開，乃是幾碗雞皮鵝蛋湯，柳家的先端了三碗，放在寶玉寶釵黛玉的面前，笑道：「二爺和奶奶們，

都熬了夜了，這是我的一點兒窮心。」寶玉道：「你可有什麼多餘的錢呢？以後再不必了！」柳家的又將其餘的分散，晴雯等四人，並秋紋麝月奶媽子們喫了，這纔取過粧奩匣兒來，柳家的便與晴雯開臉，白老婆子便與金釧兒上頭，寶釵便與鶯兒束髮，黛玉便與紫鵲掃眉，寶玉在四處往來指點，弄粉調脂，奶媽子抱着桂哥兒，哄他頑笑，秋紋麝月在一邊擷着嘴，生一會子的氣，又打牙擦嘴的奚落一會子。不多一時，粧飾已畢，釵黛二人便將他四人都帶到王夫人上房來，王夫人仔細打量了一番，一個個青蛾皓齒，較從前尤覺丰韻，心下不勝歡喜，約有已未午初時分，賈政下了衙門，遂請了賈赦邢夫人賈珍尤氏，暨合族人等過來，按着長幼的次序兒，命他四人磕過了頭，賈政便讓男客們都到書房，王夫人便讓女眷們都在上房，大排筵宴，此時探春湘雲也都回來了，王夫人又差人接了迎春來，寶玉又留下薛蝌整整熱鬧了一天。到了黃昏人靜之時，邢王二夫人同薛姨媽，以及衆姊妹，領了晴雯等四人，開了屏風門，都到賈母上房來，早見上房點的燈燭輝煌，賈母同賈夫人在正中榻上對坐喫茶，一見衆人進來，忙站起來笑道：「我們等了你們好一會了。」衆人見了，忙走了進去，一齊道喜。王夫人便吩咐地下舖了紅毡，命晴雯等與賈母賈夫人磕頭，賈夫人忙將他四人，叫到跟前，一個一個的仔細端詳了一遍，心中甚是歡喜，便向黛玉道：「姑娘，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給他們的，你可把你的尺頭，檢上好的顏色，時興的花樣的，每人給他們一疋，時興新樣的簪花，每人給他們一月，就算我的拜錢罷。」黛玉聽了，正欲答應，只聽史湘雲笑道：「姑太太不用教我姐姐取東西了，昨兒聽見萬歲爺有旨意，教我們給姑老爺姑太太承嗣呢，名字都欽賜下來了，只爲身子尙弱，不能下地行走，所以還沒到姑老爺廟裏磕頭呢，這一點兒，賞賜他們的東西，我替姑太太拿出來就是了。」賈夫人聽了，忙拉了湘雲的手，笑道：「我的兒，你不用多這個心，你們的這件事，我纔剛兒也和老太太商量來，等明兒你女婿身子將

養的壯朗了，帶領引見之後，看一歲爺賞個什麼差事，那時把你們的舊房子拆變了，就在老太太那邊房子的前頭，另蓋一院新房居住，我們也沒有什麼產業可給你們的，就是萬歲爺賞的幾頃祭田，交給你們掌管，除了春秋祭祀之外，下餘你幫你女婿當差就是了，至於這一點兒賞賜，你姐姐的東西，也多着呢，你的東西，你自己留着罷，我的兒，你也是沒娘沒老子的人，估量得你叔叔孀娘，還能勾照應得了你門許多麼？」湘雲聽了，這纔不言語了。黛玉笑道：「我這如今可是你的大姑子了，你可要時時刻刻的敬我纔是，再要像從前在我跟前，那樣的放肆，我可就要叫我兄弟狠狠的管教你呢。」說的衆人都笑了。於是賈母讓薛姨媽同賈夫人炕上坐，邢王二夫人在炕沿兒上坐，湘雲探春姊妹等，在東邊椅子上坐，尤氏朱執妯娌等，在西邊椅子上坐，晴雯等四人侍立一旁，自己盤膝坐在一張羅漢椅上，丫環獻上茶來，茶罷，王夫人欠身向賈母道：「請老太太的示，我們再伺備點喜酒兒喫罷。」賈母道：「可以罷了，你們同姨太太白日裏，都是喫過酒的了，我和姑奶奶也是纔喫了飯了，倒是大家坐着，說會子話兒，早些兒散了，送雲丫頭回去，他女婿沒人照應，再者寶玉房裏收了人，也該趁着好日子，讓他們成緣纔是呢。」薛姨媽聽了，笑道：「這個老太太，不拘什麼事兒，再沒有那麼想的，過到了。」賈母又道：「怎麼寶玉也不進來，給他姨媽姑媽磕頭呢？」王夫人道：「外頭的酒席也是纔散的，只怕送了客，也就來了。」正說時，果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見地下鋪着紅毡，不知所以，便向寶釵去了個眼色，寶釵故意的努了個嘴兒，寶玉信以為實，忙站在紅毡中間，點手兒招呼晴雯，急的晴雯紅了臉，笑着，只是搖頭兒，招的兩屋子的人，一齊都笑起來。賈母笑道：「沒見識面的，誰家房裏收人，也雙雙的拜堂麼？你只給你姑媽姨媽磕頭就是了，難為他們替你養了兩個賢惠媳婦，准你四個四個的收妾，這還不該磕頭麼？」寶玉聽了，果真與賈夫人薛姨媽磕個頭起來，又聽賈母的訓示，賈母道：「收妾原

沒有男家與尊長磕頭之說。我們俱各不用罷。你只給你兩個媳婦，每人作一個揖就是了。」寶玉聽了，笑着，果向釵黛深深的作了兩個揖，招的眾人都笑了。寶玉行禮已畢，便親自搬了一張椅子，坐在賈母的身旁，笑道：「我有一件心事，要求老太太呢。」賈母笑道：「又有什麼心事呢？難道屋裏收了四個人，還不勾麼？」寶玉笑道：「不是爲我的事，我想我們如今仰邀上天的眷佑，託賴老太太的洪福，生生死死的，鬧了一場，現在是嬌妻美妾，逐隊成行，天恩祖德，無可以爲報，立了一個推己及人的願心，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如今環兒歲數也大了，蘭哥兒的年紀也不小了，都該是成家的時候了，還有我大嫂子的妹妹綺姑娘，雖說給了甄寶玉，如今尙才過門，我也要替他們成全成全這件事呢。」賈母道：「這三件事，你該對你老爺說纔是，怎麼求我來了？」寶玉道：「這三件事，我纔剛兒已經回過我老爺了，老爺恐怕環兒不成器，未必有人肯把女孩兒給他，我說環兒自從服了一孔聖枕中丹，一較前好了許多，我想趙堂官的女孩兒被鬼所纏，是姑老爺替他治好了的，如今差了媒人去說合，只怕趙堂官也不好駁回兒，范學士素日最愛蘭哥兒，他現有個女孩兒，年紀與蘭哥兒相仿，遣媒去說，斷無不允之理，惟有甄寶玉現在隨着他父親到邊疆外任讀書去了，求老太太差人和甄太太說，教他差人到邊疆接了甄寶玉回來，這三件事也就妥當了。還有三件事，也要稟知老太太，人生的情緣，都有個分定，當日梨香院有個齡官，他和蕙兒有情緣之分，我鳳姐姐的丫頭小紅和芸兒有情緣之分，東府大嫂子的丫頭，名字叫個萬兒，和焙茗有情緣之分，這三件事，求老太太和大嫂子鳳姐姐說一說，把他們兩個丫頭放出來，再和饅頭巷的老尼姑子說說，把齡官也放出來，教他們各遂所願，這就把我推己及人的願心還了。」尤氏聽了，笑道：「寶兄弟，我不信你這個話，我們丫頭們的事情，你怎麼都知道了呢？」寶玉笑道：「大嫂子，你們萬兒和焙茗，是那年大哥哥新春唱戲，我在小書房裏，親眼兒捉住的。」尤

氏道：『你那會子：怎麼不告訴我們呢？』寶玉道：『這是什麼好事？何苦告訴你們，又鬧饑荒，所以我就忍在肚子裏了。』鳳姐道：『寶兄弟，我們小紅可又是多早晚兒和芸兒有緣故？我那裏知道個氣息兒呢？』寶玉嘆道：『這是我姐姐告訴過我，他也不知是在那裏聽見來着。』賈母聽了，向薛姨媽道：『姨太太，你們都聽聽我素日最惡的，是這些男女不安本分的事，誰知道這會子全都出在我們家了？這些事，怎麼教寶丫頭都知道了呢？』寶釵聽了，便將那年在滴翠亭撲蝴蝶，趕到蜂腰橋，聽見小紅在棉子裏說，檢了賈芸的手帕子的話，說了一遍。寶玉又將那年在梨香院，瞧見齡官在地下畫蔷字，並賈蔷給他買雀兒戲臺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聽了，向邢王二夫人道：『你們聽聽這些勾當，真是僧們夢想所不到的，罷了！秦鍾智能兒司棋潘又安在地府裏，姑老爺尚且成全他們的好事，何況這些人現在人世呢？既是寶玉有這一番的好意，珍哥兒媳婦鳳丫頭，就把你們的兩個丫頭放出來罷。等寶玉將來由翰林補了什麼官，教他每人賠你們一個丫頭就是了。』尤氏鳳姐二人，俱各滿口應許了。當下大家又坐着說了一會子閒話，賈母便催着大家散去。即命套車，將湘雲送了回去。寶玉是夜即與晴雯等成婚，無庸瑣述。到了次日，賈政果然差了媒人，到趙堂官范學士家提親。范學士原是個讀書人，又素日最愛賈蘭，一說便應許了。趙堂官雖與賈府不睦，他女兒爲鬼所迷，又是林公救的，又且賈政雖係工部侍郎，與邢部無涉，究屬上司，是以也就無不樂從。賈政深自喜悅，回明了賈母，先下聘禮，都等甄寶玉到來，然後迎娶。賈母又差了林之孝家的，到甄府上，將接回甄寶玉來與李綺完婚的話，告知了甄夫人。甄夫人也十分歡喜，便求賈政寫書一函，擇日差家人包勇前赴邊疆而去。諸事俱妥，賈母貴夫人仍舊回廟不提。且說包勇本是忠義健僕，領了主母之命，曉行夜宿，饑餐渴飲，不過月餘，到了邊疆，見了應嘉甄公，投了書啓。甄公看了來書，也覺歡喜，擇日打發甄寶玉起身回京。甄寶玉叩辭了他父親，自

已坐了馱轎，帶領勇並貼身的小廝四名，俱各騎了大走騾，起身回京。一路披星帶月，沐雨櫛風，又走了有月餘光景，時常殘臘，這一日走的離京師只剩二十餘里，忽覺天氣驟寒，大雪繽紛，甄寶玉忽覺身體不快，思避風寒，望見前面有一座村堡，十分雅趣，便命包勇前去借間房兒，暫且歇息歇息，避避風雪。包勇聽了，頓着騾子上前，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堡內有一家姓蔣，房屋十分幽雅，主人不在家，我已向他家老蒼頭借下了。」甄寶玉聽了，滿心歡喜，催動了騾轎，進了堡子門，但見上寫「紫檀堡」三字，又走了一里多路，果見一家房舍，蓋的精緻，只見老蒼頭開了門，讓甄寶玉在客堂上坐定，火盆內添了些炭，奉上一杯熱茶來，各自去了。包勇與四個小廝，也自去照應行李馬匹，躲避風雪去了。這裏甄寶玉獨自一人，手擎茶杯，往四邊牆上觀看那些名人的字畫，冷不防忽見一個少年的美婦人，從屏風後轉了出來，一把拉住他的手，大哭道：「我的狠心的小爺！你往那裏去來？害得我好苦啊！未知此婦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真後悔黑夜暗投繯

念前情黃泉求豔魄

話說甄寶玉在路行程，偶因身子不快，進了紫檀堡，暫借蔣姓客堂歇息片刻，正然手擎茶杯，往四邊牆上觀玩字畫，忽聽屏風後轉出個婦人來，拉住他，哭道：「我的小爺！你往那裏去來？害的我好苦啊！」列公，你道這婦人是誰？原來就是襲人，自從嫁了蔣玉函，雖說是夫妻和，你思我愛，倒底較之在寶玉跟前，富貴懸殊，氣象迥別，每於花前月下，對景傷情，今值蔣玉函進城演戲，他自己獨坐上房，忽見老蒼頭來說：「有一行路的少年相公，暫借客堂少坐，避避風雪。」襲人聽了，點頭應允，正在寂悶無聊之際，披了斗蓬，竟獨自走了出來，在屏風後窺客，瞥見甄寶玉形容舉止，與賈寶玉無二，心中一動，也就不暇思索，竟從屏後轉出，拉住甄寶玉。

下的手，大哭起來，嚇得甄寶玉連忙摔了手，倒退了幾步道：「在下乃行路之人，偶因身子乏倦，暫借貴居少憩，以避風雪，與娘子並不認識。」襲人哭道：「我的爺，你好狠心！自從你跟隨僧道出家之後，老爺太太就要打發我出來，可憐僭們又沒存老太太跟前，過個明路，你教我嘴裏怎麼說得出替你守節的話來？咱活活的逼着我嫁了人，你這會子是從那裏回來了？好狠心的爺！怎麼還說出僭們並不認識的話來？我不過是見了你，明一明我的心，我還有什麼臉兒活着想跟你回去嗎？」甄寶玉聽了，益發不解，只是往後倒退，仔細將他一看，但見丰姿秀曼，舉止風流，心中一動，不覺進退兩難。忽見包勇走了進來，問道：「大爺什麼人哭呢？」甄寶玉道：「包勇，你快瞧來！」包勇聽了，連忙走了進來，將襲人仔細一看，不覺喫了一驚，忙向甄寶玉道：「大爺，據我看這位姑娘，十分善，好像在那裏見過的，哦，是了，去年老爺遭了事，把小的薦到榮府，我記得有一夜失了盜，小的還打死了一個爲首的，到了次日，政老爺和太太從鐵檻寺回來，查問情由，我在稠人廣衆之中，倒像是見過這位姑娘的。」甄寶玉聽了，又將襲人仔細一看，猛然想起一事，忙問道：「你莫不是寶哥哥房裏的襲人姐姐麼？」襲人聽了，哭着也將甄寶玉又重新仔細一看，道：「你不是我們寶二爺？你倒底是個誰？你又怎麼知道我叫個襲人呢？」甄寶玉笑道：「你們寶玉姓賈，我姓甄，雖同名寶玉，而有甄賈之別，所以一姐姐竟給混住了。」襲人聽了，方知是認錯了人，不覺羞慚滿面，往後退了幾步，擦淚道：「原來是甄公子，我在家時，久已聽見人說：『公子的模樣兒，長的和我們寶二爺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從未見過，果然話不虛，但不知公子此時往那裏去？如何走到這裏來？」甄寶玉聽了，遂將自己隨父親到邊疆外任，今因賈寶玉林黛玉回生，特地接他回京，與李綺成婚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襲人聽了，又哭起來，道：「我前日也恍恍惚惚的，聽見人說：『榮國府回生了多少人。』那天在鐵檻寺僧道作法，鬧動了城裏城外看

熱鬧的人，紛紛言講，可憐我是個年輕的婦女，不但不能眼見，一總不能耳聞，可教我在誰跟前打聽去呢？如今我要求公子替我帶個信兒，我又不曾寫字，我有件東西求公子帶了去，見了寶二爺，私下交給他，就是了。『說畢，便回身哭着回去了。』包勇道：『大爺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叫個襲人？』甄寶玉道：『我在家時，聽見太太說：『自從賈府的寶玉出家之後，他房裏有個貼身的丫頭，叫個襲人，因為沒過明路，所以打發他嫁了人了。』但不知這個姓蔣的，倒底是何等樣的人？』他這所房子，蓋的倒有些兒講究。』包勇道：『小的方纔也問過他們老蒼頭來，他說他主人叫個什麼？』人人愛。』我就聽着詫異起來，他纔說是戲班裏的一個有名兒的小旦。』甄寶玉聽了，唉道：『怪道說姓蔣呢，原來就是琪官。』正然說到這裏，只見從屏後轉出個老婆子來，手裏拿着個紙包兒，襲人在後相隨，老婆子將紙包兒遞了過來，襲人道：『求公子將這件東西帶到榮府時，面交寶二爺就是了。』家裏的主人不在，我也不敢留公子酒飯。』說畢，仍舊帶了老婆子，回後去了。甄寶玉接了紙包兒來，打開一看，只是一條半新不舊的葱絨色洋縐的汗巾子，翻覆觀玩了一會子，心下也覺傷感，仍舊包好，揣在懷內，向包勇道：『我這會子覺得好些兒了，雪也下的慢了，偕們趕進城去罷。』包勇聽了，忙去備上了牲口，搭了行李，賞了老蒼頭茶資，請甄寶玉出來，坐了馱轎，起身而去，不言甄寶玉進城回府。且說襲人回到自己的房內，前思後想，愧恨萬端，想起從前和寶玉是怎樣的恩愛來，如今偏又嫁了人，雖說蔣玉函模樣兒風流，性格兒柔媚，床第之間，雖有無限的溫存，倒底終覺下賤，況且他原是跟着人睡的人，如今我又跟着他睡，這就保不住他高興了，把我枕席間的光景，告訴了他的相知的，還有個什麼趣兒了呢？罷了！寶二爺若是不回來，只算我命該如此，我也就死心塌地的了，偏偏的他又回來了，林姑娘和晴雯他們也都回了生了，我這會子，心裏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倒底不知怎麼着纔好。噯，老天爺，我仔細想來，如今寶二

爺晚上睡下，左邊是寶姑娘，右邊是林姑娘，頭直裏是晴雯金釧兒，腳底下是紫鵲鴛兒，他那裏還想得他當日的那個襲人姐姐來呢？即或二爺明兒見了汗巾，想起我來，我如今已是嫁了人的人，他如何肯把我重新贖了回去呢？權當二爺肯了，老爺太太也斷然不肯的，權當老爺太太都肯了，把我贖了回去，別人還罷，晴雯這個蹄子，嘴就和刀子一般，我這個一輩子死到他舌根底下了嗎？衆人齊齊作踐起來，就是我那個心坎兒上的爺，也就未必能像從前那樣的疼我了，權當我那個爺想念前情，仍舊把我姐姐長姐姐短的叫一個，揷口兒甜，沒主意沒造化的蹄子，你跟着蔣玉函睡了將近一年了，還有什麼臉兒，答應人家呢？想到這裏，不覺五內崩然，淚如雨下，情緒懨懨，如癡如醉的，也無心茶飯。將及黃昏掌燈之候，老婆子進來說道：「奶奶，爺回來了。」只見蔣玉函自外走了進來，脫了毡衫，懷內掏出個包兒來，笑嘻嘻的遞與了襲人道：「姐姐，你帶着試一試看，好不好，這個東西，正配你那個雪白的膀子。」襲人接來，打開一看，見是一副鑲金碧霞璽的手鐲，看了一看，仍舊放下，不覺淚流滿面。蔣玉函見了，不勝詫異，忙攬在懷內，問道：「你又怎麼了？想是家下的服侍你不週到，得罪了你了麼？」襲人把臉一扭道：「我幾時和他們這樣難纏過來？」蔣玉函笑道：「不然，可又是爲什麼呢？」襲人不答，只是流淚。蔣玉函不悅道：「你自從進了我家的門，我那一樣兒待你不好？真是一心坎兒上溫存，手掌兒上奇擎，眼皮兒上供養。」那一天晚上，又不是臉兒相偎，腿兒相壓，手兒相持呢？我想就是寶二爺當日，也未必把你如此的看待，你說寶二爺當日總是把你姐姐長姐姐短的稱呼，我這如今，也是成日家把你姐姐不離嘴兒的叫你，總是不舒服，難道教我把你叫媽媽不成？」襲人道：「你不用嘔人了，我有件事要問你，你可不許哄我，若肯據實的告訴了我，我纔信你疼我是真心實意呢！」蔣玉函笑道：「我的姐姐，我倒底那一件事兒哄過你呢？」襲人道：「我想你成日家在城裏演戲，這件事，你必然是知

道的，我聽見說：「如今寶二爺回了家了，前兒七月十五，在鐵檻寺，僧道作法，回生了好些人。」這可是真事麼？」蔣玉函聽了，呆了半晌，忽然笑道：「這是在那裏聽來的謠言？難爲你也是極聰明的個人兒，你也想想，世上也有個人，已經死了，又會活了的道理？」襲人道：「外頭人人都是這樣說，還說宮裏的娘娘也回生了，林姑老爺也做了城隍了？怎麼你還哄我呢？」蔣玉函道：「罷喇！我勸你喝口涼水，把這種妄心打退了罷，你原是我明媒正娶之妻，並不是我搶奪來的，權當寶二爺認真的回了家，他還能勾贖你回去麼？況且他如今現有嬌妻美妾，逐隊成行，也斷然不肯要你這個破貨的了，權當他想念前情，還肯要你，你也該打打細算盤纔是，我想你若依舊到他跟前，不過一個月裏頭，輪着你陪伴他一遭兒，還算是你的造化，那裏如跟着我夜夜不脫兒的舒服呢？書上說的好，「大丈夫甯爲雞口勿爲牛後，」難道你連這兩句話也不懂得麼？」襲人道：「我也不懂着什麼書上的話，據我想來，你纔真是個牛後呢！」蔣玉函聽了，笑道：「倒底你沒讀過書，竟將這兩句話的意思，講顛倒了。」襲人道：「我可得什麼書呢？你只自己回過手去，摸摸你那個後，只怕也和牛的差不多兒了罷。」說的蔣玉函紅雲滿面，正待發作，瞧了瞧襲人，又怪捨不得的，只見老婆子進來問道：「爺還喫飯不喫了？」蔣玉函道：「我已經在城裏喫過飯了，你奶奶喫了飯了沒有？」老婆子道：「奶奶今兒也不知是怎麼了？只喫了半碗兒飯呢！」蔣玉函道：「既是這樣，你去燙壺熱酒來，再拿幾碟乾菓子，我和你奶奶消消夜，打打寒氣。」老婆子聽了，忙去取了酒菓來，擺上炕桌兒，夫妻對飲。襲人那裏還有心腸飲酒，無如蔣玉函柔情媚語，放出他小旦的身分來，弄的個襲人沒了法兒，只得以酒澆愁，約有一個時辰，竟至陶然大醉。蔣玉函將他抱入鴛衾，雙雙安寢。這話暫且不提，再說甄寶玉進了城，先到家中，見了甄夫人，母子兩個，敘過了別後的情事，又說了會子甄公在外的光景，到了下午，便坐了轎車子，帶了包勇，來拜見

賈政適值賈政工部有事，尚未回府。寶玉聽見，連忙迎出，彼此一見，歡若平生，握手各道契闊，讓進書房。賓主坐定，焙茗獻上茶來。茶罷，賈寶玉知道甄寶玉的脾氣，是愛道學的，便先開口道：「自去歲秋闈一別，寒暄再易，今幸再瞻雅範，知吾兄道德文章，與時偕進。」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信不誣也。」甄寶玉也知賈寶玉的脾氣，愛的是風流，乃笑答道：「豈敢！豈敢！自去歲吾兄遞跡天台，衆皆惶惑，小弟固知吾兄必另有一番作用，今竟果如所料，真可謂亙古未有之奇。今又推己及人，所謂仁之端而智之術者，胥在是舉。小弟今而後始知風流才子，與道學先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二人彼此大笑。賈寶玉道：「前者老伯母差包勇去後，家母卽和家嫂商量迎娶一事，通知了李親家太太，他那裏說時屆殘冬，年近歲逼，諸事辦不齊備，擇定明春二月十二日，大恩上吉，不知吾兄不以爲晚乎？」甄寶玉聽了，笑道：「承吾兄不棄，推念同類適纔，家母亦言及於此，卽明春二月，轉瞬卽到，何晚之有！小弟倒有一事奉瀆，小弟今早在路行程，偶遇風雪交加，路經紫檀堡，在一蔣姓人家，借地少憩，忽從屏後走出一少婦來，誤將小弟認作吾兄，慟哭不已。小弟驚詢其故，始知爲吾兄之舊人，託小弟轉致一物，送上台端。」說着，便從懷裏取出一個紙包兒來，遞與了賈寶玉。賈寶玉接來，打開一看，認得是當日和蔣玉函對換的松花洋縐的汗巾兒，乃是襲人的舊物，不覺一陣傷心，眼淚早流下來。又怕甄寶玉看見笑話，連忙又忍住了。甄寶玉分明看見了，故意的只作不見，口內吟道：

去歲分鸞鏡，今朝寄縐巾。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賈寶玉聽了，不覺長歎了一聲，遂也口占了一絕道：

總因求美玉，反致失名花。便許終完璧，何能掩舊瑕？」

甄寶玉聽了，纔要說話，只見焙茗進來稟道：「老爺回來了！」兩個寶玉，一齊迎了出去，一見賈政進來，甄

寶玉見了，忙上前跪下請安，賈政連忙攙了起來，攜手重入書房，仍分賓主坐定，賈寶玉親自捧過了茶，仍在一旁侍坐。賈政遂向甄寶玉問了會子，他父親在邊疆的近況，又問了會子他近日的學業文章。甄寶玉這纔告辭回府而去。這裏賈寶玉送客去後，便隨了他父親到上房來，又和王夫人大家說了會子閒話，這纔回到自己怡紅院來。只見寶釵黛玉正在外間炕上，引着桂哥兒頑笑，他便溜到裏間來，從懷內取出汗巾兒，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子，想起襲人當日待他的那一番好處來，不由的淚流滿面，自己哭了一會子，想道：「他如今已經嫁了琪官了，如何又能把他弄了回來呢？即或和琪官說的肯了，老爺太太又如何肯呢？權當老爺太太也肯了，又想了想道：『縱然把他弄回家來，倒底又算個什麼名色兒呢？』想到這裏，忽然把桌子拍的拍了一下，隨手蘸起筆來，將方纔口占的四句詩，寫在汗巾之上。再說林黛玉正和桂哥兒頑笑，忽聽裏間拍的桌子一響，仍悄悄向寶釵笑道：「姐姐，你聽裏間屋裏，不知把什麼拍的山響，再別是纔剛兒他進來，見咱們沒人理他，自己覺着沒了趣兒，胡使性子呢罷？」寶釵聽了，忙抱了桂哥兒，便往裏去。黛玉笑着忙搖了搖手兒，自己蹣手蹣腳的，走到裏間，先探了個頭兒，只見寶玉面朝裏，在帳子裏躺着，桌子上放着一條汗巾兒。黛玉見，便輕輕的走進去，將汗巾拿了起來，仍舊輕輕的退了出來，悄悄向寶釵笑道：「姐姐，你把小兒遞給奶媽子，快瞧這個兒來。」寶釵聽了，忙將桂哥兒遞給奶媽子，命他抱去哄着睡去。黛玉便將燈臺挪了過來，同寶釵在燈下打開汗巾觀看。黛玉低聲道：「姐姐，你看他這個毛病兒，總不改，這又不知道是誰給他的。」寶釵道：「這個東西，我瞧着狠眼熟，倒像見過了似的。」黛玉道：「噯呀呀！這上頭還寫的有字。」忙念道：「總因求美玉反至失名花，便許終完璧，何能掩舊瑕？」寶釵聽了，恍然大悟道：「哦！是了，這是襲人的東西，我當日在他箱子裏見過的。」黛玉道：「我也總沒問你，這個襲人，他倒底嫁到那裏了？」寶釵笑道：「我聽見說

是個什麼戲班裏唱旦的。」黛玉聽了，笑道：「這是什麼說呢？嫁了這麼一個高人，但只是這個東西，又怎麼得到他手裏來呢？你瞧瞧這個字的筆蹟，是他自己寫的，這首詩也是他自己做的，寶釵笑道：『可不是呢，據我想來，這必是襲人聽見你們都回了生，不知託什麼人，將這汗巾子寄了來，也是要想一家的意思，這竟是一件不通理的事兒，如何行得呢？你只細玩他這後兩句詩就知道了。』黛玉歎了口氣道：『姐姐，你當日也很不該教他出去來，這會子倒教人瞧着，心裏怪難過的。』寶釵道：『老爺太太定了主義，要教他出去，他又不是沒過明路的人，我可怎麼說也教他守節呢？』黛玉聽了，笑道：『虧了我們同生的早，若遲些日子，這怕連寶丫頭也都嫁了人了。』寶釵聽了，笑着，便順手兒將黛玉撿倒，要膈支他，急的黛玉央道：『姐姐，我再不敢胡說了，僧們商量正經事罷，這件事可倒底怎麼處呢？』寶釵道：『這件事，你且莫忙，且把這個汗巾藏過，僧們也都睡覺罷，且看他是一個什麼光景兒，僧們再商量就是了。』黛玉聽了，便將汗巾藏在書櫥下抽屜裏，寶釵便叫出晴雯等四人來，安排臥具，請寶玉來安寢，只見寶玉悶懨懨，無精打彩的，脫衣就枕，並不似往常間有說有笑的，釵黛二人見他這般光景，也不去招攬他，也都大家各自就寢，睡到四更時分，忽聽寶玉在夢中驚醒，大哭道：『襲人姐姐，你等我一等兒，我和你一塊兒去。』釵黛二人都喫了一驚，連忙披衣坐起，點起燭來，只見寶玉從被中爬起，眼睛瞪的直勾勾的，寶釵問道：『你又怎麼了？』寶玉呆了半晌，哭道：『襲人姐姐死了，這都是我害了他了。』黛玉道：『必定是你覺怔了，做了什麼怪夢，撒謊怔呢？』寶玉道：『昨兒甄寶玉回京，帶了一條汗巾來，他說路過紫極堡，因避風雪，誤到他家，遇見了襲人的，我見了汗巾，正在這裏作難，想不出個什麼法兒來，誰知道纔剛兒明明白白的，聽見襲人姐姐來了，他告訴我說：『老爺太太生生的把他逼着嫁了人，這會子他知道我回來了，前思後想，覆水難收，萬無回來之理，他哄着蔣玉函睡着了，悄悄

的自縊死了，他的魂靈兒，到了城隍廟，姑老爺查看了冊子，命他先到太虛幻境，了案，再到地府討脫生去罷。『吓了好一會的委屈，纔走了，仔細想來，他並沒有辜負我的恩情，倒是我斷送了他的性命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道：『怪道昨兒晚上呆呆的，原來是爲這件事，常言夢是心頭想，你心裏墊着這件事，所以纔有這樣的怪夢，纏繞來了。』寶玉道：『我從來做夢，總是恍恍惚惚的，再沒像這一遭，的真切了！』黛玉笑道：『前兒我聽見寶姐姐說，那會子虔心虔意的，等我的魂來入夢，你怎麼又沒夢見我，又夢見柳五兒了呢？』寶玉聽了，扭頭道：『人家心裏想的什麼似的，你又拿這個話，嘔人家來了。』寶釵笑道：『我勸你好好兒的睡覺罷，半夜三更的看仔細，鬧的老爺太太知道了，且等到明兒早起，打發焙茗到紫檀堡打聽，一聽果真他死了，你再哭也不遲，倘或他沒有死，你這不是白鬧嗎？』寶玉聽了，無可奈何，只得仍舊睡下，釵黛二人，也就陪着吹燈而睡。不過朦朧了一會子，不覺東方大亮，寶玉正然要出去，發焙茗可去打聽，只聽焙茗在院子裏問道：『二爺起來了沒有？』奴才有話要回二爺呢。』寶玉聽了，也顧不得登靴子，薩拉着鞋，就往外跑，寶釵見了，忙向晴雯紫鵲二人，努了個嘴兒，二人也就連忙跟了出來，只見焙茗向寶玉稟道：『今兒一個黑五更兒，花自芳就來尋奴才，教奴才稟知二爺說，昨兒有三更以後，蔣玉函到他家，告訴說：『他妹子三更天上了吊了！』花自芳就到他家，看了一回，見他妹子已經死的挺挺兒的了，就』蔣玉函說：『把他妹子折死了。』蔣玉函說：『他因爲聽見寶二爺回了家，他自己尋了死的。』花自芳不』在他家開了個烟霧沉天，還要到縣裏去告呢，教奴才替他求二爺，給他做個主兒纔好。花自芳剛去了，蔣玉函就來了，也求奴才稟知二爺說：『他聽見二爺回來了，早就想來請安求見的，只是因爲那年二爺和他相好，捱了老爺的打，所以他不敢來請安，恐怕老爺知道了，又連累二爺受氣。』他說：『襲人原是爲二爺回了家，他自己愧悔的尋』

了死了。」他還說：「自從把襲人娶到他家，他原不知道是二爺的人，成親之後，聽見他贈二爺的茜香羅，知道的，成日家恨不能把襲人頂在頭上纔好，那裏還肯拆磨呢？」如今花自芳要和他打官司，他也要求二爺替他做主兒。」剛然說到這裏，只見寶玉身子幌了幾幌，往後一仰，咕咚栽倒在院子裏。晴雯紫鵲二人在台階兒上站着，看的明白，連忙跑到跟前，抽的抽，攙的攙，寶釵黛玉鶯兒金釧兒在房內玻璃牕中早都瞧見了一個個嚇得驚慌失措，一齊走了出來，鶯兒金釧兒二人，也就跑上前去，幫着晴雯紫鵲，將寶玉擡了進來，嚇得焙茗面目焦黃，渾身打戰，一見寶釵二人出來，連忙跪倒，碰頭哀告道：「二位奶奶，千萬沒要告訴太太，說奴才把話說冒失了，把二爺嚇暈了，太太一知道，奴才就不得活了。」黛玉見了，便向老婆子道：「你告訴他，不要教他害怕，教他也別在外頭聲張，也別走遠了，只在就近聽候呼喚就是了。」老婆子忙去告訴了焙茗，自去在外等候不提。再說寶釵黛玉二人進來，見晴雯等四人已將寶玉抬了，放在床帳之內，仔細瞧了瞧，就和死人一般，又像從前自鐵橋寺擡回來的樣子。寶釵着忙，向黛玉道：「你看看這個這兒，可又教人怎麼處呢？依我說，早些兒告訴太太，請王太醫來看一看纔好。」黛玉聽了，沉吟了一會子道：「據我看來，這又是失了魂的樣子，必是他的魂，跟了襲人的魂去了。昨夜裏，他還說襲人的魂，還要到太虛幻境去結案，依我說，僧們且把警幻前兒給的那個小冊頁兒，取出來瞧瞧，只怕那上頭有什麼解救的法兒，也不可知。僧們且看了，再告訴太太也不遲。」寶釵聽了，忙命紫鵲取了匣兒來，遞與黛玉。黛玉接來，打開匣蓋，取出那副冊頁，展開觀看，不覺喜形於色道：「姐姐，你瞧來。」寶釵聽了，忙湊在跟前，仔細看了一遍，笑道：「既是這樣，僧們何不就照樣兒行呢？」黛玉聽了，點點頭兒，合上了冊頁，仍舊收好，向寶釵道：「姐姐，你快教老婆子告訴焙茗，教他到姨媽家和香菱姐姐討兩支『尋夢香』來，我想就丟晴雯去也罷了。」寶釵道：「焙茗只怕

說不明白，等我給香菱寫字個兒去，我想再教焙茗告訴花自芳，教他不用和蔣玉函打官司了，就教他把他妹子的尸首領到他家去，將來回了生，也免得蔣玉函過後有言。」黛玉道：「姐姐想的狠，是你快教老婆子告訴焙茗，早些兒去罷！」寶釵聽了，便提起筆來，給香菱寫了一封書啓，命老婆子轉遞與焙茗，此時焙茗正在榮禧堂背後，一間小房子裏獨坐，聽候呼喚，心裏耽着好大的驚恐，聽見老婆子將上頂事說，遞給與香菱的書啓，他這纔放了心，便騎了匹馬，飛行到花自芳家，告知了前情，花自芳自是一喜樂從，又飛馬到薛姨媽家，投了香菱的書子，香菱看了，忙取了兩支「尋夢香」，一包封嚴密，發付焙茗，依舊飛馬而回。此時寶釵黛玉二人親自來至上房，將前項事體，悄悄的都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聽了，喫這一驚不小，忙到怡紅院來看視，只見他直挺挺睡着，叫之不應，推之不動，王夫人流淚道：「這都是我的業障，怎麼就養了這麼一個不懂事的冤家？我這一條老命，終久總要教他追了去呢？」寶釵勸道：「太太不必着急，纔剛兒我們見警幻仙姑給的冊頁上寫的明白，原沒什麼妨礙的。」王夫人聽了，歎了口氣道：「前兒房裏收他們四個人，你老爺就狠不喜歡，這會子又鬧起襲人來了，這可將來教人又是怎麼一個辦法兒呢？已經嫁出去的人了，重新又收回來，誰家有這個規矩呢？」寶釵笑道：「這件事，只要太太肯施恩，瞞着老爺，也就容易辦了。」王夫人道：「你們只管說出你們的辦法兒來，我聽聽，我這會子要我的兒子好，可還有什麼不想思的呢？」寶釵聽了，也笑道：「既是太太肯施恩，我們就好說了，前兒瞞着他們兩個人，已經是回過老爺，收在房裏的人了，我們也再沒有還把他們當成丫頭使喚的道理，這會子我們倆人，連個跟隨的丫頭也沒有了，將來襲人還魂之後，只說給我們倆人買了頭，索性求太太施個全恩，連柳五兒一齊都叫了進來，只瞞着老爺一個人兒，不但我們倆人有了使喚的丫頭，我們也可就保得住他從此以後，再不害什麼病了！」王夫人聽了，長出了一口氣。

道：「噯！老天爺，怎麼鬧出柳五兒來了？這可教我真也沒了法子，你們倆人都是我的外甥女兒，我只把寶玉交給你們就是了，隨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罷。」說着，只見老婆子送進「尋夢香」來，王夫人接來瞧了一瞧，仍舊遞與黛玉道：「任憑你們怎麼鬧去罷，我也不管了。」說畢，坐着喫了杯茶，徑自去了。這裏黛玉二人便叫過晴雯來，和他商量，晴雯本是好動不好靜的人，聽見命他到太虛幻境，追趕襲人的魂魄，心中大喜，連忙更換了新衣，黛玉命他睡在寶玉的旁邊，點起「尋夢香」來，插於枕畔，晴雯便覺耳內風響，栩栩然睡去。他的那一靈真性，早已出壳，這裏寶釵黛玉二人將帳簾放下，吩咐金釧兒紫鵲鸞兒等不許偷看。黛玉又寫了一張稟啓，命老婆子轉交焙茗，即刻馳赴城隍廟焚化，一切辦理妥當。他二人便在牕下對弈不覺。且說晴雯的一靈真性，出了大觀園，耳內只聽呼呼的風響，覺得自己的身子飄飄然虛如無物，約有頓飯之時，忽覺眼界光明，只見兩座牌坊，高插雲漢，仔細瞧了瞧，果然就是太虛幻境，不由的滿心歡喜，暗想道：「我們離了這個地方，將人半年，時常作夢，怎麼總夢不見呢？這個「尋夢香」果真奇妙！你看那不是元妃娘娘住的赤霞宮，這不是林姑娘的絳珠宮，那不是警幻仙姑的宮殿，還是當日的舊樣兒，我如今先到警幻那裏見了他，就可知道二爺和襲人的下落了。」想罷，他便順着牌坊的大路，緩緩而行。剛走過薄命司的門前，只見門兒半開半掩，聽了聽，似乎有人在內唧唧噥噥的說話，彷彿寶玉的聲音，晴雯聽了，心中一動，他便蹣手潛蹤的走了進去，偷眼一望，只見裏面櫺櫺窗櫺，放着一張羅漢榻，榻上偃傍着兩個人，仔細看去，正是寶玉和襲人。晴雯見了，忙向黑處一閃，輕輕的繞到羅漢榻的背後，蹲在地下，側耳細聽，只聽襲人哭道：「我的狠心的小爺！你就是爲林姑娘出家，你也該告訴我們一聲兒，老爺太太但要知道你後來還要回來，也斷不肯打發我出去的，我這會子已經活的沒了趣兒了，你又趕來做什麼呢？」寶玉道：「姐姐，你也不必傷心了，一飲一

好來着，況且一二年都沒見面兒，見了狠該親熱纔是，又說上這些沒要緊兒的話，做什麼呢？『晴雯道：『你可問你們那個蔣奶奶嗎？他爲什麼不說，我們那個晴雯妹子，我有一二年沒見他，我心裏怪想他的，這也是一句有人心的話罷，爲什麼一張口，就說我的嘴和刀子一樣，是我在背後地裏殺過誰嗎？太太當日罵我說我如妖精狐狸似的，恐怕把二爺引誘壞了，這不是僂們三人都在這裏呢？你只教他嘗着薄命司的苦，薩給去起個誓，看是那個沒臉的蹄子，開天闢地，把二爺引誘壞了的，把他就正經的啣成日家狐媚魔道的，把太太詭弄轉了，情願把自己的月錢，分出二兩銀子來給他，好個喫二兩銀子的人兒，俗語兒說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既怕我的嘴和刀子一樣，當日就不該嫁人，那怕老爺太太不依呢？一頭撞死在太湖石上，同我們一塊兒到這裏來，倒底也落個乾淨的名兒，這會子回了生，除了二位奶奶，誰敢搶你的先呢？那會子可怕死，這會子聽見二爺回來了，可又浪的上了吊了，我問你，你這一死，就算總沒跟着琪官睡過的了？蔣奶奶，你倒底也說句話兒呀！怎麼只是拿手帕子握着臉，難道你這會子還裝新媳婦兒，害羞不成麼？』寶玉聽了着了急，忙將晴雯攬在懷內，央告道：『好姐姐，你再別說了，你給我留點臉兒罷，怎麼儘自只是叫蔣奶奶呢？』晴雯見寶玉着了急，又故意的笑道：『他家現姓蔣，可教我稱呼他個什麼兒呢？要說叫我稱呼他寶二奶奶，這可又太勾不着的呢，連我也不敢做如此的忘想，何況他呢？』說着又望着襲人嘻嘻的笑，鬧的寶玉沒了法兒，只得又將襲人攬在懷內，笑道：『好姐姐，你再不用哭了，你們倆人，素日原是相好，彼此頑慣了的，這是他和你噉着頑兒呢，你怎麼就認起真來了？』襲人聽了，越發握着臉，大哭起來，晴雯見了，便擠了過來，挨着襲人坐下，把他的頭，攬在懷內，將臉上握的手帕子，拉了下來，笑道：『噯，噯，怪道二爺見了捨不得呢，原來模樣兒越發比先出息的俊了，你瞧瞧臉兒，越發白了，眉毛兒越發灣了，眼睛兒越發水冷冷兒

的了，嘴兒越發小了，嚶！我的姐姐，僧們倆人一二年沒見的了，也該親熱親熱。」說着，便將自己的臉，偎在襲人的臉上，嘴也偎在襲人的嘴上，嘔的襲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罵道：「涎臉的小蹄子！我知道我今兒要死到你手裏呢！」晴雯又故意的笑着，用手帕子擦嘴道：「嚶啲啲了不得！我只顧和姐姐親熱，竟忘了姐姐的嘴，是和蔣家姐夫親熱過的。」二爺你可別計較我冒失了！」急的寶玉跺腳道：「人家哭成這個樣兒，怎麼你越說越來了呢！」襲人發恨道：「我的小姐！我的小姐太太，我真可怕了你了！背後地裏沒外人的時候，任憑怎麼遭場，我都情願受你的，只要你當着人，給我留點分兒，我就沾了你個大恩了！」晴雯笑道：「這也很容易了！你只叉開腿，讓我摸一摸，要還是當日的原樣兒，我就當着人，再不說你什麼了。」襲人聽了，吓的啐了他一口，招的寶玉哈哈大笑起來，正然說笑時，忽見裏面進來了一個人，問道：「什麼人在這裏混？」仙姑命我拿你們來了。」衆人喫了一驚，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妙玉。寶玉等見了，連忙站了起來，一齊問好，妙姑答禮畢，笑道：「寶二爺，你本是讀書明禮的人，此乃天仙福地，你們如今乃是下界的凡人，並不先來通知，擅自私行出入，這也不成個道理。」寶玉未及回答，晴雯先笑道：「我們也是看了仙姑的冊頁來的，並非私行出入，可見你這如今不是我們家的人了，怎麼說出這樣生分話來了？」妙姑道：「並不是我說話生分，你們既然來找仙姑，怎麼不先到仙姑處求見？爲何私來此地，偷翻冊子，倘被值日遊神查出，奏聞上帝，取罪不小！你那裏知道利害，你們還不快跟了我來呢！」寶玉等三人聽了，一齊都隨了妙姑，來至警幻的前殿，早見警幻春風滿面的走了出來，笑道：「寶玉，你又作什麼來了？」寶玉道：「弟子凡愚，又有一段情緣，求仙姑慈悲成就。」警幻笑道：「我竟成了你的一個總撮合山了，你該怎麼謝我纔是？」寶玉笑道：「高厚難酬，惟有朝夕焚香，虔誠叩拜而已！」晴雯襲人二人，也過來拜見了警幻，分賓主坐定，襲人向警幻流

淚道：「弟子下界凡愚，愿求仙姑收留門下，跟隨妙師父焚修，懺解終身的夙孽！」警幻笑道：「賢妹，你莫要灰心！大凡婦女生於世間，貞淫邪正，都有個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勉強，你難道方纔沒看見你那副冊頁上寫的，還不明白麼？」襲人又向寶玉流淚道：「二爺，你捨了我罷，實在我也沒臉兒回家見人了，你讓我跟着妙師父做個徒弟罷！」寶玉未及回答，晴雯笑道：「罷喇！姐姐，你不用撇清了，我勸你老着臉兒回去罷，家裏二位奶奶已經和太太商量妥當了，你哥哥這會子爲你正和琪官打官司呢，早上奶奶們打發焙茗去告訴你哥哥，只把你的尸首領回家去，兩下裏遞了和息，將來就說給奶奶們買丫頭，只瞞着老爺一個人兒，拿轎子把你原舊抬回家去，就完了一天的大事了。」妙姑聽了，笑道：「襲人，你也不要太一膠柱鼓瑟了。你聽晴姑娘說的這樣直捷痛快，你竟依了他罷，你們都是些有福的人，所以上天纔有這些栽培，像我這沒福的人，只好在這裏苦志修行罷了！」說的襲人低下頭去，這纔不言語了。寶玉向妙姑笑道：「妙師父，你是自己已不愛享福罷了，你如果願意享福，僧們立刻就享起福來，何難之有？」妙姑聽了，不覺紅了臉，秋水盈盈，怒而視，嚇得寶玉伸出舌來，半晌收不回去。警幻笑道：「你們不用饒舌了！徒弟們取仙酒仙丹來，每人奉敬你們一杯，趁早兒打發你們回去纔是，免得你們家裏懸心，若由着寶玉的性兒，巴不得連我也下凡去享福，纔是他心裏的事呢！」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仙女送上仙丹仙酒來，警幻每人手奉了一杯，各將酒藥送下。警幻、妙玉又問了會子，黛玉、迎春、鳳姐、香菱諸人回生後的光景，便催他們起身回去。寶玉等尙戀戀不捨，只得洒淚而別。警幻姑都送至牌坊那邊，囑咐道：「你們此後想來逛逛時，只管在我給顰卿的那副冊頁上查看，自有妙用！」寶玉等聽了，尙欲請問，只聽警幻口中念念有詞，喝聲起去，他三人便覺足不沾地，隨風而飄，剛出了太虛境外，但見天光慘淡，忽見前面來了兩個人，仔細看時，却是秦鍾和智能兒。寶玉見了，忙問道：

「你們倆人從那裏來的？」秦鍾道：「早上林姑娘差焙茗到廟裏焚化了稟啓，姑老爺差我們兩人先到地府去投文，又怕二叔和兩位姐姐又到地府去，所以又教我們投了文，從太虛路上迎了來了。」寶玉聽了，不勝大喜，忙道：「你們夫婦兩個來的，狠好，就煩你們二位將襲人姐姐的魂，送到他哥哥花自芳家去。」襲人聽了，便和寶玉灑淚分手，跟了秦鍾智能兒分路而去。這裏寶玉拉了晴雯的手，緩緩而歸，暫且不表。再說寶釵黛玉二人正在廳前對奕，忽見玉釧兒走來告訴道：「太太請二位奶奶說話。」釵黛二人聽了，只得要去。忙喚出金釧兒、紫鵲、鶯兒來，囑咐道：「你們三人，就在這裏小心看着，不許胡吵亂鬧，不許閒雜人進來，大約不過再兩個時辰，也就該還得魂了。」說畢，雙雙的隨了玉釧兒去了。這裏鶯兒、紫鵲二人坐在廳下，下起棋來。金釧兒聽了個空兒，悄悄的揭開帳簾一看，只見寶玉、晴雯二人爛睡沉酣，推之不動，就和死人一般。忽然心生一計，忙走到鶯兒、紫鵲跟前，笑道：「姐姐們，你們瞧前兒晚上二爺到，偕們屋裏的時候，晴雯這個蹄子把偕們三人擺佈了一個倒地兒，我想偕們今兒也報他個仇兒，解解恨，也是好的。」鶯兒笑道：「你有個什麼報仇的法兒？」且說。金釧兒笑道：「我想趁着奶奶們不在這裏，偕們把二爺和晴雯的衣裳都替他們脫的干干淨淨，蓋上一床被窩，枕上一個枕頭，再把他們的衣裳都藏過，過會子他們還了魂，摸不着衣裳，急不能起來，偕們大家瞧着，笑一陣子，這不報了仇了麼？」紫鵲聽了，忙道：「快別胡鬧，倘或二爺還了魂，不依了呢？」金釧兒笑道：「噯，二爺還有什麼不依的呢？只怕怪罷了。」紫鵲又道：「二位奶奶要不依了呢？」金釧兒道：「我想二位奶奶也沒什麼不依的，就算他們不依了，不過是罵兩句子，還怕罵弔了誰的翎毛兒麼？」紫鵲道：「怪冷的天氣，二爺受了涼，可不是頑的？」金釧兒道：「罷，姐姐你也太小心了，你就記得那一天晚上，那麼樣冷的天氣，二爺精光的開了半夜，怎麼也沒有涼着呢？他這如今是在大荒山得了道，

的身子，你還當是從前的二爺麼？」此時鶯兒早已心活了，便不由紫鵲做主，乃和金釧兒二人，輕輕的揭起帳簾，先打開了被窩，安好了枕頭，然後嘻嘻的笑着，將他二人一個一個的抱了起來，將上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脫剝干淨，重新放倒，枕上一個枕頭，蓋上一床錦被，臉對着臉，兒安置停妥，仍舊放下帳簾，紫鵲在旁看的也笑了，又怕天氣嚴寒，火盆裏多多的添起灰來，剛然收拾完畢，只見寶釵黛玉從外邊走了進來，三人見了一齊迎了出去，寶釵問道：「你們也聽了聽，帳子裏也有個什麼動靜兒沒有？」金釧兒忙答道：「我們聽了裏頭，並沒有什麼動靜兒。」說着，又像忍不住的要笑，忙用手帕子捂着嘴，溜着跑了。黛玉二人不解其意，寶釵道：「怎麼這個金釧兒，總是這樣孩子氣呢？」黛玉道：「他在太虛幻境，成日家就是這個樣兒。」說着，二人走到裏間一看，只見一大盆灰火，紅焰騰騰，黛玉道：「房屋又不大，放下這一大盆火，也不怕煙氣薰着了人，我們只要走了，你們的新樣兒就上來了。」鶯兒紫鵲不敢答言，只是抿着嘴兒笑。寶釵道：「等我瞧瞧他們，只怕這會子也該有了動靜兒了。」鶯兒聽了，早笑的不得活了。黛玉道：「鶯兒你怎麼也跟着金釧兒學的傻笑起來了？」言還未盡，只見寶釵手揭起帳簾，笑道：「噯，啲，啲！這是怎麼了？鶯兒你快瞧來！」黛玉聽了，忙也走來一看，便笑的岔了氣，握着胸口道：「怪道金釧兒和鶯兒鬼鬼祟祟的只是笑，這必是他們倆人悄悄兒的幹下的勾當。」回頭看時，只見金釧兒鶯兒早笑的動彈不得了。黛玉二人正要數落他們，只聽寶玉打了個哈哈，急忙看時，又見晴雯一伸懶腰，手足並伸，把錦被兒全登開了，露出那上下雪白的肌膚來，招的釵黛二人哈哈大笑起來。晴雯醒了過來，嗔這一驚不小，急忙擁被坐起，滿床上亂抓衣裳，那裏有衣裳的個影兒，着了急，向寶釵黛玉笑道：「好個二位奶奶，怎麼和我這樣的頑兒起來了？我明兒在二位奶奶跟前，也沒大沒小的賤起臉來，二位奶奶可就不用惱。」釵黛二人聽了，正欲告訴是原委，只見寶玉也揉了揉自己眼

晴過來瞧見這般光景早已心下明白就知是誰和晴雯頑呢又見衆人都在面面相嘻的笑便順手兒仍舊把晴雯攪倒便欲翻上身來急的晴雯翻身推亂擗寶釵見了一面笑着的一面命鶯兒紫鵲快取他二人的衣裳來正說時只見金釧兒笑嘻嘻的從外間地進一包子衣裳來放在帳子裏寶釵仍將帳簾替他們放下來道：「你們快穿罷！只怕過會子太太要來的。」遂又申飭紫鵲鶯兒金釧兒道：「我們只一會兒不在這裏你們就生出故典兒來了雖說是和晴雯噓着頑兒怪冷的天氣難道也不怕把他們兩個凍着了麼？」鶯兒紫鵲聽了不敢言語金釧兒笑道：「我們原是要請二位奶奶笑一笑的意思至於纔剛兒的那個樣兒我們那一遭兒又沒見呢？」正說時只見晴雯穿的齊齊備備的從帳子內走了出來要撕打金釧兒黛玉忙攔住道：「晴雯姐姐你這會子且不用和他鬧僧們且說僧們的正經事罷等明兒天氣和暖了你們照樣兒還他個禮也就是了。你且說你到了太虛幻境是怎麼樣的來？」晴雯聽了便將頑笑之事丟開遂將到了太虛先在薄命司找着了寶玉襲人然後回去見了警幻的一切情事並秦鍾智能兒淫襲人的瑣到花自芳家去的話從頭至尾的細述了一遍。黛玉二人聽了不勝歡喜正欲差人稟知王夫人只見寶玉也穿了衣裳從帳子裏走了出來嘔吐裏一俄寶釵埋怨道：「你這個脾性兒總不能改就是爲襲人這件事也該好好的商量爲什麼嚇人道怪的教太太又受了一番驚恐這可是怎麼說呢？」寶玉道：「像這回事你們既知無礙也就不該告訴太太知道纔是呢！」黛玉道：「家裏這些人口纔得住誰的嘴呢？要不是我們兩人親自過去把這原原委委細細的告訴了太太只怕這會子連老爺也知道了依我說你就快吃飯罷喫了飯親自過太太那邊去見個面兒也免得老人家懸着心。」寶玉聽了便命鶯兒催了飯來吃畢換了衣帽便到王夫人上房來誰知賈政此時已經下了衙門用過了早飯正是同王夫人對坐閒談一見寶玉進來道：「你這如今怎麼越

發起的遲了？蒙萬歲爺的天恩，賞了你翰林侍講的職銜，就告上半年的假。眼看假也滿了，就要出去當差，該每日早些兒起來，將舊日讀過的經史，逐一的溫習起來，萬一召見，問起什麼來，奏對可不致錯誤。這些要緊的節目，全不留心，成日家只以見不得人的些事兒爲務，豈不辜負了上天栽培造就的恩麼？即如今日早起，萬歲爺的天恩，引見你史大妹夫，考問經史，應對如流，天顏大悅，也賞了翰林修撰的職銜，賜名林成玉。我看那個孩子，狠有出息，比你強多了，就是巧姐的女婿。那個孩子也比你強，前兒我略略試探了試探，他肚裏竟比你博。『寶玉聽了，不敢分辨，不住的只是答應。』王夫人起初見賈政回來，惟恐問及，玉不好回答，正在懷着鬼胎，忽見一主從門外進來，這一番非同小可，就知是他已經還了魂，因當着賈政，不敢問他什麼別的話。今見賈政教訓他，又怕寶玉答應錯了話，賈政氣忙向寶玉道：『你史大妹夫賞了職銜，你也該去給你雲妹妹道喜。他們是奉旨給你姑老爺承嗣的人，你晚上也到廟裏，給你姑老爺姑太太道喜。請老太太的安，看老太太有什麼吩咐的，沒有，你就去罷。人家有喜慶事，你們去遲了，怪不像的。』寶玉聽了，連忙答應了一個是。賈政道：『坐了車去，不許滿街上亂跑馬，帶老成妥當人跟着。』寶玉聽了，就像放了赦的一般，連忙又答應了幾個是。恭恭敬敬的退了出來，更換了衣服，自去坐車。到史湘雲家道：『不提。』且說王夫人見寶玉去了，便教玉兒去請奶奶們來商量，辦幾樣現成的禮物，與史湘雲送去賀喜。賈政見請媳婦們來，便自向書房去了。不多一時，李執紼、黛玉等都來了。王夫人先問明了寶玉還魂的原委，又知襲人也還了魂，現在花自芳家，心中自是歡喜。又大家商量着打點幾些現成的禮物，差人給湘雲送了去。湘雲便留寶玉喫了晚飯，同他女婿林玉成到了黃昏時候，一同坐車到城隍廟，見林公夫婦。林公賈夫人不勝歡喜。賈母也十分喜悅，便商量建蓋房舍，擇日遷居。寶玉又將襲人之事稟知了賈母，盤桓半夜，始各歸家。到了次日，寶玉當

着賈政告訴王夫人，說稱賈母之命，說：「紫鵲晴雯業已收房，釵黛房中，每人再買婢一個，跟隨使令纔好。」王夫人便道：「目下家中那有餘項？既是老太太吩咐的，你就教你兩個媳婦，自己拿出幾兩銀子來罷。」賈政笑道：「老太太疼他們，也太疼的過餘了，有他們四個人通融使喚也就罷了，既是要另買丫頭，你這個說的也狠公道，想來兩個媳婦，自己也還買得起，只是別爲這件事當當就是了。」寶玉連忙又答應了幾個是，於是瞞着賈政，只說買了頭，擇了個好日子，和花自芳柳家的言明，兩家俱皆樂從，將襲人柳五兒仍舊送了進來，謂之通房丫頭，名位又在晴釧鵲之下，於是寶玉心滿意足，因新春過年，自己做了一副對聯，寫了貼在小套間的門上道：

黛展雙開，爭看柳明花媚；

釵橫釧褪，莫教鶯妬鵲啼。

書正上元，拜年賀節的這些節目，不須多贅，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到二月，賈政王夫人，便先與范學士趙堂官兩家，送過了插戴的禮物，寶玉叫了賈芸賈薔來，每人給了幾兩銀子，令其收拾房屋，迎娶小紅齡官爲妻，二人俱各喜出望外，感謝不已。又和尤氏將萬兒要了過來，配了焙茗，到了二月十二日，這一日，又是林黛玉的生日，又與賈環賈蘭娶親，榮禧堂懸燈結彩，好不熱鬧。先一日晚上，便接了賈母賈夫人來家，依舊住在賈母的上房，又接了薛姨媽香菱岫烟寶琴史湘雲迎春巧姐等，都先到大觀園各處裏遊玩了一回，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誰知那年怡紅院已萎復開的那株海棠，後來知爲不祥，王夫人於賈母沒後，即命人芟去，誰知今春經了雨露，又復重榮，數日之間，竟高有五尺，都發了枝葉，長出花咕嚕來，衆人見了，無不歡喜，以爲祥瑞之徵，是夜寅時吉期，將范趙兩家的小姐娶過門來，其間執壺奠雁，合巹交杯的這些禮節，無庸瑣敘，因賈甄兩府同日喜事，到了次日，賈府上請的是女眷會親，甄府上請的是男客，赴席俱是彩舫，到了晚上席散，煞了

戲文甄寶玉欲教蔣玉函見賈寶玉，所以又留下馮紫英和薛蟠，於客散後，在內書房小飲。賈寶玉與蔣玉函相見，蔣玉函纔跪了下去。賈寶玉便雙手攪了起來，各道契闊，歡若平生。然而各有隱曲，四目相視，甚難爲情。又散坐着喫了會子茶，茶罷，此時正值皓月當空，天氣和暖，甄寶玉乃命人將一張團圓桌子，放在天井內，桌上擺了一個攢盒兒，賓主五人圍列坐。蔣玉函提壺，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謝了坐，坐在下首。酒過了三巡，蔣玉函又站起來向賈寶玉笑道：「二爺小的，聞大駕回府，久欲造府叩見，總因上年老大人盛怒，二爺爲小的受了委屈，所以不敢輕舉妄動。今幸在此處再仰丰儀，小的無以爲賀，願手奉一杯，以伸積悃。」寶玉聽了，忙將自己的杯兒端了起來，一口飲乾，遞了過來。甄寶玉忙道：「你既要敬寶二爺酒，就該彈起琵琶來，唱個小曲兒纔是，那裏有冒敬酒的理呢？」蔣玉函聽了，纔要去取琵琶，只聽薛蟠道：「又鬧什麼曲兒？哼唧唧的，不如教他敬寶兄弟一個皮杯兒，豈不剪絕些兒呢？」馮紫英哈哈的笑道：「薛老大，你真是個大草包，寶兄弟是你的表弟，又是你的妹夫，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了？你說該罰不該罰？」薛蟠聽了，自己打嘴道：「該打該拿，打琵琶來，我替他彈，教他學檔子上的孩子們，在地下扭扭着，唱個馬頭調兒，我們也看他個手眼身法兒何如？」衆人聽了，都說使得。蔣玉函聽了，只得拿了個手帕，先走了個身式，向寶玉飛了個眼兒，唱道：

冤家冤家！你真膽大！跟隨了僧道，竟去出家。大荒山虧了仙師親點化，太虛境留下了一段風流話；藕地歸來，燥壞了我們的那個他，暗投繯，二更半夜在床頭掛，恨起來，恨不能一口涼水，把你團團吞下。衆人聽了，一齊大笑道：「唱的好，恰當切題。」寶兄弟這可該喝一鍾了。」寶玉聽了，忙將杯子遞了過去。蔣玉函滿斟了一杯，寶玉接來，一氣飲下。雖然同衆歡笑，細聽曲中言語，終覺感慨，心中一動，不覺酒上心來，連

忙將筷子擡在酒杯上道：「暫且告便。」說罷，出席竟到後院去了。蔣玉函見了，便也隨了出去。薛蟠悻悻怔怔站起來，也要跟了去，早被馮紫英一把按住。且說寶玉正在後院小解，忽聽身後有人走的腳步響，回頭一看，見是蔣玉函，忙掖起衣裳，笑道：「你也小解麼？」蔣玉函低聲道：「適纔席上，不便細陳隱曲，自從二爺去後，小的無意中娶親，實不知是二爺房裏的舊人，後悔不及。前日聞得二爺回府，他就懊悔莫當，半夜投繯自縊，小的不但無顏見二爺的金面，抑且落了個人財兩空。」說着，就流下淚來。寶玉道：「你不必傷心，這個人我已經把他救活了，但他原是我的舊人，未便仍歸於你，我另替你娶一房妻子，也就是了。我想你也常在我們家唱戲，我們女班子裏有個芳官，藕官，你也是見過的，就把他兩個都給你何如？」蔣玉函聽了，連忙打了個千兒道：「謝謝二爺。」忙將腰間所繫的茜香羅汗巾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原是小弟的當日孝敬二爺的東西，前日忽又陪嫁過來，今仍完璧歸趙，惟求二爺賞臉。」寶玉笑着接來，忙將自己繫的一條玉色洋縐舊汗巾解下了來，兩相兌換。寶玉笑道：「僧們過去罷，仔細薛大哥又來胡鬧。」說畢，二人依舊走了過來。衆人一見，都站起來讓坐。馮紫英向寶玉笑道：「寶兄弟，我方纔聽見令表兄告訴我說：『你如今房裏大小是八位了。』實在可敬可賀！」甄寶玉笑道：「我說句話，寶二哥可別計較，這正應了俗語說的，『狗攬八堆屎』是也。」說的衆人都笑了。馮紫英道：「論起來，大小八位，却也不足爲奇，我還聽見說兩位閨君同在一個房裏，六位如君，又是同在一個房裏，這實在是件獨得之奇。我有件東西，正配你使用，等我教人取來，你先瞧瞧，小廝呢？過來你快回去和奶奶說，把那副絞綃帳連匣兒拿來。」小廝答應自去不提。這裏甄寶玉便命人斟酒來，寶二哥我想僧們行個什麼酒令兒纔好。寶玉道：「酒已多了，不如喝會子茶，早些兒散罷。老弟台新婚，應該早些兒安歇，纔是我們在此，只是打攪，殊覺不安。」甄寶玉笑道：「此時不過纔有定更時分，早

得狠呢，小弟不過只當一個人的差使，還不致貽誤。二哥你當着八個人的差使，自然覺得時光有限了。」說的衆人又都笑了。馮紫英道：「寶兄弟，我的意思，僭們仍舊行那年在我家行的那個令兒，好不好？那年說的是女兒，如今改做佳人，那年說的是悲喜愁樂，如今改做生死去來，你道何如？」寶玉聽了，笑道：「既是大哥你的高興，小弟遵命就是了。」甄寶玉聽了，便追問那年的女兒令，怎樣的說法？蔣玉函便代爲述說了一遍。甄寶玉聽了大喜，忙將五人的筷子，各取一支，慣在桌上，以定先後次序，乃是賈寶玉第一，甄寶玉第二，馮紫英第三，蔣玉函第四，薛蟠第五。薛蟠聽了，皺眉道：「又鬧酒令兒來了，不用算我，我的醜，那年還沒丟勾，你們只是這樣刁難我，我明兒再也不和你們在一塊兒喝酒了。」馮紫英笑道：「你那年說的就很好，而且說酒令兒也無非是說說笑笑，散酒的意思，難道定要七篇文章，八篇論嗎？況且琪官他也要說呢，難道他肚裏也有五車書麼？」甄寶玉道：「我們別管薛大哥，他說得上來，說不上來，如果說不上來，罰他一大罇酒就完了。」薛蟠聽了無奈，只得道：「是了，小爺我實在怕了你們了。」甄寶玉笑道：「既然如此，寶二哥你就先說罷。」寶玉笑道：「僭們先說過酒，是各消門面，說不上來的，另罰三大海子。」說畢，便將自己的酒，端了起來，一氣飲乾，乃說道：「佳人死，香消玉滅魂飄矣，佳人生，花又重開月又明，佳人去，芳魂一點歸何處？佳人來，却喜珠從合浦回。」衆人聽了，齊聲讚好。薛蟠道：「他說的都是些什麼？」甄寶玉道：「這都是眼前的實事。」馮紫英道：「我這個令兒，原是要說實事的，說着纔有趣兒呢。」甄兄弟該你了，說遲了是要罰的。」甄寶玉聽了，也將門杯喫乾了道：「佳人死，山郎寂寞空閨裏，佳人生，依舊花前締舊盟，佳人去，斷送楊花無氣力，佳人來，一朵芙蓉並蒂開。」衆人聽了，也都贊好。薛蟠也跟着點點頭兒，甄寶玉道：「馮大哥該你了。」馮紫英也端起酒來，一氣飲乾，說道：「佳人死，窮通天壽原如此，佳人生，積善之家福自增，佳人去，天涯海角難尋覓，佳人來，

乍見雲鬢金鳳釵。」衆人道：「這也好極了！」薛蟠翻着白眼道：「是了，我這纔明白了，琪官快說罷！」蔣玉函便也端起酒來，告了乾，說道：「佳人死，活活坑了多情子，佳人生，天涯咫尺不相逢，佳人去，悲歡離合真如戲，佳人來，只剩了一鉤羅襪一弓鞋。」衆人聽了，也都一齊讚好。薛蟠道：「你說的怎麼又不和你們的一樣呢？」馮紫英道：「他說的是他各人的實事。」薛蟠道：「這個使得麼？」甄寶玉道：「怎麼使不得呢？」薛蟠道：「既然使得，我也就說我的實事了。」衆人道：「這個使得，你快說罷。」薛蟠便先咳嗽了一聲，打掃淨了嗓子，說道：「佳人死，房中丟下個小孩子。」衆人聽了，笑道：「這也很是的，就這樣說罷。」薛蟠又道：「佳人生，依舊嫌我是個楞頭青。」衆人又笑道：「這也不錯。」薛蟠又道：「佳人去，丈母兒來找女婿。」馮紫英笑道：「這可是句什麼話呢？」薛蟠笑道：「你那裏知道，你問我們表弟。」寶玉聽了，便將甄士隱送封氏來京的話，告訴了衆人。甄寶玉道：「這也與去字無相干涉。」薛蟠道：「你們說說，只要押韻就是了，怎麼又混挑眼兒來了呢？」馮紫英笑道：「就是了，你說底下的罷。」薛蟠道：「佳人來，」說了半晌，自己也笑道：「這兩個月的經水，又沒見他來。」衆人聽了，大笑道：「這是句什麼話呢？我們真不懂了。」薛蟠揚着臉，笑道：「我實告訴你們罷，又有了孕了，又要給你們養個小侄兒呢。」衆人聽了，又都大笑起來。正然歡笑，只見馮紫英的小廝，手裏拿着個拜匣兒，走了進來。薛蟠笑道：「怎麼馮大哥明兒就還席麼？請帖兒可就來了。」馮紫英道：「這是我纔說送寶兄弟的鮫綃帳，你怎麼認成請帖兒了呢？好沒見識面。」薛蟠道：「這副帳子，到底多大兒，怎麼就裝在拜匣兒裏了？」馮紫英道：「大多着呢，非離了令表弟家大觀園的房子，別處還沒這麼大的地方兒掛他呢！」薛蟠聽了，就要打開看。馮紫英道：「揭開匣蓋兒看看罷，打開了，就疊不成這個原樣兒了。」薛蟠聽了，果然揭開匣蓋，衆人一齊看時，只見顏色嬌嫩，輕軟無比，真乃希世之寶。看畢，仍舊蓋好。馮紫

英雙手遞與寶玉道：「這件東西，是哥哥攤了大價兒得的，去年尊翁老大人也見過的，是個窮嫌富不愛的貨兒，放了好幾年，總賣不上價兒，也找不出主顧來，這時候哥哥也不等這宗錢使喚了，我聽見老弟台大小八位，正配掛這個帳子，不如送了你罷！」寶玉聽了，連忙遜謝道：「大哥這樣無價之寶，小弟何敢居然白受？」馮紫英笑道：「弟兄們相好，那裏在這上頭計算呢？你明兒高陞了，做了大官的時候，把哥哥提拔提拔就是了！」寶玉聽了，不好再辭，便深深的作了個揖，謝過了，接過來，連匣兒揣在懷內，此時已有二更天氣，馮紫英道：「僧們令也完了，酒也勾了，早些兒散散，也讓甄大兄弟和新娘子多說說話兒罷！」衆人聽了，俱各起身告辭，甄寶玉又每人敬了一大盞子酒，這纔送了出來，寶玉將蔣玉函拉在一邊，附耳低言，又咕叢了會子，纔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各自回家而去，未知寶玉到家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忒閨謔戲和石頭詩 呈才華再建開棠社

話說賈寶玉自甄寶玉家赴席回家，在榮禧堂下了馬，先到王夫人上房來，剛上了台階，只見周姨娘迎了出來，掀着簾子，低聲告道：「老爺今兒乏了，已經睡下了，太太還在老太太上房裏，還沒下來呢！」寶玉聽了，忙趑回身去，又往賈母上房來，剛走至門口，只見寶釵向他搖手兒道：「環兒弟媳婦，蘭哥兒媳婦，都在這裏呢，你就不用進來了！」寶玉聽了，笑道：「好兩下裏都碰了釘子了！」只聽賈母又在內問道：「寶玉回來了麼？」寶玉在院子裏答道：「回來了！」只聽賈母又道：「這裏有你兄弟媳婦姪兒媳婦呢，你就回去睡覺去罷，也不用等着見你太太了！」寶玉在院子裏忙答應了一個是，便又回身走出，往大觀園來，到了怡紅院的月門，只見門兒半掩，輕輕的推開，走了進去，只見屋裏點着燈燭，晴雯金釧兒二人和衣兒在炕上睡，紫鵲

鶯兒在桌子兩邊對坐着，擺弄紙筆墨硯，寶玉見了，笑道：「你們倆人又不曾寫字，可擺弄這個做什麼呢？」紫鵲道：「這是奶奶們吩咐教預兩下的，不知過會子回來，還要寫什麼呢？」寶玉道：「二更天了，回來不睡覺，還要寫字，他們也太高興了！」鶯兒道：「誰都像你呢？成日家受老爺的氣，總怕念書寫字。」寶玉笑道：「你懂得什麼？也來混說來了，給我疊衣裳罷。」說着，便摘去金冠，脫衣解帶，只聽嘩喇一聲，從懷裏吊下一個拜匣兒來，紫鵲忙拾了起來，問道：「這是什麼？」寶玉嘆了一聲，忙接來看了一看，幸喜並無一損，放在桌上，拉了靴子，鶯兒疊了新衣，將靴鞋送來，寶玉打開匣兒，和紫鵲鶯兒一齊觀看，紫鵲道：「這是什麼東西？顏色嬌的這樣好看！」寶玉道：「這是外國出的一種絞綃，比軟烟羅還強百倍，是馮明英送的，明年到了夏天，給你們做小衣穿，好不好？」鶯兒笑道：「我先不穿他高幌幌的。」只聽晴雯在炕上一粘，翻了起來道：「怎麼東西？你們大家圍着看，也不叫我一聲兒。」說着，走到跟前，劈手連匣兒奪了過去，取出絞綃，抖了一抖，嘩喇的抖了一地，寶玉忙忙用手樓了起來，放在炕上，晴雯道：「這是什麼東西？這樣一大堆！」寶玉道：「是一副帳子。」晴雯道：「我當是什麼呢！還是一副帳子，那麼着，可就要給鶯兒作褲子穿呢？早知道是這個，白耽擱了我的瞞睡。」寶玉道：「這件東西抖開，就不好疊了，你們把金釧兒叫起來，你們瞧炕上現成的架子，借們就把他掛起來罷。」晴雯聽了，便將金釧兒打了一下，打了起來，於是四個人拉住四邊的帳角兒，比齊了，寶玉便替他們搬了四張椅子，放在四角，四個人端着椅子，登時將一副絞綃帳掛了起來，不大不小，剛剛合式，寶玉站於地下，仔細端相了一會子，不勝大喜，忙用帳鉤，將帳簾鉤起，便命在東邊鋪了他三人的被褥，西邊放了一張小炕桌兒，擺了文房四寶，點了一支蠟燭，自己靠着枕頭坐下，隨便取了一本書，閱看。晴雯在旁笑道：「二爺今兒有了新帳子，不知今兒晚上，該和那位奶奶試新呢？」寶玉聽了，忙放下書，笑道：「

你們又眼熱了！趁這會子奶奶們沒來呢，你們誰願意試新的？早些兒說罷了！」晴雯笑道：「今兒該鶯兒的班兒了。」鶯兒聽了，着急道：「我不，奶奶們來了，可是個什麼意思呢？」晴雯聽了，忙向金釧兒丟了個眼色，金釧兒會了意，二人一擁上前，將鶯兒抱到炕上，揀倒，不容分說，就替他脫衣解帶，急得鶯兒亂嚷起來。晴雯道：「小蹄子，你前兒那樣的擺佈我，就使得的嗎？」鶯兒又哀告道：「好姐姐，你饒了我罷！前兒那都是金釧兒的勾當，與我無干。」晴雯那裏肯依，寧玉在傍看着，嘻嘻的笑，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聽院子裏柳五兒叫道：「姐姐妹妹們，快點出個燈亮兒來，燈籠被風吹滅了，奶奶們回來了！」晴雯金釧兒聽了，忙放此鶯兒來，笑道：「便宜你這個小東西兒。」早見紫鵲端了一支蠟燭，往外就走，他二人便也隨着迎了出去。鶯兒跳下炕來，連忙跑到套間裏，整理衣裳去了。寶玉仍舊拿起書來，靠着枕頭閱看，紫鵲等三人剛到院子裏，只見台塔兒上，放着個被風吹滅的小明角燈兒，晴雯忙拾起來，在紫鵲拿的蠟燭上點着，正欲往前走去，早見襲人攙着寶釵，柳五兒攙着黛玉，從月門內走了進來。晴雯紫鵲見了，忙用燈籠前導。寶釵嘆道：「走的已經差不多兒到了，風又把燈籠吹滅了，倒底摸了一陣子瞎兒。」黛玉道：「虧了月亮，還沒甚下去，要不是他們兩人攙着，只怕偕們倆人都要栽跤呢！」說着，走進房中，早望見寶玉在枕頭上靠着燈下看書，黛玉笑道：「好勤學的人啊！」寶釵冷笑道：「今兒又喝多了酒了，纔剛兒到老太太那裏，我見他臉兒飛紅，腳底下咧裏咧蹶的，我生怕太太瞧出來，我纔攔着說：『兄弟媳婦姪兒媳婦，都在裏頭，你不用進來罷。』萬一教人家瞧出，喝成這個醉樣兒來，倒底像個什麼大伯子叔公呢？」寶玉聽了，故意的只裝沒聽見，索性搖頭幌腦的高聲朗誦起來，「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過雪。」寶釵笑道：「我當看什麼經史呢！原來是曹子建的洛神賦，若再把那個頭搖一搖，連洛神賦只怕也要搖出來呢！」寶玉聽了，不答言，誦讀如故，忽聽黛玉

驚訝道：「姐姐，你瞧掛的這是那裏來的？這一副好體面帳子，難爲他們進來，只顧說話，竟沒瞧見呢！」寶玉聽了，這纔放下書，笑道：「僧們三人裏頭，今兒也不知誰喝多了酒了？連這麼大個的東西，全沒瞧見，不是醉麻了眼睛，是什麼呢？」寶釵聽了，忙用手將帳簾子捏了一捏，忙命紫鵲拿過蠟燭來，二人映着燈火，翻復看了一會子，寶釵道：「這件東西，是我見過的，我記得那年璉二哥哥拿進來教老太太看過的，還有一顆大母珠子，非離了一萬銀子，是不賣的，這樣的貴東西，你是從那裏得來的呢？」寶玉笑道：「罷了，就是僧們這麼個小臉兒，人家一萬銀子不賣的東西，這如今情願自送了我了。」黛玉聽了，冷笑道：「這樣說起來，這個人也就算是個冤桶了！」寶玉道：「人交朋友們的一番好心，倒在你們嘴裏，把人家遭場壞了！」寶釵道：「你說這個人倒底是誰？」寶玉笑道：「就是你哥哥的好朋友，馮紫英。」寶釵道：「怪道呢，估量着我哥哥還有什麼正經朋友和他相好呢？」黛玉聽了，冷笑道：「姐姐，僧們換換衣裳罷，也不用儘自說他了，東西是已經收下的了，說也無益了。」紫鵲鶯兒聽了，忙去取換的衣裳，寶釵忙攔住道：「今兒晚上，天氣有點子躁熱，我們脫了大衣裳，也就不必穿什麼了，過會子也就睡得覺了。」於是鵲鶯二人，服侍着寶釵，脫了身上的大衣裳，內裏只穿着小短襖兒，寶釵穿的是玉色小襖兒，大紅洋綢的褲子，黛玉穿的是桃紅色綉花小寶釵，葱綠色的褲子，二人對面坐在椅子上喝茶，並不招攬。寶玉寶釵在炕上，靠着枕頭，注目而視，不覺情不自禁，乃搭訕道：「寶姐姐，林妹妹，方纔紫鵲他們替你們收拾文房四寶，你們這會子可有什麼寫的呢？」寶釵笑道：「等我們喝完了茶，再告訴你。」寶玉聽了，忙將靠的枕頭推開，自己挪着，坐在小炕桌的橫頭，將兩邊的桌面留出來，笑道：「你們倆人上炕來坐罷，地下坐着，倒底怪涼的。」寶釵二人聽了，放下茶杯，向晴雯等六人道：「你們也歇歇去罷，這裏也沒有什麼做的了。」晴雯等聽了，各自散去。這裏寶釵二人上了炕，便將帳簾

兒反了下來。見寶玉讓出桌面來，也並不謙讓，便對面坐下。寶玉便挽了挽袖子，替他們研墨。黛玉笑道：「你倒底知道我們要寫什麼，就忙着研起墨來了。」寶玉道：「這何用問呢？怕你們寫出來我不認得麼？」寶釵聽了，笑道：「我告訴你罷，我們又要起詩社了。昨兒史大妹妹、瞧見，僧們院子裏的海棠花樹，已發復活，如今都發出枝葉咕嘟來了，他說：『這都是你們回生的祥瑞，妹夫又得了翰林，又給姑老爺承了嗣，層層的喜事，他原要請我們到他家去，他家是新蓋的房子，諸事不便。』所以他給了大嫂子二十兩銀子，煩他明兒辦個東道。白日裏請僧們衆人做個海棠詩社，晚上請老太太、太太和太太們夜宴，我們預備下筆硯，原要先擬出題目來，大家斟酌斟酌的意思。」寶玉聽了，大喜過望，忙道：「我早就有這個意思，只是總沒遇個機會，又不好單爲這件事彰明較著的請人，如今趁着會作詩的幾個姊妹們，都現在這裏，正好開社，我們院子裏的海棠發的有趣兒，史大妹妹這個人更有趣兒，但只是我自從出家之後，可憐只作過一首詩，只怕也太荒疎了，明兒只怕又要出醜。」寶釵道：「你做過一首什麼詩？我們怎麼沒見過呢？」黛玉道：「前兒襲人的汗巾子上寫的不是麼？」寶玉笑道：「要算這上一首，可就是兩首了。」黛玉道：「你那一首倒底是什麼？」寶玉道：「我一到大荒山，山上最高的一峯，名曰青埂峯，峯前有一塊石頭，約高五六尺，其形狀就和我那塊『通靈玉』是一模一樣的，我師父說：『那就是我的前身。』又說：『林妹妹是什麼絳珠仙草。』我那日上了峯頂，見了那塊石頭，心中不勝感慨，做了七律一首，就寫在石頭上了。」寶釵道：「難爲你回了生，怎麼總沒說呢？」黛玉道：「他太虛幻境也沒說過，連我也不知道，你且念念我們聽。」寶玉聽了，遂念道：「文自玲瓏質自堅，幾經雕琢色整然。」寶釵二人聽了，點點頭兒。寶玉又念道：「幸無精衛填海，賴有螭皇煉補天。」寶釵道：「這纔是呢。要知道自己全仰賴的是天恩祖德，這兩句好。」寶玉又念道：「一塊徒留形磊落，三生

空結意纏綿。」黛玉道：「這兩句也好，雖有感慨，也還說得渾含。」寶玉又念道：「歸來青埂誰知己？屹立峯頭待米顛。」黛玉笑道：「結句雖好，只是太高自位置了。」寶釵道：「他這首詩，我覺得倒比先在家做的，那些風花雪月的詩，似乎好些兒，詩之爲道，一窮而後工。」倒底要在外頭受幾大的罪，纔有出息呢？」寶玉聽了，笑道：「既是願意我在外頭受罪，怎麼我聽見說我走了之後，你又成日家想的只是哭呢？」寶釵聽了，忙道：「又說輕話來了！」黛玉道：「姐姐，你既說他這首詩作的好，偈們何不也和他一首呢？」寶玉聽了大喜，忙取了一張花箋來，鋪在桌上，又替他們研起墨來。寶釵道：「時候兒不早了，偈們倆人聯一首罷，你就先起一句。」黛玉聽了，笑着提起筆來，寫了一句，忙遞過來。寶釵接來看了一看，也笑着提起筆來，寫了一句，又遞了過去。黛玉接來看，了，提筆又續。寶玉在旁不錯眼珠的往來窺視，忽覺腰間發癢，伸手去抓，忽然摸着蔣玉函贈的茜香羅汗巾兒，心下猛然一驚，暗想道：「這個汗巾，若被他們倆人瞧見，雖說無甚妨礙，倒底盤根究底的問起來，定又一番嘮叨，莫若解了下來藏過，等到明兒，只悄悄交給襲人，豈不省多少囉唆呢？」想罷，趁着釵黛聯詩的空兒，背過身去，悄悄的解了下來，掖在自己褥邊底下，幸喜釵黛只顧聯詩，並未瞧見。寶玉穿的，乃是一條玉色洒花夾褲，將腰提了一提掖住，仍舊掉過臉來，笑道：「詩完了麼？」黛玉笑道：「完是完了，還沒落款呢。」寶玉笑道：「偈們自己又鬧什麼款呢？拿來我瞧罷。」黛玉聽了，便將花箋遞與寶玉。寶玉接來仔細觀看，只見黛玉的起句，是「磨不磷兮不曰堅」，寶釵接的兩句，是「聆音未必韻鏗然，初平叱處成羊日。」黛玉又聯了兩句，是「羸政鞭來灑血天，頑到點頭心可化。」寶玉又續兩句，是「礪當漱齒力猶懸，倘教精衛填海。」黛玉收一句，是「好伴魚龍還浪顛。」寶玉看畢，大笑說：「好！你們竟罵起我來了！又教我變羊，又教我捱鞭子，這也罷了，怎麼臨了兒，還說教我去伴魚龍，這不是要教我變個什麼兒去呢？這還了！」

得！』說着，便順手兒，將寶釵擒倒，兩隻手在他脅下亂隔肢。隔肢的寶釵笑的喘不過氣兒來，忙哀告道：『好兄弟，我再不敢了！』寶玉笑道：『今兒偏要教你把我叫了哥哥，我纔饒你呢！』寶釵着了急，笑道：『那不是把你叫哥哥的人嗎？』一句話提醒了，寶玉放了寶釵，就撲黛玉。黛玉性靈，聽見寶釵一說，他早防備下了，見寶玉撲來，忙將身子一轉，早跳下炕來，寶玉撲空，連忙跑了起來，往前一趕，不承望褲腰原是裏面紬子的，又滑又沒繫着，汗巾那條玉色灑花褲兒，竟順着脚吊了下來，穿的又是短襖兒，招的寶釵黛玉哈哈大笑起來。寶玉着了急，忙提起要繫，又怕他二人追問汗巾的緣故，人急智生，乃故意的恨道：『你吊下來，我就索性把你脫了去，難道這會子還有我躲避的人麼？』說着，便使性子脫了下來，撩在一邊。寶釵忙道：『怪冷的大氣，這是怎麼說呢？』也不怕涼着了。寶玉道：『我那裏像你們那樣嬌嫩的身子，動不動兒就涼着了。』說着，索性跳了起來，嬉笑不止。黛玉在地下道：『你看，你可有一點人兒樣麼？這麼冷的，還不快蓋上被窩去呢！』寶釵姐如，僧們也收拾了罷，天也不早了，明兒海棠社的題目，且到明兒和雲兒現擬也不遲，你看越發鬧上樣兒來了。』寶釵道：『不用理他，你來，僧們把這些東西都收了罷！』黛玉聽了，便仍舊上了炕，同寶釵套筆蓋硯，疊紙包墨。寶玉見了，便嬉皮涎臉的，偎在黛玉的身旁，笑道：『妹妹，僧們倆人，生生死死的鬧了一場，好容易熬的作了夫妻，如今已經半年多了，今日我身上已喝了些酒，癢的很，你總不肯在人前與我抓抓，今日求你，這會子賞我個臉呢！』黛玉聽了，忙啐道：『快走開罷，我總不這是個什麼樣子呢！』寶玉笑道：『妹妹，難為你，也讀過會子書，你就沒看過張敞畫眉的故事，他對着皇帝，尚且說：『閨房之內，更有甚於畫眉者！』你也想想，更有甚於畫眉的，倒底都是些什麼事呢？』黛玉道：『任憑你說的天花亂墜，我只有一個字的斷語不！』寶玉沒了法兒，只得扶着黛玉的肩頭，跪了起來道：『好妹妹，我與你跪下了，你賞我個臉兒罷！』黛玉使性

子道：「那不是寶姐姐，你怎麼只是纏磨我呢？」寶釵正在收拾紙筆墨硯，聽見黛玉來攀他，他便隨意兒伸過手來，在寶玉腿上邊，抓了一把，向黛玉嘴上一抹，笑道：「給顰顰喫了罷。」黛玉見了發急，忙用手也在寶玉腿上邊，抓了一把，就往寶釵嘴上抹去，只見寶釵用手帕子，把嘴握住，個結實，樂的寶玉直跳起來，向寶釵作揖道：「寶姐姐，你就是我萬代的恩人，我再也忘不了你的恩了。」黛玉笑着，趕了去，在寶玉上肩，打了一手掌道：「是了，算你占了便宜了，好好兒的睡覺去罷，看仔細涼着了。」寶玉笑道：「你別管我，我還有事要求寶姐姐呢。」寶釵聽了，笑道：「我這就替你成全了莫大的臉面，你還不好生睡去，又有什麼事可求的呢？」寶玉笑道：「自從偕們三人搬在一塊兒，我留心記着，不拘什麼事兒，總是姐姐作俑於前，妹妹效尤於後，我所以膽大，求姐姐施個全恩，你瞧瞧偕們牕戶上，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也別辜負了這樣體面帳子。」說着，便嘻皮笑臉的，將寶釵抱住，寶釵紅了臉，忙推道：「你這個人，竟是給不得臉，你瞧瞧明燈臘燭的點着，底下人人都還沒睡，你這是個什麼意思呢？」寶玉哀告道：「好姐姐，你今兒開了端，底下他們誰敢不跟着姐姐學呢？」說着，便伸出手來，替他解汗巾，寶釵着了忙，忙用手來遮護，向黛玉笑道：「你怎麼瞧着也不哼一聲兒，由着他的性兒鬧嗎？」黛玉嘆道：「你不起發了他，他怎麼肯歇心呢？」一句話提醒了，寶釵忙叫道：「鶯兒！只聽鶯兒在那邊問道：『奶奶叫我做什麼？』」黛玉忙也叫道：「你們六個人都來。」只聽那邊答應了一聲，七手八脚的亂響了一陣子，只見晴雯和鶯兒先走了進來，一見寶玉在炕上，光着下半截子，偎着寶釵，晴雯笑道：「噯，喲！怎麼脫成這個樣兒了！也不怕個冷嗎？」寶釵道：「你們可問他嗎？快把他給我杈到你們屋裏去。」說着，只見紫鵲、金釧兒、柳五兒、襲人一齊走了進來，問道：「二位奶奶，怎麼這早晚兒還不睡覺？」黛玉笑道：「你們難道沒看見炕上的那個精人兒麼？在那個纏磨寶姐姐呢？你們大家把他擡到你們屋

裏，讓他儘性兒鬧去罷！」只聽晴雯笑道：「奶奶們倒會脫清靜兒，可憐我們就都是該死的了罷了！二爺下來走罷，奶奶們不要你了，你還在那裏呆着作什麼呢？」寶玉聽了，故意的揚着臉，問道：「你們都做什麼來了？」鶯兒笑道：「二爺這不是明知故問來了麼？奶奶們叫了我們來，請二爺送過那邊去呢。」寶玉笑道：「哦！奶奶吩咐你們，你們就都不敢違背，一個兒也不敢短少，就都齊齊全全的來了，我要吩咐你們一件事。」晴雯道：「二爺吩咐我們什麼事？我們也是不敢違背的。」爺和奶奶原來是一樣的，那裏有違奶奶的話，有違爺的話的道理呢？」寶玉笑道：「既是如此，你們都聽我吩咐，你們六個人，分做兩班兒，三個人服侍一呢，把你們這兩位奶奶，揜倒在炕上，把他們總不肯脫的那一件衣裳，給我剝了下來。」六人聽了，齊聲笑道：「這件事，我們可真不敢！」寶玉道：「何如？可見你們總是怕奶奶，並不怕爺。」紫鵲聽了，笑道：「奶奶說的有理，我們就遵奶奶的話，爺說的有理，我們就遵爺的話，爺纔說的一點道理也沒有，可教我們怎樣遵呢？」寶玉道：「我纔說的就是沒有理的話，奶奶把爺杖出去，這就是狠有道理麼？」金釧兒道：「這是奶奶們疼爺的意思，要是奶奶們總不許爺過那邊去，爺又該着了急，埋怨奶奶們不體面了！」黛玉聽了，笑道：「罷！罷！依我說，你好好的跟了他們去罷，你看寶姐姐了，在那裏生氣呢，莫要惹的他吩咐教取出棒槌來，你就要討沒趣兒呢？」說的寶釵和衆人都笑了。寶玉並不答言，向柳五兒襲人道：「奶奶們教我過你們那邊去，你們到底愿意不愿意？」柳五兒笑道：「我們作奴才的，原是聽主子的吩咐，那裏敢說自己願意不愿意呢？」寶玉道：「既是如此，可要聽我吩咐，晴雯和五兒，你們兩人身量兒相彷彿，替我拿手搭個花轎兒，等我坐下，鶯兒金釧兒擺一副對子，紫鵲打頂馬，襲人在後面，替我拿着衣裳，我好到你們那邊上任去。」晴雯笑道：「說的到好聽，只爲我們不會搭什麼花轎兒。」寶玉道：「你們倆人過來，等我教給你們，你的自己的右手，抓住自己的

左腕然前二人合起來，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腕，他的左手，抓住你的右腕，就成了！」二人聽了，如法搭了起來，笑道：「這可怎麼坐呢？」寶玉笑道：「我自有法坐，你們先把對子頂馬，伺備妥當。」鵲鵲釧三人聽了，也便如法站好，寶玉這纔回過身去，將自己的洒花夾褲取來，悄悄的將褲邊底下藏的茜香羅汗巾取出，掖在兜內，然後叫襲人仍將褲子穿好了，走了起來，將兩隻腿兒，圈着勾了晴柳二人脖子，坐在他二人手膀子上，叫紫鵲金釧兒鶯兒三人擺對子頂馬，前行引路，後面襲人跟着，竟往那邊而去，招的釵黛二人都大笑起來！寶玉回過頭來，向釵黛笑道：「我們那邊過會子熱鬧起來，你們倆人可不冷靜後悔！」不言寶玉被他六人撮去，再說釵黛二人又坐着說了一會子，這纔卸了殘粧，吹燈而寢，到了次日，紅日當牕，這纔一覺睡醒，連忙穿衣起來，估量着寶玉晴雯等，尚未起來，誰知開門看時，早見寶玉同他六人，都在院子裏海棠樹下，打搭旁枝亂葉，又有幾個老婆子打掃院子，寶玉一見釵黛二人出來，忙笑道：「好睡啊！怪不得昨兒把我起發出前，原來爲的是今兒早起的這一飽睡，我纔吩咐鶯兒他們，總不許叫你們，讓你們倆人對頭兒睡到晌午，教太太知道了，狠狠的給你們一個沒臉面，纔解我心裏的恨呢！」黛玉聽了，笑道：「噯，噯，噯，我們倆人，把你怎麼了？就把你恨成這個樣兒了！」寶釵笑道：「你教他見了僧們，可燥的說個什麼兒呢？這也是我們修下的一點清福兒，就是早起多睡了會子，太太知道了，也沒什麼大了不得的事，不用理他，僧們梳頭去罷。」襲人橫五兒聽了，忙去舀臉水，服侍他二人梳洗已畢，穿了衣裳，都到王夫人上房來，走到院子裏，只見寶玉還在海棠樹下，安排這個佈置，那個寶釵笑道：「我勸你不用無事忙了，你看僧們這個地方，成日家薰的亂頭羊兒似的，屋裏堆的東西，也不少，又有小孩子，唧嗎喊叫的，那裏還開得詩社呢？莫若派人把瀟湘館打掃干淨，鋪設起來，又眼寬，又雅趣，過日子大家會齊了，就在太太上房裏喫了早飯，先請他們到這裏看看海棠，喝會子

茶也先打算打算。能做詩的共有幾個人，用幾張桌子。幾副筆硯，然後回到瀟湘館做詩，就在那裏坐午席，還要早些兒散了。大家歇一會子，到了晚上，還要到老太太上房會席，都要騰挪出空兒來。這纔不受張羅呢！寶玉聽了，不勝大喜，忙出去吩咐焙茗，教派人打掃瀟湘館，安排桌椅，鋪設毡褥，不在話下。且說釵黛二人，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王夫人也纔梳洗完畢，一見他二人進來，便問：「寶玉昨晚在甄府赴席，喝多少酒了？沒有？」釵黛二人聽了，忙替遮掩道：「沒有喝多了酒。」王夫人道：「他這會子起來了沒有？」寶釵道：「起來了，在瀟湘館看着教人打掃鋪設呢。」王夫人道：「這會子又打掃瀟湘館作什麼？」黛玉道：「昨兒史大妹妹給了我大嫂子二十兩銀子，教替他辦幾桌酒，白日裏請我們姊妹們開社做詩，晚上請太太們陪老太太和我媽媽坐着說說話兒呢。」王夫人聽了，笑道：「你史大妹妹真是高興，他們那裏有多餘的錢呢？」寶釵道：「我們昨兒那麼攔他，他是必不肯依，只得今兒暫且辦了，過了後兒，我們大家湊出來，還他就是了。」正然說到這裏，只見周姨娘領了環兒媳婦趙氏，李紈領了蘭哥兒媳婦范氏，都來問安。王夫人向李紈笑道：「我聽見你史大妹妹，今兒煩你替他辦東道，你一共辦了幾桌？」李紈笑道：「我那裏會辦什麼酒席呢？昨兒史大妹妹再三不依，我不得已兒，接了他的銀子，昨兒晚上，我差了送給鳳丫頭去了。」正說時，只聽牕外有人笑道：「又在太太跟前作弄我什麼呢？鳳丫頭鳳丫頭的！」衆人就知是鳳姐來了。果見鳳姐拉了巧姐的手，母子二人走了進來。王夫人拉了巧姐的手，笑道：「我的兒，今兒你孀娘們要開社做詩，你會作詩不會？」巧姐笑道：「我如今也是纔學呢，只怕做的不好。」鳳姐笑道：「真是老鸛窩出鳳凰，比我強多了，前兒我聽見親家母說：『他還教他女婿呢。』可憐我當日也上了會子學，就連一個瞎字兒，也沒認下，如今不拘遇個什麼事兒，兩眼是漆黑。」李紈笑道：「你可又有你的能處，我昨兒給你送過銀子去，你怎麼辦了？」鳳姐笑

道：「罷啦！這不是當着太太說，你也太藏奸了。人家託你的事情，你又轉來託我，這會子我還有什麼貼賠的？麼？只好儘着這二十兩銀子，辦了四席，剛勾晚上用，白日裏又要開詩社，講不起我賠上點字，替你們辦上三桌，攢盒，一大罇惠泉酒，三盒冷熱葷素點心，將就着壓壓饑兒，等到晚上，打蘆兒坐席罷，不但我少賠幾個錢兒，而且於你們也有益，免得左一頓右一頓的喫多了，第二日不舒服。」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薛姨媽領着湘雲、香菱、岫煙、寶琴迎春探春惜春，說笑笑的來了。王夫人見了，忙讓薛姨媽到炕上坐，衆姊妹們都在兩邊椅子上坐。王夫人笑道：「昨兒晚上，我忙的也沒工夫張羅你們，也不知道你們都在那裏住來。」薛姨媽嘆道：「虧了你們的房子也多，我們住下的人也不少，我和琴兒在蘅蕪院住來，我們大媳婦和他雲妹妹探妹妹，在秋爽齋住來，二媳婦和他二姐姐，在紫菱洲住來，只有四姑娘不肯和羣兒，他姐姐們那麼樣的留他，他倒底帶着兩個丫頭，往櫺翠庵去了。」王夫人歎道：「我們四姑娘修道的心，真也至誠極了！想來往後來，也必有一個效驗的。」說畢，又向湘雲笑道：「大姑娘，你既要開社做詩，這也是一件極雅的事，你就告訴我們一聲兒，難道就教廚房裏多替你們辦出一席來，又算什麼要緊？怎麼你拿出銀子來了呢？」湘雲笑道：「我也不是端爲開社，嬌娘想這如今托賴着上天保佑，你女婿又回了生，又賞在翰林院行走，又給姑老爺姑太太承了嗣，又得了多少香火地，我原要虔心虔意的，都請到家裏去，熱鬧一天，一來房子新蓋的，裏頭潮濕，二來伺候的丫頭老婆子，也不勾用，所以我求我大嫂子，替我辦一辦，不過稍盡我的一點兒敬心，並沒有多化什麼錢的。」鳳姐聽了，笑道：「你原來的是大嫂子，這如今有人硬派了二嫂子了。」湘雲笑道：「我也不管是那個嫂子，我只領情就是了。」大家說笑了一會子，早見丫頭們上來，擺了桌子，放下杯筯，大家就都在王夫人上房，喫了早飯，盥漱喫茶畢，薛姨媽向釵黛二人笑道：「姑娘們，你們開社做詩的，都是些誰？早些打

算定了，你們自去幹你們的，其餘不會做詩的，都留在這裏，我們好和你太太門牌。」黛玉笑道：「我們纔就
算定了，共是十二個人。」薛姨媽笑道：「老天爺都是誰？」這这么多的詩人！」黛玉道：「親戚裏頭，是菱姐姐
琴妹妹雲妹妹邢大妹妹四個人，本家的，是二姐姐三妹妹四妹妹巧姑娘，也是四個人，還有我大嫂子和
我們姊妹倆，算來算去，只剩下鳳姐姐和新娶的兄弟媳婦侄兒媳婦，連太太和姨媽，正好五個人關牌。」薛姨
媽聽了，搭着指頭，算了一算，笑道：「姑娘你們只有十一個人，你怎麼說十二個人呢？」黛玉聽了，用手帕子
握着嘴，笑道：「這個姨媽的話，我們屋裏還有一個人呢？」薛姨媽笑道：「哦！這就是了，我這如今也覺着顛
三倒四的了！」王夫人道：「尤二姑娘今兒怎麼沒上來？」鳳姐道：「平兒早上梳頭，他替平兒哄孩子呢。」
王夫人道：「玉釧兒過去瞧瞧，要是尤二姑娘平姑娘都喫了飯，你就說：『太太等着你們關牌呢。』」兩個新
媳婦在這裏坐會子，也教他們回去歇歇，小人兒家關什麼牌呢？」玉釧兒答應而去，鳳姐笑道：「太太總是
有算計的，巴不能我們屋裏三個人一齊輸了，纔是太太心上的事呢。」薛姨媽笑道：「你放心，今兒我和你
太太輸，讓你們三個人都滿贏了去，好不好？」鳳姐笑道：「論起理來，二位太太都是輸得起的主兒，我們作
小人兒的，沾點兒光，也狠使得罷了。」說的衆人都笑了。王夫人又向湘雲道：「姑娘們，你們都請過去罷，別
耽擱了你們的正事。」於是湘雲衆姊妹一齊告辭，都到怡紅院來，先在海棠樹下站着，觀看了一回，香菱道：
「這株海棠，真也奇怪極了！怎麼已經芟除了的，又會活起來？」湘雲道：「你們人死了，還會回生，何況草木
呢！這都是你們的祥瑞之徵，所以今兒原是替你們作賀的。」只見寶玉在屋裏忙亂着，命人安置坐位，又命
晴雯等沖上好的龍井茶，李執道：「寶兄弟，你不用亂張羅了，俗們與其在這裏耽擱工夫的，莫若早些兒都
到瀟湘館去，那裏難道沒有預備的好茶麼？」衆姊妹聽了，齊聲道：「好！」黛玉二人挽留不住，一齊都到瀟

湘館來，但有几淨聰明，收拾的十分幽雅，正中地下，放着三張方桌，桌兒上擺着三個攢盒兒，都是些清鮮菜，品以及醃醃的南菜，四圍放着六張羅漢榻，每榻上放着一張小炕桌，每桌上一副文具，兩邊坐褥，引枕，脚踏，痰盂俱全。湘雲寶琴坐了第一榻，香菱岫煙坐了第二榻，迎春探春坐了第三榻，惜春巧姐坐了第四榻，李紈寶釵坐了第五榻，黛玉寶玉坐了第六榻。丫頭們挨次兒遞過了茶，只聽湘雲道：「寶姐姐，你們昨晚擬的題目呢？」寶釵聽了，不好說，昨晚被寶玉鬧的沒得擬，乃笑道：「題目原該大家現擬纔是，我們預先擬定了，似乎有弊似的。」迎春道：「我和四妹妹巧姑娘，原不大會做詩，因為海棠重榮，乃是一件喜事，我們必得隨着，諷幾句子兒，應應典兒，你們若把題目擬的大難了，韻再限的太窄了，我們三人可就不做了。」李紈道：「依我說，題目就是咏重榮海棠，也不必限韻，各作七律一首，隨便用韻，你們說好不好？」衆人聽了，齊聲道：「好！」寶玉道：「大嫂子，你們都有別號，只有菱姐姐琴妹妹邢大妹妹巧姑娘四個人，並無別號，你何不也送他們個別號，過會子作完了詩，也好落款。」李紈聽了，想了一想，笑道：「我想菱妹妹可稱映蓮仙客，琴妹妹可稱松下清僚，邢大妹妹可稱秀嶺逸民，巧姑娘可稱明河小友，你們說好不好？」香菱笑道：「別號原沒什麼要緊，任憑你們怎麼叫就是了。」寶玉笑道：「諸事都說定了，我是笨雀兒先飛，我就先打稿兒了。」說畢，鋪開了花箋，提筆就寫，只聽巧姐笑道：「二叔，你和我二嬸娘坐在一處，我可不大放心，只怕你們私行傳遞。」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湘雲忙道：「巧姑娘，你和你二叔換個過兒。」寶玉聽了，忙笑着走來和惜春坐在一處，巧姐過來，和黛玉坐在一處，大家一齊研墨鋪紙，支頤構思。寶玉又命丫頭們，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熱酒，以助詩興。不多一時，先後俱各交卷，都送到李紈的桌上。李紈看了，大加稱賞道：「今兒的詩，比往常做的，更有趣兒！不但咏海棠重榮，兼有他們回生的意思，情景雙關，妙極了！可見作詩，再不必限韻，往往的把好句爲韻所」

縛了，依我的愚見，請妹妹另錄出來，也不必論寶主次序，也不必論詞意之工拙。寶兄弟、林妹妹、菱妹妹迎妹妹，他們四個人是身歷其境的人，說的親切些兒，把他們這四首列在前頭，我們八個人無非是稱賀的意思。我們的八首，按交卷的先後次序兒，列在後頭，一總錄出一張來，大家再細加評論，諸位以爲何如？」衆人又齊聲道：「好！」惜春忙取出一大張花箋來，將這十二首詩重新錄了出來，遞與湘雲。湘雲接來，高聲朗誦道：

怡紅公子

嫣然還是舊開時，回首當年繫我思。不是返魂香一炷，誰聯續命縷千絲？他生可卜人難料，轉敗爲祥物有知。趁此春深酣睡好，莫教花事負佳期！

瀟湘仙子

多情若個似東風，剪玉塗脂發舊叢。香榭返魂薰爛熳，人如春睡醒朦朧。重圓鏡傅飄零粉，繼晷燈搖淺淡紅。莫道再生容易得，栽培何以答天公？

映蓮仙客

斷魂縹緲未多時，又被春風吹上枝。紅瘦綠肥前恨釋，聘梅樓鳳結歡遲。重邀名友深閨伴，弗怨東皇薄命司。暮落朝榮休比例，神仙不老舊丰姿。

菱洲居士

花本無知爲底來，一年憔悴一年開。劉公俗見長留恨，黎舉非時竟欲媒。剪到垂絲風力軟，勾將粉臉夜臺回。登巢勝事空千古，那及名園歷劫栽？

蘅蕪君

花如月缺又重圓，始信長眠是短眠。噩夢喚回春有力，玉顏依舊見猶憐。風姨皆却飄零歎，天女能參粉黛禪。縱入紅塵消俗態，疊葩祇樹比芳妍。

焦下客

嬌蕊偏叨雨露深，劫灰燒盡更成林。酒如千日醒猶醉，夢歷三生去又今。號錫神仙應不死，巢存香國計重尋。花枝折向誰邊好？雨世雲鬟碧玉簪。

枕霞舊

海外移來委逝波，留仙無計奈愁何？誰知春到敷新蕊，猶是霜侵既改柯。地老天荒情不死，休徵瑞應理非訛。只愁舊社重新起，纏繞詩魔更酒魔。

稻香老農

琉璃易碎彩雲飛，又向春堤緩緩歸。倩女魂真離復合，漢宮人訝是耶非？絲能續命腸休斷，花正含葩綠尙稀。莫道舜華搖易易，不隨蒲柳入嘲譏。

嶺南民

招得傷春一縷魂，故園風日又晴暄。新粧未改當時樣，帶頰全非舊粉痕。暖入輕綃紅映肉，嬌藏綉幄寂無言。怪他蜂蝶曾相識，未訴離情繞樹喧。

藕榭主人

榮難期最愴情，敲詩分句憶前盟。梅花爲伴同而異，銀燭高烧滅復明。夢醒邯鄲春更好，聲催謝豹蝶休驚。漫言草木無知識，也向東皇感再生。

松下青僚

玉露紅浮兩頰潮，軟風無力透輕綃。有絲不學垂楊線，奪錦誰爭蜀郡標？卜得重榮腸已斷，可知逸我夢非妖。而今春睡何時醒！謝豹聲聲入綺寮。

明河小友

爲恨東風狼藉狂，殘粧原許試新粧。紅雲點絳朝酣酒，白雲烘春暖欲香。乍萎物原隨氣化，呈祥花亦爲人忙。綠牕名友須珍賞，豈羨芳菲綺閣旁？

湘雲念畢，又遞與衆人挨次兒看了一遍，俱皆稱賞不已。正欲大家評論，忽見門外進來了一個人，笑道：『我們的牌，早關完了，怎麼你們的詩，還沒做完麼？』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逢國慶賈氏增爵祿 沐皇恩元妃再省親

話說史湘雲將十二首海棠詩念完，遞與了衆人。大家又挨次兒看了一遍，俱各稱賞不已。正欲細加評論，忽見鳳姐自外走來，笑道：『你們的詩，怎麼還沒做完？』湘雲道：『早已完了，這會子一總謄出一大張來了，你看這不是麼？』鳳姐伸手接了過來，看了一看，笑道：『字兒黑鴉鴉，他認得我來，我認不得他。』黛玉笑道：『你倒底看這個字寫的明不明？』鳳姐笑道：『敢自是上好的蠟墨，研的又濃，寫出字來，又有什麼不明的呢？』寶琴聽了，笑道：『鳳姐姐，你上了他的當了。林姐姐罵你的話，說你是「狗看星星一片明」。你怎麼就答應明起來了？』鳳姐聽了，笑着，便欲將黛玉攙在榻上，膈肢他。只見寶釵忙與他遞了個眼色。鳳姐連忙鬆了手，笑道：『哦，是了，我知道了，必定是有了喜了，虧了我還沒有冒失，萬一有點兒閃錯，寶兄弟可就要恨我了。』

一輩子呢！黛玉聽了，紅了臉，啐道：「你再不是個好人，又信着嘴兒混說來了。」衆人聽了，都瞅着黛玉笑，笑的黛玉臉上不好意思起來，忙道：「我們的詩，也作完了，也該大家喫酒罷。」說畢，便命丫頭們斟酒。鳳姐最是留心的人，見衆人都瞅着黛玉發笑，惟有探春、湘雲、香菱、寶琴四人，只微笑了一笑。鳳姐心下早已明白了，於是大家一同入席，丫頭們斟上酒來，湘雲算是主人，便按着次序兒，遞過了酒。衆人又回敬了湘雲，然後依序就坐，飲酒中間，只見黛玉夾了一枚蜜饍楊梅，自己先喫了，又夾了一枚，送與探春，道：「三妹妹，你嘗這個味兒，狠好！」探春接來，便也喫了。鳳姐見了，嘆味的一笑，此時湘雲夾了一塊山查糕，剛要喫，見鳳姐一笑，趕着連忙放下來，笑道：「怨不得林姐姐說你，你果然不是個好人。」李紈笑道：「你們也就罷，他笑他的，你們只管喫你們的，這又有什麼意思呢？」寶玉聽了，笑道：「你們這半日，鬼鬼祟祟的，倒底說的都是些什麼？我怎麼總不懂呢？」寶釵聽了，忙攔道：「不拘什麼話，你都要打聽打聽，你管他們說什麼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了。鳳姐笑道：「我告訴你罷，纔剛兒我說林妹妹有了喜，這會子看起他們喫東西來，竟不獨單是林妹妹一個人兒，還有好幾位呢！」寶玉聽了，笑道：「我當是什麼聽不得的話呢？原來是這件事，世界上有夫妻，卽有生育，乃是天地間的大道理，有什麼怕人知道的呢？就像菱姐姐有了喜，薛大哥早已告訴了人了。」香菱聽了，紅了臉道：「這是多早晚兒的話，你又來謊說來了！」寶玉笑道：「前兒我們在甄府赴席，行酒令兒，薛大哥親自兒說出來的。」探春聽了，笑道：「你們倒底說什麼酒令兒來，提到這上頭了呢？」寶玉笑道：「我也學不上他那個話來。」說着，便附在寶釵的耳邊，告訴了寶釵，寶釵聽了，笑道：「怎麼這樣一個沒人樣的東西呢？說不上酒令兒來，也就罷了，爲什麼信着嘴兒混侵呢？」香菱聽了，益發紅了臉，呆了半晌，只得向寶玉笑道：「你那個薛大哥，真也教人沒了法兒了。」鳳姐笑道：「怎麼喫了『孔聖枕中丹』也

沒出息一點兒麼。』香菱道：『自從喫了丹藥之後，也不過十分之中，好了有三四分兒。』鳳姐笑道：『原說教喫了藥，要握着被窩出汗，他這想是揭騰的早了，汗沒出透的過失，你們看環兒，如今就比先強多了，是我們那一個，也倒像知道一點好歹了。』寶玉聽了，正欲答言，只見尤二姐平兒二人，帶了奶媽子，抱了藻哥兒，一齊走了進來，笑道：『我們也趕嘴兒來了。』衆人見了，一齊站了起來，忙命丫頭們，又搬過兩張椅子來，讓他二人坐下，丫頭們斟上兩杯酒來，平兒便抓了把瓜子，磕着，李紈見了，笑道：『鳳丫頭，今兒可又不喫虧了，雖說辦席貼賠了幾個錢兒，你們都瞧瞧他們屋裏，連小孩兒共是四口子，不但撈回本兒去，還要拐灣兒呢！』說的衆人都笑了。平兒聽了，指着藻哥兒道：『你說大娘咱的個姪兒，能勾多大兒，就會喫嗎？』寶玉聽了，忙將藻哥兒接來，抱到懷裏，用筷子蘸了些兒酒，抹在他嘴裏，藻哥兒咂着，嘻笑跳躍起來，寶玉嘆道：『你們都瞧瞧，這麼大兒的小孩子，喫酒竟不害辣，將來長大了，必會喝一鍾兒，真是璉二哥哥的兒子，弓冶相承的了！』平兒聽了，又指着藻哥兒笑道：『你說咱的了二叔，搬着不心疼的芽兒，拿酒噲我來了，你們桂哥兒，你怎麼捨不得拿酒噲他呢！』寶玉聽了，便一疊連聲的，命人抱桂哥兒來，丫頭們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奶媽子果然把桂哥兒也抱着來了，寶玉見了，便將藻哥兒送到湘雲的懷裏，又將桂哥兒接來，送到寶琴的懷裏，笑道：『咱們今兒起來是海棠社，只有他們小弟兄兩個在這裏鬧，若到明年，海棠再開了，起社做詩的時候，那可就成了孩子社了！』說的衆人都笑了。正說時，只見老婆子慌慌忙忙的進來，稟道：『方纔玉釧兒姑娘來說，老爺請二爺說話呢！』寶玉聽了，喫了一驚，連忙起身，向外而去，釵黛二人，不知何事，未免替他捏着一把汗兒，忙向老婆子道：『你到上頭打聽打聽，老爺叫二爺有什麼事情？你就飛行來告訴。』老婆子答應而去。不多一時，老婆子進來稟道：『老爺和太太都在上房，請璉二爺和寶二爺商量，明兒到宮裏請安的事，並』

沒有什麼別的事情。」釵黛二人聽了，這纔放了心。鳳姐笑道：「勾了，連我的心都跳起來了！我想寶兄弟和老爺太太說長了話了，來還早呢？天也有了時候了，我們端點心來喫罷，喫了大家散一散兒，到了晚上再坐席，把點心留下一盒子，給寶兄弟送到怡紅院去，連晴雯紫鵲他們喫的，也都有了。」寶釵聽了，笑道：「這麼說起來，我們屋裏倒占了便宜了，我們的兩個奶媽子呢？把兩個哥兒都抱過來罷，看仔細尿到姑奶奶們身上。」奶媽子們聽了，忙將兩個哥兒從湘雲寶琴懷裏接了過來，連忙各自抱去，哄着睡覺去了。這裏丫頭們端上點心來，大家喫了些兒，又喫了兩杯熱酒，這纔吩咐撤去殘席，嗽口喫茶，又坐着說了一會子閒話，這纔大家散了。到了黃昏時候，湘雲便差人去請邢夫人尤氏秦氏胡氏，胡氏因新產了小孩兒，纔過了滿月，不好來得，只有邢夫人尤氏帶了秦可卿過來，先到王夫人上房，等候衆姊妹都會齊了，同到賈母上房而來，只見賈母賈夫人笑容可掬的迎了出來，賈母道：「都進來坐罷，怎麼今兒雲丫頭又破起鈔來了？」湘雲笑道：「沒有化什麼錢，不過請老太太太太和太太們坐着說說話兒。」賈母道：「狠好！這會子他們的媳婦也娶了，大事都完了，今兒再擾了你的飯，咱們也就都回去罷，儘自沒事住着，大家都不方便。」薛姨媽笑道：「老太太說的狠是，我們明兒也要回去呢，誰家都沒個事事情情的呢？也沒個婆婆媳婦合家子，都在親戚家住着的道理。」說着，大家走了進來，彼此問訊畢，都在兩邊炕上，挨着次序兒坐下，丫鬟獻茶，茶罷，鳳姐便張羅着擺桌子，賈母賈夫人一席，仍是自備的，邢王二夫人和尤氏，陪薛姨媽一席，其餘的姊妹，共又坐了三席，飲酒中間，王夫人稟知賈母道：「纔剛兒老爺下了衙門，說：『今兒早起，在朝房遇見夏太監，告訴說，昨兒元妃娘娘身上欠安，傳了太醫院進去診脈，太醫院診了脈，奏知說，脈上現出喜兆，係屬孕娠，不遇服幾劑調理的藥，可就安愈了。』所以叫了寶玉來，教他明兒一黑早，同他連二哥哥，到二宮門投職名請安，再請請示，看要

什麼東西不要？」賈母聽了，甚是歡喜。鳳姐嘴快，又告訴了黛玉、湘雲、探春、寶琴、香菱諸人，也有了喜了，喜的賈母眉開眼笑。向薛姨媽道：「姑太太，咱們該樂不該樂！明年咱們再到了一塊兒，你只看看孩子們熱鬧罷！」薛姨媽笑道：「這都是老太太的積德所感，纔有這樣重重疊疊的喜事，連我們也托戴着受了福了！」賈夫人道：「我那裏有一本書，是你妹夫在太上老君處得來的，上頭保產育嬰的心法，講的極有道理，藥方兒也極有驗效，姑娘們都是認得字的，我明兒給他們送來，大家看看，倒底有益多了。」邢王二夫人聽了，亦甚歡喜。當下賓主酬酢，直喫到交了三更，方纔散席。王夫人尚欲挽留賈母、賈夫人多住幾日，賈母道：「我們回到廟裏，諸事便當些兒。」賈夫人道：「我也不要早些兒回去，還要替你妹夫料理料理行裝，要趕三月三的蟠桃會，與西王母慶壽去呢，也不過只有半月的工夫了。」王夫人聽了，不肯強留，只得吩咐外頭伺候轎子。賈母、賈夫人告辭起身，邢王二夫人、薛姨媽等都送到榮禧堂，看着上轎而去。邢夫人和尤氏、秦氏也都各自回家。薛姨媽領着湘雲等姊妹，都到蘅蕪院等處歇息去了。王夫人領着執鳳、執黛四人，仍到賈母上房，照應着丫頭老婆子們，收拾了器皿，吹息了燈火。這纔各自散去，不言王夫人執鳳各自回房安歇。且說寶釵、黛玉二人回到怡紅院，但見皓月當空，無庸燈燭。進房看時，只見鶯兒一人在炕上打盹，炕上一盞殘燈，半明不滅。黛玉將燈剔了一剔，用手指在鶯兒額上彈了一下，鶯兒驚醒，連忙跳下炕來，笑道：「奶奶們回來了麼？」寶釵問道：「二爺呢？」鶯兒道：「二爺早就到那邊房裏睡去了，說明兒還要起五更，到宮裏請安去呢，所以派了我這邊等着服侍奶奶們睡覺呢！」寶釵說：「三更天了，你把我們的舊衣裳拿來，把新衣裳疊了，放在櫃子裏，茶水都不用了，你也就睡去罷！」鶯兒聽了，忙服侍他二人換了衣裳，將新衣放好，替他們掩了榻子門，自己也就回房去了。這裏釵黛二人卸了殘妝，收了釵釧，將欲就寢，只聽黛玉道：「可惜把鶯兒放走了，咱們

今兒的飲食，喫重複了，我覺着肚裏不大舒服，要往後去走動走動纔好，只是這會子又不好敲門打戶的叫他們。」寶釵道：「你倒說呢，我也覺着大不受用，你既要去走走，我同你一塊兒去，省得又叫他們。」說着，便袖了草紙，每人點了半支藏香，輕輕的開了後院門，往中廂而來。原來怡紅院因住下寶釵，便在後院太湖石假山背後，蓋了兩間小小中廂，以備早晚便當。釵黛二人進內走動畢，但見皓月當空，碧天如水，甚覺可愛。二人不覺站在太湖石旁，徘徊瞻望，大有流連之意。正玩月時，忽聽西邊套間內有寶玉嘻笑之聲，黛玉向寶釵笑道：「姐姐，你聽聽三更天了，還不睡覺，明兒怎麼能勾起早呢？」寶釵笑道：「又不知是鬧什麼典故呢？咱們何不到他們廂下聽他一聽。」黛玉聽了，笑着拉了寶釵的手，踱到西套間的廂下，側耳細聽，只聽裏面金釧兒叫道：「五兒姐姐，你快瞧來，你看紫鵲姐姐，妝了一輩子的正經人，今兒教二爺擺佈的，也會浪起來了！」只聽紫鵲啐了他一口，寶玉嘻嘻的笑起來，只聽柳五兒道：「我不看他，他怪燥答答的。」又聽鶯兒笑道：「罷了！你來罷！你就是今兒總不看他，明兒輪着了，你衆人也是不肯饒你的，你何苦裝傻子呢？」又聽金釧兒叫道：「襲人姐姐，你倒底也看個熱鬧兒來嗎？怎樣就磕睡到這步田地了？」又聽襲人道：「你們也太厭氣了！什麼沒見過的稀罕兒呢？我這會子磕睡的什麼似的。」又聽晴雯向金釧兒發氣道：「你也愛叫他，他比咱們本來見的識面多了，又是二爺，又是蔣琪官，什麼樣的勾當，他又沒見過呢？讓他挺尸去就是了！」又聽寶玉紫鵲二人在炕上大有不可聽之狀，黛玉在廂外悄悄向寶釵笑道：「這都是你要來，教他們住在一塊兒，你聽聽，鬧的還有一點人樣兒了麼？」寶釵笑道：「不用聽了，咱們走罷！」剛要轉身，只聽晴雯問道：「二爺昨兒晚上，奶奶們倒底爲什麼不要你了？倒讓鶯兒妹妹興兒了！」又聽寶玉笑道：「你還不知道他們的脾氣嗎？點着燈，誰也不肯當着誰脫了小衣，就是爲這個緣故，還爲什麼呢？」又聽鶯兒道：「你既知道他們的

脾氣就不該點着燈，當着林姑娘解我們姑娘的汗巾，你果然能耐着性兒，等着吹了燈，大家都睡下，你再慢慢的尋了他去，我們姑娘也就樂着而爲之罷了！還有什麼不依的呢？」黛玉在牕外聽了，向寶釵笑道：「你聽聽，到底鶯兒是你從小兒貼身服侍的人，所以你的脾氣，惟他獨知道的親切。」寶釵聽了，悄悄的啐了他一口，笑道：「走罷！不用聽了，小蹄子們，一個好的也沒有。」黛玉拉了寶釵的手，笑道：「剛聽到好處了，你怎麼又要走呢？」忽聽晴雯道：「紫鵲妹妹，你怎麼也不把林姑娘的什麼脾性兒告訴告訴二爺，免得明兒再碰釘子。」黛玉聽了，忙拉了寶釵的手，笑道：「姐姐，僧們走罷！不用聽了。」寶釵笑道：「我也剛聽到好處了，你怎麼又要走呢？」黛玉強拉了寶釵，一面走着，笑道：「罷！罷！儘他們瞎編派着說去罷，何苦聽着，怪生氣的！虧了僧們晚上，諸事留心，原也怕他們在背地裏談論，不然，僧們姊妹倆裏頭，就是放蕩一點兒，當真又怕什麼呢？」寶釵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把他們都放在房裏，也就怕不了許多了，任憑僧們怎樣的嚴祕，他們斷沒有不知道的理，就是他們不敢偷着看，不敢偷着聽，你就量僧們那一個魔王，還有個不告訴他們的嗎？只要他們知道好歹，不在外人跟前嚼說，也就是了，自己窩子裏頭，也沒什麼意思罷了。」二人說話，不知不覺，回到房中，洗手關了後門，這纔吹燈脫衣就寢，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黎明起來，只打量寶玉進宮，必然要誤，及至開門問時，寶玉早已去了多時了，二人這總放了心，晴雯等六人，早已梳洗完了，都過來服侍他二人梳洗已畢，便先到王夫人上房來請安，隨後李執鳳姐並新娶的趙氏、范氏、陸續也來了。大家正然說笑，只見賈璉、寶玉二人，俱穿着公服，笑嘻嘻的自外走了進來。王夫人見了，忙迎到房門口，問道：「你們到宮門，投了職名了麼？」娘娘的身子可大安了，有什麼吩咐的沒有？」賈璉稟道：「姪兒們到了宮門，投進職名去，太監傳出娘娘的口旨來說，教老爺太太只管放心，沒有什麼大病，如今大安了。」王夫人又問：「可要

什麼東西來沒有？」寶玉道：「別的一概不要，只教把寶姐姐喫的『冷香丸』送進十九子去呢。」王夫人聽了，笑道：「真也奇怪！偏是這個藥難配，偏就要這個呢？」寶釵聽了，忙道：「我如今也不大喫這個藥了，還有半玻璃瓶兒呢，明兒連瓶兒送進去就是了。」王夫人聽了，不勝歡喜。賈璉、寶玉見趙氏、范氏都在房內，即便進去，就便說畢了話，各自歸房換衣裳去了。不多一時，薛姨媽領了湘雲等衆姊妹，也都來了，意欲喫了早飯，便都各自回家。王夫人不肯，又留着過了午去。於是大家又熱鬧了一天。寶玉就着勢兒，告訴王夫人，要將芳官、藕官都要回來，賞與蔣玉函爲妻。王夫人便說這兩個孩子，已經是放出去的人了，我也不管這個閒事，你只和他們兩個商量去，只要他們願意。老尼姑子肯放他們出來，也就是了。」寶玉討了王夫人的口氣，過了兩日，便叫了賈芸來，託他去辦這件事。賈芸自從得了小紅爲妻，兩人如魚得水，似膠投漆，感激寶玉之恩，正在無門可報，今見託了他辦事，便極力應承。到了饅頭菴，先將寶玉的一番美意，告知了芳官、藕官。此時芳官、藕官年已及笄，情竇已開，正在枯魚望水之際，況且素知蔣玉函美貌，早已喜的受不得了。賈芸於是和老尼姑商議，老尼姑起初不允，無如賈芸花言巧語，既挾之以勢，又動之以利，老尼姑不得不入其彀中，也就應允了。遂命芳藕二人，養起頭髮來。賈芸復命之後，寶玉便差焙茗告知了蔣玉函。蔣玉函大喜，感謝不已。便擇日婚娶，這都不在話下。當下榮寧兩府，數月以來，並無事故可記。光陰短速，不覺到了七月十五日，計去歲回生之日，恰好一年。元妃在宮中誕生了皇子，林黛玉亦於是日產生一女，取名蕙姐。兒合家歡慶，親友致賀，這些節目，無庸瑣述。過了十二日，賈夫人命史湘雲辦了搖車禮物送了來。這一日，榮府大排筵席，會集親友，正在熱鬧間，忽有聖旨降臨，賈赦、賈政即時跪接，供於香案，行禮畢，打開宣讀，乃是因賈貴妃誕生皇子，逢國大慶，加封外戚覃恩一道，內開賈政係工部侍郎，即陞授本部尙書；賈赦年老，着照世職原品休致，仍賞給將軍

全俸，以養餘年。賈珍仍帶世職，補授京管副統制。賈璉係捐同知職銜，遇有相當同知缺出，卽行補用。賈寶玉係賞翰林侍講職銜，着卽實授侍講。賈蓉係捐龍禁尉職銜，着卽實授龍禁尉。賈蘭係舉人，着賞國子監祭酒職銜，以示加惠外戚之意。賈政讀罷，感激涕零，卽日上表申謝。到了次日，賈赦、賈政率領子侄，俱在午門外謝恩。寶玉實授了翰林侍講，便不敢再告病假，只討每日在翰林院去當差。話休絮瑣，到了八月初一日，賈政上朝，忽奉皇太后勅旨，着宮中貴妃以上諸人，照上年省親之例，俱准其於八月十五日歸甯，以示骨肉團圓之意。定於十五日戌時起鑾，十六日寅時回宮。賈政得了這個信息，雖有無限的歡喜，心下却老大的着急，只得半月工夫，一切惟恐趕辦不及。朝散之後，忙忙的回到家中，告知了王夫人，卽請過賈赦、賈珍來商議。衆人都說限期太近，卽差人星夜馳赴江南，亦恐趕辦不及。正在躊躇間，忽報夏太監來了。賈赦、賈政連忙迎接進來。夏太監袖出元妃的手書祕旨一道，賈政接來，敬謹拆讀。內中大率言：『省親之舉，出自主上高厚天恩，外臣等理宜仰體聖懷，一切悉宜儉樸，無須踵事增華，以糜無益之費。至大觀園舊有姊妹居住，不必遷移。屆期預接祖母太夫人暨姑夫人來家一陪，是囑。』賈政看畢，心下稍安，遂留夏太監喫了便飯，令其覆旨而去。賈政向賈赦道：『既是貴妃有旨在前，我們也只好遵旨而行，只可將大觀園各處的門牕牆壁，略爲粉飾油畫，添植些花卉樹木，至於一切鋪陳燈彩，匾聯字畫，圖書古玩等項，只儘家中所有的辦着瞧。如果不勾用，再向親友處借幾樣來用，亦未爲不可。如此通融，較之上次，就省多了。家中女戲班子，早已散了，抑且貴妃最厭鑼鼓鉦聒，聞北靜王府養着一班兒八個女檔子，臨期借來一用，也可以將就去得了。』賈珍道：『依姪兒的愚見，娘娘既不愛繁華，索性辦一個雅趣，所有一切門牕牆壁，燈彩鋪設，簾毯榻褥，俱不用大紅大綠，也不要金碧輝煌，都用一色兒雅淡，卽古玩盆景之類，每處不過兩三樣，花卉樹木，亦不必太繁，點綴出一片神仙的景。』

况絕無一點富貴繁華氣象，倒合娘娘的鳳意，所費不過兩三千銀子，尙不及上次十分之一，二位老爺，以爲何如？」赦政二公聽了，俱皆稱善，卽差此事交與賈珍賈璉二人料理。賈珍賈璉領命，便請了門下的清客單聘仁胡斯來，詹光諸公，到處裏指點，忙亂了數日，除怡紅院稻香村兩處，有人居住，不加粉飾外，其餘各處俱相度形勢，另外增損了一番，便覺耳目一新。除省親正殿，仍施金碧，其餘軒館亭榭，俱皆青石白粉，一色兒雅淡，奇花異卉，仙鳥珍禽，點綴出一番仙境來。寶玉等諸人看去，竟彷彿太虛幻境一般。賈赦賈政見了，俱不勝歡喜。到了十四日夜間，先到城隍廟接了賈母賈夫人來家，仿照上年，仍將酒席擺在凸碧堂，依舊安設了圍屏，外邊是賈母賈赦賈政賈璉寶玉賈環賈蘭坐了兩席，裏邊是賈夫人邢夫人王夫人李執鳳姐平兒尤二姐寶釵黛玉趙氏范氏坐了兩席，預爲賞月，並將伺候的丫頭老婆子們，都命在山坡底下，席地而坐，也分賞了西瓜月餅酒菓之類，大家飲至二更卽散，然後將竹椅子擡了賈母衆人在後相隨，都到大觀園各處先遊玩了一回，仍請賈母賈夫人在賈母舊日的上房居住。到了十五日，王夫人差人先接了迎春探春來家，又接了薛姨媽香菱岫烟寶琴湘雲來，也都先到大觀園看了一回，喫畢了午飯，使都更換了禮服，俟候貴妃的駕到。天剛酉正，只見夏太監領了四名小太監，四位昭容，擡了衣箱來伺候更衣。賈政王夫人先派出懂事的家人媳婦來，先讓入別室款待。夏太監依舊乘馬而回，一交了戌初時分，賈赦賈政賈珍賈璉寶玉賈環賈蓉賈蘭都穿了公服，在大門外等候迎接。邢王二夫人領了尤氏暨執鳳釵黛諸人，在榮禧堂等候迎接。賈母賈夫人薛姨媽以及湘雲姊妹，都在大觀園的正門外等候迎接。不多一時，只見夏太監又飛馬而來，報道：「娘娘起鑾來了！」賈政忙吩咐街上撒開了帷幕，校尉們打散了閒人須臾，對對提燈前導，過了四對擺馬，隨後就是四對檀香金爐一柄黃傘，後有四名小太監，捧着香爐宮扇漱盂塵尾，後面一頂綉帷子八轎幽幽雅雅而

來；賈赦賈政率領子姪等，都在大門外跪接，隨侍的昭容傳諭曰：『免。』進了大門，儀門，又見邢王二夫人，率領尤氏暨執鳳釵黛等，都在榮禧堂院子裏跪接，昭容又諭曰：『免。』過了榮禧堂，一直向大觀園的正門而來，只見又有許多人在那裏跪接，元妃在轎內忙問：『是誰？』昭容回奏，元妃便命住轎，賈母等忙上來安請，元妃連忙下轎相攙，賈母等遜謝不敢當，仍請娘娘升轎，元妃道：『大家一同走走，也好觀玩景緻。』賈母不肯道：『娘娘纔過了滿月，身體尙弱，步行未免太勞。』元妃不得已，只得仍舊上了轎，一直擡至省親的正殿，到了丹墀，方纔落轎，先來的四位昭容，早在兩旁伺候，攙了元妃下轎，進了正殿，居中坐下，只見賈赦賈政，自月臺下走了上來，纔要行國禮，昭容忙諭曰：『免。』賈赦賈政二人退下，隨後就是賈珍賈璉寶玉賈環賈蓉，賈蘭上來，行過了禮，退下，便是賈母賈夫人薛姨媽邢王二夫人，走了上來，昭容忙又諭曰：『免。』元妃忙站起身來，讓賈母諸人進了正殿，列坐兩旁，隨後乃是尤氏，領了執鳳釵黛迎探菱湘諸姊妹，上來行了國禮，俱各侍立兩旁。須臾鼓樂齊鳴，笙簫並奏，獻過了三道茶，元妃便起身入內室，脫去了宮衣，換了常服，命昭容出來，吩咐預備竹椅顯轎五頂，自己坐了一頂，遂命賈母賈夫人薛姨媽邢王二夫人都坐了竹轎，其餘尤氏以下諸人，俱皆隨行，先到賈母上房，進內欲行家禮，賈母暨衆位夫人俱各跪止之，然後就坐，賈母以下諸人，俱挨次兒坐下，元妃先向賈母賈夫人道：『我們自從在太虛幻境一別，倏然一年有餘了，幸喜林姑老爺授補京都的城隍，不然，我們娘兒們，也就不能再見面兒了。』賈夫人道：『這都是主上的聖德如天，纔有這樣亙古未聞的奇事，我們也是託賴着娘娘的洪福，纔能享受人間的香火呢。』元妃又向薛姨媽道：『姨媽怎麼也露了老了？想是家務過於操勞的緣故。』薛姨媽道：『外臣託賴娘娘的福，家裏邊有碗飯吃，只是兒子不知好歹，未免家事瑣碎，不得不自己操一番心。』元妃聽了，又向邢王二夫人道：『二位太太的臉面兒，也不

像我上次來的那個樣兒了。也總是爲我們姊妹們，生生死死，受了許多熬煎之故。」王夫人聽了，滿眼流淚，早已哽噎的說不出話來了。元妃也擦淚道：「太太從此也要把心放寬些，這如今我們托賴着上天的保佑，都回了生，主子的天恩，看待的很重，太太也很該放心的了。至於寶玉蒙主子的天恩，賞了翰林，雖說是看椒房的分上，倒底也是他的學問到得去，纔有這樣的恩典呢。太太也就不用再操心他了。蘭哥兒也是很有出息的孩子，更不用太太操心，至於別的家務，全交給他們妯娌辦去就是了。」王夫人拭淚道：「娘娘只管放心，惟願娘娘福履安康，我們就托賴着受了福了。」正說時，只見昭容進來稟道：「外臣賈赦賈政率領子姪，請安叩見，在外候旨。」元妃道：「我來省親，原該我去見纔是，你們仍舊預備下竹轎，我和二位太太一同到上屋裏去。」鳳丫頭呢？「鳳姐聽了，連忙走了過來，元妃問道：『過會子，你們在那裏擺酒席呢？』」鳳姐答道：「酒席都擺在凸碧堂伺候着呢，那裏地勢高，看月亮瞧的真切些。」元妃道：「很好！如今的酒席，不可照上年之例，不論國禮，不演戲文，只在凸碧堂居中，放一張大團圓桌子，我和老太太姑太太姨太太二位太太坐，我還沒得和你們姊妹們說說話兒呢，兩旁再擺幾張桌子，你們姊妹們也都坐下，不必站着伺候，再者你們有了小孩兒的人，都把孩子抱來，我看看，你就照着我吩咐的辦去罷，辦妥了，先把老太太姑太太們讓過去坐，我到太太上房，和老爺們並他們弟兄們，也說說話去，到了時候，你差人來請就是了。」元妃吩咐已畢，便同邢王二夫人坐了竹轎，到前邊上房去了。這裏賈母賈夫人薛姨媽，仍舊坐了竹轎，衆姊妹在後相隨，一齊先到了凸碧堂來，只見前面搭一架翠歌樓，十分華麗，樓上伺候着八個女檔子，都是十三四歲的女孩兒，丰姿韶秀，態度嫣然，中間桌上擺着樂器，鳳姐回過了賈母，便遵着元妃的口旨，中間放了大團圓桌子，兩邊又擺了四桌，其餘的看席，俱擺在兩廊廡下，以備貧妃賞賜克食，又派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在議事廳款待昭容。

林之孝賴大在榮禧堂的外書房，款待衆太監，諸事料理停妥。紈鳳釵黛四人，親自到王夫人上房門口來請，昭客稟了進去，不多一時，只見元妃同邢王二夫人，仍舊坐了竹轎出來，賈赦賈政率領珍璉寶環等都送了出來。元妃在前，邢王在後，都向大觀園而來。紈鳳釵黛見了，便隨在元妃的兩旁，幫着轎行走。元妃見了，先向李紈道：「珠兄弟跟林姑老爺到任，你們夫婦倆也見了一見沒有？」李紈道：「托娘娘的洪福，雖說能勾常見，倒底陰陽殊途，雖見猶不見也。」元妃聽了，太息道：「我們回生的人也不少，偏他又不在這個數內，這也是有一個定數的，非人力所能強也。」又向鳳姐道：「人家回了生，都恭了喜，生了孩子，你倒底也有喜信兒沒有？」鳳姐笑道：「兒女都有個分定，我那裏有娘娘和林妹妹的福氣大呢？」李紈笑道：「我聽見平兒說：『你也有點兒了。』你就老老實實的說罷了，怎麼在娘娘面前又混撒起清來了？」鳳姐笑啐道：「可知道是不是呢？你們就聲張混起來了！」招的元妃笑道：「你們妯娌們倒很鬧熱，可憐我在宮裏，成日家規規矩矩的，實在拘束的受不得了！可和誰去說個趣話兒呢？」說畢，又向釵黛二人笑道：「林妹妹，我纔剛兒和寶玉說來，僧們這一回生，雖說是上天垂憫，倒底仰賴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鼎力，本本水源，必該思所以報。我已奏明了聖上，在我應得的分例項下，動支帑銀二千兩，就在城隍廟旁邊，另建一廟，朔像供奉，即以甄士隱配享，名曰『三賢祠』。廟成之後，再求主上錫封號，倘這二千兩帑項不勾，你們受了恩的人，也再大家佈施些兒，你們倆人說好不好？」釵黛二人聽了，齊聲道：「娘娘想的很週到，情真理當，我們也把這件事疎忽了。」一路說說笑笑，早到了凸碧堂的跟前。邢王二夫人早從岔道繞來，隨着賈母等，早都一字兒排班等候。元妃下了轎，釵黛二人攙着上了凸碧堂，向賈母道：「老太太和姑太太，僧們娘兒們，這如今是兩世的團圓了，我如今奉旨省親，原是爲盡家庭之樂，況且老太太姑太太已是神人了，就是朝廷家，也要尊敬神靈的老

太太再要講行國禮，這就不像骨肉團圓的歡慶了！」賈母笑道：「我已經遵娘娘的口旨，把酒席都擺定在這裏，以後再不敢行國禮了。」元妃聽了，乃命鳳姐將正中的羅漢椅挪開，留下居中一隙，兩邊圍上六張方椅。元妃坐了東邊的首座，賈母坐了西邊的首座，東邊二座是賈夫人，西邊二座是薛姨媽，三座是王夫人，中間也留一隙，好聽女檔子唱曲。臺上奏起音樂來，尤氏領了執鳳釵黛，親自執壺把盞，遞酒放筯畢，這纔同着菱湘迎探衆姊妹們，一齊上來行禮，謝過了坐，各按賓主長幼的次序兒，分坐了兩旁的四席。女檔子上來磕了頭，一齊彈唱起來。元妃向賈母笑道：「我看這園中景色，收拾的十分幽雅，趁着月色，真是一片琉璃，大有太虛幻境的光景，比上次輝金塗碧強多了，瞧着教人心曠神怡。」賈母道：「這都是仰體娘娘體恤之意，不敢糜費的緣故。」元妃道：「如今家裏原比不得先了，這纔是呢。」又向湘雲道：「史大妹妹，我上次省親，你怎麼沒有來呢？」湘雲忙站起來答道：「那年娘娘省親，我的歲數還小，嬌娘怕我不懂規矩，不敢教我來。」元妃笑道：「自己姊妹們裏頭，這也太多心了。」又向香菱道：「菱姑娘，你的小孩兒可好麼？」香菱也站起來答道：「托賴娘娘的洪福，狠乖，花兒也出了。」元妃又道：「尤三姑娘，今兒聽見我來了，他怎麼也不來見一見呢？」香菱道：「他也是上月生了孩子了，還沒滿月呢。」元妃又向巧姐道：「我們巧姑娘也出了嫁了，你女婿念的書怎麼樣？」巧姐站起來答道：「托娘娘的福，他倒也愛念書，能勾下小場了。」元妃點點頭兒，又向探春道：「三姑娘，三姑爺如今作什麼呢？」探春站起來笑道：「不能念書，將來不過考武罷了。」元妃笑道：「朝廷家文武並用，也是好的。」又向迎春道：「纔剛兒我聽見大娘說，二姑爺被大士真人洗了腸肚，如今通好了，」這也是一件奇事！迎春紅了臉，站起來笑道：「這也托的是娘娘的洪福，如今果然通好了。」元妃道：「他如今是個什麼官兒？」迎春道：「世襲指揮使。」元妃道：「這個官兒不大，

每月的俸廉勾過嗎？」迎春道：「原先胡化濫用，原是不勾過的，自從洗了腸肚，如今也知道過日子，難了！」元妃笑道：「這也奇怪極了！怎麼不見四姑娘呢？」尤氏忙站起來答道：「四姑娘悟道的心，誠不肯改換裝束，不好在這裏見娘娘，過會子娘娘到櫺翠苑拈香時，他在那裏伺候叩見呢！」元妃聽了，歎道：「這怎麼說呢？罷了！這也是他各人的志氣，由着他去罷了！大姪兒媳婦回了生，也沒個什麼喜信兒麼？」秦氏聽了，無言可對，只得站起來，抿着嘴兒笑。尤氏道：「他原先就有個月水不調的病兒，如今回了生，誰知道還是照舊呢？續娶的媳婦倒養了孩兒了。」元妃道：「這樣說起來，你也是有了孫子的人了。」尤氏笑道：「都是托賴着娘娘的福。」元妃又向寶琴、岫烟道：「你們姊妹倆，我今兒是頭一遭纔見，我聽見說你們倆人做的詩很好，今兒是中秋節，又是我回來省親，也不可無詩，以紀其事。過會子我先做一首，你們會作詩的，也都作一首，我也領教領教！」寶釵、岫烟一齊站起來，笑道：「願求娘娘賜教！」賈母聽了，笑道：「既是娘娘高興要做詩，把寶玉也叫進來，教他遊廊底下作也一首。」元妃笑道：「我也正要試試他的學業，比先何如？」賈母聽了，便命人去叫寶玉，須臾，女檔子唱畢，元妃命賞制錢八十千文，八個女檔子磕頭謝過了賞。元妃便命人取了文房四寶來，昭容研墨，鋪了花箋，元妃提起筆來，無多思索，卽一揮而就，命昭容送到兩邊席上。釵、黛、湘等衆姊妹一齊湊來，接到手中，只見上寫道：

久罷深宮鬧掃粧，珠冠霞帔又焜煌。新胷乍沐身何幸？舊地重來意轉傷！一脈情偏憐姊妹，再生恩欲報爹娘。願將今夜團圓酒，代奉椿萱壽北堂。

衆人看畢，一齊上來稱賀道：「娘娘天縱之才，非臣妹等所能仰企於萬一！」元妃笑道：「我這首詩，也算不得好，不過自云其所云而已。衆姊妹不必過謙，請灑潘江，各傾陸海，此時寶玉也到了，忙忙的也看了一遍，

卽命人去取筆硯，元妃笑道：「你們也不必拘泥，定要和韻，各抒所見，隨使用韻也使得的。」衆人聽了，一齊應命，未知衆人能作此詩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酬仙惠建廟祀三賢 報親恩稱觴祝二老

話說李執寶、欽黛玉、迎春、探春、巧姐、湘雲、香菱、岫烟、寶琴等看了元妃的詩，一齊上來稱賀。元妃遜讓，仍命各歸本席。寶玉便在廊下擺杯筯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各命伺候的人取過筆硯來，大家研墨展箋，提筆構思，不多一時，只見史湘雲笑嘻嘻的，手持一箋，走到元妃面前，躬身呈遞。元妃忙命昭容接了過來，仔細觀看，只見上寫道：

綉幃遙臨宮扇開，鳴鸞佩玉啓蓬萊，一輪皓月無纖暈，十里香塵絕塵埃，去歲遐昇仙馭去，今宵又見翠華來。小臣忝列葭莩願，未頌三多進壽杯。

元妃看畢，笑道：「我倒不知，雲妹妹有如此詩才，可敬可賀！」湘雲聽了，纔要遜謝，又見探春走來交卷，元妃又忙命昭容接來看道：

芳名曾錫大觀園，今值中秋昔上元，品竹彈絲綴錦閣，敲金戛玉參風軒，花迎隔世人含笑，人對重榮花言攜得一觴酒，來還壽北堂萱。

元妃看了，正在點頭讚賞，又見黛玉上來投詩，元妃忙命昭容去接，笑向湘雲、探春、黛玉三人道：「三位賢妹，都請坐去罷，這倒累你們上來下去的，我心裏倒不安穩了，以後衆姊妹再有完卷的，一總都交與寶玉，教他總錄一張上來，免得大家勞動，起起坐坐。」湘雲、探春、黛玉聽了，連忙退下來，各歸原坐。元妃纔接過黛玉

的詩來，又看道：

五雲天際降瑤池，共向金門拜御儀。入省先迎鸞鳳輩，開筵再頌葛覃詩。惜因往事悲今日，向本新聯續舊詞。高厚恩綸慚莫報，樽前雙獻紫霞卮。

元妃看罷，不由的喜笑盈腮，向昭容道：「倒底是他這首詩，詞婉而意新。」說畢，又拿起湘雲探春的兩首詩來，翻覆玩索道：「這兩首也好，各有所長。」正說時，只見寶玉走下，手持着一大張花箋，元妃忙命昭容接來，寶玉即時退下。元妃接來，從頭至尾，留神細細的觀看，只見上寫道：

李紈

光生合浦喜珠還，此夜欣瞻舊玉顏。名向廣寒通桂籍，秋從瑤闕領仙班。開奩喜拂重圓鏡，探樹疑逢隔世環。試問古今誰得似，漫言天上勝人間。

薛寶琴

絳節傳來玉漏遙，桂花風裏翠華飄。彩鸞昔駕歸三島，丹鳳今乘下九霄。聖世帝降新曠典，中秋天假好良宵。省親例本希前古，彝鼎宜銘記聖朝。

甄香菱

紫袖昭容出紫宸，名園景物一時新。重圓鏡對重圓月，再世花迎再世人。雲氣渾隨仙仗擁，山靈如待鳳凰賓。自慚學淺無知識，何敢當前更效顰。

邢岫烟

冉冉宮車出禁闈，君恩復許省親幃。呈祥花鳥迎風媚，入畫園林映月輝。鳳輦再臨人共羨，鸞輶重啟

世應稀，小臣何幸邀恩寵，但祝年年步月歸。

迎賈春

月盈月缺圓數虧，人去人歸兩度天，園近紫宸秋更肅，詩逢佳節句應聯；鸞輿再幸昔年地，畫閣重開此日筵，今夜一觴歡慶酒，家家團拜月中仙。

薛寶釵

團圓三五月升遲，正值鸞輿歸省時，乍到園林新氣象，重來人面舊丰姿；神仙不老原應爾，珠玉終還信有之，留得祥徵昭世瑞，千秋佳話定傳斯。

賈寶玉

高秋景物最芳妍，又向園林列綺筵，顰是曾來經過地，情猶不盡再生緣；馨瓜薦菓今何日，題額觀燈定幾年，堪羨人生如月魄，分明虧去又重圓。

巧姐

何幸神仙下九天，不知今夕是何年，家因國慶家纔慶，月以人圓月倍圓；鳳輦再臨誠曠典，玉顏重覩果前緣，歸甯澤及諸親眷，共沐恩波御坐前。

元妃看了，不勝歡喜道：「我倒不知衆姊妹們裏頭，有如許詩翁之多，實在可喜可敬！連我們巧姑娘，也做的怪好的。」說畢，便將湘雲探春黛玉的三首詩拿起來，一並卷在一處，遞與昭容，命帶至宮中，細加評閱，以便發回鑄石，以記其事。昭容接了，自去收藏不提。元妃向賈母笑道：「酒也勾了，我到櫺翠苑，看看四姑娘去。」老太太太們不必陪往，帶了衆姊妹都到省親正殿上，等着我罷。只教我們同在太虛幻境的幾個妹妹，隨

了我去就是了。」賈母聽了，便命老婆子們伺候竹轎，迎春黛玉鳳姐香菱秦可卿五人，早已出席，在轎旁伺候。元妃起席告辭，上了竹轎，鳳姐等五人在兩旁步隨，從凹晶館繞到蜂腰橋，過了橋，田蓼汀花溼一帶，緩緩而行。元妃一路又和黛玉等五人說了會子太虛幻境的舊事，忽聞一陣桂花的清香撲鼻，又聞鐘磬之音，早望見櫺翠庵的廟門，只見入畫雪雁兩個丫頭，攙了惜春，由門內出來，在道旁跪接。元妃見了，忙命住轎，下了轎，緊行了幾步，攙起了惜春，只見他渾身道裝打扮，不由的心中慘然，忙攙了他的手，步入廟門，先到了大雄寶殿，拈過了香，便到惜春的靜室來，但見燈燭輝煌，牕明几靜，瓶插丹桂，鑪降沉檀，素羅帷帳，藤床竹枕，收拾的十分清雅。元妃歎道：「怪不得四妹妹必欲棄捨紅塵，堅心修道，果然到了此地，令人心境豁然。」惜春道：「臣妹命小福薄，若必欲強戀紅塵，定有不測之虞。」正說時，只見人畫捧上茶來，惜春接來，親自奉與元妃。元妃接來一飲，但覺香味深醇，乃問何茶，如此芳馥。惜春道：「此茶乃妙姑當日所遺，臣妹亦不知何名，就是這水也是他當日收下十年前的雪水。」元妃聽了，點點頭，又見案上放着棋枰，元妃便與惜春二人對奕，迎春本是愛下棋的，香菱雖不甚會，而最愛，他二人便坐在兩邊觀敵。鳳姐秦氏二人，本不會下棋，林黛玉雖能下而不甚嗜好，他三人喫了茶，都到院子裏，拈桂花，映着月色，你替我插，我替你戴，約有頓飯之時，二人弈罷，等了等，元妃輸了一子，乃笑道：「唐詩有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正今日之謂也。」正說時，只見昭容稟道：「天不早了，請娘娘過去放了賞，也就是回宮的時候了。」元妃聽了，又喫了一杯茶，這纔起身出廟，仍坐竹轎而回。惜春送至門外，各自回廟。迎春黛玉等五人，仍舊相隨，回至省親正殿，賈母等早已在月臺上排班伺候。元妃見了，忙下了竹轎，讓賈母賈夫人邢王二夫人薛姨媽進內同坐，其餘的衆姊妹依舊侍立兩旁，只見太監們擡上一隻大箱子來，放在月臺，元妃命昭容打開，內有一單，取出照單給放。賈母賈

夫人不用人世之物，每人金佛一尊，金鑪一個，藏香一匣，檀香一斤，賈赦賈政每人如意一柄，麈尾一柄，蟒衣一襲，玉帶一條，賈珍起至賈蘭止，每人宮紗二端，金荷包一對，玉搬指一個，玉帶鈎一副，邢王二夫人，每人宮紗二端，宮扇一匣，沉香拐杖一根，赤金痰盒一對，尤氏李紈起至賈蘭之妻止，每人宮紗二端，宮鏡一圓，宮扇一匣，珍珠一串，迎探巧菱湘琴烟每人金銀鏤四對，金釵一股，宮鏡一圓，宮花一匣，周姨娘起至晴釧鶯鶯止，每人銀鏤一對，汗巾一條，金戒指一對，玉耳環一對，其餘童僕婢媼共賞制錢一百緡，放賞已畢，又坐着和賈母王夫人說了會子家常話，這纔起身更衣，看了看時辰表，恰有丑未寅初，連忙告辭起身，仍坐了大轎，出大觀園而去。賈母率領衆夫人及衆姊妹，都在榮禧堂跪送，賈赦賈政率領子姪，都在大門外跪送，看着儀仗去遠，這纔進來，又看着家人僕婦收拾傢伙，吹息燈火，這纔大家安歇。過了幾日，元妃將詩發了下來，仍命鐫石以紀其盛。於是榮府又忙了數日。忽一日，寶玉正在翰林院，該班奉旨發下帑銀二千兩，建修三賢祠，命寶玉到戶部去領。寶玉即坐了車，到戶部具結領了，領回到家，稟知了賈政王夫人，乃與鳳姐黛玉等商量，所有回生之人，俱當量力捐資，共襄其事，以報大士真人之德。於是知會了衆人，鳳姐黛玉每人捐銀八十兩，尤二姐尤三姐每人捐銀四十兩，迎春秦可卿每人捐銀五十兩，惟有香菱因有他父親在配享之列，意欲多捐幾兩，乃與薛姨媽薛蟠商量。誰知薛蟠另有一番意思，乃向薛姨媽道：「如今我們京城裏，僭們江南同鄉的客商最多，向來有個會館，不但地小狹窄，抑且坍塌的不堪了，客商們意欲另找地方，但是京師地方，人烟衆多，找尋不易，莫若趁着蓋廟的機會，多佔些地方，即將廟內的寢殿，作爲會館，兩邊隙地，都蓋了房子，安寓客商，和他們湊起佈施來，雖萬金垂手可得，只用媽媽和賈府說一聲兒，若能奏知了娘娘，更又好了，將來湊的銀子勾用了，仍將娘娘發來的帑項，仍舊繳了上去，豈不好呢？」薛姨媽聽了，想了一想，也自歡喜，於是到賈府告

知了王夫人，王夫人轉告賈政，賈政又商之於夏太監，夏太監奏知了元妃。元妃但云：『只要蓋的華麗壯觀，其餘憑他們去就是了。』薛蟠討了這個口氣，忙去告知了夥計張德輝，教他們通知合城的同鄉客商，不上幾日的工夫，便湊了萬金有餘。稟知了賈政，賈政於公暇，親來相度形勢，就在城隍廟西邊，挨着史湘雲家的住房，勘定了基址，仿照城隍廟的款式蓋造，不過局面略小些。大殿塑了三賢像，寢殿內不必塑像，前橋後廳，以便坐客，兩邊遊廊，前邊蓋了樂樓，除演神戲之外，客商們有事，亦可擺酒演戲。東邊的遊廊，緊靠着史湘雲家的西廂房。湘雲此時，已經生了孩兒，便和他女婿商議，將廟內遊廊，不必另砌山牆，即借廂房的山牆，用上面安上一溜倒榻子，嵌了玻璃，那邊戲上演戲，這邊炕上放了椅子，即可從玻璃牕中看戲。商議妥當，即日構匠興工，不過三個月的工夫，即落成告竣。奏知了元妃，元妃請旨，封茫茫大士爲佐化真人，渺渺真人爲佐治真人，甄士隱爲佐政真人，一體塑像，同享祭祀，永垂不朽。落成之後，擇日開光獻戲，元妃命寶玉代自己主祭，賈璉、賈蓉、薛蟠、柳湘蓮、林成玉諸人，也都是受過恩的，俱准其陪祭。這一日，打醮演戲，寶玉等諸人，俱於五鼓齊集，祭祀行禮已畢，開場演戲，就是將玉函領的班子，上廟逛會的男男女女，絡繹不絕。史湘雲便接了紈鳳釵，黛迎探菱烟琴綺衆姊妹來，家在東廊內玻璃牕中看戲。白日裏又熱鬧了一天，到了晚上，薛蟠又備了酒席，請賈璉、寶玉、湘蓮等諸人看夜戲，便命人封了山門，不許外人出入。薛蟠此時，已入醉鄉，並不知史湘雲又留下衆姊妹看夜戲，戲便肆無忌憚，叫了蔣玉函來，點了幾齣風月戲文，無非買胭脂、送枕等類，唱到驚心動魄之時，不禁狂呼大叫，喝起采來，正在歡笑，忽聽西廊下，也有人喝采嘻笑之聲。薛蟠也不看是誰，便罵小廝說：『爲什麼又放進外人來了？』衆人仔細看時，不是別人，乃是賈珠、馮淵、秦鍾、崔文瑞、潘又安五個人，隱綽綽的，在那裏看戲。賈璉、寶玉等見了，忙起身相見，讓了過來，一同坐着看戲。賈珠遂命潘又安去另擡了

一桌酒席來，大家分坐暢敘快談。且說東廊那邊，史湘雲與黛玉、鳳釵、麝等，白日裏看戲，已經用過了酒飯，因又唱夜戲。湘雲遂又留下衆人，散坐喫茶，候唱完了夜戲，都同到賈母、賈夫人處請安，說說話兒，再各自回家。於是大家都安心樂意的坐着看戲，及至看到唱出些風月戲文來，探春向寶琴道：「這是他們誰點的？怎麼唱出這些沒人樣的戲來了？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都在這裏看戲麼？」寶琴笑道：「你估量可再有誰呢？不過是我們那個大哥哥罷了！」鳳姐笑道：「罷喇！你們這會子也都是有了孩兒的人了，況且又不是在明處看戲，可怕什麼呢？你估量他們爺們家到了一塊兒，那裏還肯點什麼好戲呢？」探春笑道：「戲文內科白打譚，原是取笑兒，若鬧的太沒人樣了，也有傷雅道，難爲這一個唱小旦的，怎麼學來，難道就連一點燥兒也不害麼？」鳳姐笑道：「你看你說的這個話，他若知道害燥，也可又仗着什麼哄人家的錢呢！」正然說時，忽見那邊席上，亂亂烘烘的起身讓坐，鳳姐眼尖，忙向李紈笑道：「大嫂子，你看那不是大哥哥也來看戲來了？」李紈聽了，仔細瞧了一瞧，笑道：「一人也看戲，鬼也看戲，這倒有趣的，這一個年輕的，是小蓉大奶奶的兄弟，那幾個又是誰呢？」鳳姐道：「那個穿馬褂子的，是潘又安，就是司棋的男人，那兩個必定是一個馮書辦，一個是張家女孩子的女婿，這倆人我都沒見過，可就分不出誰是誰來了。」只聽香菱笑道：「那一個圓臉兒，一笑，口上有兩個窩兒的，大約必是馮書辦，我記的當日買我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面的。」鳳姐聽了，把手一拍，笑道：「可惜！可惜！倒底是你沒造化，你當日若教他把你們買了去，豈不比薛大傻子強呢？」香菱聽了，呸的啐了他一口，笑道：「你看你越說上樣兒來了。」正說時，忽見蔣玉函捧了戲目，走到賈珠的面前點戲，只聽賈珠笑道：「不用點罷，你只檢你素日得心應手的，唱一兩齣來我聽，總要加點作料兒，不要淡而無味的。」說着，又問他道：「你叫個什麼官兒？」又聽蔣玉函笑道：「小的姓蔣，名叫琪官。」鳳姐在這邊聽的明白，忙向寶

釵笑道：「這個小旦，果然就是蔣玉函，襲人呢？今兒是他和玉兒跟了你們來了嗎？怎麼躲到那裏去了？叫他過來也看看這個輕浪樣兒。」黛玉聽了，笑道：「罷喲！你何苦來，行點好兒，不是纔剛兒我看他那個光景兒，就有點子臉上，訕訕的，挨挨蹭蹭的躲着走了，我就猜着幾分兒，必是這個緣故，我就沒好意思說，你這會子可又叫他做什麼呢？」鳳姐笑道：「你別管他，我自然有個道理。」柳五兒聽了，等着答應了一聲，纔一轉身，早見翠縷侍書二人，把襲人從小套間裏，推推擁擁的攙架了出來，襲人紅了臉，笑道：「我的好奶奶們，鬧什麼？我早知道，我不跟了奶奶們來，也罷了，史大姑奶奶又說是想我了。」鳳姐笑道：「你在家裏，成年家也不能舒舒服服的看個戲，我倒好意思叫你出來風光風光，你怎麼又裝模作樣的起來了？」湘雲接口笑道：「襲人姐姐，你不用這麼小家子氣，只管大大方方的坐下，看這個戲，也是你看厭煩了的，想來那會子那一天晚上，又不給你單唱兩齣子呢？」說的衆人都笑了。於是鳳姐命人搬了個小馬杌子來，命襲人坐在自己的旁邊，凡屬臺上蔣玉函唱到動人心魄處，那邊席上，閨軍的大笑起來，這邊鳳姐等必要將襲人嘔一陣子，弄的個襲人無地自容，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正在爲難之際，又見蔣玉函捧了戲目，走到馮淵的面前點戲，只見馮淵笑道：「不用點了，你們只唱個張古董借老婆罷！」薛蟠聽了，心中不悅，借着酒興，把眼睛往上一翻道：「老馮，你也別欺人太甚了，誰又不知道僧們兩人的句當呢？你怎麼偏要點這一齣子戲？你這不是有心燥我呢嗎？」琪官你敢聽他的話，我也點你一齣子，唱一齣水滸傳上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又聽馮淵笑道：「琪官，你問問你們薛大爺，魯智深是個和尚，又沒妻又沒妾，打死了人，可拿什麼替人家償命呢？況且那個鎮關西鄭屠又沒有躲在葦塘裏喝臭水，也還算是一條好漢。」說的衆人都笑了，一句話把薛蟠說急了，大吼一聲，攙出席來，就要揪馮淵的領子，此時馮淵已是

鬼魂，那裏怕他，忙向旁邊一閃，薛蟠早已撲空，只聽馮淵喝一聲「張三何在？」猛然一陣陰風起處，從牆角下跑出一個人來，像是酒肆中走堂的打扮，滿頭滿臉血跡模糊，薛蟠一見，往後便倒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人搶主席上的一個酒碗，照着薛蟠的天靈蓋砸了下來，只聽拍的一聲，薛蟠早已栽倒在地，碰片亂飛，流血不止，登時暈了過去。那邊席上嚇得賈璉、寶玉、湘蓮諸人一齊手忙腳亂，沒了主意。這邊香菱、寶釵、寶琴及衆姊妹，都嚇得魂不附體。正在忙亂之時，忽聽半空中嘎然一聲，一隻仙鶴從容落了下來，寶玉見了，歡喜道：「好了，師兄來了，薛大哥有了救星了！」衆人俱各驚喜，只見那隻仙鶴就地一滾，早已化爲童子，喜的個鳳姐拍手笑道：「噯，你們都瞧一隻大仙鶴，變成人了，真比耍戲法兒的，頑的奇妙！」寶釵道：「人家心裏唬的什麼似的，你還有心腸看變戲法兒，可見不關你的什麼事！」李執道：「你們還不快悄悄兒的罷，仔細那邊聽見，你們纔沒聽見寶兄弟說是他師兄，必定是個仙人，薛大兄弟也就不妨事了！」鳳姐寶釵二人聽了，便不言語，不轉眼的瞧着那邊，只見衆人一齊出席，與松鶴童子見禮已畢，分賓主坐定，只聽松鶴童子道：「家師蒙聖上洪慈，勅封了真人，又蒙娘娘佈施建廟，永垂不朽，感激靡涯！山野之民，不敢親來面聖，特差小童前來獻仙丹仙酒，以祝萬壽無疆！」說畢，二取出仙酒二瓶，仙丹二匣來，放在桌上道：「這是進上的，懇煩尊大人代奏謝恩。」又取仙酒一瓶，仙丹一匣來，與遞寶玉道：「這是仙師奉敬尊翁大人尊堂夫人的。」又取出一個小葫蘆兒來道：「這是仙師新製的，送來與侄兒們常服的，喫了益智定慧，讀書過目不忘，諸公大家分些，實與子弟大有裨益！」寶玉與衆人聽了，一一的謝過收訖，乃向松鶴道：「適纔家表兄與馮兄彼此相戲，爲鬼所傷，尙望師兄慈悲拯救！」松鶴聽了，笑道：「無妨無妨！你們聽聽那邊城隍廟，正在審斷此案呢！」衆人聽了，俱各詫異，回頭看時，那邊席上的賈珠、馮淵等，早都不見了，仔細聽，那邊廟內，果有皂隸叱喝之聲，衆

皆驚悚忙命煞了戲文，撤了酒席，將薛蟠抬在榻上，松鶴便從直袋內取出藥末來，撒在他頭上，擦去血跡，只教衆人放心，少刻便見分曉了。這邊寶釵香菱等也都放下心來，寶玉等仍命擺了茶菓，款待松鶴。不多一時，果見賈珠馮淵秦鍾等笑嘻嘻的自外走了進來，道：「衆位恭喜，案已結了，要不虧姑老爺從中解處。」薛大傻子今兒要喫大虧呢！明兒教他另唱一本戲，單請我們纔是呢！」衆人見了，一齊起身出迎，正要追問端的，忽見薛蟠從榻上跳了下來，見了馮淵，忙作揖謝道：「老弟台，適纔多承照應，愚兄今兒纔知道你是個正經朋友了！」馮淵連忙答禮，笑道：「老長兄奉勸你，再不要縱性胡爲了！纔剛兒要不是有關甄老伯的金面，只怕連你們香菱嫂子也要教人家請了去呢！」這邊玻璃牕內鳳姐聽的明白，忙向香菱笑道：「噯，你聽見了沒有？再別是把你斷給張三了罷！」香菱聽了，吓的呆了，他一口芳心，由不得突突的亂跳起來，不錯眼珠的聯着那邊，只見薛蟠又給馮淵作了個揖，只聽馮淵笑道：「他家香菱嫂子，本應是我的人，這如今原也挽回不來了，你只教他親手兒作一對荷包來，謝謝我就是了！」鳳姐聽了，又向香菱笑道：「你聽見了沒有？人家和你要荷包呢！你好兒的用心用意的，替人家做一對罷！」香菱聽了，啞道：「人家心裏煩的什麼似的，你總是信着嘴兒嘔人！」正說時，又見賈珠等與松鶴彼此見禮，松鶴又命人舀了水來，教薛蟠洗去傷痕上的血跡，皮肉照舊還是好好的，不過微覺疼痛而已。薛蟠又拜謝了松鶴，從此洗心滌慮，再不敢行凶了。再說執鳳釵黛諸人，見薛蟠傷痕已好，大家這纔放了心，遂起身都往賈母那邊去請安。閒話兒，賈夫人便將昨日張三來告狀，滴纔林公審斷結案，押令張三前去脫生的話，告訴了衆人一遍。衆人也將方纔所見的光景，也告訴了賈夫人。賈夫人道：「這全都是馮淵的作用，要與薛蟠解冤的意思。」甄香菱聽了，心下十分感激，又說了一回閒話，這纔告辭，各自回家。這裏賈珠賈璉寶玉湘蓮諸人，又着陪松鶴童子喫了會子茶菓，講了會子

仙家的樂趣，松鶴囑咐寶玉，將仙丹仙酒收好，使起身告辭，衆人苦留不住，只得出席相送。只見松鶴就地一滾，嗚然一聲騰空而去，衆人歎息了半晌，這纔大家分了手，各自回家。寶玉到家，候是五鼓時候，賈政業已起來梳洗穿衣，伺候上朝。寶玉便攜了仙丹仙酒，徑到上房，見了賈政，便將二位仙師差松鶴童子來謝恩，敬獻仙丹二匣，仙酒二瓶，以祝萬壽無疆的話，說了一遍。賈政大喜，便攜了仙丹仙酒，親到朝房，見了北靜郡王，求爲代奏，聖心大悅，收了丹酒，復賜御筆匾額褒揚。賈政退朝後，寶玉又送上仙丹一匣，仙酒一瓶，小葫蘆一個，備述了仙師之意。賈政與王夫人也都歡喜，感繳不盡。寶玉趁着賈政歡喜，便道：「明兒是老爺的壽誕，正好借仙酒稱觴，也請了親友來家慶賀慶賀。」原來賈政平日最厭的是做生日，一聞此言，便皺眉道：「我從來最厭人家作這件事，可以不必。」王夫人忙勸道：「老爺今年是六旬的整壽，比不得當年的散生日，況且往年原因有老太太在堂，今年再不做做，也教親友家瞧着，老爺太古板了，我想這也化不多的錢兒，不過是孩子們盡他們一點兒孝心。」賈政聽了，雖未概允，也就不言語了。寶玉借着勢兒，遂又慫恿了幾句。賈珍賈璉他二人又極力撮成，不由賈政不依。元妃又差人送了多少禮物，當下衆國戚王公侯伯，都差人送禮，親友家是更不用說的了。賬房裏一一的都登記了號簿，只得打掃出榮禧堂來，預備筵宴。王公侯伯，以及部屬官僚，書房裏筵宴親友家的男客，大觀園省親的正殿上，款待王妃誥命夫人，賈母上房，款待親戚家的女眷，俱是彩觴。到了這一日清晨，賈珍賈璉寶玉賈環賈蓉賈蘭，都穿了公服，外有族中賈芹賈芸賈薈賈菱，也都穿了吉服，都在王夫人上房，擺了仙酒菓品。賈政剛一退朝，便挨次兒遞酒上壽，一齊跪下行禮畢，又與王夫人斟酒慶賀。剛然完畢，就有孫二姑爺周三姑爺周小姑爺薛蟠薛蝌林成玉柳湘蓮甄寶玉馮紫英等，都進來行過了禮，都讓到書房款待，隨後就是尤氏領了執鳳釵黛趙范秦胡行過了禮，又有迎探惜巧菱琴湘岫諸人，

行禮已畢，其餘公侯勳戚以及誥命夫人俱謙謝不敢當，惟請午間坐席而已。叩見已畢，賈母纔要更衣。又見家人男婦都在院子裏磕了頭，又見有許多奶媽子抱了許多的哥兒姐兒上來，乃是祥哥兒、藻哥哥、蕙姐兒、胡氏的孩兒，又有香菱、探春、湘雲、岫煙、寶琴、尤三姐的孩子，一個個穿紅掛綠，金裝玉裹的，抱玉進來。賈政見了，不勝歡喜。逐一的抱着看了一看，忙教王夫人找了些首飾珍玩要物之類，一一的分給，訖又將葫蘆內的仙丹，每人分給七粒。到了晚上，親到城隍廟去的接貴母，就有林公、賈夫人領了賈珠、鴛鴦都來家慶壽。又整熱鬧了一夜。此次賈政過生日，實從來榮府未有之熱鬧。墨筆之間，不能盡述。賈政過了生日之後，即屆國家開科取士之時，是年鄉試，巧姐的女婿、並探春的女婿、甄寶玉、柳湘蓮四人都中了兩文兩武舉人，到了會試之期，賈蘭點了探花，彼此往來致賀，不須多贅。桂哥兒此時已經三歲，蕙姐兒纔交兩歲，自從服了仙丹之後，桂哥兒穎悟非常，後來亦成進士，蕙姐兒長成才貌絕倫。元妃甚愛，奏明兒皇上，選爲皇妃。此皆後來之事，不提。且說寶玉已蒙聖上恩賞了翰林侍講，業經供職。這一日，下衙門回來，見過賈政王夫人，回到怡紅院，只見寶釵、黛玉二人抱着桂哥兒，蕙姐兒在海棠樹下，指着半天雲裏教小孩兒們看，不知是誰放起一個大蝴蝶風箏來，在雲端裏飄飄蕩蕩。寶玉見了，不覺觸動了心思，向寶釵、黛玉二人笑道：『寶姐姐、林妹妹，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來了。』未知寶玉想起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傳大道妙玉出太虛 證仙緣惜春成正果

話說賈寶玉自翰林院回來，見過了賈政王夫人，一直回到怡紅院來，剛進了月門，只見寶釵抱着蕙姐兒，黛玉抱着桂哥兒，在院子裏指着雲端裏，不知誰家放的一個大蝴蝶風箏，教小孩兒們看。寶玉一見，觸觸心

思忙道：「寶姐姐林妹妹，你們去年開海棠社作詩的時候，我記得鳳姐姐嗽着你們頑兒，後來果真的好幾位都生了孩子了，去年我原說過，今年要立個孩子社的，你們瞧瞧這如今海棠花也開了，眼看着清明節也到了，我想明日告訴了太太，接他們衆姊妹來家，作個孩子社，你們說好不好呢？」寶釵聽了，笑道：「我說你是個無事忙，這又不是沒事尋事呢？況且去年你們社裏的人，這如今又有好幾位有了喜，坐不得車，來不得的，如何能勾湊得齊全呢？」寶玉道：「你說的這纔真是鋸倒樹兒捉老鸛的話了，我原說立的是孩子社，並不是什麼詩社，何必定要當日的原人呢？但凡有小孩子的都按來，也就是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倆人，且不用分競，等我算一算，看見孩子的，都是些誰？一共有幾個孩子？成得起一個社成不起？」寶玉不等黛玉說完，忙又道：「我昨兒還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媳婦也有了喜了，再過幾個月，你們就都是做爺爺奶奶的了，那裏還等人了？你們說該樂不該樂呢？」寶釵笑道：「你還糊塗着呢！你們如今早已有人叫爺爺奶奶的了，那裏還等再過幾個月呢？」寶玉聽了，失驚道：「誰把你們叫爺爺奶奶呢？」寶釵道：「東府裏珍大嫂子的孫子，他不把你們叫爺爺奶奶，可該叫什麼呢？」寶玉笑道：「可是呢？我也把這個孩子忘了，但只是隔了層次，倒底比蘭哥兒的兒子，又遠些兒了。」黛玉笑道：「這不過是論個輩數罷了，若必定要論什麼遠近，除非桂哥兒養了兒子，你纔算得個真爺爺呢！」寶釵笑道：「罷罷！你們越說越說的遠了，你們算算孩子們罷，你們屋裏現在就是兩個，平兒姐姐一個，東府裏一個，共是四個，我們家他們妯娌倆的三個，這就是七個了，外頭只有二姐姐三妹妹雲妹妹琴妹妹尤三姐姐，他們五個人的五個，一共纔只有了十二個孩子，成得起個什麼社呢？」寶玉笑道：「你們的詩社，也纔不過十二個人，何況孩子社，不過是個熱鬧而已！可要多少呢？你算算你們詩社裏的人，除了大嫂子四妹子來不得的，也只有一个巧姑娘，難道還成不起個社麼？」黛玉道：「十二個

孩子固然不少，然而小孩子們到了一塊兒，無非唧唧喊叫的鬧人，可倒底有個什麼趣兒呢？」寶玉道：「你放心，我自然有個道理，後日就是清明節了，你看人家放的這個風箏好看，我們到了那一天，也都紮起風箏來，一個孩子一個風箏，人物蟲鳥，務要紮的精巧新奇，都到稻香村西邊空地下，教丫領們跑着放了起來，再搭一個鞦韆架，有會打的，打起鞦韆來，豈不有趣兒呢？這裏頭就是高興愛做詩文填詞曲的，隨意兒做一首填一兩闕，也都使得的，你們說好不好？」釵黛二人聽了，也都點頭道：「好！」當下商議停妥，便將哥兒姐兒，仍舊遞與奶媽子，各自抱去頑耍。這裏大家一齊進房，早見晴釧鵲鶯花柳六個人，迎接出來，在十錦榻子旁邊垂手侍立。黛玉見了，向寶玉笑道：「你瞧瞧，你這會子高興，要立個孩子社頑耍兒，再過兩年兒，不用請一個外人，只僱們屋裏，可就勾一個社了，那會子只怕你又耍鬧的害頭疼呢！」說的衆人都笑了。寶釵又將立社的話，告訴了他六個人一遍，就派他們六個人，每人紮一個新奇精巧的風箏，以備臨時應用。當下夫婦三人同桌喫了早飯，重新又都到王夫人上房來，只見王夫人正和李紈鳳姐二人坐着，說閒話兒。紈鳳二人一見寶玉等進來，忙站了起來讓坐。王夫人道：「你們來的正好，都坐下，我纔告訴了你兩位嫂子，這兩日聽見丫頭們說：『四姑娘這有好些日子，總只是癡癡呆呆的坐着，白日裏也不大喫飲食，夜裏也不大肯睡覺。』我聽見心裏狠放心不下，你們姊妹們過會子大家都到櫺翠庵去瞧瞧他，把他着實的勸解勸解，要是他覺着身上有些不大爽快時，早些兒請了王大夫來，給他看一看，可憐他沒娘沒老子的，他哥哥嫂子又不大肯照管他，雖說不是我的女孩兒，是我從小兒看着長大的，偏又不聽人說，拿定主意要出家，你們想想一個人，白日裏不喫飯，夜裏不睡覺，這還了得呢？」說着，便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裏早已明白了八九，就知是惜春的道行，修的將有所得了，乃笑道：「太太只管放心，我想四妹妹堅心修道，成日家在一間小房兒裏坐靜，

想是坐的着了魔了。我正有一件事，要回太太呢！去年我們開海棠社作詩的時候，我原說下今年要立個孩子社，我想後日乃是清明佳節，接了衆姊妹來家，都帶了孩子們來作個社，把四妹妹也接了出來，大家頑耍笑笑的，熱鬧兩天，他心裏一開豁，病也就好了。」王夫人聽了，笑道：「怨不得你老子說你，會千奇百怪的，想着法兒鬧，怎麼忽然又想到孩子社的上頭來了呢？」鳳姐聽了，笑道：「去年是我多嘴來，和他們衆姊妹們噉着頑兒，如今果然都有了孩子，所以招起寶兄弟的高興來了。」王夫人聽了，也向寶玉等笑道：「既是這樣，你們何不再等幾天兒，索性等你鳳姐姐也養了孩子，豈不又多一個兒呢？」鳳姐聽了，笑道：「太太也和我頑兒來了！」寶釵笑道：「眼着巧姑娘恭了喜，你就是抱外孫子的人了，自己腆着臉，還養孩子，怎麼怨得太太和你頑呢？」鳳姐聽了，笑道：「這可是由得人的事嗎？你們明兒可就都不用養老生子兒。」說的衆人都笑了！大家說笑了會子，喫了茶，便都告辭起身，一齊到櫺翠庵來。原來鳳姐的身孕已經八九個月了，走路覺得累累墜墜的，出了王夫人的上房，尚未走到大觀園的門口，早已喘的受不了了。李執見了，笑道：「二孀娘，我勸你回去罷，不用到四姑娘那裏去了，從這裏到櫺翠庵好遠的呢！蜂腰橋那裏，又高高低低的，你可看仔細，當着寶兄弟，把孩子養到半道兒上，那可像個什麼意思了呢？」說的衆人又都笑了！鳳姐啐道：「你收了你那嘴罷，你也早眼看抱孫子的人了，我不過是當着寶兄弟，不好意思給你上好話兒罷了，你也別太得人意了！」寶釵黛玉二人也勸道：「鳳姐姐，你不用和大嫂子開口齒了，他說的雖是些頑話，却是正經道理，你看你這會子已經發起喘來了，那裏還走得了那些高高低低的路呢？」鳳姐聽了，也自覺走着費力，無可奈何，只得笑道：「罷了！恭敬不如從命。」你們到那裏替我問候四姑娘就是了。」說畢，各自帶着豐兒，回家去了。這裏李執寶玉寶釵黛玉四個人，緩步行來，不知不覺來到櫺翠庵，一進廟門，只見入書雪雁二人，

在院子裏掃地，一見衆人進來，纔要開口，李執忙向他搖了搖手兒，不教聲張。兩個丫頭會了意，向靜室內努了個眼兒，李執等輕輕的走了進來。看時，但見惜春在床上一個大蒲團上，合目瞑坐，鼻中但有微息。第和木雕泥塑一般，瞧了瞧臉上的顏色，却仍舊紅是紅，白是白的。寶玉見了，不禁狂喜道：「仙乎仙乎！」惜春徐徐睜眼，將衆人看了一看，道：「善哉善哉！」這纔慢慢的起身，下了蒲團，向李執笑道：「你們多早晚兒來的，怎麼也不教丫頭們通知一聲兒？」李執笑道：「我們從來沒見過坐功的人，所以我要偷着看一看，果然坐的有趣兒！」惜春聽了，笑道：「什麼坐功，無非胡鬧而已！」說畢，便讓李執等坐下，即教雪雁去烹茶。黛玉道：「太太聽了說你如今坐功了，寢食俱廢，心裏着實的放心不下，教我們來瞧一瞧，替你散散心兒呢。」惜春聽了，笑道：「這又不知是那個不知好歹的丫頭，在太太跟前混說的。我的身子原是好好的，那裏有什麼病呢？」寶玉道：「太太原怕你一個人兒，在裏面悶悶的坐出病來，所以纔教我們大家來瞧瞧你，替你散散心兒的意思。後兒是清明節，我已經回過太太，接了衆姊妹們來家，做一個孩子社，大家放風箏頑兒，你說好不好？」惜春笑道：「你也太高興了！又鬧什麼孩子社？名色兒聽着就新鮮！」寶釵笑道：「我們剛纔已經派了晴雯襲人，他們紮風箏，等他們紮完了，還要送到這裏來，求四妹妹替他們畫一畫，添添顏色呢！」惜春道：「狠好！紮完了，就拿來，我替他們畫畫，我明兒也紮一個風箏，隨着你們，也放一放，好教太太放心。」李執道：「太太說你白日裏不肯好生喫飯，如今倒底你吃的飯如何？」惜春道：「這都是那裏的？你們若不放心，過會子你們就在我這裏喫午飯，你們親眼兒見了我的飲食，也好回覆太太的話。只是委屈你們今兒喫一頓素飯罷了！」寶玉聽了，歡喜道：「好極了！我這兩日，正想喫個素飯兒呢！」雪雁到怡紅院搬一鍋紹興酒來。惜春道：「既是喫素，又要什麼酒呢？」寶玉笑道：「四妹妹，你就記不得蘇東坡的詩：『酒能養性仙家飲。』」

「之句，我們大家公賀你一杯酒，流暢流暢血脈，發舒發舒精神，豈不更好呢？」惜春聽了，便不言語了。李紈遂教雪雁去告訴柳家的，多辦幾樣素菜，順便到怡紅院搬一罇酒來。於是大家都在櫺星巷坐着，說了半日的閒話，陪着惜春同喫晚飯，但見惜春飲酒噉飯，無異平時，衆皆詫異。當下喫完了飯，寶玉又命雪雁取燭下的雪水烹茶，又喫了會子茶，然後告辭，仍都到上房來，回覆了王夫人的話。王夫人這纔放了心。到了清明這一日，王夫人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命人套了車，陸續接了衆姊妹來家，都先在王夫人上房，喫了早飯。寶釵便命各家的奶媽子，先都把哥兒姐兒們，抱到怡紅院去，會齊了晴雯等，預備下好茶，然後請迎探菱湘琴岫，紈鳳尤平等，都到怡紅院來喫茶。當下衆姊妹告辭了王夫人，都花攢錦簇的，向怡紅院門來，剛一進月門，只見寶玉將衆奶媽子抱的哥兒姐兒們，早一字兒排在院子裏，每人面前放着一個大風箏，人物蟲鳥，紮的極其精巧，從頭兒數去，果然是十二個小孩子，一個個金裝玉裹，粉團花兒似的。原來迎春探春湘雲香菱岫煙，寶釵尤三姐平兒胡氏都生的哥兒，惟有黛玉寶琴生的是姐兒。湘雲見了，笑道：「難爲寶哥哥，怎麼想來，果然這些孩子聚在一塊兒，打真有個趣兒！」寶玉笑道：「只可惜男孩兒太多，女孩兒太少了。」迎春聽了，笑道：「你這是個什麼話呢？人生在世，自然要兒子多，女孩兒少，這纔是正理，你怎麼反到要女孩兒多起來了呢？」鳳姐笑道：「你們都不知道寶兄弟的意思，我就猜着了，不過是要六個男孩兒，六個女孩兒，將來好做親家的意思，是不是呢？」寶玉聽了，笑道：「你猜的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女孩兒多些，將來長大了，他們小姊妹們，也就可以另立一個小社，我們老姊妹們，就可稱爲老社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釵笑道：「我看你一輩子，再也總不用幹個別的正經事兒，總在我們羣兒裏混混，難爲明兒留下鬍子，甚至後來鬍子白了，姊妹們羣兒裏，總該有你嗎？你們聽聽，說的教人可笑不可笑呢？」寶玉笑道：「你說的這是個什麼話呢？你

瞧瞧，俗們社裏的人，可有我該避諱的人麼？大嫂子鳳姐姐二姐姐三妹妹，這是我的至親骨肉，菱姐姐邢大妹妹，是俗們的內親，雲妹妹是和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他們又給林姑老爺承了嗣，更是親上加親，尤三姐姐是珍大哥哥連二哥哥的小姨，已經就是親戚，我和柳二哥又是患難的弟兄，琴妹妹是更不用說的了，俗語說的好，「姐夫小姨，九分九厘。」就是明兒有了鬍子鬍子白了，又怕什麼呢？說着，只見寶琴過來，啐的啐了他一口，招的衆人又笑了。只聽黛玉道：「都請到屋裏坐罷，怎麼儘自站在風地裏，說起話來了呢？」衆人聽了，這纔都到房中坐下，晴雯等獻上茶來。茶罷，鳳姐正追要問香菱，那日薛蟠從三賢祠回來以後的光景，又問給馮淵做的荷包，做了沒有？香菱正欲回答，只見麝月進來稟道：「四姑娘來了！」衆人聽了，一齊詫異道：「我們正要到了廟裏會他去呢，怎麼他倒高興先來了？」釵黛二人連忙迎了出來，只見雪雁攙着惜春從月門進來，渾身道裝，打扮十分雅淡，體態輕盈，不在妙姑之下。寶釵道：「四妹妹今兒高興啊！怎麼竟成了不速之客了？」惜春笑道：「你們昨兒說太太爲我狠不放心，所以我今兒早些兒過來，熱鬧熱鬧，我也紮了一個風箏，同你們大家放放，也教太太放心。」寶玉在院子裏，正和衆小姊妹們引逗着頑耍，聽見惜春來了，忙過來相見，一眼早望見入畫在惜春身後，手裏拿着一個大青鸞，翅如車輪，渾身盡是翠羽裝成，就和活的一般。寶玉見了，不禁狂喜道：「四妹妹，你這個風箏，紮的也就巧極了！竟和活鸞一般，那裏像個風箏呢？我看這個圓身子，只怕未必放得起罷！」惜春笑道：「你別管他，且等放的時候，我自然會教他起去。」正說時，只見衆姊妹都迎了出來，惜春接着逐一的相見問好畢，一齊進房，挨次兒坐下。惜春便命奶媽子們將哥兒姐兒們都抱進來，逐一的抱着，頑了一會子，又在每人頭上，摩娑了一會子。湘雲見了，笑道：「今兒我們這些孩子們就都算拜在四妹妹門下了，你們看看，一個一個的，都摩頂受了戒了！」探春笑道：「可也是呢，常聽

見說人家的孩子，恐怕養不起，往往的無論僧尼，都認在他廟裏，我們這些孩子們，現放着他四姨姨，爲什麼都不認在他門下作徒弟呢？」惜春笑道：「三姐姐，你們可就不用胡鬧，我是清淨慣了的，禁不起這些孩子們吵鬧，況且這些孩子們，不是我的外甥，就是我的侄兒，那一個不是我該心疼的！何用認徒弟呢？」鳳姐聽了，笑道：「四妹妹，你也不用推辭，我替你想來，俗語說的好，『和尚無兒孝子多』。你瞧他們姊妹們，受了千辛萬苦，一個人一輩子，養幾兒子呢？你看你如今一點難兒不費，就是現成的十個孝子，兩個孝女，一共就是十二個了，你還有什麼不便宜的呢？」惜春聽了，正要啐他，只聽湘雲笑道：「鳳姐姐，你少算了一個，一共是十三個呢！」鳳姐笑道：「明明只有十二個，那裏還有一個呢？」湘雲聽了，笑道：「你吩咐他們這裏頭，現在還有一個大肚累墜的一個人，難道算不得一個麼？」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只聽鳳姐笑道：「罷，喲，雲妹妹，我也是看着你長大的，一個老姐姐，你還臉冷子，和我頑這麼一句兒，難道我的臉皮兒，比你的臉皮兒還薄不成？」罷了！四妹妹，你不用認他們的孩子們了，索性等我明兒分娩了，不論男孩兒女孩兒，認給你作徒弟，就是了。」說的衆人又都笑了。忽聽寶玉在院子裏嚷道：「鳳姐姐，不用鬧嘴了，俗們早些兒進去，看他們放風箏罷，趁這會子風，正好，過會子風息了，就難放了，我已經吩咐把酒席擺在滴翠亭了。」釵黛二人聽了，便讓衆姊妹們，都到滴翠亭去了。命奶媽子們抱了哥兒姐兒們，在前先行，衆人隨後出了怡紅院，緩步而行，從蜂腰橋斜岔到滴翠亭來，但見亭子上的牕榻洞開，週圍擺着二十盆蘭花，清香撲鼻，南邊一帶空地，十分寬敞，兩顆松樹中間，設着一個鞦韆架子，亭子中間，擺着四棹酒席，衆人纔上了亭子，寶玉便催着釵黛二人，安坐定席。湘雲道：「我們，用你張羅，各人隨便兒坐，就是了。」於是湘雲寶琴坐了一席，尤三姐惜春坐了第二席，香菱岫煙坐了第三席，迎春探春坐了第四席，李紈鳳姐陪第一席，平兒胡氏陪第二席，寶釵黛玉陪

第一席寶玉獨自陪第二席釵黛送過了酒，大家一齊就坐酒行數巡。寶玉便吩咐丫頭們：「放起風箏來，引着這些小孩子們觀看。」一語未了，只見晴雯金釧兒紫鵲鶯兒柳五兒五個走了過來，每人手裏拿着個風箏。寶玉見了，心中不悅，忙攔道：「教丫頭們放就是了，你們又都胡鬧什麼呢？何苦跑的渾身灰塵白土的，萬一跑弔了鞋，可是個什麼樣兒呢？難爲你們也不怕人笑話。」晴雯笑道：「這有什麼怕人笑話的，那裏就跑弔了鞋子呢？成日家把人蠲在屋裏，連各處裏走走逛逛都不能，今兒好不容易碰見爽利的事兒，你又管教起來了。」寶玉道：「不是管教，你們都來了，把屋子交給誰看着呢？」只聽鶯兒道：「有襲人姐姐看呢。」寶玉聽了，笑道：「好虧了，還有這麼一個知道好歹的人兒。」只聽金釧兒笑道：「罷啲，他知道什麼好歹呢？他要不是怕姑奶奶們揭挑蔣琪官的話，他早已也來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湘雲笑向寶玉道：「罷啲，寶哥哥，你聽他們姊妹們，今兒也風光風光罷，當真的成日家也蠲的受不得了，我們翠縷什麼眼錯不見的，就沒影兒了。」黛玉笑道：「你那邊山坡底下，拿着風箏的，那不是他嗎？」湘雲望了望，笑道：「這小蹄子，多早晚兒可就去了。」探春笑道：「我們今兒索性教他們一總風光風光去罷，侍書綉橘雪雁入畫，碧蓮豐兒麝月秋紋，你們一總都放風箏去罷，一個桌子上放下一把酒壺，我們這裏也不用你們伺候了。」當下侍書綉橘等聽了探春的吩咐，早都下了亭子，到那邊空地上，七手八腳的，拿起風箏來，亂放起來，只見晴雯先放起一條大長蜈蚣風箏來，隨侍翠縷也放起一個劉海戲蟾的風箏來，於是鶯兒紫鵲侍書綉橘等陸續也過放了起來，但見滿空中都是風箏，飄飄蕩蕩，悠悠颺颺的，衆奶媽子抱了哥兒姐兒們都在風地裏站着，仰首觀看，招的小孩兒們，嘻嘻吵吵之聲不絕，喜的寶玉拍手笑道：「雲妹妹，琴妹妹，你們都瞧瞧我這個孩子，社熱鬧不熱鬧呢？」寶琴笑道：「有你這個孩子頭兒領着鬧，可有什麼不熱鬧的呢？」寶玉聽了，笑道：「雲妹妹，你

聽翠妹妹說：『是個孩子頭兒，他這不是罵我的話嗎？』寶釵笑道：『你不用胡挑眼兒，難道社裏頭，就不該有個社長麼？』寶玉笑道：『依你說來，我是這些男孩兒們的社長，你可就是他們兩個女孩兒的社長了？』說的衆人都笑了。正然說笑，忽見雪雁入畫，在那邊高聲叫道：『四姑娘，你們這個大青鸞風箏，總放不起去呢！』寶玉聽了，笑道：『我早就說這個風箏，紮成圓身子，是放不起去的，四妹妹還不肯信，果然應了我的話了！』惜春聽了，笑道：『這兩個夯蹄子，連個風箏也不會放，人家的風箏，怎麼就放起去了呢？』雪雁道：『你們這個風箏，連晴雯姐姐，都不能放的。』惜春道：『既是這樣，你們走開，等我親自去放。』說着，便站了起來，挽了挽袖子，徑自下亭去了。衆人見了，俱各詫異，一齊起身，都跟了下來，看他倒底是怎樣一個放法。只見惜春下了亭子，行走大異往昔，矯健異常，走到山坡之下，拿着那個大青鸞風箏來，毫不費力，用手帕包了手提着繩兒，往上一抖，只見那隻青鸞，就像自己往上飛的一般，漸鬆漸起，漸起漸高，霎時將繩兒放盡，直入雲霄，比別的風箏還高好些，但見青鸞的兩翅擺搖，身子紋絲兒不動。衆人見了，都大加驚異，惟有寶玉湘雲二人，心下明白，惜春修的道行，將有所得了。此時寶釵黛玉二人，也猜着了幾分兒。黛玉向惜春笑道：『四妹妹，你這個風箏，的就奇妙，放的更奇妙！你看這隻青鸞，放在空中，就和活的一般，可惜青鸞背上，少紮了一個騎鸞的仙人，似覺缺典。』惜春笑道：『我這隻青鸞，原是放了上去，要接個仙人下來的，你們只瞧着就是了。』衆人聽了，愈加驚異，大家都不錯眼珠兒的，瞧着那風箏，眼都瞧花了，不知怎麼眼光一瞬，果都瞧見青鸞背上，隱隱綽綽的，像有個人騎着的似的，只聽衆樓下一道：『青鸞背上，有了人了，姑奶奶們順着，我的手瞧，那不是的麼？』又聽鳳姐叫道：『果然是真的，我也看見了。』又聽探春道：『像個道姑打扮，手裏還拿着繩拂子呢。』又聽黛玉道：『三妹妹，你看他那個神兒，好像妙師父的樣兒。』又聽尤三姐道：『可不，妙師父，是』

誰呢？四妹妹，你快收繩子罷。」衆人俱各驚喜非常！但見惜春並不答言，只將繩子慢慢的收了籠來，漸收漸近，漸近漸真，將至落地時，這青鸞背上的仙人，早已跳下地來，果然就是妙玉，又見惜春將手一撒，那青鸞風箏，仍舊飛了上去，將繩兒遞與入畫，這纔向妙姑打了個稽首，並不交言，四目相視而笑，似有默契的光景。衆人見了妙姑，不勝驚喜！一齊拉住問訊。妙姑也一一的相見，寒溫畢，衆人拉了妙姑的手，便往亭子上讓。寶玉又命丫頭們在四席的中間，另擺了一席素菓，讓惜春妙姑二人坐。大家飲酒中間，黛玉鳳姐迎春等，又向妙姑問了會子太虛幻境警幻的起居光景，彼此說到熱鬧中間，只見晴雯金釧兒二人，也都收了風箏，來與妙姑問好。妙姑又和晴釧二人，敘了會子舊事，忽聽這邊入畫高聲叫道：「四姑娘，這支青鸞風箏，收不下來了，我們好些人使勁兒籠繩子，竟紋絲不動。」惜春聽了，笑道：「既是收不動，就儘他去罷，只把繩頭兒拴在松樹上就是了。」鳳姐諸人聽了，又都要下亭子去看青鸞風箏。惜春忙攔道：「僧們早些兒喫了飯，散一散也罷。我和妙師父幹我們的正經事去。」寶玉聽了，忙攔道：「四妹妹，你忙什麼呢？妙師父既然下凡來了，你們幹正經事的日子多着呢，已經立下鞦韆架子了，僧們索性看着丫頭們打了鞦韆，再喫飯也還不遲。」惜春未及回答，只妙姑笑道：「寶二爺，我今兒下凡，原爲的是四姑娘的大事，你讓我們辦完了正事，我還要到上房請太太安去呢。」探春聽了，笑道：「妙師父，你也別太忙了，你且坐坐，教我們的奶媽子們，把小孩兒們都抱來，你也瞧瞧，每人給他們一個記名符兒，強如到別處廟裏瞎胡鬧去呢！再者還怕我們太太知道，你下凡來了，也要先來看看你的，到了晚上，你和四妹妹回到櫺翠庵去，有多少正經事，辦不了的呢？」李紈聽了，忙命人將奶媽子們叫來，不多一時，奶媽子們將哥兒姐兒們都抱到亭子上來，妙玉出席，逐一的抱着，瞧了一瞧，笑道：「可喜可賀！皆大器也！等咱回到菴裏，每人給他們畫一張記名符兒，保佑他們無災無病，長命。」

百歲的。」寶玉聽了更加歡喜，便催着衆人去看打鞦韆。衆人被纏不過，只得又一齊下了亭子，到松樹底下站着觀看。早見一個丫頭在鞦韆架上，蹣着踏板，左也打不起來，右也打不起來，招的衆人都笑起來。細看時，不是別人，乃是傻大姐兒。寶玉笑着，吆喝道：「快下來罷！看仔細跌死了！傻頭傻腦的，他也鬧打鞦韆兒。」說着，早見晴雯攙着衣裳，就要去打。黛玉笑道：「罷！你又惹的教說呢？難道這些丫頭們那裏少你去打鞦韆呢？」說的晴雯無言可對，笑着把寶玉看了一看，連忙跑了。又見翠縷攙衣上前，黛玉又攔道：「我勸你也不用逞強罷！」湘雲笑道：「林姐姐，你不用攔他的高興，不相干的。他在家裏常幹這個把戲兒，今兒索性教他瘋一天罷！」黛玉聽了，便不言語了。只見翠縷攙了攙衣裳，跳上踏板，身子一縱，脚兒早已登了起來，但見他腰肢嫵娜，衣袂飄揚，打出許多名色來，有什麼套花環，盤龍舞鳳，朝陽又有什麼雙仙渡海，一鶚凌空，雁字一帆風的這些名色，看得衆人眼花撩亂，齊聲喝采。翠縷打畢跳下來，而不改色，口不發喘。衆丫頭們見了，盡皆驚服，不敢上前獻醜。一個個面面相覷，你推我，我推你，俱不肯上前。寶玉不悅道：「你們這些蠢才，難道只會喫飯麼？」迎春笑道：「罷！不用罵他們了，你們的如夫人，一個個都在那裏技癢，你又捨不得教他們冒險，這會子又罵別人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忽見惜春走來，笑道：「寶哥哥，你不用發急，你等我親自去打著頑頑兒，保管比翠縷打的好看就是了。」寶玉聽了，忙攔道：「好妹妹，你不用替我惹亂子了，打鞦韆原是個懸虛事兒，晴雯他們，我尚不敢教他們冒險，何況你呢？萬一教太太知道了，我當不起這個不是。」惜春那裏肯聽，竟自攙衣前往。衆姊妹見了，一齊阻攔，只聽妙姑笑道：「不相干的，有我在這裏，你們只管放心，倒不要阻攔他的高興。」衆人聽了，只得讓他前去。只見惜春上了踏板，悠悠颺颺的打了起來，飄飄然有凌雲之勢，也將各樣的名色兒打出來，比翠縷打的更有奇妙，更又好看。喜的個寶玉拍手大笑道：「四妹妹，你真

是成了仙了！」一語未了，只見惜春打了個一鶚凌空的式子，忽聽咯噔的一響，繩兒裂斷，將惜春從半天雲裏跌了下來，嚇得衆人魂不附體，未知惜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享祭祀魂返大觀園 慶團圓神遊太虛境

話說惜春自從櫺翠苑出家以來，一塵不染，誠心悟道，如今已經修成了半仙之體，只等明人指點，便要立證菩提，他的這一靈真性，於每夜坐禪時，必與妙姑相會，妙姑在暗中指授妙訣，今當功行圓滿，不欲肉體飛昇，恐駭物聽，思欲脫却皮囊，以成正果，所以預先約下妙姑，今日下凡來度脫他。因寶玉放風箏之便，略施小術，將妙姑接了下來，又因寶玉高興，要看打鞦韆，他自己故又借打鞦韆之便，脫却凡胎，暗中將繩兒扯斷，將他的凡胎，在半空中跌了下來，他的那一靈真性，依舊聚而成形，早飛在空中，騎在青鸞風箏的背上，衆人那裏能知道這些緣故，只見他懸空的從鞦韆架上跌了下來，一個個都嚇得魂不附體！一齊跑上前來，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湘雲着了忙，連忙坐在地下，將他抱了起來，攪在懷內，衆人看時，已連一點氣兒也沒有；迎春探春等見了，早已都哭起來，紈鳳釵黛等，一齊都埋怨寶玉，寶玉此時早已沒有主意了，也只好大哭而已！此時伺候的丫頭們，早已嚇得四下裏亂報去了。衆人正在忙亂哭鬧之際，只見玉釧兒攙着王夫人，賈母攙着尤氏，都從烽腰橋踉蹌而來，衆人見了，越發沒了主意，索性都大哭起來，奶媽子們抱的小孩兒們，正在嘻笑，忽聽衆人都大哭起來，嚇得小孩兒們不知所以，一齊亂哭，急的妙姑高聲勸道：「姑奶奶們不必亂哭，四姑娘昇了仙了。」此時哭聲震耳，衆人那裏聽得見妙姑正在無法，一見王夫人尤氏踉蹌而來，連忙迎了上去，打了個稽首，王夫人含淚道：「妙師父你既然下凡來了，怎麼把四姑娘在鞦韆架上，跌壞了呢？」妙

姑笑道：「太太不必驚惶，四姑娘如今他的功行圓滿，脫却了凡胎，成了正果了，太太不信，只看那青鸞風箏背上騎的，不是他麼？」王夫人聽了，連忙揚起頭來，在天上一望，但見青鸞背上，隱隱綽綽的像是騎着個人，兒却看不真切是誰。尤氏倒底年輕，仔細望去，果然就是惜春，在青鸞背上，搖着蠅拂子，指着地下叫道：「二姐姐三姐姐寶哥哥，你們不用亂哭，看仔細嚇着了太太，我在這裏呢！」尤氏聽了，忙向王夫人道：「太太風箏上騎的果然。」四姑娘他還說話呢。」王夫人聽了，不勝驚異，忙向妙姑道：「妙師父，你快把風箏收了下來罷，看仔細他又去了。」妙姑聽了，先命尤氏去勸衆人不必亂哭，衆人這纔知道惜春是脫了凡胎了，於是大家止了淚，都瞧着妙姑收風箏的繩兒，只見妙姑手拿着繩兒，並不費力，漸漸的收了下來，青鸞落地，惜春這纔跳了下來，見了王夫人，連忙下拜道：「侄女蒙嬌娘恩養，不啻生身的父母，今日大道修成，理宜拜謝劬勞之德。」王夫人聽了，忙拉了他的手，哭道：「我的兒，嚇死我也。」剛只說得這一句，就見迎春探春湘雲等一齊前來，拉了他的手，問道：「四妹妹，你既是修成了正果，要脫凡胎，爲什麼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我們險些兒被你活嚇死了！」惜春笑道：「我若明告訴你們，你們又如何肯依呢？你們這會子也不必害怕了，我們把太太請到亭子上坐下，好說話兒，別把老人家嚇着了！」探春道：「四妹妹，你如今脫了凡胎，你這個肉身，却怎麼樣呢？」玉夫聽了，忙在轎轎架下，看了一眼，只見惜春的肉身，依舊在那裏直挺挺的躺着，不由的又傷心落淚。寶王忙道：「太太不必傷心，等我去告訴珍大哥，教他叫了塑像的匠人來，就將四妹妹的肉身，塑在僧伽羅大雄殿的東邊，永遠享受香煙，豈非千秋佳話？」賈蓉聽了，也不等王夫人開口，連忙如飛的去告。父親去了。惜春忙攔道：「寶哥哥，一輩子爲人孤高狷介，如今脫了胎，怎肯教些匠役們來擺弄我的軀壳，況且倡揚出來也招搖是非，你們先把太太請到亭子上去，等我和妙師父把他用三昧真火

化了，就是了！」衆人聽了，那裏肯依，也要與塑像的，也有要殯葬的，紛紛不一，惜春一概不聽，拉了妙姑的手，走到自己的軀壳跟前，裏口念出四句偈來道：

是我全非我，疑君不是君，
照他三昧火，化作嶺頭雲。

念畢，只見妙姑向他的肉身，噴了一口仙氣，忽的遍身衣履着起火來，就像燒燈草紙張似的，須臾化爲灰燼，不但並無一點氣息，連一點骨殖渣兒也沒有了。王夫人與衆人見了，都不勝悲感，惜春忙拉了王夫人的手，慰道：「侄女一生的大志已遂，太太該喜歡纔是，如何反倒傷心起來了？」王夫人落淚道：「我的兒，你如今修的脫了凡胎，如何還肯住在家裏，自然是要跟了妙師父去的，教我如何捨得你去？」說着，又哭起來，招的衆人一齊傷感，惜春安慰道：「太太不必過傷，我雖脫了凡胎，尚有未了之事，還要留妙師父在櫺翠庵住兩日呢，就是將來我們去了，娘兒們要見面，也還容易的，天不早了，僧們都到上房，說話兒去吧。」王夫人聽了，這纔擦了眼淚，一手拉了惜春，一手拉了妙姑，便往上房而來。尤氏執鳳等忙命丫頭們撤去酒席，收了風箏，率領奶媽子們抱了小孩兒們，一齊往王夫人正房來，剛進了房門，尚未及坐談，只見王善保家的，攙着邢夫人，踉踉蹌蹌而來，一到院子裏，邢夫人便問道：「怎麼把四姑娘從鞦韆架上吊下來跌壞了，這還了得？」尤氏忙聽了迎了出來，將惜春脫了凡胎，妙姑下來接引的話，告訴了邢夫人，一遍邢夫人這纔放了心道：「我一聽見信兒，嚇的我連路都走不上來了，大奶奶你倒來的快當呀！」尤氏道：「我聽見丫頭們說了一聲，我的魂就像在頭頂兒上冒了，也沒顧得換衣裳鞋腳，虧了蓉兒在家裏，我就教他攙着我飛跑來了，你侄兒也沒在家，這會子還不知他知道不知道？」正說到這裏，只聽王夫人出來道：「大奶奶，你怎麼不讓太太進來，儘自在院子裏說起話來了！」尤氏纔要答言，只見惜春也迎了出來，向邢夫人笑道：「爲侄女的事，倒

教孀娘嫂子們受驚，我倒心裏不安了！」那夫人聽了，細將惜春一看，但見他仙風道骨，丰致飄然，竟與肉形無異，不覺驚喜異常，忙拉了他的手道：「我的兒，難爲你苦志修行，倒底熬到成仙的分兒上，將來連我們也還都要托賴你的福分呢！」一面說，一面拉着惜春，和王夫人尤氏同進了上房。紈鳳、釵黛諸人早已都在房門口迎候，彼此問好，畢，剛然坐下，又聽丫頭們在院子裏稟道：「老爺們爺們都來了。」寶玉聽了，忙迎了出去，只見賈赦、賈政、賈珍、賈蓉、賈蘭、祖孫六個一齊進來，只聽賈赦先道：「我們家真是天恩祖德，意外異樣的喜事，層見疊出，我們正在南安王府喫祭肉，蓉兒去告訴，初聽見四姑娘從鞦韆架上跌了下來，嚇得不得後來纔聽見說脫了凡胎，竟有這樣的奇異，四姑娘在那裏呢？我們來看他來了。」邢王二夫人聽了，王夫人忙領了紈鳳、釵黛來姊妹，都到裏間迴避。邢夫人便拉着惜春，在房門口迎候。赦政二公便拉了他的手，一同進，惜春進房，忙拜了下去。赦政二公連忙拉起道：「我的兒，難爲你志苦心堅，修成了正果，常言道：『一子成佛，九族飛昇。』將來我們也都有好處，且待明日奏知元妃，替你討一個封號，也不枉你修煉一場。我的兒，且隨孀娘到裏間坐着去罷。」惜春聽了，便同邢夫人到裏間去了。此時已有黃昏時候，丫頭們點上燈來，賈赦、賈政和他們小弟兄們都在王夫人上房挨次兒坐下喫茶。大家商議惜春之事，倒底是面奏好，還是奏知了元妃轉奏的好？議論紛紛。賈政一時也不能酌定，正在躊躇，忽見焙茗自外跑了進來，稟道：「老太太差老爺回來，告訴老爺們話來了。」衆人聽了，纔要問時，早見賈、慌慌忙忙的，自外走了進來。賈璉、寶玉、賈蓉、賈蘭一齊迎了出來，賈珠一一的接見畢，進了上房，便與赦政二公暨賈珍請安。邢王二夫人聽見賈珠來了，都出來相見。賈珠一一的請安畢，邢王二夫人坐在裏間的門口的兩張杌子上，聽賈珠說話。赦政二公，卽命賈珠坐下。賈珍之下，衆皆依序坐下。賈政向賈珠道：「老太太這時候差你回來，必定有什麼要緊的事。」

情。」賈珠躬身道：「今兒早起，姑老爺接到上帝的勅旨，指了天曹的閣部，着即赴新任，僧們上界的老太爺，也有書子來接老太太歸位完聚。老太太所以差兒子來家告訴老爺太太，於明日晚上，須備出潔淨房屋一所，要寬大些，老太太和姑爹姑媽，定於明晚率領眷屬來家一會，就此起身回上界去呢！」赦政二公暨邢王二夫人聽了，俱大驚失色，由不得都傷心落淚。此時衆姊妹們在裏間，都聽見了，別人猶可，惟有林黛玉史湘雲李紈三個人，早已哭作一團兒。賈政歎氣道：「完聚未久，忽又分離，天命雖不可違，人心豈能無感？快吩咐食車，我們大家即刻都到廟裏去，見見老太太，先討討教訓，明晚再預備祭祀。」丫頭們聽了，連忙出外吩咐此事。王夫人也哭的抽抽噎噎的，向賈珠道：「老太太和你姑爹姑媽，是留不住的，你可求求姑老爺，你和鴛鴦再住幾年，把我們看着送了終，娘兒們一同去罷！」賈珠也流淚道：「凡事都有個定數，老太太既去，兒等豈能復留？」王夫人聽了，越發大哭起來。賈政含淚問道：「我的兒，你這如今還是跟了老太太到上界去，會祖先，還是跟了你姑老爺到新任去呢？」賈珠流淚道：「方纔老太太也說來，若是跟了老太太去，也沒什麼益處，莫若仍舊跟了姑老爺到天曹去，討個差事走走，不過一二年，就可以補放一個縣城隍了。」賈政聽了，點頭道：「這也狠是一。」又向邢夫人道：「你把二太太勸一勸，纔沒聽見大侄兒說，將來他也可以巴到城隍的地位，這也是人生難得的事了，催催他們套着車，僧們也早些兒到廟裏去罷！」邢夫人聽了，忙將王夫人勸住，這裏寶玉賈蘭忙站起來，要到外邊去催套車。王夫人道：「你們出去吩咐，僧們兩間裏只套五輛車，就勾了，二位老爺每人坐一輛，大太太和你中大妹妹坐一輛，我和你林妹妹坐一輛，你珍大嫂子和你的大嫂子坐一輛，其餘他們姊妹們，都不必去，等着明兒在家裏見罷，你們弟兄叔侄們都騎馬，這就省多少事了！」寶玉賈蘭答應而去，不多一時，進來稟道：「車馬都齊備了，請老爺太太們走罷！」王夫人聽了，便又進裏間。

來囑咐寶釵，教晚一照應着安置妙姑，惜春及衆姊妹並着人給薛姨媽送個信兒，於是領了湘雲、黛玉、尤氏、李執、同邢夫人在前坐車先行，寶玉、賈蘭騎馬相隨，賈赦、賈政隨後也坐了車，珍珠、琥珀四位騎馬相隨，出了榮府的大門，徑往城隍廟而來，一路燈火輝煌，好不熱鬧，不多一時，來至廟中，都在丹墀下車，早聽見裏面擊點開門，林公迎了出來，湘雲的女婿林成玉在後相隨，赦政二公見了，連忙搶行上前，彼此慰問，珍珠、寶玉等也都上來請安，又見裏面出來了許多婦女，伺候太太奶奶們下車，邢王二夫人、尤氏、李執、湘雲、黛玉一齊下了車，都與林公相見問好，黛玉此時早已哭的說不出話來了，丫頭們攙着過了大堂，早望見賈夫人在二堂迎候，衆人見了賈夫人，彼此益覺悲感，過了二堂，便向西轉，乃是賈母的住處，剛到院子裏，就聽見賈母在內說道：『我原打發珠兒回去告訴你們，明兒晚上在家裏見面，這早晚兒半夜三更，又都成羣搭夥的，做什麼來了？』邢王二夫人等聽了，連忙緊行了幾步，進了上房間，安已畢，都拉着賈母痛哭起來，隨後便是赦政二公率領子姪們，都一齊進來請安，伏地悲痛，賈母見了，高聲說道：『你們不用亂哭，都起來坐下，聽我告訴你們，自來骨肉聚散，原有個一定之數，我如今托着姑老爺的福氣，已死的鬼魂，又在人世混了三年，骨肉再得完聚，這也就狠勾了，你們也想想，世上那一個作父母的，能勾死後還能與兒孫們相見？世上這有個作兒女的，又能勾與他死後的父母相見呢？俗們言在托賴着天恩祖德，這就是千古未有的事了，你們都快起來罷，不必哭了！』林公與賈夫人也都過來相勸，衆人這纔止了淚，黛玉仍是抽抽噎噎的，賈母忙道：『姑奶奶這裏也坐不下這些人，你把他們小姊妹們帶到裏間去坐，你們娘兒們也說說話去罷。』呢？把你奶奶也領到你們房裏去，珠兒也，你們夫妻們也說說話，我們的兩位太太上炕來坐，我們的四位老爺就在那邊床上坐，姑老爺陪着，他們小弟兄們都在地下椅子上坐，史大姑爺陪着。』衆人聽了，俱各遵照所說的次序。

兒坐定，賈夫人領了尤氏湘雲黛玉到裏間去說話，鴛鴦領了李紈也到賈珠的房裏去了。這裏賈赦向林公道：「姑老爺蒞任，未滿三年，怎麼忽然又有榮陞的信兒？」林公道：「小弟也不知其所以然，想來也必定有人保奏的，但只是人生聚散無常，二位老長兄也不可過悲，況且老太太昇天，與老太爺完聚也替我們做兒女的完全了一件大事，這也是人生求之不得的。」賈政聽了，擦淚道：「父母百年完竣，雖說是遂了兒女期望之心，然而目觀音容，不能無慟。」賈母聽了，笑道：「你們怎麼還不明白，我和姑老爺他們再履人世，原為有一段因果，我當日在生時，原將寶玉他們的姻緣弄錯，後悔不及，後來在地府，幸而遇着姑老爺，好容易千奇百怪，生生死死的，了結了一件心事，我心裏實在舒服了！這會子你老太爺接我去完聚，乃是正理，你們反倒悲傷起來！你們想想，你們就留我在人世再住一百年，也總不過是這個味兒，又喫不得人世的飲食，又穿不得人世的衣服，倒底有個什麼兒呢？我當日不肯到冢裏去住，原為怕你們到臨別時，不忍分離，這會子你們仍是如此，依我勸，你們一會子也留不下我，何若娘兒們多說會子話兒，豈不比哭強呢？」賈政等聽了，都一齊站了起來道：「老太太既要歸天，兒孫們也不獨強留，只求老太太將家中的一切後事，開導指示一番，兒孫們將來也得所遵。」賈母笑道：「你們都是些讀書明理，為官作宦的人，我沒讀過書，也不知道什麼別的，想來人生在世，富貴窮通，雖說有個定數，總是行好必有個好報，行惡必有個惡報，你們只記着這兩句話就是了！」衆人聽了，一齊答應了個是。邢王二夫人又將妙姑下凡，惜春成了正，脫了凡胎的話，告訴了賈母一遍，賈母聽了，歡喜道：「這也奇了！可見人行好事，天必從之，四丫頭這就是替你們家增了光了，可憐他老子鬧了一輩子的煉，也沒修成，他倒弄成了。」衆人聽了，一齊都說：「這總是托賴老太太的福氣所致。」賈母笑道：「倒不是四丫頭悟道的心誠，可託賴我的什麼福呢？你們聽我說，大家喫了茶，坐會子，都早

些兒回去罷，我們的行李已經打發馮淵、秦鍾、崔文瑞帶着他們的家眷頭裏去了，這裏只留下司棋家兩口子，和鮑二家的焦大伺候我們。明兒不過一點燈的時候，就到家裏，你們把大觀園省親的正殿打掃出來，多擺上幾十桌酒席，把親戚家的男客女客都請了來，大家都見一見，坐的時候，無論賓主都要夫婦同坐一席，挨着次兒排了下去，雖名為餞行的別離酒，却做一個伉儷團圓會，只許歡笑，不許悲哀。姑老爺你聽我說的，是不是？」林公答道：「老太太想的狠是狠，該作個團圓會，纔合我們這一段因果。二位兄長，就遵着老人家的話辦罷。明日我們的酒席，仍是我們這裏抬了去就是了。」正說時，只見賈夫人從裏間走了出來，向邢王二夫人道：「二位舅太太，我們不用傷心，我纔和你外甥女兒說來，老太太歸天，與老太爺完聚，乃是正理，就是你妹夫降了天曹的官兒，這也是一件難得的事，就是將來你們要見見我們，也沒什麼難處。你外甥女兒，他們現有什麼「返魂香」，「尋夢香」，那都是仙家之物，只用點起香來，彼此也就可以相見了。我纔說教他們明兒點起香來，送我們到天上去，他們這纔都喜歡了。」邢王二夫人聽了，站起身來，纔要說話，只聽賈母笑道：「很好！就是這個罷。你們可也放了心了，大家都回去罷。天不早了，也讓我們歇息會子。明兒還要上路呢。」衆人聽了，不敢違拗，只得起身告辭。史湘雲因牽掛着惜春不肯回家，仍同尤氏、甄黛玉跟着邢王二夫人坐車而回。林公賈夫人送到大堂，看着他們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出了廟門，這纔回後而去。且說榮府的衆人，車馬擁擠，燈火照耀，一直回到府中，赦政二公率領子姪，先到書房去教人傳了林之孝、賴大等一班兒船事的家人來，吩咐明日派人先將大觀園省親的正殿打掃潔淨，懸燈結彩，擺設鋪陳，多備酒席，演三齣神戲。所有的親戚家的男客女客，俱下請帖，願來不來，聽從其便。分派已定，這纔散去，各自回家。再說王夫人下了車，送了邢夫人、尤氏，各自回家，領着湘雲、李紈、黛玉進了上房，見寶釵迎了出來，笑道：「太太回來了，」

今兒又是雙喜臨門，鳳姐姐自從太太去後，回到他房裏，不過半個時辰，就分娩了，養了個怪好的小小子兒。我們這裏正替他忙亂張羅，周親家奶奶也差人來說：「巧姑娘也養了小孩兒了。」可巧兒的舅舅外甥一天兒，這也是件有趣兒的事情。」王夫人聽了，笑道：「狠好，娘兒倆一天兒養孩子，倒也有趣兒！只是事情都擠在一塊兒，可教人怎麼辦法兒呢？妙師父和四姑娘，安置妥當了麼？」寶釵道：「都依舊到櫺翠苑去了。我怕入畫雪雁兩個丫頭不勾使喚，又把秋紋也派了去了。太太到了廟裏，老太太吩咐了些什麼話？」王夫人也將賈母吩咐的話，述了一遍。寶釵聽了，不勝悲感。王夫人道：「夜深了，你們都各自回房歇歇去罷。只怕你老爺進來，也要睡呢。明兒大家都早些兒起來，想着先差人到巧姑娘家，送粥米道喜去。寶丫頭你們照應着，把你史大妹妹送到秋爽齋去。」湘雲笑道：「不相干的，這個路我也走熟了。」於是湘、釵、黛四人辭出上房，都往大觀園來。先將湘雲送到秋爽齋，與探春同住。李紈自回了稻香村。釵、黛二人，纔向怡紅院來，剛到月門，只見寶玉從瀟湘館那邊，手裏提着一個小角燈兒，緩緩而來。寶釵笑道：「這麼亮的月色，還打個燈籠，也太小心過度了！」寶玉笑道：「你們怎麼倒走過去了呢？」黛玉道：「我們送史大妹妹上來。」寶玉走到跟前，將燈籠遞與黛玉，拉了他二人的手，一同進了月門。早見晴雯等迎了出來，接了燈籠，笑道：「好爺和奶奶們，一塊兒都回來了，免得我們等了這個，又等那個的。」寶玉笑道：「今兒你們五個人可也風光勾了。」晴雯笑道：「獨也獨勾了，風光風光，也該。」寶玉笑道：「當着那些人，又放風箏，又要打鞦韆，一點燥兒也不害，倒底襲人比你們強，老幹多了！」金釧兒笑道：「罷，罷！我們只有一個漢子，那裏跟得上他老幹呢？」招的釵、黛二人一齊笑道：「這個小蹄子的嘴，越發要不得了！什麼老婆漢子的都說上來了！快取我們的衣裳去罷，我們換了衣裳，聽我們說正經話罷。」金釧兒、紫鵲、柳五兒聽了，忙將他三人的舊衣取了一齊換上，晴

要驚兒襲人送上茶來，釵黛寶三人坐在炕上，晴釧鶯鶯花柳六人都坐在椅子上。黛玉便將適纔在廟裏對買夫人說要點了，「尋夢香」送林公夫婦到任的話，告訴了釵寶二人一遍。二人聽了，俱各大喜。寶釵道：「你這個話說的，到投了機了，纔剛兒我問四妹妹，他如今脫了凡胎，倒底將來作何歸結？」妙師父說：「必須要先到太虛幻境，求警幻仙姑，奏知了上帝，討了卦號，就有了歸結了。」妙師父還說：「送了老太太去後，他就同四妹妹到太虛幻境去呢？」我和二姐姐三妹妹商量，求妙姑把我們姊妹們攜帶到太虛幻境去逛逛，他已經應許下了，你纔這一說，正說到一家子了，明兒偕們一塊兒都送姑太太去，送下姑太太，再到太虛幻境看四妹妹去，你們說好不好？」寶玉聽了，笑道：「寶姐姐，你倒底不知路徑的遠近，太虛在上界之下，明兒既是大家要去，索性請老太太姑媽都先到太虛幻境，送下四姑娘，就求姑老爺面奏上帝，討個封號，豈不更順便呢？」黛玉聽了道：「既是如此，偕們先把要送去的人算一算，看那匣內的「尋夢香」勾用不勾用？」寶釵道：「不用算，知道定得准，臨期誰去誰不去呢？我纔也問香菱姐姐來，他說「尋夢香」不過剩了有二十多支，想來也勾用了，倒是警幻給你的那個小匣兒妙姑說教你明兒帶了去，交還了他罷，留着也無用了。」黛玉聽了，嘆道：「可也是呢？何不把那裏拿出來瞧瞧看，那上頭有什麼法兒沒有？」紫鵲聽了，忙去將匣兒取了來，三人燈下打開匣兒，取出冊頁，打開細看，黛玉一面看，一面指向寶釵道：「寶姐姐，虧你提起他來，你看這一段，正是明兒用得着的，有了這個，可以不必再用「尋夢香」了。」寶玉寶釵看了，俱各大喜道：「妙極了！偕們何不照這個樣兒畫起來，就畫上一百張，儘勾用了。」黛玉聽了，忙命紫鵲爲兒取了黃表硃砂，新筆淨水來，三人在燈下，約有半個時辰，畫了一百張神符，寶釵囑咐道：「此事且莫聲張，到了臨期，我三人酌定應該去的，給他符一張，令其於臨睡時焚化，不該去的，甚勿濫與，偕們也只帶了晴雯金釧兒去，留下

他們四人看守屋子。商量已定，收拾安寢。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黎明起來，梳洗已畢，賈玉便先到省親的正殿上，看着教人打掃鋪設，寶釵黛玉二人，便先到王夫人上房去，先張羅着教人辦了粥米禮物來。王夫人命賈璉親自騎馬去看，接着就是周小姑爺來磕頭。王夫人便留下命寶玉陪着，喫了早飯，去時便告訴說：尚須到何處，戚家去磕頭，隔着城，晚上不能來送老太太的話，打發小姑爺去後，這纔請衆姊妹來一同喫早飯。剛然喫畢，就有丫頭們來報說：「姨太太來了。」衆人聽了，一齊迎了出來，只聽薛姨媽在院子裏道：「怎麼姑老爺陞的這樣快，老太太也要歸天去住的，熱喇喇的，又要分離，我昨晚晚上聽見一夜也沒睡得着。覺今兒一早，我就要來的。」周小姑爺又來磕頭來了，說巧姑娘恭了喜了，我纔又辦了粥米，打發蟬兒到周家道喜去了，所以我喫了早飯纔來的，纔剛兒一下車，又聽見說鳳丫頭也恭了喜了，好娘兒倆一天兒養孩子。」說的衆人都笑了。王夫人纔要往房裏讓時，又聽薛姨媽道：「你們都瞧過鳳丫頭了沒有？」王夫人笑道：「昨兒晚上人家剛分娩了，他們衆姊妹們，就都去了，只有我和他大嫂子林妹妹史大妹妹，昨兒都到園裏去看老太太，今兒又忙了一早上，還沒有看他呢。」薛姨媽道：「既是如此，偕們就到他房裏去罷，你們去過的姊妹們，就在這裏等着我們罷，我那房裏也容不下這許多人。」於是薛姨媽王夫人李執黛玉湘雲五個人，都到鳳姐房裏來，一進房門，就瞧見平兒在地下擲爐子煎藥，尤二姐在炕上包裹孩子，鳳姐護着被窩，靠着引枕打盹，平兒尤二姐見了薛姨媽，連忙站起來問好。鳳姐驚笑道：「姨太太都來了，恕我的罪罷，我也站不起來了。」薛姨媽笑道：「姑娘你可大喜得了兒子，又得了外孫子，真是雙喜臨門。」鳳姐皺眉道：「什麼喜呢？早不養遲不養，偏偏兒的老太太要昇天，這會子坐在屋裏了，你老人家說教人着急不着急呢？」薛姨媽道：「事情確在一塊兒，可有什麼法兒，養孩子可是由得人的事嗎？」湘雲聽了，接口道：「要不是

昨兒放風箏瘋鬧，只怕還等兩天兒。」黛玉笑道：「這個雲妹妹說的，越發招人笑了。他如今已經過了那裏是瘋鬧的緣故呢？」鳳姐歎氣道：「可憐老太太疼了我一輩子明兒昇天，我也不能瞧着送一送，恨死人了！這個孩子自從昨兒落了胎兒，一夜不住聲兒的呱呱哭，氣的我恨不得把他兩腳踢。」王夫人笑道：「你這都是胡使性子呢！拿着孩子撒起氣來了。」李紈笑道：「二孀娘不是我當着姨太太說，這也是你老嘴老臉不尊重的緣故。前兒在人面前撒清，告訴我們說，自從回生以後，他二叔總他尤二姨平姨房裏，你各自一個人兒，修真養性的，這會子又養了孩子，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謊，辯了嗎？」說的衆人都笑起來。鳳姐笑道：「你可說嗎？這都是寶兄弟的那個混賬師父，好好兒的又給了些『孔聖枕中丹』，一自從喫了那個藥，忽喇巴兒的不愛到他們倆人房裏去了，死裏活裏的，只是纏磨我，可有什麼法兒呢？」說的衆人越發都大笑起來。薛姨媽握着嘴笑道：「噯噯噯！你們聽這個鳳丫頭，越老賣老的了，虧他說着，也不害個羞燥！」鳳姐笑道：「我的好姨太太，我這如今已是有了外孫子的人，不得他們這些三六十八的小媳婦子家，早已就一車骨頭半車肉了，還害什麼羞呢？」衆人聽了，又笑起來。李紈還要嘔他，只見平兒煎好了藥，端來服侍鳳姐吃了。薛姨媽道：「我們讓他喫了藥，躺着養兒罷。」於是大家又到上房，會了衆姊妹，都到櫺翠庵去看妙玉惜春，話休煩絮，午後賈政下了衙門，便去邀請親友，除有官差不能來的不算外，早有孫二姑爺周三姑爺史大姑爺薛蟠薛蝌與薛二姑爺甄柳湘蓮諸人都到了。賈政在書房款待男客，王夫人在賈母上房款待女眷，喫畢了午飯，約有掌燈時分，列坐閒論，忽見焙茗進來稟道：「老太太姑老爺姑太太老爺都來了。」衆人聽了，連忙起身迎了出來，榮禧堂丹墀下，賓主西拱立以待，果見林公鳴鑼響迫而來，轎至丹墀落下，賈珠已在儀門外下馬，步

來，林公下了轎，見了衆人，賓後主，逐一的寒溫畢，敕政二公，便將林公與衆親友，仍先讓到書房裏坐，隨後便是賈母賈夫人的兩乘大轎，鴛鴦的一乘小轎，司棋鮑二家的，都在儀門外下車步隨，一直進了榮禧堂的宅門落轎，只見薛姨媽領着衆姊妹，邢王二夫人領着衆妯娌，都在宅門口，也是賓東主西，排班迎立，賈母賈夫人下了轎，大家彼此問好畢，便拉了薛姨媽一同到上房來，邢王二夫人便讓賈母賈夫人姨姊妹都到炕上坐，衆姊妹們都在椅子上坐，自己和他們衆妯娌們，在主位相陪，丫頭們獻茶畢，薛姨媽悽然向賈母賈夫人道：『好不容易盼的太太姑太太的駕，再臨人世，如今住的熱刺忽喇的，又要分離，我昨兒一聽見信兒，心裏就很難過的受不得了！』說着，早流下淚來。賈母道：『姨太太你快別這樣，這也是個定數，我昨兒已經和他們都說過了，今兒我們大家團聚，作一個伉儷合歡會，無論賓主，都要歡喜，不許悲傷的，至於我和我們姑奶奶原是鬼魂，雖居人世，又不能享人世之福，不過是一股氣兒，聚而成形，來如水月，去似鏡花，又不怕途遠近，又不怕山川阻隔，來去總是一樣的，難道我們去了，僧們從此就不能相見了麼？要見面也還容易的，姨太太你這一傷心，又要招起他們來呢。』正然說到這裏，只見衆人都站起來道：『妙師父和四姑娘來了。』賈母笑道：『神仙來了！』只見妙姑惜春走了進來，纔要施禮，賈母賈夫人連忙下炕，拉了起來，就拉他二人也坐在炕上，賈母向惜春道：『我的兒，難爲你志苦心堅，倒底修成了大道，替我們臉上增光，我昨兒也向你姑老爺說來，他說：『將來見了玉帝，必替你面奏討封的。』你如今已經脫了凡胎，家裏也難以久住，自然是跟了妙師父到太虛幻境去了。』惜春道：『警幻仙姑早已知道老太太姑媽要昇天，所以算着日子，打發妙師父度脫我來的，我們倆人這也就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去罷了。』賈母聽了，歡喜道：『狠好！你姑媽還說教你寶哥哥林姐姐都送我們去呢，僧們一塊兒倒也熱鬧些兒。』寶釵聽了，忙道：『昨兒妙師父也許下，』

把我們衆姊妹們，帶了太虛幻境去逛逛，我們昨兒把符都畫下了。」賈夫人道：「姑娘你們不是有什麼『尋夢香』，怎麼又鬧畫起什麼符來了？」寶釵未及回答，只聽妙姑喚道：「你們畫的，必是警幻的『送魂符』，他這個符，能奪陰陽造化之功，人若睡下，將此符焚化，立刻真魂出壳，任其所之，又比『尋夢香』強了！」賈夫人聽了，向寶釵道：「你們既有這個符，多去幾個人兒更好了，不知你們姊妹們誰都要去呢？」寶釵道：「我大嫂子二姐姐三妹妹菱姐姐，琴妹妹尤家二姨兒三姨兒小大奶奶，我和林妹妹帶着晴兒金釧兒，連你老人家的女婿，共是十五個人。」王夫人聽了，忙道：「你們既有神符，也給我們兩張，昨兒晚上，你老爺傷心了半夜，說老太太歸天，我們作兒子媳婦的，竟不能親身去送，你們既有神符，我們也該去送老太太纔是呢！」寶釵聽了，不敢答言，只瞧着賈母。賈母道：「你們老夫婦，乃是一家之主，如何去得呢？況且這一開端，大老爺太太珍哥兒珍哥兒媳婦都要去，可教我攔住誰呢？」薛姨媽道：「這也都是該當的，不但他們，連我們該送去纔是呢！」賈母道：「姨太太，你這一說，就有了，我連你姐姐也不教他去，何況你呢？」又向王夫人道：「這樣罷，既是你老爺不放心要去，就教他去罷了，把我送到地頭兒，見你老太爺回來，告訴你們，你們大家也就都放了心了。」正說時，只見寶玉進來稟道：「大觀園的酒席都齊備了，請老太太姑媽都過去罷！」賈母道：「你來的正好，我告訴你，你老爺也要送我們去呢，你就替他預備下一張神符，我們臨去時，就教你老爺同你姑老爺大哥哥先到任去，你和他們衆姊妹們，都跟着我們到太虛幻境去就是了。」寶玉聽了，忙答應了幾個是。於是賈母站了起來，向薛姨媽道：「姨太太，你同我們兩位太太，帶了他們衆姊妹們，先到大觀園去，我和姑奶奶到鳳丫頭房裏瞧瞧他去，不過一會兒的工夫，就來了。」說畢，便都下了炕，賈母賈夫人，鴛鴦都往後邊而去，平兒尤二姐也忙隨了去。薛姨媽那二夫人領了其餘的姊妹們都

到大觀園來；到了省親的正殿，但見一邊都搭着彩棚，對面搭着戲台，結彩懸燈，十分華麗，進了正殿，只見正中擺着一席，兩邊分列着二十餘席，俱靠着殿內的山牆，就如大萬字炕一般，說不盡的山珍海錯，水陸乾鮮。衆人正在瞻玩，只見寶玉進來，向邢王二夫人稟道：「方纔老爺們說，昨兒晚上，老太太吩咐說，教今兒做個伉儷合歡團圓會，必要教夫婦同席，纔剛兒大家算了一算，若夫婦同席，不但本家子大伯子小姑兒無所迴避，就譬如親戚們，柳二哥尤三姐姐，旁邊就是史大妹夫史大妹妹，這也不雅像，違背了老太太的命，這也不如今老爺們商量的是，男東女西兩邊分坐。」夫同在一堂，這也就是伉儷合歡了，請太太們把這個話過會子，回回老太太就是了。」邢王二夫人聽了，都點頭道：「這個話說的狠好！」正還要往下說，只見平兒尤二姐，鴛鴦從小道岔來，稟道：「老太太姑太太都不在了！」寶玉聽了，忙往外跑，只聽戲臺上奏起樂來，男客們都從彩棚內走出，在丹墀下迎接，邢王二夫人薛姨媽領了衆姊妹，都在丹墀上迎接，果見賈母，賈夫人都坐着竹椅轎子，老婆子們擡着來了，到了丹墀落轎，一齊下來，賈母向薛姨媽道：「教姨太太久等了，鳳丫頭爲的只是哭，我纔細細的開導了他一番，他纔不哭了。」說着，便拉了薛姨媽進了殿門，王夫人上前，忙將夫婦同席有許多妨礙，如今改爲男東女西的話，告訴了賈母一遍。賈母道：「我的意思不過要取個吉利，也倒忘了這些妨礙，就是男東女西也罷了，就請老爺們爺們都進來罷！」丫頭們聽了，忙去傳請，於是林公領了衆人，賈府主後，從東邊門內進來，賈母道：「我們也就坐罷，姨太太今兒這叫個伉儷合歡，會偕同倆人是沒有老伴兒的，就坐在中間的一席，妙師父和四丫頭，他們倆人是神仙，就陪我們兩個，東邊首席是林姑老爺，西邊就是姑奶奶，二席是柳二爺，四邊就是尤三姑娘，三席是小甄大爺，西邊就是李二姑娘，四席是史大姑爺，西邊就是大姑娘，五席六席是薛大爺薛二爺，西邊就是菱姑娘，邢大姑娘，七席八席是孫二姑爺，周三姑

爺，西邊就是二姑娘三姑娘，其餘就都是主人家了，東西從我們大老爺二老爺珍哥兒珠兒，挨着次兒排到蘭哥兒，西邊也就是我們太太二太太，一直排到蘭哥兒媳婦止，東邊席上教寶玉送酒，西邊席上教黛玉送酒，這都是爲他們倆人的事情，也該謝一謝姨太太，你聽我分派的好不好？說的是不是？」薛姨媽聽了笑道：「實在老太太分派的，我們連個謙遜的話兒，也不能了。」又說道：「妙師父四姑娘過來，僧們就陪着老太太坐罷！」於是大家都不好再謙，都照依着賈母分派的次序兒就坐，寶黛二人，兩邊送過了酒，也各歸其位，丫頭們送上戲目來，請老太太點戲，賈母道：「不用點，聽我吩咐。」頭一齣唱「滿床笏」，第二齣唱「兒孫福」，第三齣唱「蟠桃宴」，就演這三齣罷了。」丫頭們聽了，傳下話去，登時鑼鼓齊鳴，簫笙并作，唱起戲來，兩邊賓主，觥籌交錯，十分熱鬧，約有兩個時辰，三齣戲唱完，婆子們擡上錢桌子來放賞，賈母向賈政道：「戲唱完了，你們要送我去的人，也都回房安歇去罷，天不早了。」賈政寶玉聽了，知道時光有限，不敢強留，只得起身告辭，由東邊門內下去，各自回房去了，釵黛等衆姊妹，也由殿後去了。這裏賈赦賈珍邢王二夫人，一齊上前流淚挽留道：「天還尙早，求老太太寬坐片時，兒孫們還求教訓。」賈母見了，忙道：「你們不用着忙，我們還不走呢，暫且把酒席撤去，我們洗洗手，還要到宗祠拈香去呢。」賈赦等聽了，一面命人撤席舀水，一面命賈蓉賈蘭到宗祠去預備香燭，不多一時，撤完了酒席，大家盥漱喫茶畢，賈母站起身來，向薛姨媽道：「姨太太，我們到宗祠去拈香，你同親戚家的爺們奶奶們，在這裏坐着，略等我一等，我們就來了。」薛姨媽聽了，連忙答應，只得同親戚們，都仍在殿上坐候，於是鮑二家的攙了賈母，司棋攙了賈夫人在前，鴛鴦在後，邢王二夫人，領了尤氏趙氏范氏平兒等，俱由西邊門內出去，林公賈珠在前，賈赦領着賈珍賈璉賈環在後，俱由東邊門內出去，前面提燈引路，大家都往宗祠而來。原來宗祠就在大觀園的東邊，開了東角門，轉灣便是衆

人說話同行，並不覺遠，到了宗祠，只見裏面點的燈燭輝煌，香煙繚繞，賈蓉、賈蘭在門外侍立，賈母向賈赦、邢王二夫人道：「裏面地方窄，容不下多人，你們都在外面等着罷，只我們幾個人進去拈香就是了。」說着，便同林公賈夫人、賈珠司棋、鮑二家的一齊進了祠堂，這裏賈赦向邢夫人道：「祠堂內雖說容不下多少人，偕們倆人陪進去，總是。」邢夫人聽了，纔要舉步，只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道：「方纔焦大潘又安出去吩咐，伺候車馬執事，奴才們親眼瞧着，都排在榮禧堂下，又沒見老太太姑老爺出來，忽然刮了陣旋風，全不見了！」賈赦、邢王二夫人聽了，喫了一大驚，連忙一齊跑進祠堂看時，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了，衆人正在驚疑，忽聽空中有音樂之聲，一齊出來看時，恍恍惚惚，聽見像是賈母的聲音，說道：「你們都過去，照應着親戚們都回去罷，我們走了！」衆人聽了，不禁傷感，望空哭拜，忽見丫頭們打着燈籠，攙着薛姨媽也來了，薛姨媽向邢王二夫人道：「姨太太們不用傷心了，這也是老太太怕偕們哭，所以纔哄着偕們脫身去了，我們纔在殿上坐了，男女一堂，倒底不大方便，我纔教蟠兒、蜆兒先打發了戲子們，把姑爺們都讓到書房裏坐去了，我正和姑娘們說閒話兒，妙師父和四姑娘說，老太太已經去了，我們也就去罷，只起他倆人身子一幌，連影兒都不見了，又聽了聽你們這邊呢，嚇的我忙叫丫頭們，把姑娘們送到裏頭去了，我纔過來瞧你們來了。」衆人聽見惜春也去了，愈加傷感，又哭了會子，這纔勸住了，賈赦領了子姪們，都到書房，照應着送衆男客回家，邢王二夫人同薛姨媽、尤氏等，仍到省親的正殿，照料着收了器具，息着燈火，邢夫人、尤氏各自回家，王夫人安置了薛姨媽，並內眷們的住處，又墊着賈寶玉、釵黛、菱湘等，燒了神符真魂，去送賈母，所以領了玉釧兒先到秋爽齋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警幻女增修補恨天

悼紅軒總結紅樓夢

話說王夫人於衆賓客散後，送了邢夫人尤氏，各自回家，將薛姨媽李綺等，安置在蘅蕪院住宿，心裏盤算着賈政寶玉釵黛並衆姊妹，焚化了神符，真魂離壳，去送賈母，因此命玉釵兒打着燈籠，先到秋爽齋來。一進房門，只見侍書綉橘翠縷碧蓮四個人，在燈下用骨牌打天九。一見王夫人，都站起來。王夫人問道：「姑娘們都睡好了麼？」綉橘答道：「都在裏間，早已燒了神符睡下了。」王夫人推了推裏間的房門，却插得緊緊的，乃問道：「裏頭都是那幾位姑娘？」侍書道：「二姑娘三姑娘菱姑娘邢大姑娘史大姑娘薛二姑娘尤三姑娘，一共七位。」王夫人道：「我聽見寶姑娘說，連寶二爺一共是十五個人，怎麼只有七位呢？」翠縷道：「還有一位珠大奶奶，兩位寶二奶奶，尤二姨奶奶，小蓉大奶奶，晴雯金釵兒各自都回家睡去了。」王夫人聽了，便囑咐你們小心燈火，留心聽着些兒。」說畢，又到稻香村問了問李執，又到怡紅院進了月門，在院子裏叫出鴛鴦花柳四人來，問了問寶玉寶釵黛玉的情形，又囑咐了一番，這纔回到自己的上房來，又差玉釵兒到後邊去問尤姐，只見周姨娘從裏間迎了出來，稟道：「老爺燒化了神符，已經沉沉睡去，囑咐不許人驚動。」王夫人聽了，忙走過裏間，瞧了瞧賈政，鼾然熟睡，便悄悄的囑咐周姨娘小心伺候着，自己仍到外間，候玉釵兒覆了命，這纔收拾安寢不提。再說寶玉寶釵黛玉晴雯金釵兒五個人，回房安睡，因焚化了神符，他們的那一靈真性，早都離了本壳，起初但覺耳畔風響，身子飄飄然不知所之，少頃風定，只聽金釵兒嚷道：「這個神符好靈應啊！晴雯姐姐，我的身子倒底到了那裏了？好像駕上雲了似的。」寶玉聽了，忙喝道：「少說話！你們一個拉着一個的衣裳襟兒。」一語未了，忽覺眼界光明，只見前面有人叫道：「寶哥哥，你帶了他們跟了我來，我在這裏等你們呢！」寶玉抬頭看時，只見惜春手執拂塵，在一塊大青石上盤膝而坐，回頭看時，只見寶釵黛玉晴雯金釵兒，一個拉着一個的衣裳襟，在後相隔，不由的心中大喜，忙叫道：「四妹妹，你也來了麼？老太太

太他們過去了沒有？」惜春道：「過去了好一會了，老爺也纔趕過去了。」寶玉道：「焙茗跟着呢沒有？」惜春道：「焙茗跟着老爺呢，纔剛兒大哥哥在這裏拉着兩三匹馬，等着老爺到了，他們都騎着馬去了，這裏有給僧們預備的轎子。」寶釵道：「四妹妹，這是什麼地方？」惜春道：「這就是太虛幻境的交界，你們都是來過的，怎麼倒都不認得了？」黛玉道：「四妹妹，你來了，你見二姐姐三妹妹，他們來沒有？」惜春用手指道：「那前頭走的一夥人，不是他們嗎？都來全了，就少你們五個人，所以妙師父先帶着他們頭裏走了，他們要着景緻都不肯坐轎子，我遠遠的望見，像是你們來了，我所以坐着等一等兒，你們坐轎子不坐？」寶釵道：「我們走着身子就像駕上雲的一般，又不覺乏，還是走着看看景緻兒的好。」惜春道：「既是這樣，你們也就走罷！這會子只怕老太太也到了。」於是衆人說說笑笑，迤邐行來，但見青苔白石，一片明光，遠遠望見一座牌坊，高插雲漢，寶玉見了，歡喜道：「林妹妹，你看看，望見牌坊，這就是僧們的熟路了。」寶釵道：「我也來過一次，只是記的恍恍惚惚的。」晴雯金釧兒便指着告訴道：「東邊那不是赤霞宮？西邊那不是絳珠宮？中間那不是警幻仙姑的寢殿？你們瞧瞧，倒像又添了好些房子的似的。」惜春笑道：「妙師父教我等着你們，怕你們走錯了，誰知道你們倒比我都熟，找倒是頭一遭兒。」衆人隨說隨走，早到了牌坊的跟前，抬頭一看，只見上面橫書着斗大的四個金字道：「太虛仙境。」寶玉見了，驚喜道：「林妹妹，你瞧瞧，竟將幻字改成仙字了，改的有理有理！」又看兩邊對聯寫道：

情深不必分真假 興到何須問有無

黛玉笑道：「怎麼連對聯也改了？這比從前的什麼『無爲有處有還無』，另是一番意思了。僧們再到前邊宮門瞧瞧，瞧上那副對聯是什麼？」衆人聽了，又往前走，不多一時，來至宮門，抬頭看時，只見匾上大書着：

補恨天，『三』大字，寶玉見了，喜的拍手笑道：『林妹妹，你看「離恨天」竟改成「補恨天」了，又看聯對上只見上寫道：

色卽是空天地何生男女 情出於性聖賢只辨貞淫

寶玉見了，又笑道：『林妹妹我記得當日的原聯是什麼「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下聯是什麼來着？』黛玉笑道：『我記得是什麼「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怎麼也改了？』寶玉笑道：『這改的狠好！這纔合了我的心了！這南邊的匾對都改了，只怕北邊的匾對也要改的，你們且去看來。』說畢，便領了衆人，緊走了一程，來到北邊牌坊之下，抬頭看時，只見匾上仍舊是「福善禍淫」的四個金字，再看對聯，却不是原舊的了，只見上寫道：

開闢鴻濛本是將無作有 權衡造化何妨弄假成真

寶玉見了，哈哈大笑道：『林妹妹，這副對聯改的更妙！原對是什麼來着？』黛玉笑道：『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有什麼「真勝假，有非無。」把上頭的字竟忘了。』寶玉道：『這兩句又是一個意思了，比原日的也強，你們再看這邊宮門上，是什麼匾對？』說着，又走到宮門看時，只見上面匾上橫着四個金字道：『洞天福地。』黛玉笑道：『這也是改了的，當日原是一「孽海情天」四個字來。』寶玉笑道：『當日原是個「孽海情天」，今日還不該算個「洞天福地」麼？改的很是！』又看聯對道：

願天下才子佳人，世世生生，永做有情之物。

度世間癡男怨女，夫夫婦婦，同登不散之場。

寶玉見了，直樂得手舞足蹈起來，向寶黛二人道：『寶姐姐，林妹妹，你們瞧這副對聯，作的恰當不恰當？』

說到僧們心坎兒上來了！這大約都是警幻仙姑改的。」釵黛二人聽了，纔要答言，只見惜春催道：「寶哥哥，僧們走罷，不用到處來挨磨工夫了，看仔細，老太太等的心慌了，要又着急呢！」衆人聽了，這纔撲了正中警幻的寢宮來，約有一箭多遠，早望見警幻領了幾個仙女，走出宮來，在門外迎候。寶玉等見了，連忙緊行了幾步，一齊與警幻施禮。警幻連忙答禮畢，一把先拉了惜春，笑道：「賢妹苦志焚修，終成正果，可欽可敬！不日就可代愚姐之任矣。」惜春稽首道：「蒙仙姑不棄，願拜門牆。」警幻道：「豈敢豈敢！」又拉了釵黛二人的手，笑道：「二位賢妹別來無恙。」釵黛二人答道：「自違仙範，久切懷思，今幸再覲仙姿，稍慰積悃。」警幻道：「翠卿，愚姐替你們完成了一段宿緣，也算一件千秋佳話，我已經將大虛幻境，改爲大虛仙境，離恨天改爲補恨天，一切匾聯都換了新的，你們瞧見了沒有？」寶釵二人聽了，連忙致謝道：「方纔都領教過了，仙姑大德，終身何以仰報？」警幻道：「些須小勞，何蒙齒及？都請進宮坐罷。」老太太候久了，於是賓前主後，齊進宮門，早見賈母、賈夫人在正中榻上對坐，迎探菱湘衆姊妹列坐兩旁。一見寶玉等進來，都站起來讓坐。賈母道：「你們怎麼這會子纔來？倒反累了你四妹妹了！」寶釵答道：「兩個小孩子要喫奶，所以鬧就攔了。」李紈笑道：「惹的老太太埋怨你們呢！說你們藕斷絲不斷的。」黛釵笑道：「你們不過比我們來的略早一會兒，就編排出這些話來了，我先不信。」賈夫人笑道：「你大嫂子和妳三妹妹史大妹妹，他們都是頭一遭兒到這裏的，都要到絳珠宮逛逛，看看仙草去呢。老太太又怕耽擱了工夫，所以見你們總不來，他們都心裏是着急的了。」警幻聽了，笑道：「既是這樣，請老太太喫了茶，僧們大家都到那裏去，我就將預備下的接風酒，就擺在絳珠宮，也是一樣罷了。」賈母笑道：「上一次，我們在這裏打攪仙姑，已覺不安，怎好這一回又討擾呢？」警幻笑道：「老太太說那裏話！一杯薄酒，不成敬意。」正說時，只見仙女們捧上茶來，大家列坐喫茶畢，賈母

便起身要到絳珠宮去。於是大家一同出來，緩步徐行，觀玩仙景。但見兩邊配殿，一律齊整，俱是新修的，所有原日的院粉愁香，朝雲暮雨等司門上的匾額，也都換作惜玉憐香，恩愛綢繆等字。寶玉見了，愈加歡喜，走到薄命司門前，擡頭一望，只見匾上橫書「鍾情司」三個大字。寶玉向黛玉笑道：「偏偏的鳳姐姐沒來，他要瞧見這個匾，自然也是喜歡的了！」黛玉未及回答，只聽香菱向秦氏道：「小大奶奶，你瞧瞧僧們，如今都不薄命了！」秦氏抿着嘴，微笑不答。黛玉笑道：「菱姐姐，你們的命，自然是不薄的了，但不知你們的情，到底鍾不鍾呢？」香菱聽了，笑着啐了他一口。大家說說笑笑，早到了絳珠宮的門首，只見晴雯金釧兒從裏面笑着迎了出來。賈母笑道：「你們這兩個蹄子，多早晚兒可就跑來了！」晴雯笑道：「我們並沒到仙姑宮裏去，抄近兒就到這裏來了。」說着，自己便攙了賈母，金釧兒便攙了賈夫人，一齊進了宮門，越過前殿，進了垂花門內。但見院中白石欄內的絳珠仙草，葱籠茂盛，一樓幽香沁人心脾。衆姊妹見了，無不喜愛。探春道：「林姐姐，僧們何不把你這株仙草帶回些兒去，種在僧們院子裏呢？」警幻聽了，笑道：「這原不是你們人間的東西，帶不了去的。若能帶時，他們上次早已帶去了。」湘雲道：「怎麼香的這樣有趣兒，聞着教人骨頭都是舒服的。」我先拈個葉兒，戴在頭上聞香兒。」黛玉聽了，纔要攔阻，湘雲的手快，早已拈了個葉兒，插在鬢上了。招的衆姊妹都笑起來。賈母道：「你們不用混鬧了，僧們早些兒逛逛，領了仙姑的美意，還要到上界去呢！」衆人聽了，只得跟隨賈母進了寢宮。但見裏面屏開翡翠，褥綉芙蓉，鋪設的十分華麗。岫烟見了，向寶琴笑道：「二妹妹，你看林姐姐倒底是個有福的人兒，死後還有這樣一個好地方兒。」寶琴笑道：「想來當日林姐姐，他自己也未必預先就知道有這一段福氣。他如果知道時，也斷不肯說出一「寶玉你好」的四個字來，給後人留下個話靶兒了！」黛玉聽了，笑着啐了他一口道：「今兒狠不該教你來，纔是呢。」湘雲拉了黛玉的手，

笑道：『你讓琴妹妹說去罷，這會子可還燥什麼呢？』僭們到你的住房裏瞧瞧去。』賈母聽了笑着將眾人便都領到東邊套間裏去了。這裏警幻妙姑二人，使命衆仙女們調桌抹椅，擺設酒筵，上面一字擺了五席，旁邊擺了一席肴饌菓品，盤碟杯筋，皆非人世所有，擺席已畢，只見賈母又領衆人到西套間裏去看，這裏警幻又吩咐中間地下鋪了氈，將演樂的十二個仙女喚來伺候，諸般停妥，妙姑親到西套間內，請了賈母衆人出來，賈母向衆人道：『既承仙姑費心，僭們也不用再謙，大家就挨着次兒坐下就是了。』於是賈母、賈夫人坐了正中的首席，史湘雲、薛寶琴、尤三姐、李紈坐了東邊第二席，香菱、岫煙、迎春、探春坐了西邊第三席，寶釵、黛玉、寶玉坐了東邊第四席，秦可卿、惜春、妙玉、警幻坐了西邊第五席，晴雯、金釧兒、司棋、鮑二家的坐了旁邊的一席，警幻妙玉向各席遞過了酒，然後各自就坐，賓主酬酢，十分歡暢，飲酒中間，警幻向寶玉嘆道：『寶二爺，你可記得你幼年初次到此，我有十二個樂女，演了十二支紅樓夢的新曲，當時請你聽過一回，你如今還記得麼？』寶玉聽了，笑答道：『弟子當日初次來時，年尚幼稚，雖然領教過妙音，如今竟記得恍恍惚惚的了。』警幻道：『我連曲稿的本兒都教你看過，怎麼都忘了呢？』寶玉道：『歷年久遠，實在記的恍惚了。』警幻道：『我如今將舊譜翻新，又續演出十二支曲子來了，今日幸喜老太太及衆姊妹光臨，樽前無以爲敬，且教他們演來，大家聽聽，何如？』寶玉聽了，喜出望外，連忙出席稱謝，只見那十二個仙女，打扮得嬌嬌婷婷，先到賈母的席前面上，行了稽顙，然後袖中取出曲本，放到寶玉面前，都到氈席之上，分坐兩邊，吹起笙簫笛管，打起鼓板，半鑼漫啓歌喉，和着聲兒，唱起曲來。寶玉打開了曲本，同寶釵、黛玉一面看着曲稿，一面聽他唱道：

紅樓夢引子

皂羅袍 何事閒操湘管？爲氤氳海上，錯註姻緣，鴛鴦夢兆絳雲軒，淒涼魂斷瀟湘館，佳人綠淺，才郎運蹇！

太虛有境，大荒有山，試憑空續把紅樓演。

「擬改終身誤」

北新水令 只因結下死生緣，喜藍田珠還璧返，前盟今已踐，舊恨兩相捐，缺月重圓，纔遂了平生願。

「擬改枉疑眉」

王交枝 婚姻遂愿，喜同登氤氲洞天，孟光接了梁鴻案，從今後珠淚不輕彈，風姨月姊兩相憐，鵲驚花柳長爲伴，再休題緣慳命慳，但請看人圓月圓。

「擬改恨無常」

沉醉東風 秋颯颯驚蟬纔留，蕩悠悠鶴駉昇遐，赤霞宮姊妹逢，太虛境神仙話，任逍遙雪月風花，歷盡劫灰返鈿車，依舊是龍樓鳳廈。

「擬改分骨肉」

黃鶯兒 涼嫁慘離情，拜椿萱，辭弟兄，暫時相別休悲哽，到邊關木停卽榮遷，進京歸來，巧合重圓鏡，想人生浮雲聚散不必歎飄零。

「擬改樂中悲」

太平令 歎當日折鴛鴦，中道相拋，受盡了無限嗷嘈，幸喜得索性俠豪，從未改常時笑貌，到而今鳳友鸞膠，任意兒逍遙，夫妻定同偕到老。

「擬改世難容」

甘州歌 蕭巷深鎖，正蒲團高臥，靜念彌陀，強梁入室，宿世冤家難躲，孤身那罷敵衆盜，全節惟宜喪澗阿，

高人少，俗子多，鬻鬻衆口恐傳說，太虛境，安樂窩，請從月下看嫦娥。

「擬改喜冤家」

折桂令 恨當初誤嫁豺狼，受盡折磨，捱盡淒涼，遽爾天亡，半年瘞玉，七月還陽，鎖狂徒，鼎鑪並列捉蕩子，刀斧齊張，換了肝腸，改了行藏，喜而今齊眉舉案，倒有個地久天長！

「擬改虛花悞」

懶畫眉 只道俺藏嬌身在綺羅叢，却不道骨具仙胎衆莫同，南華一卷悟真空，慢道神仙無我分，請試看，背跨青鸞上蕊宮。

「擬改聰明累」

解三醒 羨風流才調無雙，更諧談鶯語如簧，聰明反被聰明障，跳不出利名場，自從地獄見醃缸，把昔日酸風都吹颺，歸來後，看夫榮妻貴，子女成行。

「擬改留餘慶」

沽美酒 只道俺墮奸謀，骨肉拋，飛來禍，沒處逃，暗裏神明相護保，配郎君才貌，看金屋貯阿嬌。

「擬改晚韶華」

北耍孩兒 蕙蘭姿擬共姜，雪霜操比柏舟，孀居獨把孤兒守，受盡了青燈黃卷十年苦，畫荻九熊五夜愁，到頭來增福壽，博得個玉堂金馬，強似他燕侶鶯儔！

「擬改好事終」

北一半兒 瑣牕一病染黃沙，接引鴛鴦砌到家，三尺白綾玉手拿，慢疑他，一半兒真情，一半兒假，太虛！

幻境夢中身，雨雲巫山喚可人。此語荒唐莫認真，玷闥箴一半兒明言，一半兒隱。

「擬改飛鳥各投林」

享宴帶歇拍煞。從今後癡情幽怨各相捐，人間天上皆如願，完結了三生公案！死去的又還魂，在生的享富貴，有情的成姻眷，把夙債盡皆償，看天道何曾遠？有始信報應昭然，請看他黃泉路巧相逢，青埂峯奇遇合，太虛境慶團圓，姦斯欣熱墊，瓜瓞慶綿綿，我將那舊譜新翻，編一套續紅樓，他人笑掉了頷！

賈母賈夫人及衆姊妹聽了，俱各擊節稱賞。寶玉寶釵黛玉三人一面聽曲，一面翻閱曲本，新曲唱完，只見後面還有幾頁，翻過篇來看時，原來是當日的舊曲，三人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寶玉笑道：「我當日聽曲時，倒底年幼，竟不知其中的底細，今日這一看，心裏纔明白了！」黛玉笑道：「這舊曲上說的也太過了，我何曾把恨淚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來呢？」寶釵笑道：「倒底也有點影兒，只不以辭害義就是了，這十二支曲子裏頭，怎麼又沒有我呢？」寶玉笑道：「你生來就是個福人兒，這上頭如何該有你呢？」寶釵笑道：「既是這樣，怎麼你又說金陵十二釵的冊子上，又有我呢？」寶玉聽了，想了一想，忙向警幻道：「仙姑的新曲，製的深合愚意，但不知金陵十二釵的正副冊子，如今還有沒有？」警幻笑道：「你們的因果，已經結案，所有的冊子，都繳上天庭去了。」寶玉聽了，便不敢強索，仍拿起曲本來細看，只聽湘雲叫道：「寶哥哥，你們三人還沒看勾，也讓我們大家看看呢！」寶釵聽了，忙回寶玉的手中，奪了過來，探着身子，遞與湘雲道：「你們大家輪流着看去，上頭都有你們的典故兒，就是我一個人干淨，沒教人家嚼說。」湘雲接來看了一遍，笑着點了點頭兒，便挨着次兒傳了下去。大家看畢，也有歡喜講說的，也有默然無語，臉上發訕的。寶玉便向警幻討取筆硯，抄寫曲稿。警幻纔要命人去取筆硯，忽見一個仙女，慌慌張張的進來稟道：「上帝的勅旨到了，快

請仙姑們接旨。』衆人聽了，都喫了一驚！警幻妙玉等，連忙更衣出宮接旨。賈母貴夫人，衆姊妹，都到裏間去迴避。這裏衆仙女們，七手八脚的撤了酒席，收了樂器，另排起香案來伺候。不多一時，只見警幻兩手捧着勅旨，妙姑仵後跟隨，一同進來，將勅旨供在香案，望闕叩頭畢，打開官讀。

勅曰：朕今晨召見原任都城隍林海接奏賈寶玉林黛玉因果一事，業經結了。賈惜春誠心修道，現已脫却凡胎，朕心深爲嘉悅。除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加恩晉爵外，查警幻職司太虛經理其事，始終罔懈，勞績可嘉，着陞補瑤宮仙史，卽赴新任。所遺太警一缺，封妙玉爲悟真仙姑，專司經理。赤霞絳珠二宮，現在乏人管理，賈惜春卽着授爲珠霞仙子，贊襄庶務。伊二人係處子昇仙，心地純粹，務使普天下才子佳人永偕伉儷，蕩子悍婦，世做冤家，勿任月老冰人，顛預舞弊，使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欽此！

警幻妙姑讀畢，俱各大喜。賈母等早已都聽明白了，一齊出來，與警幻仙姑道喜。又與惜春道喜。寶玉和迎探釵黛等，與惜春道喜。又不禁悽然淚下道：『四妹妹白日昇仙，受了封號，實屬家門之幸！但姊妹骨肉，一旦分離，於心何安？也只好替你建詞塑像，朝夕焚香，以盡骨肉之情而已。』惜春聽了，勸道：『哥哥姐姐們，都不必悲傷。聽我告訴你們，櫳翠庵書櫥內，有我自畫下的一副真容，取出來卽可作爲畫像，不必覓匠人捏塑，失了本來的面目，反爲不美。你們若想念我時，每到朔望之期，都齊集櫳翠庵焚香靜待，愚妹必來相會。』賈母聽了，也向寶玉及衆姊妹道：『我的兒，你們不用傷心，不但你四妹妹可以回家與你們常常相見，就是我逢時過節，也要到家瞧瞧你們去的。天不早了，我們也就拜辭了仙姑，走罷。你姑老爺已經朝見了上帝，這會子只怕也回了衙門了。你老爺也是官身子，如何能勾儘自等着俗們呢？』寶玉及衆姊妹聽了，只得收淚，與惜春拜別。黛玉從懷內取出個小匣兒來，繳還了警幻。這纔大家一齊拜謝道：『仙姑之德，實同山海崇深，弟子

等終身莫報！」警幻答禮道：「一切不遇，尚望海涵。衆姊妹們去送老太太，愚姐也不敢強留，替你們預備有轎子，大家坐了去罷。」衆人聽了，又復拜謝。賈母向警幻笑道：「仙姑高陞了！不知幾時到任去呢？」警幻笑道：「我們還有個新舊交代，候清楚了，纔能走呢。」妙姑笑道：「他如何能勾脫身？我們倆人還要盤查他的虧空呢！」說的衆人都笑了。於是大家賓主後，走出絳珠宮來，只見許多轎子，都在牌坊外邊伺候着呢。賈母道：「仙姑請回，不必送罷，我們也就不到你宮裏再謝去了。」警幻道：「說那裏話！這個是我們走熟了，並不覺遠。」賈母聽了，知不可攔阻，只得大家緩步同行，指點那白雲紅樹，說說笑笑，不覺到了牌坊外邊，警幻妙玉惜春二人，瞧着他們一個一個的都上了轎，這纔各自回宮。且說賈母等衆人，上了轎子，轎夫擡起，行走如飛，就如星馳電掣一般，衆人只覺眼花亂滾，也不知前面是何地方，也瞧不出什麼山川樹木，耳內只聽呼呼的風響，約有頓飯之頃，忽見前面城關巍峨，狀類帝都，進了城看時，果見金闕瑤宮，瓊樓玉宇，迥非人世所有，轉灣抹角，走了又不知幾許，只見秦鍾在一街門馬臺石上站着，高聲叫道：「轎子擡到這裏來，這就是林姑老爺的衙門了！」寶玉聽了，連忙住轎，跳了下來，與秦鍾抱腰問好畢，便扶了賈母的轎杆，一直進了門，在二堂落轎，只見林如海賈政賈珠二人，都在二堂迎候，賈母賈夫人及衆姊妹下了轎，大家相見，十分歡喜。賈夫人便讓賈母及衆姊妹在內，自己居後，一齊進了宅門，到了上房，但見規模宏敞，鋪陳華麗，與城隍廟氣象又自不同。賈夫人領了衆姊妹，都到裏間去坐，賈母同林如海賈政賈珠都在外間，各按次序就坐。司棋等端上茶來，茶罷，林公便將早晨朝見玉帝，而奏了寶黛的因果，並惜春昇仙之事，蒙玉帝即時降旨，差黃巾力士賁赴太虛境去的話，告訴了賈母一遍。賈母也將到了太虛境，送下惜春接過了勅旨的話，告訴了賈政。林公一遍，彼此俱各歡喜。賈母向林公笑道：「姑老爺，如今大事已完了結了，你我的件心事，從此以後，儻

們也再沒有什麼牽掛的了，你二哥哥，他是個官身子，不可在此久留，我想我們就到你丈人那邊去罷。大家見見面兒，也好打發他們都早些兒回去，纔是呢。」林公答道：「纔剛兒焦大來告訴說，老太爺們都在麒麟閣住，離這裏只隔一條街，我們大家喫了飯，小婿同你女兒一同陪了過去，也還不遲。」賈母道：「就是這樣，僭們就早些兒喫飯也使得。」林公聽了，便命司棋進去，告訴賈夫人，賈夫人忙命鮑二家的，到廚下去催飯。不多一時，擺上飯來，賈夫人仍同衆姊妹在裏間坐了三席，賈母同賈政、林公、賈珠寶玉仍在外間坐了一席。上界的肴饌酒果，自與人世不同，也難以枚舉。大家用畢，盥漱喫過了茶，賈母便催着伺候轎馬。於是林公、賈夫人也都換了冠帶，領着衆姊妹，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都到麒麟閣而來。走不多時，只見兩閣高聳，出重霄，一邊大書「凌烟閣」，一邊大書「麒麟閣」的三字。林公在馬上指着向賈政道：「古往今來，凡屬臨陣捐軀，以殉國難的忠臣，都在凌烟閣上居住，凡有忠君愛民，任賢用能，有功於社稷生民的大臣，都在麒麟閣居住。」賈政聽了，在馬上點頭歎息，不知不覺，早到了榮國公的大門。林公、賈政、賈珠寶玉下了馬，林公同賈政先入，賈珠寶玉扶了賈母的轎杆，直至中庭落轎。榮國公賈代善站立中庭，林如海、賈政二人伏地悲慟。榮公連忙用手拉起賈母、賈夫人及衆姊妹都下了轎，老夫妻父女相見，悲喜交集。賈夫人又領着衆姊妹，都與榮公請過了安，一齊都到了上房。榮公又逐一的將衆姊妹看過，問問姓名年歲。賈母便一一的指着告訴了榮公一遍。榮公聽了，不勝歡喜，自己便同賈母正坐在上座，榻上命林公、賈政、賈珠寶玉都在東邊椅子上坐，命賈夫人和衆姊妹都在西邊椅子上坐。丫頭們獻上茶來，茶罷，榮公向賈政道：「我聽見你做官公正無私，上頭的聖眷也好，外邊的聲名也好，我心甚喜，更宜竭盡心力，仰答高厚，不可稍有私心，自招天譴。寶玉的因果已完，也宜力圖上進，不可任意嬉戲，願墮家聲。」賈政、賈珠寶玉忙站起來，答應了幾個是。榮公又道：「你

們如今已將我們老夫婦都送到此間，也完了你們作兒孫的一件大事了。你們都有職守在身，此間不可久留，都帶着孩子們，早些兒回去罷！」賈政流淚道：「兒孫不肖，家中一切後事，尚望老太爺老太太教訓！」賈母道：「前兒鳳丫頭告訴我說，將來要勸你們置義田，立家塾，廣墾地，這些事也都可作罷了！」賈政忙又答應了個是。榮公歎道：「此皆人謀，若依我說，你常讀方孝孺的那一篇深慮論，他那些議論，原爲有天下國家者而發，然而我們也是世宦人家，大夫之有家，亦猶君之有國也，也必要隨時隨事，積至誠，存大德，以結天心，後世子孫方能永保富貴，不然，專靠着人謀，必致慮切於此而禍深於彼矣！」賈政聽了，又答應了幾個是。榮公道：「時候不早了，你們都回去罷！」賈政聽了，猶依依不捨，榮公又催了一遍，賈政仍不肯起身，尚欲有所請問，忽見榮公大怒，用手將桌子極力一拍，就像劈頭打了個焦雷，震得地裂房崩，衆人只覺身子就像從半虛空裏掉了下去的一般，只聽賈政大叫一聲，在夢中驚醒，正是：

滿眼鶯花富貴春，

繁華已過便成塵；

一聲霹靂常頭響，

驚醒紅樓夢裏人。

此時天色不過黎明，王夫人起來，尚未梳洗，聽見裏間賈政一聲大叫，嚇得王夫人連忙跑進裏間看時，只見賈政在被中坐起，周姨娘替他披衣，王夫人忙問道：「老爺醒來了，把老太太送到了沒有？」賈政歎了口氣，擦淚道：「奇怪奇怪！從來鬼神荒誕之事，我再不肯深信，昨兒晚上寶玉替我化符時，說教焙茗跟了伺候去，果然化了符之後，我便睡着了，只覺身子忽忽悠悠的，起在半天，果見焙茗在後跟隨，珠兒牽着馬，在一塊大青石旁邊，和他四妹妹說話，一見我們來了，他便讓我們騎上馬，就和架上雲的一般，後來進了城，便到了姑老爺衙門，等了好半日，老太太姑太太和寶玉姑娘們，纔都到了，他們告訴我說，把四姑娘送到太虛幻境，

又接了上帝的勅旨，把四姑娘封爲珠霞仙子了。喫了飯之後，大家纔都到了麒麟閣，見了老太爺，教訓了許多的好話，只是吩咐催着教我們回去，我依戀着父母，再三不肯動身。老太爺生了氣，把桌子一拍，就和地裂山崩一般，竟把我嚇醒了！但不知寶玉和姑娘們醒了不曾？王夫人聽了，忙命玉釧兒到秋爽齋稻香村怡紅院各處去打聽。玉釧兒答應而去，忽聽外老婆子稟道：「焙茗在二門上打聽老爺醒了沒有，說司官們差人來請，今兒衙門裏有事，請老爺早些兒去呢。車都套下了，賈政聽了，連忙梳洗穿衣，也等不得玉釧兒的回信，便先到工部去了。這裏王夫人纔洗梳剛然完畢，只見玉釧兒進來稟道：「大奶奶和姑奶奶們都醒了，兩位二奶奶和我姐姐晴雯姐姐也都醒了，只有寶二爺仍是昏昏沉沉的睡着。兩位奶奶任憑怎樣推叫，總不能醒。王夫人聽了，喫了一大驚，連忙跳下炕來，仍舊帶了玉釧兒慌慌張張的，到怡紅院來瞧，剛然過了瀟湘館，只見秋爽齋住的迎探菱湘姊妹七個，都從蜂腰橋那邊冉冉而來。李紈也從稻香村來，了一見王夫人，都道：「我們姊妹們都是送老太太到了麒麟閣，被老太爺一拍桌子嚇醒了的，怎麼單是寶兄弟一個人兒沒醒呢？」王夫人道：「我也纔剛聽見玉釧兒說的，把我嚇了一大跳，所以我忙忙的瞧來，這可不知又是個什麼緣故呢？」正說時，只見薛姨媽同李綺也從瀟湘館來了，於是大家都到了怡紅院。寶釵黛玉二人忙迎了出來，王夫人便問道：「寶玉醒不來，莫不又是吊了魂了麼？」釵黛二人答道：「太太放心，不相干的。我們細瞧他那個光景，倒像還是作夢呢，不像是吊了魂的樣子，讓他多睡會子，料也無防。」王夫人聽了，走到裏間，掀開帳子瞧了瞧，只見寶玉蓋着被窩，鼾睡如泥，瞧了瞧臉上的氣色照常，這纔放了心，依舊出來，大家就坐在炕上，鶻鶻花柳送上茶來。釵黛二人便將昨晚睡下，焚了神符，先到太虛幻境，送下惜春妙玉後，又送下林公夫婦，這纔大家同到麒麟閣，送了賈母，因賈政再三不肯回家，榮公大怒，一拍桌子，大家一齊嚇醒了！

這些節目，細細的從頭至尾，告訴了薛姨媽王夫人一過，考姊妹兩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探春忙差侍書到櫺翠庵書櫥中，取了惜春親自畫下的真容來，掛在牆上，大家看時，形容態度，就真和惜春在那裏坐着的一般，只少一口氣兒，招的王夫人薛姨媽和衆姊妹，又淌下多少的眼淚，王夫人擦淚道：「罷了！捲起來罷，等老爺回來，商量替他蓋個祠堂，沒的掛着，教我看着，心裏難過！」侍書聽了，仍然捲起，放在書櫥子上，王夫人便吩咐釵黛道：「你們倆人在這裏好生看着寶玉，我和你姨媽姐姐姊妹們都到上房裏去坐，也擺得早飯了。」釵黛二人連忙答應，於是薛姨媽衆姐妹同王夫人都到上房去了。這裏釵黛二人送了衆人去後，依舊同到裏間來看寶玉，剛一跨門檻兒，忽聽寶玉在帳子裏哈哈的大笑起來，二人聽了，驚喜異常，連忙進去，掀起帳簾看時，只見寶玉從被中坐起，披著衣服，正在揉眼，寶釵忙問道：「我們早都醒了，你怎麼這會子纔醒了呢？」黛玉笑道：「必定又夢見什麼好事兒了，不自怎麼樂的笑起來了呢？」寶玉道：「你們倆人且坐下聽，我慢慢的告訴你們，奇怪奇怪！方纔僧們都在麒麟閣，老太爺把桌子一拍，我的身子，就像懸空掉下來的一般，後來只覺輕輕的落了地，睜眼看時，只見一條長河，兩岸上有一牌坊，上寫「急流津」，「覺迷渡」，六個字，旁邊有一草菴，只聽裏面有人說道：「來了來了！」我推開菴門看時，原來就是和老爺聯過宗的那個賈雨村和一個什麼空道人，他一個見我推門進來，俱各大喜道：「你來的正好！你當日的那部石頭記，原是我們兩人煩曹雪芹先生細次校定的，至於你們後來的這一段因果，又有一個朋友託曹雪芹替你編了一後紅樓，你且坐下瞧瞧，合你的意思不合？」於是讓我坐下，從案上取出一部書，遞與我看，我接了過來，從頭至尾，閱了一遍，那裏是曹雪芹的手筆，語言口吻，全然不像，甚不合我的意思。」寶釵聽了，笑道：「編的都是些什麼？你且說說，我們聽。」寶玉道：「節目太多，也記不得了，只恍惚記得是從南方來了林妹妹的一

個哥哥。」黛玉失驚道：「我那裏有什麼哥哥呢？」寶玉道：「還不止單是你哥哥，還帶着一個朋友來了。叫個什麼姜景星？一到家裏，聽見你的才貌，他就大動了心，後來他一心兒要聘你，你哥哥也願意給他，你自己也願意嫁他。」說到這裏，只聽寶釵道：「噯，你這樣說來，不是後來把林妹妹編的嫁了那個人了嗎？」黛玉聽了，忙啐了一口道：「你不該嫁了那個人。」寶玉道：「你莫着急，這不過是編書上頭的一個小波瀾兒，自然終久還是僧們倆個成緣，那裏有認真嫁了那個人的理呢？」黛玉紅了臉道：「依你這樣說來，僧們後來的這一段因果，竟是由他說壞，是不能更改的了麼？」寶玉道：「你莫着急，聽我告訴你，方纔我也將要一段話，對那空空道人和賈雨村說來，他兩個低頭躊躇了一會子道：『也罷，既是你不肯甘心，我們將你帶到悼紅軒，問問老曹，看他有個什麼法兒，替你另續何如？』我聽了，也很喜歡，就跟上他兩個出了草菴，不知轉了幾個灣子，果然有個悼紅軒，內有一白鬚老者，伏几看書。一見我們進來，連忙起身讓坐，我就將這段因果，細細的對他說了一遍，求他另續。那老者笑道：『豈不聞孟子云：『是為馮婦乎？』吾老矣，不能用也。足下只好另找別人去罷。』我見他不允，就再三的央告，那老者不得已道：『既然如此，你把你近來這段因果抄下，留在這裏，我懇煩這位空空老師，替你找一個人續續，保管合你的心事就是了。』我見他執意不肯，也不好再強，只得把僧們後來的因果，抄了給他留下，也不知他是認真找人代筆，或是自己另續，我又叮嚀了他一番，就同賈雨村空空道人告辭而出，仍舊到急流津覺迷渡，他們叫了隻小船，將我渡過河來，纔一上岸，就猛然驚醒了。」黛玉道：「既是如此，你方纔醒來，嘻嘻哈哈的可笑什麼呢？」寶玉道：「我醒了，忽然想起那後紅樓夢書上編的僧們兩人聯姻，後你總不肯和我同床共枕，鬧了有好幾個月，太太也着了急，熬煎起來了，衆姊妹想了一個法兒，請你賞花，把你拿酒灌了個爛醉如泥，人事不醒，將你擡到帳子裏，又將你渾身上下的衣服，

剝了個寸絲不掛，然後請我進房，我就關好了門，掀開帳子一看，真和出浴的太真一般，樂了我一個手舞足蹈，跳上床去，捉了一個死狗，你說我該樂不該樂？該笑不該笑呢？『黛玉聽了，紅了臉，啐了一口！正要說話，只聽晴雯進來說道：『太太打發玉釧兒來，打聽二爺醒了沒有？上頭姑奶奶們，都等着二位奶奶一同喫飯呢。』寶玉聽了，連忙穿衣梳洗，同釧黛二人，都到上房來，見了王夫人，不好說出又夢見賈雨村的話，只說魂從天上吊了下來，迷了路徑，虧了一個道人，送了回來的，哄的王夫人又念了好一會的佛，於是大家都在上房同喫了早飯，衆姊妹纔要散時，只聽有人在院內報道：『老爺回來了！』寶玉忙迎了出去，只見賈政進來，面帶喜色，寶玉請了安，便又將迷失路徑來遲了的話，回了一遍，賈政點點頭兒，進了上房，向王夫人道：『偕們家，真是天恩祖德，今早上朝，蒙聖上在文華殿召見，說昨晚夢見林姑老爺，謝恩辭行，又代奏了惜春昇仙之事，因降旨垂詢甚詳？我便免冠叩首，據實陳奏，天顏大悅，即時降旨，封惜春爲慧覺仙姑，賞銀千兩，令本家自行建祠奉祀。林姑老爺晉封榮祿大夫，姑奶奶晉封夫人，將城隍廟所有的祭田，賞嗣子林成玉，永遠爲業。老太爺晉封光祿大夫，老太太晉封一品夫人，賜銀祭祀，真亘古未有之恩遇也。』王夫人寶玉及衆姊妹聽了，都不勝歡喜。賈政又將寶玉着實的勉勵了一番，便命請過賈赦邢夫人，並賈珍賈璉賈環賈蓉賈蘭來商議擇日祭祀祖先，構匠興工，與惜春建祠，懸掛真容，就在書房擺酒家宴。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同衆姊妹，在上房歡宴，整熱鬧了一天。至晚，薛姨媽同菱岫湘翠迎探綺衆姐妹，大家告辭，各自回家。從此寶玉洗心滌慮，力圖上進，又有釵黛二人，內裏贊襄，卒成大器，後來官登極品，子孫蕃衍，世代簪纓不絕云。

滿紙荒唐信不差。

難從野史考年華。

三千大界知何地？

十二金釵是那家？

